

第六帝國

操縱世界金融的神祕帝國
羅斯柴爾德家族傳奇



ROTHSCHILD

被西方世界稱作「第六帝國」的地下金融王國到底有多強？

羅斯柴爾德家族近三百年歷史，於十九世紀稱霸整個歐洲金融界；後代事業進一步擴張，遍及金融、地產、礦業、能源、混合農業、釀酒和非盈利機構，型塑了現代金融社會的風貌。據聞，其全盛時期所掌控的財富甚至直逼全球總財富的一半！連《富比士》（*Forbes*）雜誌都坦承難以估計羅斯柴爾德的財富實力……

埃利·德·羅斯柴爾德——著

Elie de Rothschild jr.

臺灣師範大學法語中心兼任副教授 | 邱大環 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前大使 | 杜筑生 合譯

羅斯柴爾德家族傳奇

操縱世界金融的神祕帝國

第六帝國

R LE SECRET DES ROTHSCHILD

小埃利·德·羅斯柴爾德—著
Elie de Rothschild jr.

邱大環、杜筑生 合譯

前言

以下的歷史故事，是否該合乎道德標準才能被接受？

如果是這樣，我們是否應該堅持父輩們教導的道德規範、美德，甚至原則，永遠不要偏離，以免被自以為是的人嘲弄或辱罵？在我的生命中，我不常使用不名譽或卑鄙的手段行事，但即使如此，我也總是盡量確保沒有人受到傷害，無論是一般人還是群體，當然也包括我的遠房私生子家庭。然而，你無法想像，為了出這本書，我不得不做什麼：欺騙、撒謊、失蹤數年，同時還得改變我的身分。在世上最有名的血統當中，這聽起來可能是一個申辯。因為當你堪稱是傳奇的一部分，或被認為是傳奇時，當你的名字幾乎足以在全球大部分地區都激起蔑視或欽佩，那麼你就需要一條出路。

我的第二本護照和第一本護照一樣真實，在許多情況下會成為我的救星，讓我得以逃離這些，終於能夠執筆寫作。因為本書必須要出版。人們可以原諒那些急於求取成功的人，而不會原諒那些錯過機會的人！面對那些堅信自己知道實情的人，到頭來往往錯誤百出。

計程車司機會以最自然的方式向我解釋猶太人對社會的掌控，會不帶仇恨、平鋪直敘地轉述至少有一百年歷史的極端主義言論；一位時髦的服裝店店員會毫不畏懼地捍衛關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現有的說法，他們對全球大部分弊病負有特殊責任，所有這些人都不知不覺參與了這種鋪天蓋地的宣傳，對後代毫無幫助。

這是有關羅斯柴爾德這個猶太家族不尋常生命中的幾個片段，兩百六十年多年來，雖然他們鮮少曝光，卻總是站在風尖浪頭上。

當然，我可以像個真正的歷史學家那樣，把構成這部史詩的元素逐一記下，有時像是童話，有時又像悲劇。然而，我選擇著重於其靈性而

非歷史的面向（有點像是偏重法理精神而非法律文字），我加入了自己的推論，這些推論並不一定對某些人有利，對人類更是不利！然而這麼做卻可能有助於揭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神祕面紗。為了做到這一點，我不得不研究他們的背景，交叉核對相互矛盾的證詞，直到看到最合邏輯、最接近真相的畫面出現。

懷疑論者也可能會說這僅是接近「我所認知」的真相。因為，信不信由你，自一七四四年以來，人類的價值和反應幾乎未曾改變。但是，今天的讀者已經變得如此難以捉摸，而且現在的新媒體如此豐富，即使它們的品質不高。（也許你會同意這一點！）它們只成功地讓我們這些聽眾越來越不耐煩，越來越滿足於不公平的結論。

因此，我希望我已經規避了這些陷阱，並且在這篇拙文之後，你會像我對那些令我眼花繚亂或反感的人一樣，瞭解到更多有關這個家族的野心和事實。

導讀

比小說更有趣的家族致富傳奇

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前大使 杜筑生

古諺：富不過三代。世界上最富有、最神祕的猶太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已富過七代，將近兩百七十年，至今不衰。

始祖邁爾．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於十八世紀中葉在法蘭克福的貧民窟白手起家，因為猶太人賤民的身分受盡屈辱，在不起眼的破爛堆中，運用智慧，化腐朽為神奇，創造財富，但不忘樂善好施，幫助窮人。結交權貴，躋身上流社會，成為普魯士威廉王子的宮廷代理人。

他派遣五個兒子分別在法蘭克福、維也納、那不勒斯、倫敦及巴黎創業，期勉子孫務須遵守「團結、正直及勤奮」的家訓，發展事業，並告誡子孫，傳子不傳女，並要求子女及後代遵照猶太信仰不可與異教徒通婚。五個兒子均能不負所望，成為享譽歐洲的紅頂商人，富可敵國，並有當選為國會議員、擔任外交官及被冊封為爵士而成為貴族者。

家族在理財方面的天賦，加上後天勤奮的學習、訓練、觀摩、經驗傳承及操作，使羅斯柴爾德的盛名，享譽歐洲及世界各地。家族是歐洲主要國家貸款的重要來源，也是發行公債的首選。

邁爾．阿姆謝爾為提供家族及其特殊客戶，包括王公貴族，既快速又極安全的私人快遞服務，創辦了快遞網。藉此快遞網，家族可以掌握最新資訊，例如滑鐵盧之戰，威靈頓擊敗拿破崙的第一手消息，是英國支系的創辦人南森南森提供給英國的，也使他在債券市場賣出、買進大賺一筆。

南森以其個人才華，加上兄弟間的合作，使倫敦成為歐洲的金融之

都。他還協助英國中央銀行解決一八二五年的金融危機。南森去世時，女王陛下親自出席其喪禮。南森之子里翁奈爾（**Baron Lionel**）為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之摯友，因國會休會，首相代表英國政府緊急向他借貸四百萬英鎊，購得蘇伊士運河百分之四十四的股權，使法國痛失完全控制運河的機會。

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支系每天都要設定世界黃金價格，為何法國支系的大衛在二〇〇四年正式宣佈終結這個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的慣例？

法國支系的創辦人詹姆斯，是法王路易菲利浦金融事務與外交政策的幕後顧問，他在法國證券交易所的一舉一動都涉及股市的波動。

慈善事業是家族了不起的成就，他們懂得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對貧困者、公共衛生及科學研究與文化、藝術的捐助，不遺餘力。家族對慈善事業之捐助也與其金錢霸權之高度相稱。

家族一向遵照始祖邁爾·阿姆謝爾重視營造人脈關係品質的傳統。最引人注意的是法國前總統龐畢度，以及現任法國年輕的總統，均曾在法國羅斯柴爾德銀行工作。

在眾多子女中，當然並非每一個人都熱衷金融事務，優渥的生活環境自然允許他們有更多接觸及發展的空間。家族中有對醫學、自然科學有重大貢獻者，諸如英國支系的查理（**Charles**），他能辨識五百種不同的跳蚤，包括能傳播鼠疫的「鼠蚤」；弟弟倭爾特（**Walter**）是世界頂尖動物學家。倭爾特的長女米莉亞（**Miriam**）甚至可以計算出，跳蚤在進入地球大氣層時的速度，比太空火箭快二十倍！

亨利（**Henri**）是家族中最多才多藝者之一，他是學者、醫生、企業家、慈善家及劇作家。他對降低法國嬰兒死亡率卓有貢獻。他接受妻子馬蒂爾德（**Mathilde**）建議使用安林酮（**ambrine**）治療戰時被嚴重燒傷的軍民。

愛國是家族的一項特色，在兩次大戰中，年輕世代以參戰為榮，還

出了一位有名的拆彈專家。

詹姆斯的四子艾德蒙（Edmond）在以色列醞釀建國的初期，不僅大量出資贊助，也對建國規畫有重大的貢獻。

儘管祖訓規定女子不能介入企業的經營，但也有例外，最顯著之例，瑞士羅斯柴爾德財團並未因掌門人無子嗣而終結，現由能幹的女主人阿麗亞娜負責經營。

在金融、名畫、古董、鐵路及礦產之外，葡萄美酒儼然已成為家族的重要財源之一。對愛好葡萄美酒的讀者，本書介紹了「木桐羅斯柴爾德酒莊」（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如何能在波爾多傳統四大酒莊——拉菲特酒莊（Lafite）、拉圖（Latour）、瑪歌（Margaux）和奧比昂（Haut-Brion）中被推到了一級（Premier Cru）的高度。

家族的嗜好甚多，收集古董、家具、餐具、名畫、壁毯，不一而足，休閒活動也多樣化，諸如預購大量所費不貲的獵物，讓王公貴族滿載而歸的打獵活動、賽馬、賽車、帆船競賽……。法國、瑞士支系所舉辦別具一格的豪華宴會，冠蓋雲集，從總統、總理到大文學家、畫家、音樂家與紅透半天的電影明星，無不趨之若鶩。

倫敦支系的掌門人艾佛林（Sir Evelyn）在家族中找不到合適的接班人，在決心將大位委託一位美國佬的前一刻，想起祖訓，而將大權轉交與其有競爭關係的法國支系掌門人菲利普，故事極為曲折。

有趣的是，愛好庭院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到訪艾麗思·羅斯柴爾德（Alice Rothschild）位於法國尼斯的花園時，艾麗思瞥見女王輕踩邊緣的草皮，竟然粗爆地吼叫：「走開！」女王冷冷地接受。自從女王成年後，從來沒有人膽敢以這種口吻對她講話。當然不會很快忘記這件事，還給艾麗思取了一個綽號「無上權威的女人」。

家族中最不循規蹈矩的女人，為了活出她的絕對幸福，不在乎習俗，甚至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字及身分，她就是倫敦查理之女——潘諾尼

卡（Pannonica）。她在一次結束紐約之行，預備搭機回國前，在友人家聽了一首爵士樂鋼琴家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演奏的《接近子夜》（*Round Midnight*）後，竟然決心留下，並放棄她毫無樂趣的丈夫、子女及繼承權。

你可知世上最昂貴的贖金嗎？維也納的掌門人路易（Louis von Rothschild）被德國納粹留為人質，最後以兩千一百萬美元贖金被釋.....。

本書有趣的故事數不勝數，無論從金融、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建築，乃至歐洲歷史的觀點，均值得一讀。

目錄

封面

前言

導讀 比小說更有趣的家族致富傳奇

01. 中古世紀的猶太人

02. 一個神話的誕生

03. 童話故事

04. 如果山不向你走來

05. 腳踩在馬鐙上

06. 家庭的倫理

07. 水到渠成

08. 身處戰爭之中

09. 一位不得了的後起之秀

10. 部分人的厄運

11. 危險的代價

12. 有天堂品味的英格蘭

13. 大膽作風，無冕王國

14. 一切不是非黑即白

15. 財富不等人

16. 權力的移轉

17. 貴族的義務

- 18. 黃金年代**
- 19. 某種商業嗅覺**
- 20. 如果你不決定你的命運，命運就會為你做決定**
- 21. 弑虎謀皮，刺客因其榜樣而致命**
- 22. 祕密就是祕密**
- 23. 人性與曲折**
- 24. 錢幣的另一面**
- 25. 靈魂不確定性的輕盈感**
- 26. 人們只會被其親信背叛**
- 27. 沒有什麼事情是按照計畫進行的**
- 28. 小小的經濟學講座**
- 29. 歐洲，一個深陷泥沼的巨人**
- 30. 偉大的思想家和混亂的思潮**
- 31. 記憶與背叛**
- 32. 對祖國的熱愛**
- 33. 婦女想要什麼**
- 34. 上帝總是站在強者這邊**
- 35. 勇士的休息**
- 36. 善後的銀行業務**
- 37. 在失去幻想的墳場**
- 38. 誠信的終點是外交的起點**
- 39. 他們說：行善吧！參與吧！**

- 40. 恐懼將一切極端化
- 41. 鍛爐無火也能自燃
- 42. 致昨日之友
- 43. 富人才借得到錢
- 44. 家庭的祕密情報網
- 45. 英國式的奢華
- 46. 公正的白銀
- 47. 生活是慶典，也是一場災難
- 4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49. 有錢能使鬼推磨
- 50. 花花公子和處男
- 51. 拯救世界之前要先拿出證明？
- 52. 勿以貌取人
- 53. 愚蠢的人仍然堅持
- 54. 堡主和間諜
- 55. 要背叛家族還是自己的良心
- 56. 幸運者和顛覆者
- 57. 沉默的使命
- 58. 戰後的正義
- 59. 野心，當你把我們手腳都捆綁起來
- 60. 紐約的一位紳士
- 61. 嫉妒者的專政

- 62. 綿羊的復仇
- 63. 逃亡還是等死？
- 64. 一切為此
- 65. 一個新的時代
- 66. 龍生龍，鳳生鳳
- 67. 新世界
- 68. 鬥雞
- 69. 發現一個偉人
- 70. 玩樂與事業的融合
- 71. 空前豐富的想像力
- 72. 傾聽你的守護天使
- 73. 為生存而成長
- 74. 多樣化的樂趣
- 75. 雅各之梯
- 76. 黃金的傳說
- 77. 臻於成熟
- 78. 在葡萄酒中的真理
- 79. 被釘在柱子上
- 80. 羅斯柴爾德，終結了
- 81. 一切並沒有消失，只是轉化
- 82. 一個無情的世界
- 83. 戲劇性的轉變

84. 瑞士人之間的爭吵

85. 走鋼索的人

後記

參考書目

版權

01. 中古世紀的猶太人

人人生而平等，幾乎可以這麼認為。人類都是由相同基因所組成；但深究一下：為什麼有人跑得比別人快？為什麼有人比較聰明，而某些人則不然？這種天生差異源自於大自然的法則。

起初，猶太教曾是許多宗教的基石，經過幾個世紀的歷練和受難，猶太人以為都已經預見了智慧、道德、家庭、戰爭，乃至健康。但是他們也許忽略了一個細節，這細節會付出很大代價，並且改變世界樣貌——創造和質疑一切的需要，是人性的特質之一。

他們不自知地在族群中包庇了一些極具顛覆性思想的異議份子。一位來自族內，也許是最有德行、有創意的猶太人，決定單槍匹馬，挽救大批被猶太教摒棄的人們，為他們創造許多不一樣的、更開放的準則。這位開明的天才，比他的時代更超前的發出宣言，寫下：「你們要彼此相愛。」「最先來的可能會是最後到的。」最後對數百萬的社會邊緣人、奴隸和土著宣講，如果他們在這世上不幸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至少死後上天堂會有所改善；這些話語給了這些人希望！對於他們來說，與其說這是一個叛逆的想法，倒不如說讓那些不完全被認定為猶太人、僅僅負責看守耶路撒冷廟堂，僅擁有部分權力、階級低下的法利賽人（les pharisiens），燃起了對權力的幻想。

他們向猶太地區的羅馬總督，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us）告狀，花不了多久時間就讓你們所謂的革命份子——耶穌被處死。而他的傳人，基督徒，如果僅只詆毀法利賽人，那還算公正。但是他們不斷有欠公允地向世人宣稱：是猶太人將他們的先知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認為今天所看到兩千年以來世代相傳的反猶太主義的起點，應該就是從這件事開始的。

與此同時，基督宗教開始走向強權者的宗教。西元三八〇年經過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認可，基督宗教一路掃除障礙，暢行無阻。從此，基督徒們唯一的念頭就是擴張領土、壯大自己，以便統治。盡其所能地奴役更多人，掌握更多新的追隨者，甚至不惜以酷刑來獲取勝利，這一點與他們的精神領袖完全不同，耶穌在生前絕不會做壞事，甚至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傷害，就像個聖人。

至於那些狂熱的猶太教徒，還是一成不變，讓進入猶太教會變得越來越困難，那些非猶太民族，或被稱為「果依（les goys）」的異教徒，一直被排除在外；因為人們除非由母胎生出而被認定有猶太血統，否則很難成為猶太民族的一份子。然而，基督徒並不滿足於收留那些沒有自然繼承資格而被遺棄的邊緣人，基督徒很快就決定，這些以色列人雖然謙虛、無辜，但是因為當年曾經迫害他們的彌賽亞，鑄下了大錯；這件事讓這些新霸主仍感到地位遭受威脅。

儘管基督徒毫不猶豫地屠殺所有對手，但奇怪的是，他們曾經放過十四萬四千個「以色列子民」。他們這麼做是依照《聖若望啟示錄》（*l'Apocalypse de saint Jean*）中的預言：要放這些人一條生路，否則會遭到天主最嚴厲的報復。

然而，大多數基督徒頓時覺得財富和利益都是不潔的，將來勢必會被判入地獄。因此他們非常需要猶太人，並將他們安置於面對惡魔的第一線，再把所有最低下的工作交付給猶太人，例如「接觸金錢」，自己則盡可能避免靠近這一切。從此，基督徒可以利用猶太人作為人肉盾牌來保護自己，避免受惡習和罪愆的侵害，卻能進行貿易和發展經濟。

還不只如此，基督徒對猶太人強行施加一些嚴格的法律，甚至判處死刑，使得他們的生存有如身受酷刑。從中古世紀開始，為了避免受到玷汙，天主教會和領主們決定將猶太人與其他百姓隔離，讓他們住在城市邊緣，一區被稱為「貧民」的監禁範圍內，並針對這些區域實施晚間和週末宵禁。猶太人被堆擠在長長的牆垛後，任其艱苦地生活。他們在

自己的圈子裡被允許舉行宗教崇拜，不至於對基督教的權勢造成威脅。

但是，猶太人不能擁有私人土地，只能支付高額的租金和不斷增加的稅金，等於幫教會和領主們製造財富。猶太人被瞧不起，認定只能做些與金錢有關的活動。詭異的是，這些人一方面被基督宗教的天主唾棄，但是在貿易方面基督宗教教徒卻又非靠他們不可。只准他們在不同的國家買賣生活必需品，再將其轉換為貨幣。因為，中古世紀德國的每個城市，哪怕是最小的城邦，也只接受他們自己鑄造的貨幣。

為了容易辨識，也為了永遠不准猶太人擁有一般良民的權利，猶太男性得帶著一顆顯眼的黃色星形徽章，女性則穿戴有橫紋的頭巾。在外，他們每次遇到基督徒，就必須讓路，同時鞠躬致敬，不可在街上逗留或進入公園；同時不可以靠近主教座堂，也不能進住旅店。想要去市集購物，也必須等基督徒購物完畢之後才能動作。在家時，樓上的窗戶必須關上，以免他們偷窺城垛內的良民，而信件更必須經過檢視才能放行。還有，乘坐馬車的費用也要比別人貴兩倍。不准有社交生活、不能服公職，或從事其他所謂高貴的職業，例如：農夫、木工、醫生、代書，同時也不准許販售武器、原物料、絲綢或香料。

這些義務和強制行為的專業化，使猶太人致富；例如購入、販售及完成王室和一般民眾的訂單。但這一切只能使用全新的貨幣。法律規定他們不得在「猶太貧民區」之外擁有任何財產，他們不能使用自己賺來的錢進行再投資，因此，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仍然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與此同時，領主們享有奢侈豪華的生活方式、擁有大量土地和成千上萬的人為他們服務。

然而，奇怪的是，這些王室逐漸缺少現金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欲望。某些人的不幸造成了他人的發財機會——部分王室的「奴隸」因而成為他們主人的債權人。他們後來被稱為「宮廷猶太人」和「銀行家」，很快就忘了所有這些與金錢有關的活動，原先都是為了教會和領主們的利益而強加給他們的。

郡王們既不懂得會計，又沒有經濟或財務的相關知識，因而長期被自己的僕人偷竊，很快就將他們管理財務和事業的責任委託給以色列人。而這些以色列人（包括猶太人）因為與壓迫者的距離越來越近，對王室事務的順利運作就變得熟稔而越來越不可或缺。

由於謊言的流傳速度總是比真相要快，歷史只會記住那些讓人感覺到他們真實存在的人，也就是最富有的商人。事實上，絕大多數的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一樣，雖然不能說是非常謙虛，但依然保持低調生活。

02. 一個神話的誕生

十八世紀的德國（或稱神聖德意志帝國），以及法蘭克福：號稱有三萬兩千名基督徒，應該再加上被擠在城邊貧民區裡百分之十的猶太人。這個獨特的城市，位於五條主要幹道的交會路口，與荷蘭以及義大利的威尼斯、呂北克（Lübeck）、漢堡、不來梅及其他重要城鎮連接，成為後來的德國通往北歐的重鎮。藉由通向萊茵河的支流緬因河，法蘭克福享有最大的商業航道之一，這對貨物運輸來說是明顯的優勢，也是這段歷史的基本要素之一，我們將在後面看到。十二世紀開始，猶太人被限制在城市外圍，因為他們被認為對基督教信仰有威脅，然而事實證明，他們對社區在經濟方面提供的服務其實不可或缺。

因此，一些屬與漢薩（Hanse）經濟聯盟的城市，例如漢堡和不來梅，為了增加生產力和大眾利益，逐漸放寬許多限制。這些諸侯和公國的制度雖不能說已經開放到自由的地步，但是至少寬鬆了許多。黑森公國（principauté de Hesse）的首都法蘭克福，則仍然是一個非常反猶太的城市，當時由一位專制的君王腓特烈二世統治，他和他的兒子，黑森的威廉（Guillaume de Hesse），對過時的中世紀規則，執行得很徹底。

一七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邁爾·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就在這個時候出生，他是法蘭克福猶太人聚居區一個篤信猶太教的貧窮家庭的第四個孩子。他的父母是商人，經營一家小小的、暗黑的商店，販售舊貨、珠寶和兌換錢幣和零錢。那是一個排整列齊的舊貨店，同時也是一個家庭的生活空間。秤是最重要和最常用的工具。他們甚至不需透過檢視那些常常試著偽造的刻印和鑄造章，便知道如何鑑賞貴重金屬。他們不停地秤那些硬幣、零錢，每個都不同，真正的價值只能靠其所含的金、銀或銅的重量而定。正確計算不同貨幣的匯率往往是每次交易成功的關鍵。在這個商店兼倉庫的家裡，談不上舒適。

兩個家庭，大約十二個人，擠在八十平方公尺的空間裡，當然還包含店面。房間又小又暗，堆滿了囤積或待售的貨物，樓上幾乎一片漆黑，即使是白天，窗戶也得被封起來，就是為了要保護基督徒「免受猶太人邪惡的目光注視」所制訂的這條背信棄義的法條，使空氣無法流通（他們真的有那麼危險嗎？）。巷弄很窄，僅能容得下大約一百位居民，然而年復一年，隨著出生和遷徙，很快就增加到三千人。在這塊專門保留給賤民的土地上，人們都設法在無法承擔的狹窄空間和經濟負擔之下，努力找到最為舒適的角落住下。這裡寸土寸金，房地產的價格當然會受到影響。是誰說價錢越高就越美？由於猶太人只能在猶太區購買房產，而且土地有限，這個頹廢區域的房價飆漲，甚至超過中產階級區最好的房子。在窄巷子裡，沒有排水溝或汙水下水道，垃圾堆積在地面上，產生的惡臭和隨之而來的疾病，可想而知.....。

邁爾．阿姆謝爾的父母也因感染在一七五五年去世，造成他們的兒子擁有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命運。整個歐洲的猶太人都生活在這種環境下，他們幾乎像牲口一樣被禁錮和標示在這些封閉的地方，像囚犯一樣被看守，只享有最低限度的自由、繳納最高的稅收和極端被奴役，猶太家庭才得以生存。他們不得不從事各種販賣活動來維持生計。那個時候，他們甚至沒有權利擁有自己家庭的姓氏，經常是採用自己房子的名字、一個時髦的綽號或他們的職業做稱謂。在猶太小巷（Judengasse）一間屋子的門上掛著一個紅色的盾牌作為裝飾：這個家庭於是被稱為Rothschild，德語就是「紅色盾牌」的意思。

邁爾．阿姆謝爾當時只有十一歲，他的父母在幾個月之間由於天花流行病而相繼去世。因為生活不容易，他早已經習慣有時被父親拿來抵押換錢，而他又比其他兩個兄弟年長，所以如今要被打發到別處去。他的監護人找到了漢諾威的一位銀行家，該銀行家同意收留他做學徒。他孤獨地被派往離法蘭克福幾百公里遠的地方。按照一般慣例，貧困兒童必須能夠自力更生，至少要能養活自己，否則他們就會被扔到街上，註定要乞討或被強盜收留。（至少因此學到一項技能！）但藉由其父母過

去的技能，邁爾．阿姆謝爾得以遠離這個命運。他甚至繼承了一個相當活潑的性格，儘管年紀不大，卻有上進的心，在許多領域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知識。他會書寫、會算算數，不僅如此，他計算得很快，非常快，而且知道如何在成年人面前應對。

所有這一切都是用三種語言進行的，德語用於接待顧客，希伯來語用於祈禱，還有最祕密的私下集會。留給那些族人的，是意第緒語（*leydich*）：這種德語和希伯來語的混合，旨在誤導敵人，長久以來卻能使猶太人相互辨認。因為任何不會講意第緒語的人都不可能是猶太人，也就是對社群具有危險性。

從小到大，他的父親從不對他隱瞞任何關於政治形勢的資訊，使他變成一個有天賦的聰明人。因此，這個小男孩早已經對反猶太主義和暴力有了一些認識，尤其是七年戰爭，造成普魯士、奧地利、法國、俄國、薩克森、瑞典，幾乎整個歐洲都被撕裂了，各地的戰爭都是因為軍事問題而發生的。他同時對商業也有了瞭解，儘管家庭的收入並不充裕，至少能使整個家庭生活勉強達到溫飽。

在大多數孩子才剛學會在沙地上玩耍的年齡，他已經開始觀察顧客和供應商之間的交往，在母親的監督下，他驕傲地能把零錢找給買家，讓自己覺得能對家庭盡一份力。他還會陪著父親出門，甚至去代書處，攜帶裝著全家財富的舊紙袋，就像拿著他的零食一樣，而摩西則故意明顯地照顧著他的皮質公事包，分散注意力，以防一些宵小從他們離開家就跟蹤他，試圖搶劫他。

誰想像得到，居然會是一個孩子來負責攜帶主要的財產？一旦進入辦公室，他就會參與整個活動，繼續保護錢，就像聖殿的守護者一樣，直到最後簽字為止。在他父親的示意下，他會自豪地從紙袋子裡取出錢來，放在賣家的桌子上，為自己是交易中最重要的一環而自豪：負責帶錢的人！

但這還不是全部：邁爾．阿姆謝爾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如何為顧客

服務，懂得帳務和報稅的技巧，包括如何避稅、回扣和檯面下交易；當經濟不景氣時，唯一的辦法就是每一分錢都必須斤斤計較，才能生存和養家活口。善行，對他來說也不陌生。每當他的父親要施捨給一個乞丐時，他就會是那個遞上硬幣的人，同時，他很高興看到受惠者眼中的感激之情。最後，由於他學習的拉比研究，這個小傢伙也開始懂得法律、道德和信用的價值。這些與他父親一起完成的工作，即使他還不甚理解所有的條款，但也讓他絕對比同年齡的人有優勢多了。他似乎已經完全準備妥當可以在銀行和商業等行業工作，而這一點正好引起一位著名的宮廷猶太人沃爾夫·雅各·奧本海默（Wolf Jacob Oppenheimer）的興趣，所以在他父母剛去世時就收留了他，邁爾·阿姆謝爾開始和他一起工作，努力改善這個看似天上掉下來的福氣，可惜，最終他只看到他父母親遺物的翻版。

奧本海默，他的新老闆，是奧地利皇帝一個僕人家族的後代，在王子和貴族的前廳中享有特權，他的業務發展已經遠遠超出漢諾威，遍及整個德國，甚至遠達維也納。這個穿著燕尾服和硬領襯衫的人很重要，擔任著令人羨慕的仲介、代理、專家和顧問的角色，在金融方面，首先是融資給那些經常缺錢的王子，為他們的軍隊提供物資，為他們的情婦提供珠寶和華麗的衣服，給廚師們提供精緻的食材，同時也不忘記酒、菸草、武器、香料和珍貴的布料……他還可以監督遺產和收稅。他的影響力很大，地位也得到了保障，因為他那些尊貴的客戶腦子裡沒有什麼想法，也無法管理他們的帳目，一切都得靠他。

奧本海默很快就意識到，年輕的邁爾·阿姆謝爾有驚人的記憶力和數字天賦，對於一家銀行來說，這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他比其他人計算得更快、有理解力和行動力，很快就成為老闆的寵兒，老闆很樂意教他錢幣學，也就是專門研究獎章和古錢幣，同時也教他貨幣匯兌。這是一個國家重要的基本活動，因為每個不同的地區都鑄造自己的錢幣，因此其居民每次旅行時，即使就在附近，也都必須去找匯兌師做兌換。

薩克森（Saxe）、哈瑙（Hanau）、達姆施塔特（Darmstadt）、卡塞爾（Cassel）或魏瑪（Weimar），當時有三百五十多個公國或王國組成了日耳曼的神聖羅馬帝國。因此，各種貨幣對小邁爾．阿姆謝爾來說沒有任何神祕感，他早就應該熟記這些貨幣，以便在尊重每一種貨幣匯率的情況下輕鬆地進行兌換；他還學習經濟學（永遠都要注意，一個人的花費必須永遠少於他的收入），最後就是策略，也就是說在堅持誠實的情況下，盡可能說服更多顧客購買、出售或兌換；因為在一定時間內的交易數量才能決定有無利潤。

×

七年戰爭自一七五六年開打，漢諾威就由英國王室統治，這也使得這位新手能夠學習到一些異於一般外國客戶的業務，他從中瞭解到如何拓展視野和積極應對。幾年之內，他成了錢幣和勳章的專家，一些富有的客戶對他產生好感，其中包括銀行非常重要的客戶馮．埃斯托夫將軍（le général von Estorf），將他的第一批買賣委託給了他。自從他們建立關係開始，這名將軍就注意到，相同金額的匯兌，例如一百英鎊，一般業務員會給他一二八．四六塔勒（thalers），而小邁爾．阿姆謝爾則會兌給他一三八．四六塔勒。老人家覺得銀行可能犯了一個對他有利的錯誤，他也始終不願意戳破。

將軍總是給這個孩子留下十塔勒的小費，而他則悄悄地將這個小錢放回收銀機裡，以湊足帳目無誤。在這麼做的過程中，邁爾．阿姆謝爾運用了他從父親那裡學到的一條法則：「給你的客戶送點禮，這樣他們就會在每一筆新的買賣機會中忠誠待你，並且會把你為他們賺到的錢百倍地還給你。」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老摩西絕不會同意兒子用他教的法則玩這個小「伎倆」。固然，這並沒有什麼不良後果，因為對客戶和他的雇主最

終的帳目都是兜得攏的。將軍和其他許多買家一樣，養成了總是找他的小恩人進行交易的習慣，甚至每當銀行指定另一名出納人員為他服務時，他就會抱怨，銀行裡的每個人都注意到這一點。但除了認為他年紀最小，所以占了優勢這個解釋以外，大家自然也認為每個人都有選擇誰來負責為他服務的權利。由於老客人習慣性地將他們的生意委託給邁爾·阿姆謝爾，一些「臨時過客」則會交由其他行員來服務，沒有人覺得這種工作分配有什麼不妥。

除了匯兌，邁爾·阿姆謝爾的工作也越來越多樣化。他的老闆習慣將更多任務交給他處理，特別是有需要守密或較為棘手的，剩下的工作則由其他員工來做。就這樣，在這家銀行的工作有了進展後，年輕人接著就把買入或賣出的訂單帶到幾條街外的證券交易所，在那裡，他獲得股票經紀人助理的職位，也就是負責觀察市場上競爭對手的活動，以便向經紀人分析股市走向。他還會評估流通中的硬幣和勳章。他對這些價值的評估，事實上已經逐漸不需要得到他主管的認證了；看起來好像他並沒有花時間去計算到底要支付多少分利息——這是會計師最不喜歡做的工作——他則會比其他任何人更快、更輕鬆地完成。那是因為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父親教導，藉著簡單如遊戲般的操作，從生命的初期就開始接受這種有用的大腦訓練。

近八年來，邁爾·阿姆謝爾是銀行的模範員工，奧本海默對他的離職感到非常惋惜，銀行的所有同仁也是如此，大家都對反應靈敏、幾年來變成出色銀行主管的這個小伙子，充滿感情。

幾個月前，當奧本海默得知他的重要行員堅決希望回到法蘭克福的猶太貧民區尋找他的家人後，這位銀行家想盡辦法讓他改變主意。並向他解釋說，那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因為在那兒反猶太主義的法律比其他地方執行得更徹底。他甚至除了減輕小伙子工作量以外，還大幅提高他的薪資。但是，對這個年輕人來說卻無濟於事。他的心意已決，不可能再考慮留在漢諾威了。

×

就這樣，他一方面完成學習的訓練過程，同時，一分一角地累積儲蓄。一直遠離家人的邁爾．阿姆謝爾終於能夠在二十歲之前回到法蘭克福，回到那個猶太區令人窒息的家。一切如舊，或者說幾乎沒有什麼真正的改變。他在那兒與他的兄弟摩西（Moses）和卡爾曼（Calmann）團聚，摩西已成為貸款商和二手貨商人，身體殘障的卡爾也成了貨幣兌換商，他們兄弟合作成為夥伴，除了他的儲蓄以外，他還為新的業務帶來了他在稀有勳章、珠寶和古董方面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回到家鄉不久，年輕的羅斯柴爾德就想著要尋找年輕的古杜勒（Gudule），她是他在猶太區學校的長椅上認識的女孩，在去漢諾威之前，他已經為她深深心動了。

她還在這裡嗎？他決心去猶太教堂，那裡似乎沒有人記得他。最後，在向拉比介紹了自己並敘述了他在漢諾威的幾年歲月之後，他最後問起了一些男性伙伴的近況，並順便問起了古杜勒，他唯一掛念的女孩。拉比很快就察覺到這是阿姆謝爾唯一真正感興趣的話題，這位拉比什麼都知道，這就是為什麼他會當拉比的原因。他的答案很快就出來了：古杜勒比從前更漂亮，但這也正是問題所在，她至今還沒有出嫁！聽到這番話，一股暖流湧上了這個年輕人的心頭。他探得有關女孩習慣的最新資訊，第二天，他只需在離她家兩步遠的地方等她，那應該正是她出門去猶太教堂的時候。總而言之，他的計畫並不新奇。兩個年輕人會偶然相遇，彼此相認，再互相投入對方的懷抱，接著向對方敘述一切，然後肯定會再見面！

他整晚都在排練這一幕，也許他果然看到古杜勒出現在地平線上，不過旁邊卻有她父親陪著。求婚者震撼地見到這一幕，只得轉身離開。「計畫趕不上變化，萬事不會盡如人意。」這是他母親最喜歡的一句話。他不得不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然後另做打算。

第二天，他打扮得前所未有的整齊，在同一時間又站在那兒了。但是一場午後暴雨讓他措手不及。街道上滿是泥濘。邁爾．阿姆謝爾站在房子前，看得出住在裡頭的人家有多富裕，這絕不是猶太區最簡陋的房子能比的。

在這四周，一般房屋當然是用木頭造的，但木頭的品質有別，最重要的是，每間房屋外圍有不同的裝飾品、雕塑或圖案；這就顯現出它們的不同。最富有的猶太人，無論是因為他們的職業還是他們的祖先，都會照顧房屋的外觀，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驕傲。最重要的是，被人羨慕至少比被可憐好。先不說內部，從外面幾乎看不到，但是可以看得出漂亮又厚重的刺繡窗簾。與其他人相比，顯然他們是在為生計而掙扎，其實猶太區與其他社區並沒有什麼不同。當然，其中有一些幸運兒，他們的數量遠遠少於絕大多數生活簡樸的家庭。然而，如果我們相信那些多疑又善嫉的基督徒所說的，所有猶太人都應該都是差不多的；富豪、奸商、暴發戶。但是，如果把這些深植人心的觀點與單純的骯髒陣營進行比較，就會發現現實中的浮誇風格比他們的幻想要多得多。

回到邁爾．阿姆謝爾。他淋著雨，仍然呆立不動，因為街對面房子裡的一個年輕女孩（也許是古杜勒，他幾乎看不出來）瞥了一眼窗外，沒有看到他，顯然打消了出門的念頭。我們的追求者最後全身濕透，悻悻然地走回了家。摩西正在做飯，坐在輪椅上的卡爾曼從他的祈禱書中抬起頭來，覺得這件事很有趣：是的，早就有人追求這個女孩敗下陣來，或者說被她的父親轟出門。老人家只想著為她找一個優秀的對象，一直在旁保護著她。能夠贏得美人心的人大概還沒有出生吧！

第二天，她當然得知邁爾．阿姆謝爾回鄉的消息。身為沃爾夫．薩洛蒙．施納普（Wolf Salomon Schnapper）的女兒，一名股票經紀人，同時也是鄰近的邁寧根（Meiningen）公國的宮廷信差，古杜勒過去並不是對這個返鄉者的溫柔眼神無感，卻也發現自己很難認出他來。在禮拜堂儀式期間，她和她的朋友們不斷談到這件事。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禮

拜堂的陽臺上，就像在劇院裡一樣，他們注視著那些在低處專心唱著詩篇的男士們。她們也有書在手，可以祈禱，但奇怪的是，平時她們有很多話要對彼此說，男士們卻只顧搖頭晃腦，專心一意地自顧自吟唱。拉比不時抬頭看她們，並故意大聲咳嗽，似乎是要叫這些最嘈雜的觀眾遵守秩序。她們摒住了幾秒鐘的呼吸，安靜下來，拉比重回到他的禱告中，她們則又繼續嘮嘮叨叨。最後，所有人都離開了，儀式終於結束，大家彷彿都鬆了口氣。在這一片喧囂中，邁爾·阿姆謝爾推開擋在他面前的人群，衝到門口，試圖跟古杜勒和她的父親打個招呼，但他們已經閃躲開了。施納普一定是很著急，女兒盡量試著跟上他的腳步，無法轉回身去。但她對這種超現實的情況突然大笑起來，而她的父親則更用力地推著她往前走。

還有一次，阿姆謝爾看到他們走進一家布料店。他在外面等了將近一個小時，希望能和他們至少打個招呼。他終於按捺不住走了進去，卻發現他們已經從後門離開了。而我們的求婚者和古杜勒之間的這種捉迷藏的遊戲，將再持續幾個星期，在此期間，施納普夫婦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避開他。

由於邁爾·阿姆謝爾不是很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他很窮，父母又過世太早，施納普對他要追求女兒不以為然，邪眼詛咒會不會與此有關[1]？而他又能給古杜勒帶來怎樣的未來？他小心翼翼地睜大眼睛守護著女兒，顯然對這個年輕人不信任，吩咐女兒避開他。乖巧的她遵從父親的話去做了。但是，在這條窄小的貧民區小巷裡，所有的房子都彼此相鄰，這兩個年輕人要避開對方並不容易。雖然沒有刻意，但是，他們還是會不期而遇。阿姆謝爾一有機會就向施納普老爹打招呼致敬，而他總是非常嚴肅和警惕，僅用一個簡單的手勢作為回應，似乎在說：「就這樣吧！忘了我，最重要的是放過我的女兒！」

施納普和社會習俗的打擊終於挫敗了這個年輕人的意志，他漸漸放棄前往猶太教堂，只專注於經營生意，同時也淡忘了他命中注定的那個

新娘子。

×

羅斯柴爾德商店的生意狀況也不是很好：有勇氣走進門來的少數顧客，大部分不買東西就離開。確實，在櫃檯前擺放的幾件商品並不怎麼吸引人。幾卷布匹，一些閃亮的燭臺，當然，還有一些褪色的陶瓷碗盤，擺放著勳章及許多空格的玻璃展示櫃。地板上有幾袋香料，一張化妝台，一把舊扶手椅，這把椅子已經有些舊了，因為，除非它一直就是這個模樣，否則感覺上，每個人都習慣懶洋洋地坐在上面。還有幾隻鍍金的掛鐘，幾面邊框雕刻精美的鏡子，掛在牆上，但中間的玻璃已經遺留下不少歲月的痕跡，似乎也可以換一換了。最後，也許是唯一真正有利可圖的活動就是貨幣匯兌，占了整個家庭經濟的百分之七十，他們能從中賺到足夠維持基本生活的收入，但是沒有什麼積蓄。

阿姆謝爾在快速檢視情勢後，向他的兄弟們建議徹底改變接待客人的方式，並提出了他的戰鬥計畫，以提高銷售狀況。首先要降價至少百分之三十。這一點，摩西和卡爾曼完全無法接受，他們認為利潤太低了；對此，他則反對說，他們應該薄利多銷。他們將商店從上到下都打掃得乾乾淨淨，用粉筆在各處將新的價格寫上。最後，在商店的前面掛上一個用來吸引顧客的標誌。第二天早上，被新廣告上的折扣所吸引的顧客開始進門了。

然而，阿姆謝爾把他的兄弟們留在櫃檯前，以便觀察法蘭克福博覽會的通道，因為如果你想用漂亮的商品吸引買家，就必然得到那裡去。他帶著所有的積蓄，決心在他的商店裡填滿他能提供的各項奇珍異寶：古董、首飾、珍貴的輕巧物品以及值得珍藏的物品。他先由他父親那裡，後來又從他的導師奧本海默那裡，發展出對各種美好事物或暢銷品的敏感度與直覺。這點幫助他找到了許多好機會。

生意的進展非常順利。主要應該是在購入時獲利，而不是在賣出時獲利。他一生都在奉行這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鐵律。走過通道，他會觀察每個攤位，評估某些貨品，並與博覽會的參展商家討論，多年來一直陪著他的前老闆到處走。常常看過他如何和人討價還價，所以模仿著。試圖捉住賣家的胳膊努力推銷，以量制價。他承諾立即下訂單，購入部分貨物，但如果他們做出額外的讓步，阿姆謝爾就會在十天內再多訂購兩倍的貨物。有些人被說服了，而另一些人則什麼都不想知道，請他離開。無論生意談得如何，他總是掛著一臉笑容。

最後，經過幾個小時的討價還價，他終於精疲力盡，像頭驢子一樣滿載而歸，正準備回家時，他看到了一個再熟悉不過的面孔——竟是他以前漢諾威的客戶之一，馮·埃斯托夫將軍！

因為當他還是個機靈的孩子時，他曾讓這位軍人躲過一劫。一班偽造者曾經技巧熟練地準備用錫偽造的黃金與他交易！這個詐欺計畫沒能逃過年輕的阿姆謝爾的眼睛，他在交易發生前不久就發出了警訊。將軍被這個不太可能的舉措所感動，當然不會那麼快就忘記他稚嫩的恩人。

現在，這個孩子已經長大許多。軍人很高興在法蘭克福跟他重逢，從此他成為阿姆謝爾的重量級保護者，他首先把他介紹給卡爾·弗理德里希·布德魯斯（Carl-Friedrich Buderus），一個多年的老朋友，他是威廉九世親王，未來黑森·卡塞爾（Hesse-Cassel）領主的心腹之一。這個關係人物來得再及時不過了。

儘管多年來小阿姆謝爾的事蹟被渲染得鉅細靡遺，一切都變得有些失真。原本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詐騙企圖，卻變成一個政治陰謀，使故事變得如史詩般精彩，卻越來越不可信。以至於這位將軍的讚美之詞終於激發了布德魯斯的好奇心，他開始對阿姆謝爾發生興趣。有了這樣的認知，這個年輕人很快就被介紹給愛好收藏稀有勳章的王子本人。

黑森的威廉九世，也是腓特烈二世的繼承人、丹麥國王的女婿、瑞典國王的妹夫，後來成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岳父；他也是

英國喬治二世的孫子、喬治三世的女婿，因為他娶了喬治三世的一個女兒，也就是他的表妹。因此，這位王子憑藉其可觀的財富，以鐵腕手段統治了黑森地區。他負責管理其父的事業，那是一支由幾千名戰士組成的軍隊，隨時待命為付費需要他們暴力服務的人。他的主要客戶是英國，英國一直在尋找那些為了王國的利益而準備死無對證的人。與正規軍相比，雇傭兵更靈活、更迅速。他們不受任何榮譽準則的約束，不懸掛旗幟，無法辨認，用於執行最卑鄙的任務，隱姓埋名，從不說出他們背後的主使人。

最後，對於他們的老闆或甚至是雇主來說，或者是他們的所有權人，他們都是取之不盡的收入來源。甚至當他們被殺害時，主人反而賺得更多，因為客戶不得不為每一個陣亡或受傷的人支付大量的補助金，這些人必須被修復（原文就是如此說）或替換。對所有政府來說，這些「現金交易」的士兵被開出了高價，他們是各國政治和戰爭格局的一部分，不斷地相互挑釁，有時他們發現曾經在不久前效命過的人，竟然變成了自己的對手。

1 世界上許多國家與區域廣泛流傳「由嫉妒而生的邪眼會產生詛咒，帶來噩運、疾病與死亡」的民間信仰。[🔗](#)

03. 童話故事

還是讓我們回頭談談邁爾．阿姆謝爾吧。對他來說，被介紹給王子已經是一種莫大的恩寵了。特別是對於一個來自貧民區的小猶太人來說，他更習慣與僕人或管家打交道，而不是與那些付錢給他們的人打交道。他帶著他最漂亮的錢幣和勳章（那些他通常嚴加保護的、專門留給鑒賞家的錢幣和勳章），但他想把它們展示給王子，以證明他在這方面的知識，期望能因此建立一段長久的關係。

威廉接見了他，甚至一開始就對這個敢於走進他家大門、不起眼的年輕商人嗤之以鼻，直到最後聽完他說的話，才被他吸引。他當然沒有想到對手會是一個箇中高手。好在他在這個遊戲中也非平庸之輩，正好打算給這個年輕的乞丐一個教訓。然而，事與願違，邁爾．阿姆謝爾輕鬆占了上風，甚至給了領主一些建議。威廉很高興，並且恭喜布德魯斯的這個發現，因為這個年輕的猶太策士至少讓他覺得很有趣。

但是這盤棋還沒有下完，領主已經覺得厭倦，管家就跟著他離開了。邁爾．阿姆謝爾被單獨留在裝飾精美的大客廳裡。他的眼睛注視著所有的精美裝飾：地毯、書桌、五斗櫃，還有繪畫、描金裝飾、壁毯，沿著宮殿天花板的周邊鑲嵌了無數木質雕刻。說到天花板，它的高度著實讓人頭暈，十幾面鏡子完美襯托著兩個巨型的吊燈，這些吊燈上插滿了蠟燭，每天必須用手工點燃和熄滅，並且不斷擦拭，才能保持無可挑剔的光澤。這項工作至少需要，呃……兩個僕人！要付薪水、給他們住、給他們穿，還要幫他們清洗！僅是為了雇用僕人，就需要雇用更多工人！這還沒完。這位領主是如何積累到這麼多財富的，而那些仍在盡心努力工作的人們卻仍然一貧如洗？

這當然不是邁爾．阿姆謝爾首次參觀一座王宮貴族的城堡。當他陪

同奧本海默去漢諾威拜訪鄰近的領主公爵時，就已經非常羨慕，同時更嚮往自己未來也能獲得同樣的特權和最美好事物。然而，他的老闆很快就把他拉回到現實，向他解釋，對他自己來說，雖然努力了一輩子，還是無法達到跟那些好命、含著金湯匙出生的王宮貴族們相比；錢滾錢，錢引錢。因此，如果一個人無法在一開始就擁有第一桶金，那當然就無法致富。

阿姆謝爾腦中充滿了幻想，離開了客廳，在城堡的走廊上徘徊，試圖從虛掩著的門後窺見其他奇珍異寶。多麼寬敞的空間，多麼龐大的組織，多麼雄厚的財力！他回想這一路上他乘坐的馬車，想到他到達宮殿的中庭院落，看到所有那些忙於接待和服務他們主人的僕從。更別提那些他沒有見到的、在廚房和其他地方工作的人；還有這些數不盡的庭院和花圃，必須盡心維護，只供這個未開化的幸運兒和他的隨從觀賞使用！說到底，如果他連西洋棋都不會下，那他到底還能做什麼？可能真的沒什麼能做的。

這些影像混雜在一起，而我們的夢想家走回到客廳時，在雄偉的壁爐上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半身石膏頭像。（我在說什麼呀？石膏？當然是大理石做的！）有可能是王子的父親或祖父，除了擺擺姿勢之外，他肯定也沒有什麼創造或發明吧。

終於，沒有把客人拋在腦後的布德魯斯回來了。他建議阿姆謝爾下星期把他最美的寶貝帶來賣。如果主人心情好，還是會接見他。說完這些話，兩人去了一間辦公室，這是王子的公寓和工作室之間的一個前廳，一切都在這裡作預備。質樸的桌子上放了兩套餐具，層級顯然降低了一個級別。

在僕人作息的地方，看不到有任何美麗、精緻或令人讚嘆的東西，桌上沒有，牆上也沒有，地板上就更少了。這裡隨處是破舊的陶器，幾十年來，一定有許多僕人在這兒待過，幸運的是自願來的，其他人則是被迫而來的。這與大客廳的情況大相逕庭，那裡的鑲木地板就像新的一

樣，雖然難免有些斑駁，卻仍舊閃閃發亮。

按照計畫，接下來的一星期，邁爾．阿姆謝爾將再度回來見王子，這次他將單獨乘坐自己花錢雇來的馬車，沒有像第一次領主派來接他的馬車那樣氣派和豪華。經過三個小時的旅程，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顛簸，每次撞到一個坑洞之後，又扭動、又彈跳，車子裡為乘客預備的薄墊也無助於減輕他的疲憊。終於，他精疲力竭地到達目的地。

到了城堡，他就被帶到前廳去等待領主，在安靜和穩定的環境下，此時他終於可以開始寫點東西。因為旅行，即使是距離不遠的旅程，也是難以忍受的，感覺長路漫漫。

馬車夫是什麼做的？他們自己應該覺得「沒有那麼糟糕」，因為他們總是能觀測到車況。然而，他們得避開每個顛簸的路段，但是在長遠的路途上還是免不了踉蹌而行，因為他們每天經常要連續駕駛十二個小時以上。可憐的傢伙們！

領主身邊的親信們終於來了，首先是一群濃妝豔抹、身著華服的女士們，接著是一些光鮮亮麗的貴族。但他們並沒有自我介紹，只是傻傻地笑著，彷彿只為了表現出能陪在王子身邊是何等榮耀的事。當然，僕人們也緊跟著來了，還有布德魯斯，他總是扮演那個將每個細節都安排妥貼的節目主持人。

談話進行得很順利，對於阿姆謝爾，與其說是一個義務，不如說是一場遊戲。王子把邁爾．阿姆謝爾呈獻給他的一切寶物都收了下來，包括一些來自普魯士以及義大利和比利時的勳章，和一些稀有的硬幣，這些將使殿下的收藏更加豐富；阿姆謝爾也順勢向領主表示，他的收藏其實算不上豐富。

「算不上豐富嗎？」王子沮喪地接著說。

隨著這種直截了當、傷人尊嚴的話語，氣氛忽然冷了起來；沉默才剛剛開始幾秒鐘，卻好像永無止境地凍結住了。之後，年輕人發現了自

己的失誤，不停地試圖收拾殘局，以非常誇張的方式恭維這位領主，編造任何一切可以奉承他的話語；他的品味、優雅，乃至有關室內裝飾等，一切都嘗試過；各種形容詞不斷累積，如果情況不是已經糟糕到令人苦惱的話，這番景象實在是很奇怪。

當然，習慣於被人們恭維的領主，現在好像看到他面前的人在努力踏著踏板、努力諂媚，甚至於像在用槳划船似的絞盡腦汁，全力搜尋話語來討好他時，感覺到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樂。他讓他盡力掙扎，甚至享受自己給他造成的不適感。然後再一次在談話中起身，轉身離開，還客氣地表示送客。

「拍馬屁是這裡的全民運動。」在他結束拜訪之後，布德魯斯點醒他。這個小猶太人其實很幸運，王子因為阿姆謝爾初來乍到而容忍這種事情發生，否則很快就會讓他惱怒到大發雷霆。因此，來訪者應該注意他的言辭（即使人們期望他誠實和正直時也要如此），除了奉承這裡的主人以外，其他什麼事都別做。因為在宮廷裡，「誠實」只不過是說說而已。

邁爾．阿姆謝爾感到很困惑，他完全不理解這些做法。他的誠懇對他造成多次傷害，最後他終於明白，對這位王子來說，就像對一般有權勢的人一樣，所有的真相都不好說出來。就像是在西洋棋競賽中，一個人如果想在日後有機會「贏者全拿」，就必須知道如何在一開始時先做輸家，以退為進。

回到貧民區後，他仍然想盡辦法為領主的收藏增枝添葉。雖然受到威廉的當面羞辱，他卻沒有記仇，只想彌補所受的侮辱，同時提昇自己的地位，決定在王宮中展示他所有最精緻的收藏品。這個作法讓阿姆謝爾得到許多好處，同時，在他內心深處，他對於告訴領主真相這件事感到高興。

最後，即便領主甘願付出代價採購，阿姆謝爾仍然是一個可怕的議價對手。小猶太人拿到的價格之低，以至於當他支付完前往卡塞爾的正

常旅費之後，只剩下一對可以哭的雙眼，毫無利潤了。這一段經過多重計算的關係，最終還是演變成兩個人逐漸安排定期會面。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位王子後來成為邁爾．阿姆謝爾的主要客戶和贊助商，而邁爾也提供他越來越重要的服務。

王子在英國、愛爾蘭和丹麥的表親都非常需要錢。但做為一個好的基督徒，威廉應該無償借給他們，因為教會明確禁止高利貸。但如果說有什麼事能讓領主興奮的，那就是利潤了！這是最重要的。

那麼，如何在賺錢的同時進行借貸而不被別人知道呢？布德魯斯找到了解決之道：他再次想到年輕的羅斯柴爾德。如果這些預付款是由猶太人同意發放的，那麼教會就無話可說了，因為只有他們才有權進行有息貸款。因此，儘管這些錢來自王子自己的金庫，他再祕密地委託邁爾．阿姆謝爾負責貸款給他的堂兄弟。它們將再次通過同一個貸款人來收取還款，至於這些貸款的利潤，猶太人只能從主人收取的利潤中得到極小一部分。當然，這次羅斯柴爾德不會賺很多錢，因為他必須走幾千英里把錢送到貸款的各個接受者手中，但轉念一想，一切還是有利可圖的，那就是他在王宮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受到王子的青睞。當你在一個基督教國家屬於像以色列人那樣被憎恨的少數族群時，這可是個很大的優勢。

在這些起初艱澀的金融業務之後，邁爾．阿姆謝爾也從一個單純的精品販售商，變成了裝飾品的專家顧問和買家，並且在一年的良好紀錄和忠誠的服務之後，獲得頗受重視的「王宮財務管理人」的頭銜。這種信任頭銜的代表是一塊刻有黑森州和哈瑙州徽章的牌子，可以掛在他的門上。如果這還不能吸引新的顧客上門，或許會獲得鄰居們的尊重和欽佩，這樣也不錯。

因此，羅斯柴爾德繼續擴展他的客戶群，並設法向其他貴族和中產階級銷售。猶太巷裡的商店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店裡增加了許多可以銷售的好商品，也雇用了更多工作人員。他們要比競爭對手更有優

勢，甚至意味著在某筆生意上得吃點小虧，但可以招攬到新客戶，使對方成為忠實客戶。

藝術品、雕塑、雕像、古代獎章，還有來自德國、法國、普魯士、義大利或埃及的裝飾品、紡織品、毛織品和掛毯，據說都是他所熟悉的強項；但要銷售這一切，店前的通道太過狹窄。他的小生意已經有了不少忠實的顧客，他的兩個兄弟現在只抱怨一件事，那就是他們為了店鋪而放棄了許多私人時間。他們再也不會想過從前的蕭條生活，當時他們守在冷清的商店裡等待顧客上門，看起來孤伶伶、可憐兮兮的。

04. 如果山不向你走來

然而，我們的一家之主永遠不滿意。因為世界上的偉大人物永遠不會冒險進入貧民區。然而，他們是最能買得起漂亮東西的人，而這些東西的利潤也是最好賺的。自從他定期拜訪威廉的宮廷後，阿姆謝爾就不再照顧商店，交給他的兩個兄弟獨立運作，而是開始籌畫未來的戰略，思考如何多樣化經營，以及關注那些擁有僕人、奢侈品味，以及渴望買到一些自己尚未擁有的物品的其他客戶群。

但是，既然還沒有辦法把他們吸引到貧民區來，就得去更遠的地方找他們。這就是他在漢諾威學到的。面對這兩位目瞪口呆，剛剛開始懂得「討價還價的藝術」（後來所有的語言都稱之為「行銷學」）的兄弟們，年輕的阿姆謝爾開始懂得了箇中奧秘：「太好了，如果他們不來找我們，我們就去找他們！」

阿姆謝爾現在想到要出版一份多頁的貨品目錄，詳細描述每件待售物品。摩西和卡爾曼感到困惑，覺得這個計畫太誇張，而且擔心印刷和寄送的費用不會是一筆小錢。他請他們放心，並說將來販售貨物所產生的利潤應該遠遠超過目錄的成本。無論如何，如果這個方法在漢諾威對他的前老闆有效，那麼在法蘭克福也沒理由會有什麼不同。

「這些客戶很無聊，也很有錢。就看我們能否滿足這些人的美夢，給他們帶來根本想像不到的東西。」卡爾曼回答說：「他們已經有自己的供應商了！」但凡事都有解方的阿姆謝爾終於說服了他，如果他們比競爭對手更靈活、更便宜，從成本價開始，然後再逐漸提高價格，不就賺回來了嗎？他的兩個兄弟雖然沒有被完全說服，但是面對哥哥的信心和毅力，他們放棄了爭辯。

幾週後，目錄小冊子就可以寄出了。小冊子上頭寫著：「宮廷的官

方供應商羅斯柴爾德家族，很樂意親自到您府上，並可以根據顧客的要求提供所有的物品，讓客戶進行評估，買方只要為決定保留的物品支付費用」。

多麼創新和微妙的想法啊！他們決定將這些顧客喜歡的物品多留幾天，甚至幾週，這樣更提高了出售這些物品的機會，因為他們怎麼會想要把搞不好已經習慣的新奇物品退掉？到頭來一切都可以商量。在向該地區所有富人發出目錄及說明書三週後，邁爾·阿姆謝爾已有了不少接觸對象，也賣出了幾件藝術品和五十多枚硬幣及獎章，而且每天都有貨物被送往該地區的每一角落讓客戶鑒賞。

每天奔波在路上，我們的單槍匹馬商旅隊只有在轉往其他客戶之前才有時間打個瞌睡。有時以比成本價還要低四成的價格成交。更別提有時進入顧客的住處，他會以很少的代價換取或回收一些珍貴的物品，好去豐富他們商店的貨架，這是常有的事。

還有一個重要關鍵，那就是要在顧客面前打躬作揖。基督徒最喜歡這一套。利潤仍然不盡如人意，但邁爾·阿姆謝爾對他的幸運之星充滿信心。他微笑著接受一切，儘管這些買家顯然都很富有，但是他仍然得同意客戶延後付款，而他自己卻處於破產邊緣！是呀，人們只借貸給富人……。

古杜勒的父親常常從這家小店前面經過，最近，他注意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情況。活動似乎增加了十倍。某些時候，顧客得在小店門口等待。小貨車更頻繁地停下來送貨或取貨。然後不久前有一個標誌出現在商店門上，但他看不清楚，因為他老了，眼睛看不清楚。於是他走得靠近一點，又希望不要被發現。他曾如此「冷落」年輕的羅斯柴爾德，以至於碰到他，或是被迫要與他面對面時都會感到一陣尷尬。

就這麼不巧！整天坐著工作的卡爾曼，透過那扇唯一沒有被封上的窗戶，看到了這位老人過來。當然啦，窗戶就對著大街，但如果是想呼吸新鮮空氣，你就得換個方向，因為它正對著垃圾堆……。

還是讓我們回頭來看看這位訪客吧！他正眯著眼睛，充滿羨慕和小翼翼地看著黑森州的徽章，這就是現在非常令人尊敬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得到威廉王子信任的證明！施納普對因為受當權者青睞而出現令人驚訝的重要標誌很敏感，他大為震撼，急忙回到家裡，開始重新思考那個不久前似乎對他女兒感興趣的人的各項條件。這孩子應該有一定的優點！此外，女兒似乎也很欣賞他。再說，也不該拖著不讓她嫁出去，否則恐怕就沒有人要了！雖然古杜勒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太嚴重，但是她的父親會權衡利弊。

過了幾天，他穿上最體面的服裝，再次走近那個小店鋪。這一次，他在門口停了一會兒，被幾個拿著貨物的顧客推擠了一下，之後決定走進去。卡爾曼面對窗戶，老遠就注意到他要過來。就像卡爾曼自己常說的，雖然他腿不方便，但視力可是好得很。

阿姆謝爾被告知後，立刻跑去作準備。這個年輕人故意以「有重要的事情要完成」為藉口，讓訪客等上幾分鐘，然後帶著他在顧客面前的一貫笑容，下樓熱烈歡迎他未來的岳父。後者也做了很大改變，他已經從全力保護自己孩子的獅子，變成一隻溫順的綿羊。之後，在女孩的家裡安排了第一次會面，然後是第二次，討論像是嫁妝這種實際的問題。最後，婚期就這麼定下來了。

×

如果這個求婚成功的年輕人與王子間的生意也像這樣順利，那麼他應該算得上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然而，雖然他一開始充滿希望，似乎好運就要從天而降，威廉卻忽然像斷了線似的音訊全無。

沒錯，年輕的羅斯柴爾德充滿活力，也不愚蠢，曾經討好過王子一陣子。但是這種新奇的吸引力已經逐漸消失了。王子恢復了他的老習慣，找回他過去的供應商。布德魯斯當然是站在他的新朋友這一邊，他

不得不乞求他的主人，出於同情或甚至只是為了換換口味而答應每月接見他一次。至於以前羅斯柴爾德每次來時送給王子的精品，也不再讓他感到愉悅。最後，沒什麼比這更糟的了：阿姆謝爾太完美了，甚至完美到很無聊。因為他既不喝酒，也不談女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太乖巧，乖巧得像.....猶太人一樣？

他確實與這位放蕩不羈的王子所要尋找的東西恰恰相反！王子雇傭兵去打仗，部隊每死一個人就會帶給他更多財富，而且毫不掩飾自己獲利的事實；對女性的寵幸也不分資產階級還是家中的佣人；他還在各式各樣的賭博中瘋狂輸掉大筆金錢。他跟他的祖先一樣討厭猶太人，不過也發現親信中某些人的想法其實很有意思，只是他現在已經厭倦了新玩具。

就在此時，布德魯斯有了一個可能會扭轉局勢的點子。負責聯絡所有供應商的他向王子報告，銀行所收取的費用有些過份。除了上述那些缺點之外，威廉還特別吝嗇。布德魯斯知道如何戳中他的要害。某些地方，他不亞於他的主人，他只需把猜忌注入領主的腦裡，使其不知不覺地開始膨脹，然後領主就會回來找他，命令他找到更多不甚貪財的錢莊主人。邁爾·阿姆謝爾仍然必須有辦法向王子提供代墊款，好在這些款項不會超出商店業務金流，應該不會有問題，因為在猶太街的生意一切都很順利，錢每天都會按時進來，這對什麼都賣的經銷商來說是個好現象。

供應商從各地趕來，因為羅斯柴爾德早已養成用現金支付的習慣，而他的競爭對手卻要求賒帳支付。這樣做，他可以交涉到更好的購買條件，然後以比競爭對手更低的價格轉售，從而吸引更多客戶。

情況逐漸好轉，只是對未來的恐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令這位年輕的一家之主憂心。兩個威脅困擾著他：反猶太主義，意味著猶太人每天都是暴力的受害者，以及在歐洲各地點燃的戰火，這些戰爭隨著政治的變化而接近。他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因為自從一七五六年同盟國

瓦解以來，所有國家都處於衝突之中：德國、普魯士、英國和法國。到處都是戰場和屠殺。

當然，生意看起來很不錯，店裡總是客人滿滿的。但猶太人的權利仍被剝奪，並經常因嫉妒或無端的惡意而受到攻擊，這一切完全不會受到懲處；因為基督徒認為這個世界的一切苦難，都必須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猶太教！

基督教會一直維持這種觀點。經常有人藉著幾分醉意，若是沒碰到哪個可憐的傢伙可以毆打（例如一個猶太人），就轉而成為正義復仇的突擊隊，試圖洗劫猶太人的家。這些通常只是為了發洩情緒。如果說每天這些爭吵是小事一樁，而真正的騷亂則是不斷發生，特別是在滿月的晚上，幾乎整個城鎮的人都想要衝進猶太區製造破壞，順便找點樂子。

如果邁爾·阿姆謝爾遭到攻擊，他可能會失去一切，假如軍隊來到他的商店門前，他的小企業也可能會消失。在這裡，戰爭可能又一次不分青紅皂白地摧毀一切……。

與此同時，他依舊發揮他謙遜和好使喚的個性，繼續取悅威廉的宮廷，為這位仍然非常多疑且吝嗇的王子服務，從顧問變成了金融操盤手。這位領主絕非無懈可擊之人。他的眾多情婦爭風吃醋，為的就是討好她們的權貴金主；至於他的私生子（也就是他與幾乎所有穿裙子的人睡過所生下的孩子）據說超過七十四個。無論他做什麼事，總免不了欺騙、撒謊、耍手段，試圖避免讓人看出他的作為有辱人格或不夠道德，但私底下的他卻為所欲為，毫無顧忌。

老狗變不出新把戲，他沒有什麼創新的作為，因為他父親腓特烈二世據說甚至比兒子還要糟糕。

最後，威廉終於同意將一些不太重要的業務委託給他的新傀儡——最低條件是要有利可圖和有錢可賺的。其中包括利用他以較低廉的價格購買，並從供應商那裡獲得更優厚的條件，或者管理他情婦們的帳戶，

當然，她們對王子和布德魯斯早就已經沒有信心可言了。

×

與古杜勒的婚禮終於敲定了，她十七歲而他二十五歲。嫁妝是兩千五百弗羅林，這是一筆非常大的數目，將在施納普老爹的祝福下交付。古杜勒和邁爾．阿姆謝爾的兄弟們分享傳家的宅地，建立一個理想的信仰家庭。

不斷有孩子從兩人的結合中誕生，一共有五個男孩和五個女孩。另外有十個孩子則不那麼幸運，沒能夠存活下來。邁爾．阿姆謝爾的事業現在已經穩定成長。一七八〇年，他的收入是每年三千八百弗羅林，已經超過了法蘭克福的首席檢查官，還是個基督徒的薪水。古杜勒是標準的賢內助，她理性地表示，只用一小部分收入花在維持家庭生計方面，而將十分之八的收入留給丈夫，讓他不斷再投入到商業經營。

節省就是任何一個夢想致富的人所免不了要做的犧牲。這個行動簡單得像兒戲，但奇怪的是，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認真實行。他們寧可偷偷摸摸地享受購物的樂趣，寧可揮霍他們的未來……哦，對不起，我是說金錢。要能真正瞭解儲蓄的意義，就是把「金錢」這個詞換成「未來」，所有句子都適用，試試看吧！

你必須相信從來都沒有人完全準備好迎接自己的未來。只不過，揮霍無度的人提出的論調是完全不同的：你可能忽然死去，口袋裡裝了滿滿的金子，卻從沒享受過。這也是事實。但你得承認，你有機會活很久，而不是很快就讓位給繼承者收割。總之，至少在第二個世代中期之前，這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極為尊重的哲學。

05. 腳踩在馬鐙上

一七八一年，讓所有人感到驚訝的是，法蘭克福的霸主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也就是黑森的威廉之父，頒布了一份「寬容詔書」，承認「猶太人和其他人一樣都是人」。基督教社會因此分裂為正、反兩個陣營，爭執這道命令的理念，但參議院仍無視此項法令，拒絕所有有關放寬規定其地位、猶太區生活規則，尤其是特別稅的嚴厲措施等請求，以及有關禁止在晚上、週日、公共假期和基督教節日期間離開猶太區的禁令。

然而，邁爾·阿姆謝爾每天都要在猶太街上不斷行走。酷寒、泥濘、垃圾常常使他的出行變得困難，但他往往會在這個時候得到靈感。

當他走過時，街上的乞丐們會抬起頭來對他微笑，因為他總是會從口袋拿出幾個硬幣給他們。他認識這些乞丐，還會基於憐憫之心而跟他們說話。如果是年輕人，他會鼓勵他們去貧民區裡他盡可能資助的免費學校就讀。儘管這些孩子的父母別無長物（除了他們的盤子裡的食物），但是猶太學童能夠在拉比的照顧下，學習希伯來語和德語的讀、寫。然而在牆的另一邊，在善良的基督徒那兒，並沒有學校。只有貴族有能力請家庭教師來教育他們的孩子，或者說，當他們願意教育孩子的時候……。

在珍妮特（Jeannette）、小阿姆謝爾（Amschel jr）和薩洛蒙（Salomon）之後，古杜勒又生下了南森（Nathan）、伊莎貝拉（Isabella）、朱莉（Julie）、亨麗埃特（Henriette）和雅各（Jacob）。原來的房子已經是兩個家庭共用，實在太擁擠了。邁爾·阿姆謝爾正在考慮換一個稍微寬敞的新房子，就在離開這兒幾步不遠的地方。他需要支付一萬一千弗羅林購置，而他的身價估計超過十萬弗羅林。這對夫婦

終於可以和十個孩子一起住進他們的新居了。這棟房子，一方面是住家，更重要的是為了做買賣。它還有兩個地窖，在起建時就築了一道假牆，將其中一部分隱藏起來，後來果然派上大用場。還有一些繁雜的地下通道和走廊，將猶太區的一些房屋相互連接起來。這是一個可以在緊急情況下隨時使用的特殊功能。然而誰能預料得到它後來的作用.....。

同時，在家中，每個孩子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有明確的角色和責任。大孩子們協助母親，負責照顧年幼的小孩，並且得去上猶太教堂。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接受過商業訓練。他們的父親不斷教導他們如何自處、採購、販售、斡旋，如何在這個充滿敵意的基督教世界中生存。對於那些投機份子來說的確可以抓住真正的機會。邁爾．阿姆謝爾現在得到了他初出茅廬的兒子們的幫忙，開始把他的方法、技巧傳授給他們；而他的女兒和男孩子們一樣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和她們的母親一起，既管帳本又管家。

×

邁爾．阿姆謝爾的兄弟卡爾曼於一七八二年去世，得年三十五歲。古杜勒一點也不偷懶，接手了他的工作和管理商店的採購。當時在街上遊盪的年輕人多得是，於是他們也趁機雇用了赫希．利伯曼這個小男孩，他來自一個貧窮的猶太家庭，非常機靈。雖然沒有機會接受適當的教育，但他思維敏捷，多才多藝，而且自動自發。因此，他對古杜勒和日益繁忙的商店幫了很大的忙。店裡生意越來越多樣化，現在還開始銷售咖啡、糖、棉絮和動物皮毛。

邁爾．阿姆謝爾向其他猶太商人以及一些基督徒提供小額貸款，並且開始在銀行從事資金轉換交易業務，金額越來越大。作為一個單純的宮廷代理人，也可以說是一個商人銀行家，他藉著零星的金融交易增加收入，更伺機在王子的金融供應商等級中晉升。

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從威廉那裡雇用六千名傭兵去平息殖民地的抗爭，讓他們去探險並囤居在北美洲。為什麼要耗費自己部隊的實力，遠離不列顛島，使自己軍力變得更加虛弱？所以，他決定把自己的軍隊留在身邊，派一個替代的部隊去戰鬥。找一些農民，這些可憐的傢伙多數是被強行徵召，註定要在戰役中被充當炮灰，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明瞭這場戰役的價值所在，甚至他們的陣亡在王國裡也沒有人會談論到。

這種解決方案只有好處，包括對他的表弟和提供者威廉九世而言，他有自己信任的軍隊。事實上，他們中的每一個人人都代表著一筆可觀的收入。他的士兵將準備前往美洲，而布德魯斯找到邁爾·阿姆謝爾，提出一個不錯的想法，讓他參與擬訂雇用這些傭兵的合約。

要知道，一個步兵每天的費用是七十六弗羅林，若是受傷或死亡，可能還要加上額外的費用，例如三個傷兵相當於一個戰死者的價格，這就要再加上七十六弗羅林，以及埋葬的費用和招募補充來的新兵的費用；所有這些都要再乘上交由英國國王支配的士兵數量。這個帳單對這位雇傭兵王子來說，將達到幾百萬弗羅林。威廉首先會收到英國的匯票付款，接著，他得將這些匯票從英鎊轉換成當地貨幣——弗羅林——以低於原值的價格賣給邁爾·阿姆謝爾。後者已經向王子預付了一筆錢，現在必須把這些匯票帶到倫敦的銀行，用英國響噹噹、有價值的貨幣來償還這筆預付款。基本上，按照每張匯票的票面價值，中間人的利潤約為百分之十二。但是，比王子原有掮客收費低廉得多的邁爾·阿姆謝爾，則僅從這第一次大規模行動中賺取百分之八，這是他獲得的真正利潤，同時也讓他的保護人更加滿足。

然而，為威廉這樣的老闆工作所帶來的風險比人們想像的要大：這些領主制定他們的法律，也可以隨心所欲地修改法律，而且不一定尊重

他們的承諾。這就是基督新教銀行家不願意為王公貴族服務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是特殊的客戶，需要供應商的所有資源來滿足他們；而為其他規模較小但不那麼任性的買家服務，則意味著更容易管理、麻煩較少和利潤更多。

更重要的是，雖然領主們經常為自己的利益而提出非常苛刻的條件，但是，銀行家的小客戶則支付全價，沒有任何特別的要求。最後，當一個普通買家違約時，並不是世界末日；而失去唯一的國王客戶則意味著失去一切。因此，基督新教金融家經常拒絕君主這美好的客戶群的策略，是集幾十年的經驗，也是非常明智的。另一方面，對於權利和生存都岌岌可危的猶太人來說，有權勢的人既是客戶，也是他們不能忽視的保護者。如果有違約不支付或甚至被殺害的不小風險，那就更糟糕了；因為自中古世紀以來，以色列人被視為商品或牲畜的特殊地位，容許各種過度行為，他們也可以被出售、被騷擾，甚至被屠殺。一些君主毫無顧忌地讓他們的宮廷猶太人消失，以便不必償還他的錢。儘管有這樣的危險，對於天生的商人來說還是不會拒絕客戶，更何況是君主。

讓我們回到威廉王子身上。在這份天賜的合約簽訂後的幾個月之內，邁爾·阿姆謝爾沒有再發生任何特別值得注意的事情。他希望他的主人會再次委託他做一些有利可圖的交易，他還是定期去拜訪王子，哪怕要經歷好幾個小時的車程，付出各種代價。

在那個時候，馬車幾乎沒有避震器，也沒什麼隔音設備。長途旅行對人的身體來說是一種真正的折磨；至於病人，如果他們在旅行開始時還活著，這種不斷的劇烈搖晃會加速他們的死亡……。

在等待新合約的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和黑森的威廉之間的關係仍然既親密又疏遠。這個小猶太人想盡辦法進一步引誘他的恩人，但是毫無效果。同時，在家裡，他繼續買賣一切可經手的東西；一些珍奇物品、工具、服裝、食物，並獲得了相當的成功，現在正考慮多元化發展。他

已經盡可能使用所有的空間來儲存他的收藏品，還有皮草、糧食、布料、靛藍（一種染料）或香料。他和他不斷增多的家人與這些貨物同住。他總是努力為供應商和客戶提供最好的價格和交期，有時也會與他的妻子發生衝突，如果他在月底多賺一點利潤，妻子會非常高興。但他對自己很有信心，他告訴妻子，每次交易寧可少賺，但要細水長流。而且，一個滿意的客戶會帶來另外兩個，而一個不滿意的買家則會讓你失去十個。

因此，在商業的小圈圈裡，他的名氣越來越大。每天都能看到櫃檯前出現的新顧客。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金融機會出現，是一位領主，一位來自義大利的世襲王子，卡爾·安塞爾姆·德·圖恩塔克西（Karl-Anselme de Thurn und Taxis），被這個據說是收費最低廉的捐客所吸引，想出售一些債券。

×

我們還是回頭來看看卡爾·安塞爾姆·德·圖恩塔克西這號人物，他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驛站長，幾乎管轄整個歐洲，因為他替他最好的客戶——奧地利皇帝利奧波德二世收集到最重要的資訊而聞名。他的特長是在遞交信件之前，大大方方地閱讀所有委託給他的信件。他的上下其手使他能夠與其他國家的領袖和商人一起謹慎地將某些重要資訊出售，或是為自己的帳戶獲利，採取有效的行動，這些都得益於他搶先取得原本不該屬於他的許多資訊。

他和威廉王子一樣吝嗇。為了尋找比銀行更合理的金融家，這位怪人毫不猶豫地花上好幾天的工夫去見邁爾·阿姆謝爾，只因他收取比官方金融家便宜三分之一的極低佣金。事實上，這個小猶太人並不缺現金，因為店裡的銷售情況很好。

有了信用狀貼現的這把鑰匙，這位既重要又急切的尊榮客戶要給他

三個外國銀行立即付款的付款承諾，以換取數千金幣。邁爾．阿姆謝爾讓他的辦事員帶著他的兒子們一面進行培訓，把他們帶到義大利、奧地利及英國去領錢。在路上旅行了幾週之後，這種類型的操作所獲得的淨利潤約為百分之八。在第一筆交易成功之後，圖恩塔克西斯決心委託羅斯柴爾德進行越來越多類似交易。因此，兩個人之間的生意應該看來是極有成效的，更重要的在後頭：由於他傑出的客戶的信任，這個小猶太人瞭解到資訊流通的重要性，這些資訊往往需要幾個星期，甚至於幾個月才能到達收件人手上。這種延遲交件顯然使其在絕大部分的機會裡超過期限或失效。真是害人不淺！

然而，利用這位領主的暗示（首先是他在送信方面的經驗），邁爾．阿姆謝爾的腦海中湧現出一個想法來：如果他能為他的特殊客戶提供一種既快速又極安全的私人快遞服務呢？換句話說，跟圖恩塔克西為那些信任他的人提供的服務完全相反！

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登堂入室拜訪那些客戶，然後把所有的貨物賣給他們？由於他已經安插了親信在全國各地運送貨物或接受付款，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就可以使現有結構轉而適應這種有更有前景的新任務！再說，這種勞務的成本不會很高，因為貧民區內和周圍有很多需要工作的人。至於這類任務所需的信任，在這裡，受欺壓或團結一致，結果都相同，反正都無損，這些低賤的猶太人難道不是向王國的貴族和大人物們祕密傳遞訊息的最佳人選嗎？

06. 家庭的倫理

自十八世紀以來，一代又一代的羅斯柴爾德的孩子們所被教導的戒律如下：

· 永不負債

債務是狡猾的，只對賣家有利，從來沒有對買家有利，而且沒有盡頭。這個原則是最基本的：在你能負擔得起的時候購物，不要只是放縱自己。沒有錢等於不得購買。

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有一種強迫性的需求，想要買當下讓他們感到興奮的東西，即使要花更多錢也無所謂。結果太容易下手購物，活著只是為了還錢。這是難以忍受的，勢必會導致不快樂——至少在經濟問題上是這樣。你甚至可以為此失眠。而睡眠不是你最寶貴的東西嗎？唯一已知的抵制債務違約的方法是從小就教育其危險性（奇怪的是，今天的社會仍然沒有這樣做！）然而，它是如此明顯：繁榮就是沒有債務。然而，這條規則有一個例外：當債務產生的收入允許還債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負債才會成為一種美德，甚至使發財成為可能。

· 永遠按時支付帳單

有系統地在到期日前支付每筆帳單，表明你關心他人，你很謹慎，最重要的是，你有能力支付，因此，生意是興隆的。這就是必須送給社會的正面形象，即使這不一定是現實。因為在第一次詢問羅斯柴爾德債

權人時，就會被確認此人是有生產力，值得信賴的，因此他是在職業上甚至社會上所需要的理想夥伴。

· 對所有的人都要表現美德、誠實和正直的態度，
以便永遠不會引起任何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名字相關的猜疑

名稱、品牌和聲譽是人們尊重和購買的東西，是他們評估的東西，是他們可以建議或相反拒購的東西。照顧自己的德行意味投資未來，有機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客戶、合作夥伴或購物顧問。

· 永遠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即使當一項金融業務看起來有利可圖、獨特和安全，但稱不上完美，仍然存在著失敗、損失、盜竊或其他不可估量的風險，當然會影響回報，但最壞的情況下也會影響本金。這條規則很天真，沒有例外：總是劃分風險以使可能的收益最大化。就是說，選擇幾個獨立的、非經常性的來源來投資你的儲蓄。最終的利潤無論如何都會增加，而最終破產的風險也會相應地分散；因為沒有什麼事情是按計畫進行的。

如果有一句話讓邁爾·阿姆謝爾終生難忘，那就是這句話。最後，在計算一個項目的盈利能力時，總須考慮最壞的情況。

機會只眷顧有準備的人

生活經常給我們提供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機會，我們自然會拒絕，這是本能；在意識到之前，應該抓住這些機會；但是太晚了，馬車已經過去了，以後就是火車了。我們不得不等待下一個偉大的機會，我們永遠不知道它是否以及何時到來，以便重新改善我們的狀況或業務；或者

完全不作為，如果我們仍然沒有理解，活著意味對永久的重新評估持開放態度，這將預示我們一直夢想的經濟好轉，為什麼不呢？

07. 水到渠成

當卡塞爾地區的老腓特烈二世於一七八五年去世後，他的兒子威廉九世世襲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君主之一，其財富估計有一億弗羅林^[2]。

邁爾·阿姆謝爾往來於皇宮的旅行更加頻繁，並努力說服這位難得見上一面的新王，表現他的忠誠。

布德魯斯成為威廉九世的第一位財務大臣，繼續以仁慈的態度接待這個小猶太人。因為不久前他發生了資金問題，而邁爾·阿姆謝爾幫了他一把，替他墊付日益漸漲的資金。當然，這種大手筆也有相應的回報，那就是被許諾未來在宮廷中獲得特權。這個身居高位的朋友始終嚴格遵守諾言，幫他的主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機會，將新的交易委託給他的恩人。

但是，隨著金額越來越大，這個小猶太人真的有能力與王子的傳統供應商競爭嗎？一向多疑又謹慎的威廉在繼承了父親的王位後，還是婉拒了他的副手。他等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才決定讓羅斯柴爾德進入其銀行家競爭之列。傳統上的基督教公司，如貝斯曼兄弟公司（Bethmann Frères）和魯佩爾和哈尼爾公司（Ruppel & Harnier）或其他猶太人，如菲德爾·大衛（Feidel David），幾代以來一直是黑森宮廷和腓特烈二世的特定供應商。

這個新人的誠實和能力已經得到肯定，況且他的佣金很低，現在看來，領主終於想給他一個機會了，剩下的就是核實他的償付能力和會計狀況的嚴謹性。公家的稅收帳簿顯示出被低估的報稅資料，看得出來他是以非常簡樸的方式過活，是邁爾·阿姆謝爾謹慎的生活寫照。他習慣於隱藏自己的收入，盡可能地節儉生活，以便盡量避稅，避免引起人們的嫉妒。這種謙虛最終竟對他造成傷害，因為此刻君主只是害怕，無論

他是多麼忠誠的供應商，都可能虧損，無法償還他的債務。因此，他決定只將八百英鎊的匯票委託給羅斯柴爾德，而將兩萬五千英鎊的匯票委託給費德爾·大衛，後者擁有無與倫比的財政紀錄。

這個錯誤的嘗試給人做了很好的教訓：無論在什麼時代，稅收都會給繳稅的人帶來信譽。它還給供應商、貸款人甚至客戶建立信用，因此，有些矛盾的是，它使人們變得富有，因為它允許交易和發展。如果我們過於逃避，會發現自己難免被剝奪了開展的機會，被貶低，被拖延，更不用說被鄙視，因為沒有人會相信一個不繳稅、不賺錢、因此沒有或幾乎沒有償債能力的人。起初以為不申報收入就能省下的錢，後來可能會加倍損失。

儘管布德魯斯做了最大的努力，讚美他的朋友和債務人，儘管他完美地按時履行以前的所有合約，但王子並不願意再重複這個經驗，並且在好幾個月內都不想聽見任何事情。然而，儘管邁爾·阿姆謝爾的銀行業務活動處於停滯狀態，但他的商業狀況卻比以往更加興旺。在他現在十幾歲的孩子薩洛蒙和小阿姆謝爾的幫助下，他設置了新的倉庫，儲存和運輸棉花、羊毛、麵粉、小麥、大麥及絲綢等各種貨物，雖然這些貨物就像所有被認為是奢侈的產品一樣，對猶太人來說是嚴格禁止的。

在猶太人區，警員定期巡邏，檢查法律是否被遵守和實施，毫無同情心地懲罰所有可以懲罰的人。

經銷商的存貨是這些控制措施特別注意的目標。如果不幸發現任何受禁止的貨物（如絲綢或武器）則可能被處以重罰。奇怪的是，檢查員從未被告知政府給予的任何寬鬆措施；反之，當有新的、更嚴格或更苛刻的義務或規定要實施時，他們總是早早知道，這往往使對話變得困難。邁爾·阿姆謝爾會定期被叫去與這些頑固的官員溝通，他會刻意送些小禮物去軟化他們。這麼做有時會見效，但是，為了防止賄賂情形的

發生，負責的市政官員不會永遠是同一個人，他必須不斷賄賂他們。這就是為什麼他要向數以百計的書記官和法官行賄，這些人在過程中會消失，但他也可能會過了很久之後又偶然遇到這些人，因為世界太小了。一個長期的戰略最終還是會得到回報。

×

一七九二年，德·庫斯廷將軍帶領著法國革命軍入侵黑森州。法蘭克福市被指控在大革命後收容和隱匿來自法國的貴族，不戰而降，必須向入侵者支付兩百萬弗羅林。

威廉王子與他的軍隊一起據守在距首都兩百公里外、他所擁有的卡塞爾這片土地上，他失去王權，受到財富、自由甚至生命的威脅。因此，他準備離開，以防法國人決定進軍此處。因為他是個希望保持中立的戰爭商人，寧願把他的士兵租給所有國家，包括法國（如果法國同意付錢給他的士兵的話）。但就目前而言，他的業務對象是英國人。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慷慨的表親們對法國人的鬥爭中。不存在與其他剛剛退位的德國國家元首結盟的問題。至於拿破崙，他拒絕為威廉試圖租借給他的這支低劣的軍隊付錢，儘管他已經是法國最大的敵人倫敦的盟友、親戚和夥伴。這也說明這位年輕的領主沒有任何羞恥心和顧忌。

儘管如此，他還是千方百計地引誘各個對立的陣營，希望能提高賭注，從而選擇那一、兩個能付出最大代價的人。而在這樣做的時候，他絲毫沒有掩飾自己的貪婪，只是成功地惹惱了拿破崙這個驕傲的愛國者。皇帝看不起這個不懂謙虛的牆頭草。

最後，經過痛苦的談判，威廉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以十三萬英鎊將兩千名士兵交給了奧地利，以二十四萬弗羅林將六千人交給了英國。這樣做，作為英國人和普魯士人的供應商，他引起了法國人的憤

怒，他們發誓要讓他為這種宣戰行為付出代價。由於擔心歐洲最強大軍隊的入侵，威廉天真地在通往他的城堡的所有道路邊掛上了「中立國」的標誌。

在法蘭克福，羅斯柴爾德幾乎沒有再踏入他的倉庫，而他的孩子阿姆謝爾和南森，已經成為可畏的商人和傑出貨物管理的藝術大師，負責經營。經常東奔西走、被最後期限追著跑，還要與利益抗爭，阿姆謝爾也開始感到疲累，這位元老仍在不斷尋找新的產品分銷或與銀行家們交往。他經常不支病倒。

當他越來越常臥病在床時，是古杜勒照顧著他，因為她的女兒們在家庭和帳房之間忙碌。小阿姆謝爾取代了他父親在辦公室的位置，管理公司和日常業務。除了借錢，這個年輕人現在還為投資提供建議，這些投資並不一定是成功的，也不總是能產生預期的獲利。然而，按照他五十五歲的父親的指導方針，他戰略性地從自己的口袋裡支付利息，以防止客戶失望並將此公諸於眾。至於他的弟弟薩洛蒙，他經常外出執行機密任務，陪同信使和匯款。另一方面，南森性格堅強，負責會計和貨物的清點，監督員工，向比他年長得多的祕書和工頭下達命令。

一七九六年，在貧民區的商店裡有越來越多的新產品出售。想法和申請者都不缺；隨著生意的興隆，積累的利潤讓人必須借出、再借出，決不讓錢閒置。利息很少超過百分之六，然而無論利息多低，它還是發展財富的關鍵。而當其他銀行家將自己限制在單項生意中，被動地在辦公室裡等待客戶時，邁爾·阿姆謝爾和他的兒子們卻一直不停地東奔西走。

他們總是在尋找新的客戶和供應商，借錢給某些人，然後從其他人那裡收成，獲取越來越多的錢財和貨物。戰爭離猶太區只有幾公里之遙，甚至可以聽得到隆隆炮聲。一顆流浪的炮彈掉落在鄰近猶太街的一棟房子裡，沒什麼比這個更雪上加霜的了。接著引起了一場大火。由於這些房屋都是木造，連棟毗鄰，因此火焰迅速蔓延。當然，當時沒有

水，也沒有什麼辦法來救火。這一次，通常進入猶太區只是做生意或向房屋投擲石塊的基督教徒想要動手幫忙。但是受驚的猶太人把自己鎖在自己的監獄裡，由內部的鎖保護他們不受定期暴亂的干擾。這樣做，他們反而剝奪了自己向外求助的機會。

幾個小時之內，猶太街的一半就被摧毀，倖存的家庭大約共兩千人，需要被重新安置，因為該區很大一部分已經不適合居住。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參議院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除了允許家園被毀的猶太人在猶太區外，也就是在基督徒中間找一個臨時住所，沒有其他解決辦法。

在這場大災難中，邁爾·阿姆謝爾的房子沒有受到祝融的影響，他趁機悄悄地在猶太街外租了一個倉庫。

由於猶太人區的守衛已經不堪重負，他可以把貨物搬到那裡而不必多費唇舌辯解。這至少在一段時間內解決了他的存儲問題，並將使他能夠增加轉運量，同時釋放出家庭住房的空間。

2 當平均工資為每月三至十弗羅林，一英鎊相當於十弗羅林或二十法郎或五塔勒，一個金法郎比一九五九年法郎的價值高約三百五十倍。[↻](#)

08. 身處戰爭之中

某天晚上，有個人來到猶太區的商店，要找在櫃檯工作的職員赫希·利伯曼（Hersch Liebmman）談話。當時已經很晚了，利伯曼已經回家了，邁爾·阿姆謝爾獨自一人在店裡，準備關門。後來陌生人就離開了。

第二天，那名陌生人又因為同樣的原因再度造訪。這一次，羅斯柴爾德覺得很奇怪，一個陌生人如此堅持要與他的下屬交談，而一般來說，他除了可能針對顧客給的小費表示謝意之外，沒有任何理由與顧客打交道。

此外，邁爾·阿姆謝爾喜歡利伯曼；靈活的他總是左右逢源，是個勇敢的萬事通，雖然他的資質普通，但他除了工作之外還學習閱讀，使自己幾乎成為公司順利運作不可或缺的人，此外，他就像一個熱情的模範員工，成了家庭的一份子。

羅斯柴爾德對這位訪客很感興趣，他邀請訪客進來，並問了他幾個問題：他為什麼要和他的員工談話？他是怎麼認識他的？對方很快透露，他替他買了一些證券，想知道在哪裡交貨。邁爾·阿姆謝爾非常驚訝。在堅持追究之下，他終於知道了這筆交易的金額是一千個金路易！一個月薪三弗羅林的普通雇員怎麼可能有這麼多錢？

這名男子意識到這一切都很渾沌，也擔心自己會被牽涉入罪，他說到他的客戶要求他購買國債，最重要的是要對交易保密。在警察局長的陪同下，邁爾·阿姆謝爾搜查了利伯曼的住處，發現了一些罕見的硬幣和一些肯定來自他店裡的埃庫（écus）硬幣。在所有這些不利於他的證據下，該名雇員被逮捕了。他承認自己抵擋不住誘惑。他先是偷出一件東西，然後是兩件，並趁著店內有些混亂和不斷進出的機會，在離門不

遠的地方拿了一個裝滿金路易的袋子。確實，每天的往來和業務量如此之大，以至於有時很難掌握；摩肩擦踵的顧客和進進出出的貨物及貴重物品之間，流動往往如此之快，甚至很難把帳目真的記清楚。羅斯柴爾德估計，盜竊的總金額約為三萬弗羅林。

最後，利伯曼被關進了監獄，而他的父親則前來懇求，希望能將他釋放，並表示願意歸還一切。他也因同謀而被監禁。經過調查，這個家庭早就惡名昭彰，祖父已經因為偷馬而被定罪並割掉耳朵。這還不是最重的罪罰，因為在當時，一個小孩甚至會因為偷竊一個麵包而被絞死。

羅斯柴爾德被雇員的背叛所震撼，並為自己如此輕易被騙感到羞愧，處於自我檢討的陣痛之中。首先，他意識到，他之所以被竊都是他自找的。在店裡，管控機制幾乎不存在，很明顯缺乏組織。每個人什麼事都做，從幫忙的孩子到忙碌的員工，都是依據買家或分包商的情況，從一個任務轉換到另一個任務。即使是現金收支也很混亂；錢被扔進一個普通的盒子裡，從一個顧客到另一個顧客手中，也沒有任何記錄，更不用說其他交易差不多都被遺忘了。

至於到貨，又是根據每個人的工作情況，收到新產品，就看這三十平方米的空間有地方就胡亂擺放，他們有時甚至忘了出售這些產品，好幾個星期後才發現這些貨已經變質或腐爛了。

如果這就是所有的問題，那還好辦，問題是連價格的訂定也沒有一致性，就像付款方式一樣，有時會為某個商業夥伴例外調整。更何況，沒有任何記錄（或是極少登錄）！最後，在逐漸被自己的成功所覆蓋之後，整個店鋪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雜物拍賣會，每個賣家都在其中制定自己的價格和可能的折扣，而不是一個真正的貿易企業，以至於甚至沒有真正看守這座「殿堂」的監督了。羅斯柴爾德感到驚訝的是，他看不出有更多明顯的損失！因為如果一個雇員能夠偷三萬弗羅林而不被發覺，那麼其他人呢？如果不是因為這位勇敢的經紀人的偶然來訪，這個騙子還會持續多久？

於是他召開家庭會議，決定是時候該雇用新員工了，他們的工作是監督一切：他需要一名會計，精確記錄所有金錢和貨物的進出；一名人事經理，監管商店和雇員，還有一名門口的保安。從那天起，這個家庭商店被改造成一個更有機制、有新紀律和安全規則保護的公司。

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一五年間正是英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在德國聯合起來對抗法國的時候。因此，交戰各方都在該地區囤居，進行一場看得見數種不同顏色軍服的戰爭。試想一下，在離那裡不遠的地方形成了許多戰場，一邊是法國人，一邊是英國—普魯士—俄羅斯聯盟。

因此，囤居在該地數以千計的士兵，包括各國軍隊，都成了數不清的消費者；還有許多商人和生意人，像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增加了任何可交換物品的販運。奧地利軍隊的管家馮·維默將軍不得不為了滿足其部隊的需要，委託邁爾·阿姆謝爾負責向他們提供布匹、菸草、乾草和其他各種物資。他還拜託他先墊支軍人的薪水，因為軍隊似乎沒有帶來足夠的錢幣來支付每個人的薪資。這是個特別的合約，還要求邁爾·阿姆謝爾將部分業務分包給猶太區的另外兩個商人，沃爾夫·勒布·肖特（Wolf Loeb Schott）和比爾·尼姆·林德科夫（Beer Nehm Rindskopf）。

他們三個人，就有足夠的現金可供周轉，幫奧地利軍隊預付幾百萬弗羅林。然後，羅斯柴爾德負責從維也納的總庫房收取還款。最令人欣喜的是，士兵們一拿到薪資就大肆購物，首先是到小猶太人那裡。小猶太人賣給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他們大部分的薪資立即就回到了庫房裡。然後，邁爾·阿姆謝爾就用從好客戶那裡收到的匯票來支付他的英國供應商威廉王子，作為他的雇傭兵的回報，而圖恩塔克西斯則作為其支票的唯一貼現者。將這些匯票賣給他人，而不是按原計畫在源頭支付，更有利可圖。這將節省時間、勞力和路上的危險，而這些危險是不能輕易忽略的。而且他為英國客戶提供這麼重要的服務，因為他們寧願帶著紙張而非黃金回國，畢竟黃金難以隱藏。

把匯票放進口袋後，他們只需到離家很近的倫敦銀行，就可以用英鎊或基尼兌現，而不必擔心在遙遠的路上被搶劫，失去一切。最有可能的是，他們甚至會把錢留在同一個地方，只是把錢轉到他們自己的帳戶。最後，還有一個好處：這些匯票總是一式三份，以便在丟失或被盜的情況下可以找到根據。至於最終的利潤，由於付款條件得到了便利，相信邁爾·阿姆謝爾會與供應商談判出一個額外的折扣！

這個迴圈計畫是完整的，首先，他改變了他的生意型態，在各個點上獲利，這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使用的經濟模式，試圖將所有的政治和經濟形勢轉化為他們的優勢。他們事先規畫好一切，又不需要任何花費。憑著第六感和適應性，他們會在機會出現和業務完成時找到解決辦法。

在法國，同時也是在整個歐洲，猶太人第一次獲得自由，並與所有其他公民一樣平等。這些了不起的決議是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後作出的，這在法蘭克福大家都明白，因為資訊到處流傳，甚至在以色列人中也是如此。

但奇怪的是，面對剛剛抵達猶太區大門，並且想把他們從日耳曼人的統治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法國士兵，猶太人發揮自己的愛國情操，試圖用他們手頭的器具盡力抵抗，並對他們的救星^[3]顯現敵意。前來救援的法國指揮官更加失望了。他受到神職人員、婦女甚至是手持拐杖或掃帚的老人攻擊，面對那些曾經在火災中向試圖救援的消防員關閉大門的人的惡劣行為，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這些人現在繼續抵抗和攻擊解救他們的人。

而邁爾·阿姆謝爾曾不斷與基督教徒所通過的法規限制的束縛抗爭，他明白，所有這些負責執行法律的公務員的工資都很低，而這個政府對猶太人的仇恨比對人民的福祉更關心，這種弱點很可能是他的機

會。因此，他「借給」那些只要是有一點權力或影響力的人大量資金，不管他是德國人、法國人還是奧地利人。這是確保他們自滿的最好方法，並阻止那些可能出來反對家族組織的人。

因此，他照顧的對象甚廣：從被安排在門口長時間看守，不會拒絕一瓶好酒的二等兵，到地區主教卡爾·馮·達爾貝格（Karl von Dalberg），他是神職人員的主管，現在是猶太貧民區的主管，經常需要為他的情婦提供浮華的物品，甚至是想要使用望遠鏡的小管家，或影響力不可撼動的隊長不過是想買雙更舒服的靴子……他全都一手包辦。這些人面對昂貴的生活費感到無能為力，也都非常需要錢，在這個單純的層面上，他們會受到照顧，也將幫助疏通行政部門生鏽的車輪。

3 一七九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日，法蘭克福被德·庫斯廷將軍帶領的法軍攻占，隨後又被普魯士和黑森軍隊奪回。[↻](#)

09. 一位不得了的後起之秀

斯柴爾德家族中最小的孩子雅各自十三歲起就和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樣，除了在學校學習，學習猶太教義，還有在櫃檯工作的時間以外，還要幫父母的忙，然後自動自發地完成自己的任務，包括秤重、裝貨、送貨、檢查貨物，招呼顧客等服務。

他並不是唯一熟稔這些日常工作的孩子，整個家庭，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接受同樣多的技能培訓，而且工作都很多。顧客不斷進進出出，店面雖小，但裡面的傢俱、古董、銀器、珠寶和各種獎章、古幣、雕刻品堆積如山，不僅如此，還有一些食物，麵粉、雜糧、白米、茶葉、大麥、香料.....這些都與廉價的織物堆在一塊兒。還有武器及其他一些出售但不公開展示，或只在交易前最後一刻才在櫃檯下展示的東西；此外還有貨幣兌換、信貸和貸款。

邊上一張小桌子的存在似乎不是偶然，重要的交易都在那裡簽署。最後，幾個大小不一的秤占據了中央的空間，證明了交易和精確是戰爭的主要骨幹。

一切都是為了買賣，即使缺少什麼東西，他們也會想盡一切辦法弄到手，以滿足客戶。珍妮特是老大，她的妹妹伊莎貝拉（Isabella）和芭貝特（Babette）主要與母親古杜勒一起打理家中事務，也負責管帳；而男孩們大多是與父親一起，當他們不去猶太教堂的時候，會去拜訪客戶和供應商。

雅各很快就表現出他的觀察力和適應力，連他的父親都感到驚訝。儘管年紀小，但他的效率很高、很認真，常常外出拜訪客戶，有時是到仍為主要贊助商的威廉王子那裡，有時則是去拜訪店裡的其他顧客。在這個過程中，這個少年記錄下訂單，拜訪供應商，並向員警討教。他從

一個專心致志的旁觀者變成了助手，甚至在老邁爾．阿姆謝爾太累或不適合旅行時成為不可缺少的替代者。

的確，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人們驚訝地看到「小傢伙」坐著馬車過來，身邊帶著他的信使，而且還得和他確認交易。但是，協議和期限都受到尊重，帳目也是正確的。他盡可能地討好，以使買家和供應商滿意和感受忠誠。

基於上述，企業茁壯成長，繼承人似乎受到了肯定。所有這些大人的故事使他很快成熟起來，他不斷地學習如何在這個對猶太人總是充滿敵意的基督教世界裡做人。無論是在猶太區大門口與必須不斷賄賂的警衛打交道，還是在每個邊境，在他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海關官員面前。儘管雅各不斷受到羞辱，他卻總是笑呵呵的，故作輕鬆。雅各受過良好的教育，他把父親的建議全都應用上了，在每個檢查站給幾個硬幣，以便不被打擾，結果成功了。就像他之前的部族長老一樣，每個人都繼承了特定的職能，雅各在奔波了數千公里路途上，忍受寒冬，日夜兼程，忍受著斯巴達戰車的衝擊，磨練自己。

×

位於貧民區的商店，現在空間更加嚴重不足。他們計畫在幾個主要城鎮開設分店，以便運輸大麥、玉米、香料、布匹、馬鞍、飼料和制服，並組織一支由工頭和監督員組成的大隊人馬，負責使運輸順暢。

由於各個前線都有交火，歐洲的港口運轉遲緩，食品和製成品短缺的情況十分嚴重。走私活動非常活躍。英國在貿易方面領先，羅斯柴爾德是平行市場中間商的客戶，藉著其供應線路的力量來凸顯自己。這還不夠，他們負責送貨的代理商非常強勢，利用限制供貨來推高價格。邁爾．阿姆謝爾已經學會了與這些自命不凡的經銷商相處，他們對規則指手畫腳，而他的兒子，個性較為激動的南森，逐漸負起與供應商的聯繫

工作，被他們的過份行為激怒。就在這時，最令人難以忍受的人來到了這裡，在他的隨從陪同下，將貨物存放在商店較空曠的角落。羅多爾夫·斯韋恩（Rodolphe Swayne）是這些供貨商的一員，他既滑頭又高傲。

進門時用手帕捂住鼻子，因為堆積在街頭數日的垃圾和店裡的貨物散發出的氣味混合在一起，相當難聞，需要有相當的忍耐力才能不在乎。地板上，一袋袋待售的東西上面沾滿灰塵和沙土。客戶進進出出。

斯韋恩不等人接待，就大搖大擺地走到珍妮特面前的櫃檯後方，坐到南森的桌子前，拿出了他今天的用品清單。南森把送貨單給他的妹妹亨麗埃特，請她幫忙檢貨，然後她對哥哥表示許可，哥哥就從帳房抽屜裡拿出一個錢包。

供應商檢驗貨品，但是貨物數量不符，價格也高出許多。南森承認食物價格高到難以負擔，解釋說他不能繼續將價差轉嫁給已經過高的批發價格。他的妹妹伊莎貝拉在櫃檯前察覺到有問題，中斷了她與一位顧客的談話，並立即通報父親。

父親立刻衝下樓去，但南森和供應商之間已爭論得不可開交。供應商很生氣，決定停止供貨。邁爾·阿姆謝爾攔住了他的兒子，帶著供應商走了，向他提出立即支付欠缺的貨物，並請他喝了一杯酒。斯韋恩很滿意地道謝，並在離開前說他寧願和他本人做生意，也不願和他的兒子打交道。

由於不斷受到抵制的威脅，因此缺乏可以出售的東西，老羅斯柴爾德向南森解釋說，他被迫接受經銷商的一切條件。南森認為這樣不公平，他氣得用意第緒語罵了幾句。一怒之下，威脅說要直接去貨源地購買和運送貨物。多麼瘋狂的想法！但是，對呀，他為什麼不直接到英國去進貨呢？而且他能以合理的價格得到貨物，過程中可以砍掉所有像鯊魚一樣血盆大口的中間商。價格會比競爭對手低，滿意的買家會帶來更多客戶，增加銷售和利潤。

起初，父親並沒有把兒子的話放在心上。然而，他覺得這個想法很有趣，而且認真思考起來。在我們故事中的這個階段，邁爾．阿姆謝爾並不知道，這個當時僅只是一個奢侈的假設，竟會改變整個家庭的命運，甚至在幾年後改變整個歐洲的命運。

邁爾．阿姆謝爾與其子南森的衝突，主要是因為這個年輕人的魯莽行為，他明白，這個富有冒險精神的兒子太火爆了，不能固守在原地；南森需要在自己的世界裡找到發展，而且有能力成為英國供應商的領袖人物。他的性格一直都是那麼堅強。從十歲起，他就因為模仿父親而引起轟動，他巧妙地指揮著失散的雇員，將他的協議嚴格執行。自然而然地，憑藉多年的經驗，他接管了倉庫，將邁爾．阿姆謝爾的戰略與他與生俱來的領導才能結合起來。

經過整個家族的思考，邁爾．阿姆謝爾決意讓他離開，不是去倫敦，而是去紡織之都，因為運到法蘭克福的大多數製成品都來自那裡，而且那裡有族長的一個聯絡員可以提供照應。

10. 部分人的厄運

一八〇六年十月，在卡塞爾，黑森州，威廉王子的宮殿陷入動盪。隨著拿破崙的軍隊越來越近，王子驚慌失措，決定放棄他的土地。他的情婦們，還有一支由家丁組成的隊伍，包括男僕、女傭、祕書和馬車夫組成的隊伍正忙著幫他清空城堡和住宅中的所有貴重物品。黃金、收藏品和藝術品、傢俱、地毯、燭臺、鏡子和銀器被王子的心腹裝進一百一十九個盒子和行李箱，打算全數送往英國。

然而，如此吝嗇的君主，為了幾百個額外的埃庫斯而拒絕支付，沒能與唯一可能的承運人達成協議，因此他必須把他的財產留在當地，還得要冒著失去數百萬銀兩的風險。然而他也知道，如果法國軍隊到達這裡，所有東西都可能被洗劫一空，或者被士兵和軍官的私利而沒收。

布德魯斯試圖平息他的主子和承運商代表之間的爭議。的確，價格提高了，因為風險關係，知道因為戰爭而安排這次行動的緊迫性，知道在戰火中的國家旅行的危險性。為什麼要冒著受盲目炮彈的攻擊或被歹徒搶劫的風險，甚至，為什麼冒著失去生命的風險？連在承平時期的，道路也向來不是非常安全。但最重要的是富有客戶的人品問題；他是貴族，現在必須像躲避瘟疫一樣，逃離他的領地。而那些為他工作的人卻只能用他們的命來支付。這些情況無助於降低費率。因此，這個問題是無解的。

無論如何，面對這個特別客戶的憤怒，儘管布德魯斯展現出所有的誠意，運輸商最終還是決定逃離，讓他們接受悲慘的命運。領主的所有財產最終都將散落在房產的外牆，或被隨手藏在一些臨時的隔板後頭。至於分散在幾個歐洲和英國銀行裡的珠寶和寶石、財產契約、借條、債券和政府貸款、期票、息票和借據，超過數千萬弗羅林的資產，一切都

可能落入法國人手中，他們正有計畫地努力接收敗戰敵人的巨大資產。

威廉想把這一切帶在身邊，但布德魯斯強烈建議他不要這樣做，因為他可能會在路上遇到關卡，被盤查，被發現，然後被關進監獄。經過偽裝並備妥了假證件，主人最終在少數幾個隨從的陪同下，帶著少數的錢和證據出發前往丹麥，之後他繼續前往卡爾斯巴德，然後是布拉格，奧地利皇帝將在那裡迎接他。

布德魯斯一切計畫周詳，為了不被發現，他在遠遠的距離，步行跟著他，只帶了一個裝滿不記名債券的背包，這些債券可以很容易地換成現金。在這個時候，這位忠實的中尉在一家旅店停了下來，發現餐桌上所有的客人都在談論逃亡王子的事和他在宮殿內藏匿的財富！他所有的僕人都曾發誓保守祕密，但美酒很快就毀了他們的承諾。事實上，方圓百里之內，似乎人人都知道這個祕密！

由於威廉的財產隱藏得很差，軍事總督拉格朗日（Lagrange）率領的法國軍隊沒多久就發現了它們，在王子的另一個住所薩巴堡（Sababurg）的金銀收藏也很快被找出來。沒收的貴金屬被熔化，曾經珍藏的錢幣和紀念章則在巴黎被拍賣。

接著，其餘的財務檔案被審查，王子的債務人也被一個個確認，那些同意向法國稅務員，而不是被廢黜的領主，償還債務的人被大幅減免債務。當拉格朗日繼續仔細研究，並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收回了威廉留下的大部分財富時，羅斯柴爾德讓他的手下與他聯繫，說服他以一百萬金法郎為交換條件，竄改他的報告。在被查封的三千八百萬資產中，只記錄了一千六百萬弗洛林，剩下兩千兩百萬的國庫券、債券、抵押貸款、契約和珠寶，運到了王子流亡的丹麥。最後，這位法國士兵小心翼翼地將塞滿最機密檔案和最重要貴重物品的最後四個保險箱直接存放在邁爾．阿姆謝爾那裡。

這些東西被存放在他在猶太小街的祕密地窖裡。憑藉謙遜、智慧、複雜的計謀，同時也靠著時機，邁爾．阿姆謝爾將成為王子在暗中最可

依賴的夥伴之一。因為威廉現在被通緝了，他除了聽從布德魯斯的建議，信任他的「小猶太人」之外別無選擇，現在他向北方走，那裡有同情他的表親在等著他；而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羅斯柴爾德家族及其組織將為威廉管理一直隱藏在法蘭克福的財富。

事實上，當有人問及羅斯柴爾德家族歷代成功的祕訣是什麼時，答案會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祕密就是祕訣！

哦，不！這有點太簡短了。但誰說會到此為止？

此時，由於通渠大道被拿破崙控制，在稍遠的地方也被其他敵軍管控，邁爾·阿姆謝爾不能再冒險轉移威廉的黃金，這些黃金就一直留在法蘭克福。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把維默爾部隊已經到期的支票拿給銀行和奧地利財政部兌現。因此，他讓他的第三個兒子薩洛蒙到維也納去拿錢。馬車廂在開始時是空的，但是不久以後，就需要雇用一群在旅行方面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陪同和保護。

各家銀行的出納員陸續接待了他，讓他稍等，檢查這些檔卷的真實性，最後才放行。他裝滿黃金和英鎊的箱子被藏在汽車的祕密隔間裡，然後繼續前往戒備更鬆散的丹麥，送交威廉王子。之後他繞道英國，把剩下的錢以他的名義，或者以家族的名義，存入幾家銀行，作為一種生命保險，因為如果他們失去了一切而逃亡，他們尚可求助於這些戰利品！然後他幾乎兩手空空返回法蘭克福，再次穿越邊境和任何管制，沒有絲毫風險。羅斯柴爾德只需從王子留在法蘭克福的資產中提取公平的佣金來支付自己。

現在已經被確認了：經過四十多年的忠誠服務，族長和他最常去維也納的長子阿姆謝爾一起，被奧地利皇帝哈布斯堡的弗朗茨二世授予令人羨慕的「宮廷代理人」稱號。這個稱號已經等待很久了。

時代在變，即使此一榮譽仍然算得上是榮譽，但它也永遠不會像所有德國猶太人所期待的真正解放那樣有價值，而這種解放仍然沒有到

來。最後，這個獎項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安慰，但它賦予了攜帶武器的權利，對於仍然不能自由進出的他們來說，這只不過是一個虛幻的矛盾問題。

猶太區仍然在每天晚上、週末和基督教節日期間關閉，還有，參議院的最新發明：猶太人可以在週日限定的時間內離開猶太街，前提是必須支付稅金。又多一項稅捐！

然而，某次發生了一個事件，引發了自由的問題：在拿破崙軍隊占領的法蘭克福，一名法國以色列人在一個禁止猶太人進入的公共公園裡受到了市府員警的騷擾，他提出申訴並獲得官方的道歉，當然這不是因為他是猶太人，而是因為他是法國人。但參議院認為，限制進入公園的措施是無法執行的，因為無法將外國猶太人與當地猶太人區分開來。從這一天開始，人們會看到猶太人在法蘭克福的公園裡散步，崩潰的基督徒看到這個情形都怨聲載道。

11. 危險的代價

與此同時，拿破崙最有威脅性的祕密警察，在令人生畏的法蘭克福民兵的協助下，不斷監視和查問銀行、股票經紀人、所有在全盛時期經常拜訪威廉王子的人家，當然還有猶太區。所有官員都對他們進行搜查、傳喚、逮捕和指控，毫不猶豫地對這些家庭施加壓力，以便獲得線索，從而查封前黑森州領主的財產。然而有個無形的組織卻負責看管這筆隱祕的財富，該組織的任務是不斷滿足流亡王子的財務需求。

王子留在該地區的巨大資產，在布德魯斯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大力保護之下，他們與拿破崙和他決心把戰利品拿到手的搜索團隊進行著巧妙的競爭。在猶太小街的祕密地窖裡，在占領者的眼皮底下，這兩個合夥人隱藏起股票、債務和其他政府債券，這些東西在轉交給原主人之前必須不斷地被監督、交換和出售。因為雖然他創造許多編碼，卻仍不乏在過程中斷訊消失的信件。

然而，由於王子的一些僕人顯然與敵人透露了訊息，現在高層都知道羅斯柴爾德家族仍在為這位逃亡的領主服務。一切都只差證據！這種情況非同小可，還會引來實際的危險。至少，如果被抓到，他們會被監禁很長的時間，所有資產都會被沒收。但風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只有一句承諾的邁爾·阿姆謝爾，如今已經騎虎難下，踏上了不歸路。

警察的突襲和審訊將變得越來越頻繁。他如今要慎重地安排一切。首先，古杜勒扮演成平凡的家庭主婦，那個總是在照料家人伙食的女性，對丈夫的活動一無所知。兒子們信仰虔誠、頭腦簡單，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學校和猶太教堂之間；至於女兒們也有點傻，會被限制在縫紉和清潔這類事務上。經常臥病在床的邁爾·阿姆謝爾本人，則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失去記憶、行將就木的角色。

這種掩護奏效了！每當警員到來，每個家庭成員都與其他人分開，在調查人員面前完美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員警在搜查房屋後空手而歸，沒有發現任何具體的事證，也沒有收集到任何資訊。然而，老人家為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總是留下一些少許「罪證」，讓員警樂此不疲，也為他們的自己的行動辯護。因此，他們能夠在完成職責的情況下，執行一些不痛不癢的訓斥。最後，全家人都會對這些兢兢業業、報酬不足的公務員的悲慘處境表示同情。有人會提議乾脆借給他們一些小錢，雖然很明顯地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但會有越來越多警員感激他們。誰知道.....。

12. 有天堂品味的英格蘭

一七九八年，南森帶著兩萬英鎊作資本，來到英國，在曼徹斯特這個工業城市定居。受到了一位銀行家的接待和幫助，邁爾·阿姆謝爾已經與他有過幾年的業務往來。列維·巴倫特·科恩（Levi Barent Cohen）與他長期透過信件溝通，這兩個素未謀面的人彼此瞭解。藉著在兩國之間通勤的其他猶太人的聯繫，然後透過書信，科恩定期向羅斯柴爾德從英國發送資訊和樣品，如此一來，他就可以瞭解最新的發展，並為他的客戶訂購最好的產品。但是，隨著他的兒子現在也進入這一行，與來自英屬島嶼的主要供應商的整個關係將發生變化。

南森最初的任務是換掉價格過高的傳統中間商，並獲得出口到法蘭克福和德國地區的合理成本價格。但也許最為重要的是，在遇到危險時要為整個家族創造可能的理想避難所，因為法蘭克福的情況並不安全。那裡的反猶太暴亂不斷，多年來，邁爾·阿姆謝爾沒有一天不夢想著和他的家人一起離開，去更溫和的地方。但他從未這樣做，因為他擔心其他地方狀況更糟糕。所以他只是向上帝祈禱，希望每天都能健康，並且有生意可做。

回頭談到南森，他剛剛抵達他的夢想國。這座城市的品味很好，工廠和經銷商隨處可見。他在貨物中來回走動，與他過去支付給供應商的價格相比，這些價格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令他感到相當驚訝。他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但很快就學會了用他一貫的暴躁和惱怒來使自己被人理解——因為他的壞脾氣不言自明。他首先周旋於這些最好的供應商之中，集中訂單，控制品質，選擇貿易商，砍掉中間商，開始向法蘭克福出口。

與此同時，他還得顧及威廉王子的事務，他現在在英國宮庭上代表

威廉王子，將王子的財富投資於股票和債券。五年過去了，他在這期間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逐漸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決定哪些是要生產的產品，並在找到其他銷售前景後，不僅向德國，還向整個歐洲發展出口。

南森剛到達曼徹斯特時，認識了巴倫特·科恩年輕的女兒漢娜（Hannah），在與科恩交往關係密切後，南森就娶了他的女兒（初抵曼徹斯特時漢娜還是一位小姑娘）。婚後他們決定住在首都。他終於搬到了離倫敦市不遠的地方，在岳父的支持下，他怯生生地進入了倫敦證券交易所。岳父的財富和他的交友一樣廣闊。

儘管他很快就開始在「交易所」投資，但南森很快就意識到，與那些成熟的股票經紀人和巨大的英國富豪相比，他只是一個小角色。他的錢太少了，無法獲得人們的信心和吸引投資者的資金。於是他說服岳父做他的第一個客戶，讓他在證券交易所投資一些現金。巴倫特·科恩接受了女婿的要求，代價是保證償還提供給他的所有款項。

這個年輕人的早期並不光彩，他投資於一些不熟悉的產品及聽信別人指點的貨幣和股票，結果令人失望。他最終決定把賭注押在他熟悉的製造商身上，因為他讓這些製造商生產並運輸到歐洲各地。不料局勢發展出奇逆轉，使他從一個一敗塗地的業餘賭徒，變成一個熟悉行情的經紀人，而且收穫頗豐。

這段時間，他與法蘭克福族長的聯繫變得越來越疏遠。邁爾·阿姆謝爾責備他的兒子不善於組織，業務彙報含糊不清，不夠精準，條理也不夠清楚。而且他還抱怨從他那裡收到的訊息不足。顯然，如此瘋狂情況下的南森不能將一切都告訴他的父親；他們之間有代溝。他現在可以完全自由地盡情施展，來實現他父親想像不到的事情。

南森自從踏上倫敦的土地後，就再也不是原來的他了。他每天都發現新的可能性，不想跟任何人報告（包括他的父親），他也盡可能避免用郵件往來。

因為在英國的生活是無可比擬的。猶太人實際上與其他公民處於平等地位，可能只有在政治上除外，因為若是猶太人在上議院，可能會造成一些麻煩。否則一切就太美啦！對他們來說，自由止於議會。政治是留給貴族和基督徒的。在大街上，各種信仰的人之間沒有區別，那麼在社會階層越高的地方，英國人中的種族主義就越是根深蒂固和隱蔽。自從南森幾年前來到這裡，他就逐漸地發現了這一點。但就目前而言，他只夢想全面融入金融市場。他還發現了過去猶太區所缺少的，例如美麗乾淨的市區、漂亮的服飾、充滿奢侈品的商店，只有幾步之遙的花園裡的純淨空氣，這種平靜和隨時可以進出的自由；不再受政府的控制，不再有煩擾和禁止；這些在從前都不可能，猶太街總是在監視之下，令人窒息。

×

一八〇五年，爆發了奧斯特利茨（Austerlitz）戰役^[4]與奧地利人和俄國人的失敗。法國皇帝繼續作戰，一年後擊敗普魯士軍隊，入侵歐洲大部分地區以及德國，包括法蘭克福，在此之前，法蘭克福一直是獨立的，後來隸屬於「萊茵河聯盟」（*confédération du Rhin*）。

法國任命了一位新的地方行政長官負責該地區：卡爾·馮·達爾貝格主教（*l'évêque Karl von Dalberg*），是一位有皇家血統的王子，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官員，也是羅斯柴爾德的熟人。在與法國人作戰失敗之後，他別無選擇，只能在一八〇二年投靠勝利者，達爾貝格是法國人的卑鄙投靠者，剛剛被拿破崙空降到這裡，任務是取代黑森的威廉來管理這個地區。但這位教士在他的寶座上，長期缺乏資金，銀行家們早就已經拒絕幫助他，因為他根本不想還錢；但羅斯柴爾德除外，他果斷且有遠見，在將近十五年的時間裡，已經借給他三十五萬弗羅林。這筆錢從未歸還，因為這位王子主教的記憶力好像很差。銀行家和他的債務人之

間存在著某種尊重。而法蘭克福參議院仍然拒絕放寬他們對猶太人的嚴苛規範，達爾貝格是少數同情猶太人受苦的貴族之一。這位神職人員雖被他唯一的恩人不停勸說，但奇怪的是，他一直等到掌管這個都市後才突然改變主意。現在，他更能接受維護他們囚禁的壓力，他接受一些不合理的論點，以保持猶太區不人道的規則。然而，邁爾·阿姆謝爾一直沒有忘記他，給他寫長信，不斷與他見面，為一個失去的事業懇求，但仍然相信他，而其他猶太人早已放棄了他們的夢想，依靠的是絕望和祈禱。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達爾貝格向他的債權人提議給他正式公民身分，同時希望能擺脫他的所有債務。這是個好點子，但是老族長拒絕了這種特權，並且堅持不放棄為所有猶太人爭取自由、平等的公民權而進行鬥爭。

每天，他都會在住家附近徘徊，施捨那些與他擦肩而過的窮人。一八〇三年秋天，他遇到了一個年輕的猶太孤兒在街上唱歌。他把這個男孩交給蓋森海默（Geisenheimer）照顧，蓋森海默是猶太區的教學拉比之一，長期以來他一直夢想著創建一所新的猶太學校，與猶太街內唯一的、過於傳統的機構相比，這所學校將更加現代化，而不是宗教化。當然，他還是會教妥拉（Torah），但不僅如此，課程還包括希伯來教育中被遺忘的所有科目，包括文學和偉大的作家，無論其來自何方，語言教學則包括英語、哲學、科學、歷史和地理。

羅斯柴爾德新收的門徒將成為第一個加入新學院的人，這件事當然會受到猶太區嚴厲的宗教權威者的譴責。傳統派的拉比們甚至試圖禁止，但徒勞無功，法蘭克福的地方法官站在這個雄心勃勃的計畫這邊。另一方面，基督徒也紛紛反對建立這種新的、更開放的猶太學院，擔心接受教育會使以色列人更加危險。讓他們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況，可能是避免世界上許多邪惡事件的最好保護。他們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感嘆，因為邁爾·阿姆謝爾和他的兒子小阿姆謝爾將為這所學校和其

他許多學校提供資金，並世代相傳。

然而與此同時，法蘭克福受到法國的影響，薩洛蒙、卡爾和最年少的雅各，他們夢想著與非猶太人混在一起，決定放棄嚴肅的黑衣和傳統的鬍鬚，換上更接近基督徒的新服飾；他們的想法是融入大眾，盡可能避免看起來像「全民公敵」。另一方面，小阿姆謝爾是兄弟姊妹中的老大，也是最虔誠的，他拒絕改變自己的穿著和宗教習慣，至少他仍然強迫兄弟們在他面前要吃傳統猶太食物。

然而，雅各在旅行中發現了其他更有滋味的菜肴，因為猶太人的食物雖然健康，也較能避免疾病，但並不是最精緻的。而向世界開放，意味著盡可能品嚐世間美味，打破不在安息日工作的陳規，給充滿宗教禁令和挫折的沉悶猶太生活增添些許瘋狂。

雅各對一切都很好奇，當父親設法安排他去法國時，他很快就接受了誘惑。起初，這位族長對於送走最後一個兒子到遠處的想法十分反對，極力想把他留在身邊，但他最終還是受到南森的影響，南森從倫敦的角度來看，知道有一個在巴黎定居的弟兄的附加價值。他已經開始在整個歐洲建立起他的通訊網絡。法國首都是最具戰略意義的地區之一。除了他小兄弟的智慧和豁達的氣質，還有誰比他更適合擔任這個職務？

在倫敦，為了吸引新的資本，迫切需要流動資金，因此也需要更有名氣，南森在一八〇四年成為英國公民後，產生了將十五萬英鎊從威廉轉到他名下的想法，同時將其注入股票市場。這樣一來，王子就可以規避因為他是個外國人而遭受政府的追查。這種借殼上市的戰術並不完全合法。但是，他也絕不是唯一一個從這個非正式的、容易規避的系統中受益的人！這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特別是因為在所有國家，制定法律的人往往也是第一個違反法律的人。

威廉順著這種潛規則，以較低的成本進行投資，並從巨大的資本收益中獲益。對他而言，利用這筆錢，以原價的百分之七十三買回股票，南森則能夠從一開始就背著他的客戶賺取豐厚的利潤，然後繳回欠他的

款項，兌現他的帳單，收取他的投資利潤，並將所獲利潤的合理份額送給他。

然而，在收到訂單和執行訂單之間總是有很大的時差，可能長達幾個月。在這期間，這些錢被認為是「休眠狀態」，表面上賺不到利息。王子的觀察力很強，過去已經注意到這種不正常的情形，於是問布德魯斯，他回答說這種遲繳，不管是哪家銀行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對銀行家來說，事實並非如此。資金顯然總是從第一天就開始投資，在短期內祕密進行。羅斯柴爾德不會跟別人差太多，但卻便宜得多。在購買黃金這個安全的避險投資後，特別是在戰爭和通貨膨脹時期，他仍然會從第一天起就向王子支付紅利。因此，威廉對這項優惠非常滿意，比起他在其他銀行家那裡的投資，倒是把越來越多的資金交給他進行投資。悄悄地，南森把投資轉向其他證券分散。而他的尊貴客戶會繼續收到他的利潤收入，雖然他也會抱怨沒有收到英格蘭銀行的正式文件。英格蘭銀行出具的資金符合要求與去向的證明。信差總是試圖以不同的理由來搪塞，信件傳送不易、局勢的混亂和此類文件需通過一些不安全的路線等，來佐證沒有正式收據是合理的，這些文件也很可能落入壞人之手；最主要的是，王子總是按時收到他的紅利，這就足以使他臉上展露滿足的笑容。

因此，南森會不斷地向威廉索取越來越多的資金來投資市場。但是，對商業有所堅持的主人也會抗拒，拒絕放棄他的傳統供應商——荷蘭梵諾頓銀行（Van Notten & Co）。為了獲得優先權，年輕的羅斯柴爾德將把他的佣金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三，而不是競爭對手要求的百分之五十。就這樣，他的客戶終於決定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最後在眾目睽睽之下把多達五十五萬英鎊的資金委託給他投資。

在這個資金缺乏的時代，這些連續不斷挹注的財務貢獻終於把南森推至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前茅，讓他獲得幾乎無限的信用，相當於鑄幣的授權，他的名氣也成倍增長，也成為他未來傳奇的起點。

4 這場戰役中，剛剛登基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指揮的大軍與奧地利和神聖羅馬帝國統治者法蘭西斯一世的帝國軍隊，以及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一世的俄羅斯軍隊展開激烈的戰爭。三位統治者都出現在戰場上，因此被稱為「三皇之戰」。經過九個小時的戰鬥，拿破崙的大軍儘管在數量上處於劣勢，但還是擊敗了第三聯盟的部隊，該聯盟在戰後解散，迫使奧地利簽署了《普雷斯堡和約》。[↻](#)

13. 大膽作風，無冕王國

一八〇六年，仍在到處征戰的拿破崙召集整個歐洲加入他的行列，並頒布禁止與英國貿易的封鎖令，決心在經濟上圍困英國。封鎖海上通道，迫使港口關閉，貨船靠岸時，上、下貨都變得非常複雜。他想孤立英倫三島，使其最終耗盡一切，包括貨物、工廠、食品和貨幣，迫使英國投降。但是，無論法國皇帝多麼強大，且已征服了歐洲大部分的地區，但是仍然沒有能力控制五千五百公里的海岸線，更不用說如何持續監視數千條道路，在這些道路上，各種車隊不斷往來，使用偽裝或夾層。

因此，藏有珠寶或信用狀的馬車、偽裝成運送枯草的車輛，其金色車軸，塗上發黑的油，用以避過士兵的搜查刺刀。但也有運送殖民地貨物的車輛偽裝成令人厭惡的水肥車，以至於很少有檢查員熱心到敢接近，進而徹底搜查；或者一些簡單裝載床單的推車表面是為拿破崙的軍隊而準備的，實際上是則將敏感的貴重物品藏在貨物中。

一切都是為了聲東擊西，欺騙法國敵人。在他們這邊，與英國島貿易的眾多商隊經過。而且，即使欺騙行為被幾個挑剔的官員發現，走私者所提供的大量賄賂金也往往足以讓他們滿意，除非是必須躲開一整個師的憲兵，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買通了！軍隊也必須保持顏面，此時必須繳納罰款，或者貨物被銷毀。也許兩者都有，完全取決於指揮官的心情。但對於他的手下來說肯定是心痛不已，因為如果是他一個人當值，肯定會讓車隊通過，當晚就可以給他的妻子獻上一件漂亮的衣服！

這只是一場消耗戰的開始。與客戶不斷增長的需求相比，貨物的運輸量仍然非常不足，整個歐洲的客戶們都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到處進行訂貨。不久之後，只有船隻可以穿越英吉利海峽，進行較大規模的供

貨。至於英國製造的商品，也是要通過關卡（無論持有真或假的安全簽證或豁免），對於這些可憐的法國巡邏艇來說，幾乎不可能全面檢查。在邊界的各方，貨物的往來越來越頻繁，而走私者在連接英吉利島和歐洲大陸方面變得越來越綿密，拿破崙的命令越發施展不開。

羅斯柴爾德家族決心與他們來自各國的競爭者聯合起來，毫不費力地使用各種可能的策略，突破封鎖。貨物在夜間封鎖比較不嚴格時過境，幾乎都能到達目的地。但奇怪的是，被攔截的風險不是在公路上。因為當局瞭解到，直接突擊走私倉庫，比在走私者任意挑選的路線上隨意攔截更有效。商人的責任是不斷清空祕密倉庫，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業務是非法的。南森和他的工頭們的策略不只如此，他們的策略是希望盡可能避免任何損失。因此，在組織運送和啟動的過程中，要極其小心謹慎，精心策畫，盡可能縮短藏身之處的時間。

但也曾遇過這種狀況，南森因為沒有申報一種用作染料的靛藍色顏料的庫存，而得不支付兩萬金法郎罰鍰，否則貨物將在他眼前被銷毀。對販運者來說，這是一個嚴厲但並非不可忍受的懲罰，他們有九成的貨物都能順利過關。至於其他兩百二十三名被當場抓獲的販運者，受的懲罰也都是相同的。當時最好的石匠、木匠和鎖匠都被雇用來製造新的藏身之處。由於調查人員的時間有限，利用地穴、隧道、假牆和各種伎倆來拖延檢查人員的寶貴時間。如果他們沒有很快找到追蹤要查的東西，海關官員就不得不放棄查封並放行。

走私者的想像力無限，也僅是稍稍勝過了檢查者搜尋寶物的毅力，抵達又離開的劇本不斷上演。

至於「金錢」，這個戰爭的主幹將在羅斯柴爾德的等級制度中擁有自己的部委和專門的官員，獨立於其他一切。因此，如果任何活動被破壞或中斷，就無法追溯到組織的高層，也無法使利潤消失。但是，無論戰術多麼完美，也會有逮捕、告發和背叛等硬碰硬。即便如此，利潤將遠遠超過損失。而一旦貨物離開了關卡（無論是冠冕堂皇地運送，還是

暗地透過賄賂而成功），這種動力機器就會再次啟動，不眠不休，無法阻擋。

在法蘭克福，在軍警官員之後，貴族和政治領導人也接受了邁爾。阿姆謝爾越來越多的貸款和禮物，漸漸地，這些仍然非常接近權力的基督徒就成了他與當權政府之間的聯絡樞紐。

薩洛蒙和卡爾·羅斯柴爾德仍然管理著滯留在丹麥的王子的財產，他們定期訪視奧地利、瑞典和俄羅斯的部會，以收取政府貸款的利息和雇傭兵的報酬。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與所遇到的行政人員逐漸建立了一種關係。因為後者也注意到威廉王子的信差們的嚴謹；雖然是猶太人，但他們反應靈敏又認真。

隨著時間的推移，信任度也逐漸建立起來，按照族長的教條，羅斯柴爾德的子弟們現在會為所有這些官員和決策者提供小恩小惠，例如為他們提供比官方班車更快、更安全的信差，或以超優惠的條件借貸給他們。此後，對於每一個新的財務需求，以及越來越大的金額，當然首先會被諮詢的是阿姆謝爾、薩洛蒙或卡爾。丹麥政府是第一個官方客戶，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直接從黑市獲得資金，而不再是從威廉九世的錢櫃裡出帳。因為邁爾·阿姆謝爾和南森終於有了足夠的錢來取代那個最初是客戶、後來變成主人的人。（還是反過來？我也搞不清楚了！）但是現在他又回到了只是一個單純顧客的身分。當然，還是有優先權的。未來，他們將能夠用自己的錢向大債主們放貸。接著，哥本哈根、奧地利、英國、普魯士、義大利和羅馬教廷均成客戶，交換條件就是取得密切關係與官方簽證，使羅斯柴爾德的「機器」能夠確保安全並進一步增加在歐洲所有道路上的非法轉運。

如果我們把事情簡化一點，機制就會變得很清楚：黑市的收入會為政府提供資金，而與各州官員的特權關係會更容易超越路障，從而使走私更加容易。這個迴圈是完整的。由於欺詐行為已經見證了許多走私者

的發跡，沒有其他團隊敢於或甚至想過建立這樣一個創造價值的良性迴圈。向各國提供資金將是保護由此收集的資金的最好的保險箱。之後，它將產生利息，在償還時對資本進行洗錢。

14. 一切不是非黑即白

在猶太小街，族長的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一個非正式但積極的猶太區大使，從不間斷地給達爾伯格寫信，因為這位神職人員曾經承諾要改善猶太人的地位，後來又食言了。

情況反反覆覆，現在猶太人正在抱怨不得不忍受這種隔離。眾所周知，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這點相當重要。羅斯柴爾德不再相信從這位神職人員口中說出的任何一個字，他的想法、政策甚至他的朋友都可以隨時更換！

的確，而且很明顯，這個完全腐敗、邪惡的人，終於把他的底牌攤上檯面了，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得到最後的賄賂，藉口說他的政府對法國背負債務，新的交換條件就是解放猶太人，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甚至應與基督徒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結束特別附加稅，來換取一百萬弗羅林為條件；經過討價還價，這筆錢最後減少到四十萬弗羅林成交。

隨後在猶太區舉行了會議，邁爾·阿姆謝爾與社區的其他家庭會面。雖然他是最有聲望和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但並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付款決定。因為其他人擔心達爾伯格會再次對他們撒謊，在這次提交新的付款之後，會不會出現其他有約束力的規則？如果他被撤換又該怎麼辦？如果惡名昭彰的反猶太主義議會決定再次收緊法律，會有什麼保障？由於沒有從他的共同宗教信仰者那裡得到足夠的資金，羅斯柴爾德無法湊足這筆錢。他最後從自己口袋裡掏錢，補足了那四分之一的缺口，付給了達爾伯格和他的單位。然而，一個大問題仍然存在：如果猶太人區拒絕配合，怎麼辦？看來，在日益緊逼的法國當局的桎梏下，達爾貝格別無選擇，無論如何只能廢除封建歧視法。

×

與此同時，黑市也進行得十分興旺。英國向所有走私者提供賞金，讓他們盡可能多多進口和出口。戰略家邁爾·阿姆謝爾如今已因風濕病而癱臥在床，肇因於長年奔波在顛簸道路上無休止的旅行。在妻子和女兒的幫助下，他從遠端指揮一切，派遣家族的所有重要成員。南森從倫敦徵用越來越多的船隻，為荷蘭和德國服務；卡爾在漢堡接收船隻，而薩洛蒙則駐紮在敦克爾克港；最年輕的雅各被安排在阿姆斯特丹，但受阿姆謝爾看管，他則穿梭其間並負責向老族長報告。公司的信差負責總部和所有港口的聯繫。除了貨物之外，郵件和各種祕密資訊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送到歐洲各地的富人和貴族客戶，甚至政府手中。

以雅各的年齡來說，他算做得不錯。族長是個有遠見的人，在確定未來有一個法國聯絡人的各種好處後，決定是時候讓他最小的兒子去巴黎了。看到自己孩子慢慢疏遠的古杜勒極力反對這種做法，但是無效，因為在法國，猶太人擁有和其他公民一樣的機會；對於不想讓自己的孩子留在法蘭克福的邁爾·阿姆謝爾來說，這是一個沒得商量的論據。

另一方面，他那整天看著帳本的妻子提醒他，黑森州的威廉王子仍需償還他們替他墊付用於歸還國庫的一百萬。邁爾·阿姆謝爾似乎並不關心這個問題，因為他確信債務會得到償還。他繼續借貸給被廢黜的王子，以確保他遵守償還的期限。後者因此可以支付其前妻和情婦的贍養費，以及在法國軍隊的壓力下也沒有背叛他的員工獎金。

雖然雅各這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第十個孩子，也是最年輕的一位，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走私督察員的考試，他與兄弟們一起很快就帶著全家的祝福回到家中。他已陷入商業風暴，不久後就被迫前往阿姆斯特丹這個他不喜歡的城市，因為他在那裡常常病倒。無疑地，潮濕的氣候並不適合他。他的新任務已經由他的父親和南森決定了，也許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繼倫敦和法蘭克福之後，在巴黎成立一個家族的代表機構，在那

裡發展貿易，更重要的是，在發生災難時為整個家族建立第三個可能的避難所。

達爾貝格大主教很快就會簽發給雅各所需要的護照，以便他順利越過邊界；更何況，就那麼巧，他剛剛從邁爾．阿姆謝爾那裡以每年百分之五的利率借到了十六萬弗羅林。這筆錢到底是貸款還是禮物？可以肯定的是，這筆錢幾乎不會有機會得到償還。鎮上的其他銀行家，其中大部分是新教徒，一直拒絕信任這位神職人員，多年來也只有邁爾．阿姆謝爾肯借給這位地位崇高的鄰居黃金。你認為一定是穩虧的嗎？看來沒什麼比這更肯定了。但誰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

在隸屬黑森州的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e），一八〇八年一月四日，拿破崙的弟弟傑羅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與符騰堡的凱薩琳（Catherine de Wurtemberg）結婚後成為國王，從此住在威廉的宮殿裡，他為所有猶太人爭取到永久的公民身分，並結束了所有限制和特殊義務。這等於向達爾貝格和法蘭克福的基督徒發出了一個強烈的訊號，並給猶太區的居民帶來了希望。但是，這位神職人員達爾貝格沒有警覺到這一點，仍然頒布了他新的所謂「改良」版的措施。等於重新啟動了一六一六年舊的歧視性規範，要求猶太人騰出自一七九六年火災以來在基督教區占用的房屋，並重新定居在猶太區內，重新徵收一種以前只對猶太人徵收的人頭稅，讓他們對犯罪和債務承擔集體責任，將城市中的猶太家庭數量限制在五百個，一年中只允許十二對夫婦結婚，最後重新頒布了禁止他們從事的行業名單。此外，由於增加了一些新的規定，就是必須由路德教會任命拉比，以及割禮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新法規甚至比舊法規更糟糕。達爾貝格補充說，他「對猶太人的痛苦並非無感，同時也想知道他們是否會在能夠稍微喘息的時候就濫用他們的自

由」。

基督徒們欣喜若狂，而拿破崙當時只想著討伐英國，不再對「猶太人問題」感興趣而任其發展。但回到巴黎後，他還是下達了促進猶太人融入帝國的命令；他的想法是，他們負責富有成效的交流，對民眾和對公共利益一樣，他們創造了周遭的繁榮，他們所創造的財富比他們給社會帶來的成本要重要得多。這是一個極輕微的反猶太想法也說不定。

×

一八一〇年的法蘭克福，由於「給許多公務員甜頭」而與他們建立了友情，族長幾乎總是預先被警告說有重要員警來探訪。如果有警訊，通常是在探訪的前一天，門下會謹慎地塞進一張紙條。然後就可以「清理」一下現場，把所有可疑的檔案、帳簿或支付事實，搬移到地窖裡一個由來自猶太區的木匠專門建造的空間。這是一個小小的獨創性傑作，將一個房間隱藏在一個可移動的隔板後面，在一個灰暗、令人厭惡的垃圾場後面。為了讓這個場景更逼真些，在離舊地下室樓梯不遠的地方，會有幾隻死老鼠擺在這裡。沙子灑落，有點灰土，並不很髒，卻顯得很邋遢。對官員的影響則是驚人且不可阻擋的。很多時候，由於不想冒被這個不潔的環境感染或者被咬的風險，他們會衝上樓去，宣布沒有任何發現。

這一次，門下沒有紙條。然而，一位省裡的親信專程預警說有真正的風險。這次，不再是來自法蘭克福溫順的調查員，而是法國皇帝的祕密警員，眾所周知，他們比他們的德國同事要凶狠和強硬得多。他們準備搜查這幢房子，仍然因為癡迷於所謂的逃亡王子的寶藏。

清晨四點，全家人都醒來，好像是準備戲劇的首演場似的，在幕後準備妥當。凌晨時分，有人敲門，就像是戲劇開場的那三聲敲擊聲。十幾名員警進入。他們來到後，翻箱倒櫃，每個家庭成員都被問話，先是

一起問話，接著分別偵訊，然後又威脅偵訊，持續了幾個小時。謹慎的法國員警在翻譯的幫助下，作出了與德國員警相同的認證：現場的所有資料都無法辨認，不是希伯來語就是意第緒語。跟過去一樣，他們甚至把這些資料帶走，請專家研究，然後再帶回來。像從前一樣，他們只看出想要讓他們看的東西；我們當然知道為什麼.....。

邁爾．阿姆謝爾剛好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那些真正有問題的硬幣，特別是南森帶回來有英文字的硬幣和來自黑森州威廉九世的有德文的硬幣，此人已經成了拿破崙的死敵之一。調查人員最後帶著三千弗羅林離開，這肯定會有助於加快調查的結束。被帶到警察局後，族長和他的兒子們被拘留了一個星期，最後因為他們沒有鬆口而被釋放。

事後，儘管已經精疲力盡，邁爾．阿姆謝爾仍鼓足勇氣，要求政府為損害他這個誠實公民的聲譽而正式道歉。然而，危險從未如此接近，因為在戰爭時期，如果該家族的真實商業活動被發現，將使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時出現在兩個敵對的陣營，甚至同時出現在三個國家！他們會被判定為間諜或叛徒。而真正的制裁將不會與這些不正當行為有關。

15. 財富不等人

時間來到一八一一年二月，雅各已經十九歲，在猶太人區，見到父母和姊妹最後一面。他帶著幾千弗羅林、英鎊和金幣，也藏帶著傳統的古杜勒特製蛋糕，爬上即將把他帶到一千公里以外的馬車，並在那裡度過餘生，（但當時的他還不知道）。當他到達巴黎時，他怯生生地走到他所看到的第一家近乎乾淨的旅館。

他發現了一個難以辨認的猶太社區，混亂無序，來自不同地區，分屬兩個非常不一樣的團體，一些來自東歐國家，講德語，而另外一邊則來自西班牙，屬於不同的習俗。

他沒有朋友，也沒有人幫助他融入社會。他性格內向，無法接觸到其他年齡更大的人和同齡人。他將自己有點過於猶太化的名字改為較英國化的名字。由於法國當時崇尚英語，於是他選擇了「詹姆斯」。最後，在一位雙語導遊的協助下，他在這個極度商業化又擁擠的巴黎找到方向。他首先搬進了第十區的一個小公寓，緊鄰馬萊區，這是一個非常貧窮而平民化的地區，住著許多猶太人。他每天都會給法蘭克福和倫敦寫信，報告他的安頓情況、進展，並逐漸接受長上的指示。

當然，沒過多久，他就被法國當局發現了，法國當局長期以來一直在監控該家族在法蘭克福和英國之間的交易。幾個月後，他與巴黎人逐漸熟悉，開始說當地語言，並對自己的能力更具信心。從那時起，剛剛成年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在他的翻譯陪同下，向當局自我介紹並獲得與警察部長辦公室主任會面。這個頂多不到二十歲的「孩子」，按照父親的計畫，不採全面抵制的態度，卻針對法國改革（尤其是反對奴隸制度抗爭）來恭維這位重要的談話對象。情報部門早就已經因為他在整個歐洲轉移金幣對他瞭若指掌了。他也就把他的底牌掀開，搬上檯面並解

釋說，的確，他頻繁進行國際交易，提升了英國貨幣的價值，但是也同時削弱了英國財政，後者正在努力維持平衡，其黃金儲量被耗盡，阻止不了這種資本外移。

詹姆斯當然不是唯一以這種方式行事的走私者。這裡的所有金融家，馬雷（Mallet）、霍廷格（Hottinguer）或讓·查理斯·達維利耶（Jean Charles Davillier），都違反了拿破崙的法律，暗中兌換英國貨幣，但只有他一個人大膽地，最重要是不自覺地向部長莫利安解釋了這個系統的運作，以便讓他相信這種交易到頭來會對法國有利。

此一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將欺騙推到極限。詹姆斯最後給這位高級公務員上了一堂非常技術性的經濟學課，而對方甚至有點跟不上。整個演出當然是由族長規畫和設計的，他正試圖遙控引導他年輕的兒子去瞭解法國商業的複雜性。

把最精采的保留到最後。這個年輕人提出了一個想法，就是可以透過所有國家間黃金的自由流通，進一步削弱英國的實力。詹姆斯的箱子裡裝滿了黃金，這可是個好消息！一個成功的賭注！皇帝被征服了。看來，甚至是這個論點說服了他，讓他接受了詹姆斯。因為拿破崙把與英國人的戰爭當成一種執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巴黎新天堂即將誕生，而且會持續很久。

詹姆斯在巴黎待了幾個月後，已經為政府所熟悉，政府的財政顯然正逐漸枯竭；經濟危機正在摧毀它的貨幣，而戰爭則使所有交戰國的財政都在流失。剩下的就是如何確定羅斯柴爾德的貸款條件。這是進入商界多麼美好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式能被皇帝接納？

但詹姆斯在巴黎非常孤獨。他的哥哥南森去了曼徹斯特，在那裡有父親的友人幫助，而他在法國首都卻沒有任何現成的關係。他天生就害羞，只會幾句法語，事情也不會因此變得容易些。有一年多他都在勒佩勒蒂耶街（rue Le Peletier）的一家小辦公室工作，試圖謹慎地管理流向

歐洲各地供應商和銀行家的黃金和貨幣，這種活動完全不會讓附近的人起疑。他住在小辦公室樓上的一個房間，這種安排讓人聯想到在猶太小街的家庭住宅。他按照倫敦兄弟的命令節奏移動。薩洛蒙、阿姆謝爾和卡爾負責法蘭克福總部以及證券和匯票的轉運，他們穿梭於各分支機構，並經常去巴黎探望他們的弟弟。

×

在法蘭克福，從前負責管轄該城市的達爾貝格主教，每次在員警出動搜查前，都會警告邁爾·阿姆謝爾，但現在他不能再這樣做了。一八一〇年，他被任命為大公，這時的他忽略了許多諾言。但很快，由於詹姆斯與法國政府新特權的關係，邁爾·阿姆謝爾這位元老還是得到了保護。因為，現在在巴黎對戰爭有「幫助」的年輕人成為拿破崙的財務顧問之一，排除了許多困難。皇帝本人和他的財政部長對該猶太族的雙重交易一無所知，簽署了詹姆斯可以寄給他父親的安全簽證。最後，這些官方簽證阻止了調查人員差點就要破獲的家族欺詐和祕密活動的調查工作。

然而，在法蘭克福，某些德國人與法國占領者的合作（包括在猶太區的合作）造成了損失。嫉妒邁爾·阿姆謝爾擁有特權的猶太教教徒以及其他跟他有激烈競爭的走私者，讓他受到更多攻擊和譴責。王子的四個寶物箱太顯眼了，所以決定把裡面的東西拆散開來，以便藏匿裡面的寶物。令人驚訝的是，裡面的舊證券和債券的票據已經不見了，因此沒有任何意義！聰明而多疑的王子絕不會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隨著黑市不斷發展（因為當局很少查到走私），利潤不斷提升，與猶太家庭組織相比，當局顯然組織不夠嚴謹。在倫敦和巴黎，南森和詹姆斯裝載了越來越多的貨車和船隻來供應英格蘭。從那時起，護航船隊只載貨物、貨幣和郵件，而不再搭載乘客。船長們和船員們的報酬非常

高，因此，他們被鼓勵去冒更大的風險。遇到惡劣的天氣或有源自法國的威脅，沒有其他的船隻可以在海上航行時，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船隻則無論如何都要開航，並完成他們的任務。在陸地上，馬車、小車、馬伕，偽裝成乞丐或郵差甚至士兵的一般信差，都能在破紀錄的時間內將他們的包裹和訊息送達；羅斯柴爾德的信使只用了六天從巴黎送到維也納，而同樣的路程，最快的郵政公司也要十天。政治家們自己也對此感到生氣，但是，為了節省寶貴的時間，他們被迫將信件委託給私人運送，而不是委由他們的官方傳遞。

英吉利海峽兩岸，交易仍在祕密進行，南森租用了一支貨船隊。當務之急是增加跨境的流量，而法國軍隊持續禁止英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這也沒有影響警方一直策畫的突擊檢查，該家族現在從法蘭克福到漢堡都要接受調查，而日耳曼的一部分地區仍被拿破崙占領。即使是在本土岸上，在格拉維林——他去首都巴黎之前，雅各一直住在這裡——與敦克爾克、倫敦、比利時和荷蘭等地，員警也在不斷地突擊檢查，尋找最細微的線索來追蹤間諜和黑市。逐漸收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網。薩洛蒙受到偵訊，差點入獄。布德魯斯就沒那麼幸運了：他被逮捕了，在監獄裡待了幾個星期，然後被釋放，隨後又被逮捕。法國員警在調查中最有效的並不是打擊走私，而是揭露敵人，特別是英國人的情報網。

16. 權力的移轉

拿破崙和英國王室之間的對抗越趨激烈。一八一一年英國人發動攻勢，入侵歐洲大陸。威靈頓將軍帶著他的部隊向法國挺進，然而他缺乏財源，而戰爭耗資昂貴，必須負擔人員和基礎設施的費用。沒有錢，就不可能獲得勝利。英國指揮官向參謀部提出的所有財務要求都沒有下落，英國由於邊境封鎖而變得非常虛弱，它的財務狀況可分成三個部分來看：黃金和貨幣變得匱乏；經濟危機肆虐，人民窮困，民生食糧越來越少。國王甚至無法支付仍在戰鬥中的軍隊。威靈頓絕對要養活他的士兵，不得不以令人望而卻步的利率向西班牙、馬爾他和西西里借錢。而且他必須自己鑄造錢幣，用借貸和欠條來支付他的供應商和部隊。但並非所有人都接受這些方案。在倫敦的南森·羅斯柴爾德，由於掌握著黑森州威廉的寶藏，並將其轉化為英國的股票，因此有了支持他的英國同胞在法國土地上前進的想法。

在徵得驚惶失措的首相同意後，出清了王子的資產，將其轉化為英國基尼幣（guinéas），並代表無力資助軍隊的政府將其托給卡爾，由他再轉交給巴黎的薩洛蒙和詹姆斯。兩兄弟把這些基尼變成了銀行匯票，繼續在卡爾的護送下前往西班牙前線與威靈頓會合。英國威靈頓將軍只需在當地銀行家兌換成黃金，來支付他在戰場上將士的薪資。如此，英國軍隊有了充足的資源，就可以繼續在歐洲大陸與法國人作戰。

在巴黎，警察局長路易-尼古拉·杜波依斯（Louis-Nicolas Dubois）被譽為警政廳裡最好的獵犬。他能夠在創紀錄的時間內逮捕許多人口販子和罪嫌。他被升為安全主管，可以與內政部長讓-安東尼·夏普塔爾（Jean-Antoine Chaptal）直接聯繫。憲兵隊多年來一直試圖攔截通往英國蓬勃發展的販運活動，可惜成效不彰，對此，夏普爾命令杜波依斯負責行動。他的任務是除掉黑市首領，特別是針對最強的團體，儘管財政

部長和皇帝都讓人認為是「被詹姆斯·羅斯柴爾德迷惑」。

查普塔爾懷疑該部族從法蘭克福控制一切，他給了杜波依斯更多的資源來調查和攻擊仍被占領的普魯士以及奧地利的源頭，最後一步是揭開法國在格拉維林（Gravelines）的網絡，因為格拉維林就在英國對面，是一個海關站，所以特別敏感。一旦該網絡被突破，那麼在巴黎的目的顯然就是以間諜罪逮捕詹姆斯。

在法蘭克福，六十八歲的大家長因為長年的祕密特工活動，以及一生在歐洲各大街小巷尋找客戶和合作夥伴而奔走數千公里，變得體弱多病。他曾被迫在最美麗的宅院的前庭佇立數日。他的雙眼，因為算帳、統計，變更甚至隱藏一些有價值的收藏家的物品和極有爭議的財富而受損。他一生都對有權勢的人以及員警和小頭目俯首貼耳；他對所有可能傷害他或者拖累他的人給予恭維、贈送禮物和金錢，他還會與許多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或敵對的人交涉，這些行為都是為了能夠生存下來，保護他的家人，讓他們變得更加強大。

在他生命晚期，也就是一八一二年，他想透過他的遺囑來確保一生努力的成果能夠流傳下去。公證人來到家裡時，一切都早已經安排妥當；只缺表達最後的願望，以確保孩子們不會做出任何傻事，破壞這一切，就像許多家庭那樣，本來是一份祝福，到頭來卻被金錢所摧毀。

因此，他再次明確表示，他的五個兒子不能分家，也不能收回他們在公司的股份，兄弟之間不可以爭吵；最後，他用天打雷劈這種詛咒來威脅任何向兄弟宣戰的兒子。位於法蘭克福的母公司，以及位於倫敦和巴黎的子公司，由五個兒子共同擁有，應繼續由家族獨家擁有。資本不能被分割或轉讓。婚姻必須在家庭內部進行。非猶太人不能被接受，外國人也不能成為家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女兒們可以嫁人，但是，根據法律，她們很可能會因為丈夫而喪失一切，她們不會有任何繼承權；她們會定期獲得年金，但在資本或銀行資產中卻沒有任何股份。該公司現在建立在三個國家，不久將變成四個國家，而且業務量會不斷增加，

只有在族群的團結中才会有力量。

無緣在其內部擁有如此強大凝聚力的人將永遠對此羨慕不已。

幾天後，這位族長辭世。隨侍在側的是他的兒子阿姆謝爾和卡爾，以及他五個女兒中最後一個未婚的亨麗。埃特和他的妻子古杜勒，她後來又活了三十七年。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以至於其他孩子都沒來得及趕到。

之後，在倫敦的南森自然而然地掌控這個家庭，而整個家族則臣服從於他的權威。他於是開始制定策略，很快就使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整個歐洲聲名大噪。意外的股市交易、超出英國領域的資金轉移，以及貸款給日益強大的工業家，加上繁榮發展的地下貿易，這些任務都需要每個人聽從新家族領袖的指示。

最後，拿破崙對英國所有經濟活動的封鎖，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大西洋兩岸帶來了新的機會。除了傳遞新聞、郵件和金錢的信差以外，南森還展現了他在艱困中傑出的貿易潛力：全歐洲的消費者對英國產品的需求仍然持續不斷，這些產品與其他國家的產品相比，很有名氣，而且品質很好。但與此同時，缺少外匯的英格蘭也忙得喘不過氣來。那麼，如何在拿破崙的眼皮底下提供更多的貨品？首先，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透過雇用高薪的船長服務，在島嶼和大陸之間祕密運輸貨物。但這還不夠。面對不斷增加的需求，船隻和船員仍嫌不足，南森租了一支船隊，專門用於祕密貿易。因為當傳統的海軍因氣候不穩定時駐足不出港時，羅斯柴爾德的船隻總是在啟航前滿載貨物。也許沒有什麼嚴重的事，但海上可能會出現暴風雨。這些人有時也會害怕，離災難不遠，但沒有任何人敢抗命，因為他們都在等著黃金，這就是獲得越來越高生產力和忠誠度的關鍵。每個新的障礙都伴隨著一個獎勵，離奇的是，這些障礙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樣消失了。這整個組織需要幾百個人，他們幾乎

在歐洲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而且，客戶將永遠比其他運營商提早很多收到貨物。現在，在公路上和所羅門海上，詹姆斯與卡爾一面監督，一面接收運貨車隊，他們都想盡辦法，把貨物偽裝起來，偷運過海關官員和軍事檢查站。

羅斯柴爾德的機器正在利用邊界的所有漏洞全速運轉，其競爭對手也是如此，因為許多人都從這種販運中獲利。

自從族長去世後，南森自然而然地接掌握指揮權，儘管他的英語並不流利，而且他用德語、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寫的信函讓人難懂，連跟他在猶太區的哥哥阿姆謝爾溝通也很困難。阿姆謝爾在母親的指定下接管了法蘭克福的宅院，儘管母親年事已高，但她並不打算放棄掌管帳目和商店。她還繼續利用宗族安全的往來車輛，給她每一個流放在外的孩子送去不易消化的猶太蛋糕，還有那些漿得硬挺、被磨損得不成樣子還不捨得扔掉的襯衫。醫生定期探望她並試圖緩解令她叫苦連天的病痛。

「唉，親愛的女士，我不能讓你變年輕。」

「我不想變年輕，」她回答，「我想活得久一點！」

同時，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女性，無論是姊妹還是妻子，都不滿足於當個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她們懂得如何交易，在需要時還可以取替男人（即他們的丈夫或兄弟），她們接受了同樣的金融教育和經濟知識，另外還有一個長處，那就是她們組織得一絲不苟，井井有條，而這是家長們經常欠缺的。

她們記錄一切，監控貸款，計算債務、期限、利息、利潤，甚至是報稅。當年輕的銀行家們回家時，已經在顛簸的路上疲憊不堪，留下了被旅途弄壞的會計資料，這些檔案必須在歸檔前被清楚整理過。當他們休息並繼續專注於他們並不完全覺得成功的事業時，是婦女們在管理家庭並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最後，兄弟之間充滿分歧甚至侮辱的信件並沒有提振他們低落的士氣。當他們頹喪想放棄的時候，婦女們仍然成為她

們的支持後盾；因為這個巨大的機器，在新的家族策略家從倫敦發出指令的驅動下，永遠無法停止.....。

也正是因為他不斷承受壓力，要與王國中最有影響力的人打交道，而且處理越來越多錢財，南森的脾氣難免會不好。他從世界另一端轉移和運回金錢及資訊，這點可是別人比不上的。他還在各種客戶和英國政府之間周旋，已然成為英國政府最有成效的代理人。王室一半以上的資產都會經過他，而且他經常要求財政部長安排拜見喬治三世，甚至是攝政王，因為國王似乎已經有些失智了。

雖然南森明顯地得到了政府的讚賞和認可，繼續全心全意地為政府服務，然而這一切都無濟於事，因為王宮和上議院仍然將他拒於門外。

17. 貴族的義務

一八一四年，邊界封鎖已經結束，傳統貿易逐漸恢復，物價下降。接著祕密艦隊不復存在，所有的兄弟都在各自的首都定居下來。現在他們的庫房裡有足夠的金銀和債券，可以集中精力實踐越來越多雄心勃勃的融資計畫。他們如今在許多歐洲國家都很有名氣，不再需要證明自己的效率，但他們繼續支付所有這些高級官員一定的酬金，因為其中多數人的薪資不足以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現在他們被恭敬地稱為「羅斯柴爾德銀行家」作為回報，而政府又需要致勝的金融戰略和黃金，因此自然而然會先諮詢他們的意見。

在巴黎，生活簡樸的年輕詹姆斯也不得不致力於法蘭克福和倫敦方面強加給他的金融交易。為了重新談判每日的證券和資金，他不斷地操弄匯票、本票、信用狀和債券，從早到晚不停地計算要收到或支付的利息、匯率和佣金。這還不夠，他還必須繼續學習法語；每天花幾個小時在導師的指導下學習。薩洛蒙和卡爾經常來看他，把財產託付給他，他也必須在這不間斷的日常活動中保持警惕，因為他正在與拿破崙的利益作鬥爭，同時也要注意當地居民和暴徒可能會攻擊他的巴黎小店。詹姆斯非常低調，甚至連他自己的鄰居都不認識，他越來越意識到他需要建立一個真正的通訊錄，主要是為了生意，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感到如此孤獨過。

他決定走到外面的世界去，參加舞蹈和騎馬課程，但是一匹任性的馬害他跌倒並摔傷了腳踝。等他重新站起來時，他繼續努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銀行業的競爭很激烈，由富裕幾代的家族領導，他們在一個封閉的圈子裡往來。詹姆斯·羅斯柴爾德設法使人們談論他，但還是打不進這個圈子。

這個特殊的圈子還是在排擠這個看起來有點太年輕和不起眼的新人。因此，他必須堅持自己的個性，讓他們相信他的能力。透過這種方式，他可以不斷發展，獲得社會地位，使周圍有他可以信任的人，然後獲得進入更重要市場的機會。

身為法蘭克福銀行的一個普通代表，他在商業法庭註冊並創建了巴黎分行，名為「羅斯柴爾德兄弟」（Rothschild frères），現在它是獨立的，有自己的招牌。他的法語非常蹩腳，他在這個社群裡邁出的第一步很笨拙，接下來的許多個月都在沙龍裡被嘲笑。他寫信給住在維也納的薩洛蒙，抱怨說他不理解那些假裝看不起他的死法國人。他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巴黎真的是最好的落腳處嗎？難道沒有另一個更容易接受他的國家嗎？

×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在倫敦，由於他的觀察員和信差從戰場上帶回消息比其他人更快，他們到底是利用騎兵、信鴿，或兩者都是？我們無從得知，因為各版本的作者有不同的說法。

總之，南森比別人早兩天得知英國在滑鐵盧戰爭勝利的消息。於是，一個念頭在他的腦海中滋長。儘管原本打算將這個關鍵消息留給自己，但他後來還是決定與英國財政部長分享。他知道這個人永遠無法控制自己的嘴，於是，這個多嘴的人在比動筆記錄還要短的時間內，將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國王。

喬治三世生性多疑，特別是對外國人（對猶太人更是），他對他所不瞭解的猶太人就像所有英國貴族一樣。他也不敢相信他的部隊已經能夠贏得戰爭，而在幾週前，他們與法國人的戰鬥還非常膠著。即使他們從那時起有些起色，要想翻轉局勢，還是有些差距，國王不相信能夠輕易跨越這個差距。他只在最近幾個月才聽說過南森。羅斯柴爾德這個名

字，他肯定幫助了王室；但國王更相信那些嫉妒的銀行家所傳言的假想陰謀，而不是自己大臣的話，他無疑是被這位有才華的猶太特使欺騙和迷惑了，而人們對於他的情況卻一無所知。為什麼這個羅斯柴爾德不是在為法國人工作？誠然，世界歷史上充滿了陰謀、謀殺或造反，往往是由君主的親信或恩人所策畫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陰謀、謀殺或造反就不存在。因此，英國國王應該比以往更加警惕，因為情況正在改善。

因此，該猶太人提供的資訊未經證實，不能視為真實。至於對股市可能產生的後果，擁有大量股票的國王仍然感到不可思議。就南森而言，由於借給英國軍隊許多錢，他幾乎沒有可用的現金。還好他與岳父合夥，從他那裡獲得了幾百萬英鎊的資金，以便再做投資。

第二天是關鍵日。他打算透過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以不正常的手段出售他的股票，讓人們以為法國人贏了。一些投機者跟進他的做法，但是並沒有引起狂熱。市場仍然相當平靜，在等待更多消息的同時，還跌了幾個百分點後止住。喬治國王在談到錢時突然醒悟，他仍然在暗中等待著不可能出現的股市大跌，準備開始在低於正常價格的幾個點上承接回購，他的心態是出於怨懟，而非尋求真正的機會。

然而，股票市場逐漸蘇醒過來。就在此時，南森承認對他的戰略結果有點失望，發出信號讓他的岳父以較佳的價格買進大量的股票。幾天後，隨著英國獲勝消息的正式宣布，價格終於上揚。在此期間，絕大多數投資者損失很小，而儘管有許多關於那些投資的傳說，但並沒有讓他們發大財。

南森的岳父雖然順利快速脫手，僥倖逃脫，但並沒有真正賺到十倍之多，而國王主要是對他的軍事勝利，比對股票市場獲利高興得多——儘管他也成為了股票市場上的贏家。

由於感激這位幫助他贏得對拿破崙戰爭的年輕猶太銀行家，儘管禮儀和習俗規定，禁止乞丐和外國人穿過皇宮大門，喬治最終覺得有義務

在皇宮裡接待他。但君主最初的欽佩被不信任感所取代。如果這個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如此能幹，他將來會不會成為王室的一個危險？

×

場景來到一八一八年的法蘭克福。卡爾想結婚。當他與客戶在歐洲旅行時，他不忘將把這個資訊傳遞給他經常遇到的猶太銀行家和商人。他只要對一個友善談話對象的妻子作簡單恭維，就足以引起這樣的話題：「你呢，你結婚了嗎？」他所要做的，就是回答對方，自己還沒找到真命天女。這樣資訊就會被接收、重複，最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傳到未來可能的丈母娘耳裡。尤其是他長得很優雅出眾，已經擁有最響亮的名號。那些擁有一個或多個未婚女兒的富裕之家都在排隊等候。

事情沒那麼簡單。除了漂亮的外貌之外，潛在的婚姻對象顯然必須來自一個好的家庭，有宗教信仰，而且這樁婚事必須對生意有好處；最後，她周圍的人都不能對信仰有過動搖。這些都是年輕的羅斯柴爾德的要求，他不忘把每個候選人的完整血統提供給他的母親和兄弟，讓專家檢查。因此，當一個所謂的聯姻，至少在書面條件上看起來很有希望時，會面才有可能。通常在喝茶相親時，年輕人都會有父母陪同，一起閒聊、互相微笑致意，盡量不做任何錯誤的動作，也不建議談論具體的主題。

幾乎每週都被安排與新的對象相親，對男孩來說相當無聊。為了這種場合，候選人和她的家人會提前幾天用鮮花、髮型和精緻的妝容做準備。然後，他們會用最漂亮的衣服來裝扮自己。母親們也是如此，因為把女兒嫁給一個好對象是一種解脫。另一方面，對於大部分時間都在作秀的卡爾來說，像往常一樣，一套普通訂做的西裝就夠了。接下來就是與家人討論。其實，事情這並不是那麼簡單。他如果想找到一見鍾情的對象，其實不用心急，當然他也不是那種接受任何妥協的人。如果有愛

情，那一定是不言而喻的。否則，卡爾就會繼續等待著下一個偶然.....。

經過幾次失敗的經驗後，家庭成員一致通過選擇阿德萊德·赫茲（Adélaïde Hertz），她似乎擁有一切有利條件。激烈的討論替接下來的談判鋪了路，無論是嫁妝、住所的選擇和夫婦未來的日常生活都進行了討論。最年長的阿姆謝爾和古杜勒很快就給予他們祝福。但是，就在事情似乎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發現女孩的母親根本不篤信猶太教，也不熱衷參與。她怎麼可能在這個最重要的領域，教育她的女兒和他未來的妻子？如果阿德萊德不瞭解傳統的風俗習慣，她怎麼可能照顧好一個信奉猶太教的家人呢？因為信徒有許多禁忌。餐具、肉類和牛奶的區隔、祈禱以及節日和特定儀式的對應，但也有許多禁忌、齋戒、儀式性的沐浴和典禮。人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記住一切。因此，如果女孩子不是從小就接受的嚴格教育怎麼行？奇怪的是，本應令人望而卻步並導致婚禮籌備工作徹底中斷的事情，並沒有阻止在此過程中墜入愛河的兩個年輕人。儘管他的家庭委員會有種種保留意見，但他拒絕質疑他與阿德萊德的婚姻。就這樣，卡爾和那個幸運的女孩結婚了。

事實證明，她是一個模範妻子，多產的母親，優秀的家庭主婦，常常比國王更有王者風範，比俗人更尊重習俗。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後階段，由於記性越來越差，她的丈夫、家人、朋友，甚至工作人員都對她感到陌生。她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甚至忘記自己的名字。最後，在徹底失去理智之後，她認為自己是一個茶壺，而人們也就以這種方式看待她。

18. 黃金年代

一八一九年八月。法蘭克福的一切情況都不再像從前那樣順利；法國軍隊被打敗了，拿破崙的所有法令都被當權者宣布無效；猶太區居民為獲得自由而支付的四十萬弗羅林也不再算數，舊的封建法律被匆忙地重新採用。有關自由進出、工作、婚姻和住房方面的禁令，也重新恢復。甚至猶太人對拿破崙士兵表現出的愛國主義也被遺忘了。更糟的是，由於入侵時期與放棄奴役的時期相吻合，猶太人現在被歸咎為日耳曼人的失敗和法國人的入侵負責。現在善良的德國人民又在大街上凌辱猶太人，並把他們關回舊的猶太人區裡。

經常性的騷亂捲土重來，街上罕見的猶太行人被追趕、毆打，甚至不放過他們直至致死。然而，時局開始出現些許改變，儘管他們的長輩永遠不敢報復，年輕的猶太人開始對基督徒進行自衛。奇怪的是，鎮上的民兵會開始介入暴徒和受害者間的糾紛。這也是新的現象；在過去，警察更傾向於袖手旁觀，甚至有時也參與襲擊.....。

在英國，南森先是住在曼徹斯特，然後搬到倫敦，獲得政府和所有英國高級金融界的尊重，現在他正在考慮競選公職，但發現無法進入議會，除非他依照基督教儀式宣示，而猶太人顯然不能這樣做。最好的學校和大學也禁止他們進入。伊頓、牛津或拉格比（Rugby）同樣的需要遵照基督教儀式宣誓。劍橋大學也有類似要求，但不是在入學時，而是在學習結束時，即畢業前。因此，猶太學生理論上可以上課，然後被禁止參加考試，也因此被犧牲職業前景！這是對猶太學生的要求。當然，除非他們同意進行著名的宣誓，從而改變信仰。這仍然是基督教的主要天職：思想灌輸。

南森從每日於法蘭克福寄來的郵件中驚奇地發現，人們都認為已經

死亡的舊政權又回來了，再加上基督徒的復仇欲望變本加厲。在貧民區，暴力和不受懲罰的破壞隨處可見，恐懼再次侵入每個家庭。他有機會與其他人平等地品嚐倫敦無憂無慮的生活，但他無法想像這種走回頭路的做法，對他在法蘭克福的家人和他所有的共同宗教信仰者來說是毀滅性的。因此，他向他的兄弟和母親提議永遠離開這塊不友善的土地，去英國或法國，那裡的生活比較好。古杜勒的和她的長子阿姆謝爾、以及她還未生子的媳婦伊娃，忠實於他們的傳統習俗和他們的極端東正教小世界，對他們的猶太小街過於依戀。相反的，薩洛蒙同意離開法蘭克福；在倫敦的南森現在需要在奧地利設立分支機構。

同年，在維也納，反猶太主義法律仍然有效，但比德國要寬鬆得多。而最重要的是，在邊界的另一邊，基督徒更加平和，對猶太人沒有惡意。為了讓薩洛蒙定居，奧地利人只需從德國員警那裡獲得特別許可，而且他必須支付額外的稅款。

「這有什麼關係呢？當你現在像羅斯柴爾德一樣富有時，你就不像其他人那樣是猶太人了！」礙於臭名昭著的反猶太法令，他無法購買房產，儘管他一再向總理請求豁免，薩洛蒙在成立家族公司的奧地利子公司之前，租用了該市最豪華酒店的所有樓層。他盡量忍耐，期盼所有這些苦惱都應該有所回報。但這不會在血和淚中完成。他知道，奧地利正在努力籌措支付士兵在義大利領土上維持秩序的費用，極度缺乏資金。他所要做的就是等待。同時，他結識了大衛·帕里什（David Parish），他是帕氏家族的龐大銀行和貿易帝國的猶太老闆之子。這個年輕人和他父親一樣是個銀行家，也是佛理斯金融公司（Friès & Cie）的合夥人之一。一八二〇年間，薩洛蒙與他一起簽署了一份給與奧地利的兩千萬弗羅林的貸款合約。自從拿破崙戰敗後，奧地利感覺到了人民起義的喧囂，迫切需要確保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王國的安全，從而避免自己的領土受到任何可能的污染。

在帕里什的支持下，作為對兩千萬貸款的交換，他打算要求奧地利

人增加到百分之八十的利息，也就是說一千六百萬！這些都是高利貸條件，他婉轉地解釋說，貸款人可能再也不收不回他的錢，風險非常高。因為如果戰亂結束了，沒有人知道那不勒斯和維也納的下一任政府是否會同意償還前政府的債務。

根據供求法則，是貸款人在制定條件，借款人是沒話可說的。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對奧地利提供的這筆貸款，由於條件特殊，並不是一般行為。貸款的利息如此之高，以至於薩洛蒙似乎不得不「澆灌」維也納財政和外交部長約翰·馮·斯塔迪恩（Johann von Stadion），以獲得他的批准。這對奧地利的納稅人和專欄作家來說是一劑苦藥，他們的錢囊受到重創；薩洛蒙堅持要報復，即便這只是針對反猶太主義者而來，但是，他們間的仇恨言論已經確立。

因此，他巧妙地與奧地利總理梅特涅走得很近，成了他最祕密的顧問。他還連續資助了幾筆貸款，包括為保住王位而遇到大麻煩的西西里國王斐迪南一世提供的貸款，後者需要維也納派來五萬兩千人的軍隊幫助他。

在巴黎和倫敦，南森和詹姆斯都有一個穩定的境況。但由於擔心法蘭克福的其他家人，他們持續研究了各種可能的移民計畫，以逃避他們認為暫時休眠但似乎正伺機捲土重來的反猶太主義。人們可能還記得，當年他們的父親，曾熱心地為黑森的威廉服務，然後與他一起崛起。這正是他們要學習和模仿的。

近五十年後的幸運兒是神聖聯盟（俄羅斯 - 奧地利 - 普魯士和英國）的真正強人，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也是最反猶太的奧地利首相，具有呼風喚雨的影響力，薩洛蒙決定對他進行呵護，以便從他那裡奪取不亞於外交豁免權的東西，為了達到目的，他用了一個被證明有效的「處方」，盡最大努力幫助他改善這種「症狀」，以至於讓他忘記自

已是一個病態的反猶太主義者.....。

漫長的幾個月過後，在大量禮品的攻勢下，奧地利的法蘭西斯一世（François I^{er}）在其首相的敦促下，任命巴黎的詹姆斯和在倫敦的南森為奧地利的領事。任命猶太人當外交官，這簡直不可思議！

這件事使得報紙和八卦人士說，羅斯柴爾德這些猶太人肯定是受雇於奧德帝國的間諜。實際上，兩兄弟獲得這個頭銜，純粹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並在可能的政治反彈中自由通行，現在他們還有一個額外令人震驚的資產——通往列強的永久通行證。而外交不正是接近所有國家強者的最好鑰匙嗎？

事實上，先是憑藉著一些良好社會關係，現在又憑藉他出人意料的領事頭銜，詹姆斯在巴黎成為非常有權力的警察部長埃利路易·德卡澤（Élie-Louis Decazes）的寵兒。因此，他穿著顏色豔麗的外交官制服，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毫不掩飾地享受著。對南森來說，這也是一種雙重的快樂，因為在正式儀式上，昨天還把他們當作猶太人虐待的士兵們，如今得嚴謹地向他們致敬.....。

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我們已經經歷了多少路，或者說，昨日的賤民，成了今日的權貴，正走在影響權貴決策的路上。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維也納的薩洛蒙對梅特涅的個人事務和內閣越來越不可或缺，他現在的計畫是向梵蒂岡靠攏，以便控制梵蒂岡的一些政策。因此，梅特涅提議讓第二個羅斯柴爾德人卡爾在那不勒斯代表他。那不勒斯與奧地利接壤、是分裂的義大利國中的一個獨立城邦。如此一來，他在那不勒斯就會有一個非常有用的顧問、特使和祕密特工。更重要的是，儘管維也納的軍隊在當地守衛，然而就算民眾尚未起義反抗，煽動威脅仍然存在。

一八二一年，卡爾來到那不勒斯，具體任務是收繳奧地利的債務。但庫房是空的。君主斐迪南甚至無法支付保護他的奧地利士兵的薪資。因此，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推動公債。而羅斯柴爾德就像個金融醫生那樣，幫助他的「病人」，發現了一個由眾多獨立和不穩定的小邦組成的義大利，自中世紀以來，這些城邦一直在相互監視和嫉妒。他訪問了那不勒斯的城市，以便開展他的第一次金融行動。這是一次徹底的成功，促使倫巴第（Lombardie）也向他求助；然後輪到維羅納向他求助；然後是羅馬涅（Romagna）、西西里（Sicilie）、斯波萊托（Spolicil）和聖彼得（Saint-Pierre），這些地方別無選擇，只能向他請求紓困貸款。最後，業務量和工作量幫助他在那裡定居下來，然後帶著阿德萊德創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義大利分部。

卡爾忠於家族傳統，後來成為義大利地區的一個關鍵人物，這些成功也要歸功於他的妻子，負責安排最亮麗的宴會。

他的父親絕不會相信他能有今天的成就。然而，人們只記得卡爾膚淺和沒有雄心的社交關係。因為每當一個對話者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或者一項行動規模較大，甚至有些複雜，他就會懷念起現在傳說中的家族光環，把燙手山芋轉交給詹姆斯或薩洛蒙，這在行業競爭中是不足取的。由於他沒有什麼魅力和權威，因此經常會被自己的客戶，或來自同行，甚至新教公司的激烈競爭所壓倒，就連他自己的兄弟也沒辦法經常在他身邊協助他贏得交易。

×

德國的情況算是很糟糕，而在法國和英國，國家市場仍然將羅斯柴爾德家族拒之門外，他們被指為猶太人和從前的窮人，儘管他們積極對各級政府的決策者招手。獨裁的工作狂南森成為英國最富有的人之一，實際上也是最強大的商人之一。喬治國王本人和日漸依賴其財力的貴族

們都有些妒忌。

在法國，詹姆斯終於走上了與對手競爭的道路。公共關係和公司發展是關鍵因素。戰後，各國都受到摧毀。在此之前，政府在尋找財源時，有兩種方案：增加新的稅收或是大量印製鈔票來增加通貨膨脹。這兩項措施都非常不受歡迎。南森和詹姆斯提議分別向他們所在的英國王室和法國政府貸款，以幫助重建這兩個被戰爭蹂躪的國家。而且與競爭者相比，他們的利率非常低。但最後在驕傲心理作祟下的法國的小金融圈和英國的新教銀行貴族聯合運作之下，打敗了這個好計畫。

倫敦和巴黎對他們所施加的壓力很敏感，於是拒絕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極具吸引力的提議。對於這個陰謀，羅氏宣布進行抵制。但是，這兩個國家還是批准了借款而不是加稅的想法，甚至沒有徵詢過提出這個想法的人，迫使其他金融家接受與南森和詹姆斯最初提出的相同的貸款條件。

共謀的銀行家們不得不為他們各自的國家提供資金，獲得相對少的利潤，而被排除在貸款招標之外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因此擺脫了任何外交限制，卻找到別的客戶，以更高的利率向他們提供資金。

多年來，期待已久的發動者出現了，又是來自奧地利，但卻是來自皇帝斐迪南一世本人。皇帝顯然受到了梅特涅的影響，決定將羅斯柴爾德王朝的創始人——已故的邁爾·阿姆謝爾及其所有繼承人晉升為男爵，以表彰他們對奧地利國家所做的貢獻。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很久以後人們才知道，早在一八一六年，這個貴族頭銜就被皇帝應允了，而皇帝對現金的需求也很大。在名字上加上這個簡單的銜冠後，所有的大門終於向這個家族敞開了，現在被稱為「德·羅斯柴爾德」（de Rothschild）或者德語的「馮·羅斯柴爾德」（von Rothschild），視情況而定。這個家族被世界上的大人物們高度接受，從此受到貴族的禮遇，也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國家元首及其使者的禮遇。

在那不勒斯，卡爾隨著時日越發變得重要，他現在是該地區的主要

銀行家之一。他的銀行仍然遠遠沒有南森在倫敦或詹姆斯在巴黎的業務量，但是透過公關和為打動義大利貴族而舉行的豪華宴會，已讓他逐漸成為一號重要人物。阿德萊德現在不僅僅是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她安排的宴會遠近馳名。在幾年內，卡爾甚至成為與梵蒂岡關係最密切的銀行家，並經常受到教皇葛列格里十六世（Grégoire XVI）接見。

在整個歐洲的部會中，薩洛蒙男爵和卡爾現在正四處奔波，經常從一個首都到另一個首都。這兩兄弟的網絡仍在增長，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內進行貸款或收款，並在必要時聯合起來，使越來越大的資本借貸成為可能。這種至今仍不為人知的銀行組織，使他們成為任何大規模企業不可或缺的存在。在短短幾年內，他們從被忽視到被羨慕，現在可以在黨派報紙上讀到他們的冒險經歷。據梅特涅的私人祕書弗里德里希·馮·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說，他們是粗俗的猶太人，不懂禮貌，在他們的職業中只憑本能行事，有一種特別幸運的靈感，使他們總是押對該押的寶。

在巴黎，安排了對抗傳統銀行的國家貸款案後，詹姆斯男爵終於贏得了他的第一次標案，成為法國的官方貨幣供應者。即使是反猶太主義的國家，現在也堅持由羅斯柴爾德家族資助，現在他的聲譽是唯一歐洲跨國企業銀行。然而，對於這些新客戶，五兄弟有一個既定策略：他們利用金錢這個強大的槓桿來進行談判，為他們的教徒同胞爭取更好的生活條件，這些教徒在這些遙遠的土地上仍然在殉教。這些改進是顯著的，非常有效，並且遠遠超過其他試圖透過外交手段實現的目標。對普魯士、俄國、西班牙、那不勒斯王國以及對那些正在努力維護其成果和特權以對抗革命力量的暴君提供資金。但他們並沒有魯莽到只借給一方，他們也是法國和比利時等新生民主國家及其宏偉計畫的合作夥伴。最後，他們透過在遠地的代表，還資助了美國、巴西、古巴、澳大利亞和印度。

是的，我們可以譴責他們，但數字不會說謊：羅斯柴爾德公司的資

本，包括在倫敦、巴黎、維也納、那不勒斯和法蘭克福的五個分支，從一八一五年的三十三萬兩千，上升到一八一八年的四千兩百萬。到了一八二五年，它已經上升到一．〇二億，到一八二八年更上升到一．一八億。這些天文數字是對其他金融機構的壓倒性的展現。巴黎的拉菲特銀行，以七百萬的資本排在第二位，僅次於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三千七百萬。這些結果可以與法蘭西銀行的六千萬做一個比較，當時鎖匠或木匠每天工作十五至十七個小時，他們每月的平均工資不超過七十八法郎。

19. 某種商業嗅覺

在十九世紀二〇年代初的維也納，儘管薩洛蒙和大衛·帕里什是幾筆奧地利貸款的合作夥伴，但是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友善進展，互不往來，沒有對話。帕里什指責薩洛蒙瞞著他單獨行動，獨占利潤。羅斯柴爾德與首相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並且違背了所有的道德規範。他從友人那裡祕密獲悉競爭對手銀行家的機密，在認真看了這些資料後，主動降價，並向國家提前建議新的投標議案。只要他的報價比對手提供的最佳價格低個百分之零點五，他就能贏得幾個重要的政府標案。競爭者將被毫不留情地淘汰，甚至他的前合夥人和朋友帕里什也被日漸拋離競爭圈。

在法國，詹姆斯習慣每天在他位於拉菲特街的住所蒐集全巴黎的商業和政治情報，他的助手不斷向他報告股市價格和最新消息。來往不斷的公證人和卓越的組織令人印象深刻。從接待大廳到雄偉建築物的頂樓，每個員工都以熱忱和紀律執行他們被指定的任務。一切井然有序，包括老闆接待客人的大辦公室，也是他兒子們的辦公室。阿爾方斯（Alphonse）和古斯塔夫（Gustave）從堆積如山的文件後面走出來迎接來訪者，然後再度回去埋首工作。他們從未遠離父親。即使他們從未參與過會談，但他們仍然留在那間大辦公室裡關注發生的一切。

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式來獲得他們日後所需的經驗呢？人們不能不注意到詹姆斯在與來訪者討論事情時，能夠同時處理許多樁案件而不曾搞混任何檔案的特殊能力。他對所有最新的發明、各種進步和科學研究都很感興趣，堅持要瞭解一切最新情況。儘管他似乎對提交給他的每一項發明都很熱心，但當鐵路計畫提交給他時，他卻覺得興趣缺缺，因為他認為這些項目成本太高，風險太大。現在，儘管受到嫉妒以及新的敵人不斷挫敗他的計畫和野心，他仍擁有越來越大的財政基礎，更被譽為

法國最有權勢的銀行家之一。由於受到攻擊的威脅，他遭到警方監視；到處都有便衣偵探盯著他；這是一種保護他免受可能的攻擊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所有行動和來往對象都被記錄下來。

南森在英國經營的銀行與他在巴黎的兄弟的銀行規模相當。他每天自己寫兩、三封信，然後，至少讓祕書撰寫六封信，閱讀所有他能找到的德文報紙，並強迫自己閱讀英文、游泳、早上小睡一小時，玩三四個小時的惠斯特牌（whist，一種傳統的紙牌遊戲，被認為是橋牌的前身）。他也經常被來來往來的祕書和會計人員打擾。然而，他不知不覺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金融大師，為了開發一個簡化的貸款模式，預先估算策略和或然率，準備提交給國際上的大公司。有了所有歐洲國家的新合約，同時，在一個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單一貨幣（英鎊）的條件下，他讓所有的大國便利地集中在倫敦進行交易，從而使倫敦成為歐洲的金融之都。

在此之前，每筆貸款，在地點、日期和貨幣波動方面都各有非常複雜的條件。對於每個國家的數千名公務員來說，這是一個傷腦筋、模糊和耗時的大難題。在十九世紀，會計就是要負責計算複雜的業務，毫無差錯地支付約一億法郎的債務給受益人，這大約是英國和奧地利之間的業務量。

詹姆斯在巴黎已經可以完全自主，南森對他的活動不再有任何影響。在那不勒斯的卡爾和維也納的薩洛蒙有點嫉妒他們英國和法國兩個兄弟的生活，整個歐洲都對他們議論紛紛。至於家族中最聰明的長子阿姆謝爾，與他們的母親古杜勒住在一起，有時也會後悔留在法蘭克福經營貿易公司，因為母親絕不會因為任何緣故而離開猶太小街。在國際社會的眼中，資產從一個很近的房子和國家轉移到另一個房子和國家，只是為了向客戶、聯絡員、雇員、競爭對手、政府及各方的間諜證實，這五家分行（也就是現在的跨國銀行）是最強的。

然而，在內部，這五位兄弟意見常常不同調，在書信上也不免有所

衝突。卡爾經常責備詹姆斯奢侈的生活方式，認為媒體對他生活的轉述會助長反猶太主義；南森經常對他兄弟們大聲嚷嚷，責備他們缺乏理解力，認為他們遲鈍甚至不知變通。兄弟們則是揚言要退出生意來作為回應，指責他脾氣暴躁、記帳不精確以及字跡難以辨認。但最終理智還是占了上風，因為他們明白，如果這個珍貴的組織消失，他們可能會失去一切。

一八二二年在巴黎，詹姆斯在巴黎證券交易所結識了一個來自波爾多、身無分文的年輕猶太人，埃米爾·佩雷爾（Émile Pereire），詹姆斯將他安置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對他進行銀行業務培訓，並且引薦他進入非常封閉的高級銀行業務世界。這個年輕人很快就升到經紀人的位置，並且非常靈巧地執行了每一項任務。因此，他在羅斯柴爾德家族內的升遷過程中，他不斷以他的創意和分析能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些專業領域實際上超出了他的範疇。

他也不怕投入策略，這個原本只有老闆才能涉及的領域，這有何不可，而且他甚至對政治抱有興趣，並希望讓政治更加社會化，因為其他員工們從未想過要跳脫自己被賦予的角色。年僅二十二歲的埃米爾·佩雷爾已經在構思一個進步的、簡化的經濟，真正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少數特權巨頭服務。

詹姆斯當然明白這是給他的訊息，就像給所有像他這種情況的人的資訊一樣，覺得有趣，這個年輕人給這間稍嫌嚴肅的辦公室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他年輕員工的如此激情，即使有些集體主義，對他的實際需求可能會有所幫助。而在等待更好的發展時，詹姆斯把他限制在實驗性的思考和次要的金融業務上，儘管詹姆斯對他有一種特別的好感，他也不會在公司待很久，因為這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覺得自己有點大材小用。

就眼前來說，這位「法國最有權勢的銀行家」肯定只對公共借貸感興趣。公共貸款，或稱國債，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最愛，由南森開發並

由詹姆斯改進。它包括從納稅人的盈餘中獲得融資，在此之前，他們一直被擋在金融世界之外。事實上，透過創造負擔得起的股票，每個人都可以投資和借錢給他們的政府，同時賺取大量的利息。政府因此會習慣性地讓銀行家處理這些借款，因為他們豐厚的資金庫允許他們在向國家提前支付款項之前，就能夠迅速地支出資金，甚至在從訂戶那裡籌集到資金之前。因此，銀行家被視為批發商，並負責將貸款以廉價股票的形式「零售」給民眾。因此，他支付的每份債券比買股票的人少百分之七，使他的淨利潤約為百分之五，而這些錢最多只需幾個月的時間就能周轉回來，另一方面，最後的認購者，在幾年後才能得到償還和報酬，而且每年的利息只有百分之三到四之間。

讓我們以政府推出四千萬英鎊公債為例，就是四十萬張公債證券，年金或債券。銀行將以每張一百英鎊的價格售出。這些股份顯然是由銀行家以較低的價格收購的，每張只用了九十五英鎊，每張公債證券就有五英鎊的利潤，也就是說，總共有兩百萬英鎊，另外再加上每張證券有二英鎊的擔保佣金，這是要銀行家承諾在認購者少於預期的情況下，為貸款的全部內容提供資金。換句話說，額外的八十萬英鎊的利潤，可以很容易地賺到，因為很少有公債售不出去的情況。

20. 如果你不決定你的命運，命運就會為你做決定

在巴黎拉菲特街，詹姆斯剛剛買下一座原屬於霍爾坦斯王后（la reine Hortense）和約瑟夫·福謝（Joseph Fouché）的寬敞豪宅。他還是單身，在參加了多次友人的婚禮後，開始覺得時間冗長。他在新宅接待了客戶，也是他的新朋友奧爾良公爵（le duc d'Orléans），後來成為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以及對他充滿好奇，想認識他的一些巴黎上流社會人物。這些人都認為主人翁缺少一個能夠輔佐他的賢內助。

他的兄弟們早就給他送來各式各樣的新娘人選資訊，但他一直沒能在值得尊敬的銀行家或工業家的女兒中找到合適的人選。三十二歲的他並不是十分虔誠的教徒，但他仍然需要娶一個猶太教徒，她要能完美地持家，也能在上流社會裡應對自如。後來，他選擇了他兄弟薩洛蒙十九歲的女兒貝蒂（la baronne Betty de Rothschild），一位姿態優雅，而且與詹姆斯在遠距中建立了豐富的智識交流。沒有比這更理想的婚姻了，因為正如老族長在他的時代所期望的那樣，還有什麼比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祕密和財富結合更好的辦法呢？

從薩洛蒙送給詹姆斯的嫁妝來看。由一個兄弟贈送給另一個兄弟，總比給一個外人好的多。對於他的獨生女，他送了一百五十萬法郎。這筆錢很快就被融入了詹姆斯的生意裡。他是新娘子的叔叔，也是她父親的兄弟。這場婚禮於一八二四年在法蘭克福的家中舉行。

就在一八二五年，在倫敦爆發一場新的經濟危機，開始摧毀它周遭的一切。四個月內有六十家規模較小的金融公司破產了，次年連累了八十家較大的銀行，一年內相繼倒閉。英國的銀行家們被新世界國家新興

產業的誇大甚至偽造的榮景所蒙蔽，希望迅速獲得奇蹟般的利潤，他們用客戶的錢任意投資。只要有一個破產的小道消息，就會像野火一樣蔓延，儲戶就會在同一時間衝向銀行擠兌，要求取回他們的儲蓄。

對於金融家來說，這是最可怕的風險，甚至比一次、兩次甚至三次被搶劫更恐怖，這就是所謂的銀行恐慌。銀行有一個巨大的保險箱，供所有想保護其黃金的人使用。起初，他們以匯票或支票的形式將儲戶的錢借貸出去，人們可以相互交換、調動頭寸，而他們的貴重黃金始終安全地放在銀行的金庫裡。這項業務非常有利可圖，因為他們從客戶的資金中賺取利息，而把這些黃金用虛擬的債券大量地借出和再借出。幾十年來，銀行家們注意到客戶把錢放在他們那裡時間很長，而且他們從不會在同一時間來取錢，因此他決定增加這些錢的貸款信貸的數量；從九倍增加到三十倍於他金庫中實際存在的錢。

存款和貸款之間的不平衡對他們極為有利，銀行家將變得非常富有，這要歸功於虛擬的貨幣上不斷產生的利息。但普遍恐慌的情況發生時，當所有的客戶同時要求歸還他們的證券時，他將遠遠無法償還他們，因為流通中的紙幣會更多，與他們庫房中實際擁有的黃金數完全不成比例。到最後，就是客戶的擠兌，銀行的破產。

隨著近一百七十家銀行陸續陷入困境，英國中央銀行也發現自己處於類似的情況，它的金庫中沒有足夠的黃金可供那些不謹慎的銀行周轉並支付他們所有的債權。英國首相只得求助於南森·羅斯柴爾德，而南森同意墊付不足的錢。利用來自巴黎的詹姆斯和維也納的薩洛蒙的資金，以及從歐洲其他銀行家那裡借來的錢，他向中央銀行的庫房注入了將近九百萬英鎊。就這樣，他使它免於破產，也使整個國家免於恥辱。

在維也納，薩洛蒙的合作夥伴帕里什，為奧地利墊付了一千萬弗羅林；但由於受到英國銀行業潰敗的重創，其過度負債以及這場遍及整個

歐洲的新金融危機，使維也納的國庫空空如也，而奧地利政府則拒絕支付其債權人。帕里什被薩洛蒙保證的所謂奇蹟般的利潤所誘惑，他沒有遵守他銀行家父親的教導——應該要多樣化投資。他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如今再也沒有足夠的資金翻身。他不得不離開他的債權人，離開他宏偉的辦公室，離開他珍貴的藝術品，最重要的是，失去他的聲譽；他也不是不知道，奧地利總理在停止對他付款之前，已經先向他的朋友羅斯柴爾德支付了利息和本金。這個年輕人感到被出賣了，看來他是對的。他是這個銀行破產大潰敗中的一員，寧願自殺也不願意面對他的父親，但不能不懇求他以前的朋友薩洛蒙和梅特涅，他們對他的苦惱突然變得充耳不聞。他在住所留的一封信中，譴責了他們的冷漠和忘恩負義，信中還提及，早在一八一七年，當羅斯柴爾德初到達維也納時，他就曾幫助他融入社會，很熱心地把他介紹給奧地利總理。

21. 弑虎謀皮，刺客因其榜樣而致命

在倫敦，滑鐵盧戰役的勝利者威靈頓現在是英國政府的首腦，他敵視維也納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儘管英國欠奧地利錢，卻拒絕與奧地利首相直接溝通。因此，他通過南森·羅斯柴爾德向梅特涅施壓，推遲償還兩百五十萬英鎊債務。南森和薩洛蒙聯合說服維也納，表示金融危機已經影響了英國財政，償還貸款的可能性很小。奧地利害怕收不到還款，因此，兄弟兩人算是「幫了一個忙」，以折扣價購買這些債券。不久之後，他們向英國提出了債務原價償還的要求，並在此過程中獲得了約六十萬英鎊的利潤。

這個過程雖然不是很道德，但完全合法，至今仍被保險公司沿用，它們低價買回急需兌現的投保人的索賠，從而避免了可能在法庭上拖延的訴訟的等待和不確定性。

一八二五年，查理十世（Charles X）在巴黎登基。小人物看著這個世界上偉大又幸運的人物在慶祝。他們投資於未來，交換房產和股票，並從中獲利。而人們在賭博或商業上瘋狂下注，希望贏得更多的錢，甚至在那些辛苦從事社會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農業、機器和服務的不太幸運的人眼前。很明顯，嫉妒之心在街道和農村都有了。最弱勢的人一天工作十五個小時的工資約為一·七七法郎，這幾乎是一個乳酪和一些水果的價格。

詹姆士的妻子貝蒂生下了夏洛特。孩子的教養問題向來是他們家庭的心病。是否應該讓他們享受柔軟舒適的生活，避開所有的障礙，如同他們的父母在他們這個年齡會經歷的？還是應該以刻苦的方式培養他

們，使他們對可能面臨的挑戰有更好的準備？家族中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可是奇怪的是，每個繼承人的命運都不會有所改變。

薩洛蒙的兒子安塞姆在成功接受了普通教育後，不得不為父親的顧慮付出代價：十五歲時，他被禁止去法國度假，因為父親擔心他會看見叔叔詹姆斯在巴黎頹廢的生活和奢侈的浮誇行為。父親決不允許他背離銀行和學習與工作的生活。卡爾叔叔建議他盡快離開學校；盡快教他貨幣經濟和金融的祕密，好確保年輕的安塞姆能一生受用不盡。

這名少年即逐漸參與了最困難的金融交易，陪同他的父親和叔叔在法蘭克福和維也納之間旅行，直到十七歲時，他被賦予了自主任務，仿效銀行的其他職員和授權代理人的工作。然而，由於年輕和缺乏經驗，導致他在決策中的姿態不夠婉轉，而且有時過於固執。在拜訪一位逾期未付款的老客戶時，安塞姆毫不猶豫地表現出強勢的態度，用扣押和法律威脅來對待這位老人，然後將所有東西帶回拉菲特街。

他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因為他強迫他的客戶向周遭人借錢而成功地收回了債務，這個年輕人承認他很喜歡這項任務，也希望再次執行這類任務。他向好奇的工作人員吹噓說，雖然他很年輕，但他可不是好惹的。在隔壁房間裡忙碌的薩洛蒙雖然沒有完全聽懂這一切，但他出於好奇，停下手邊的工作，把兒子叫了進來，要他清楚地描述他的任務是如何進行的。

安塞姆無需誇大其粗暴的行為，只要認真表現堅定的態度就足以對父親交代。但事與願違，銀行家對有這樣一個苛刻的兒子感到震驚，不滿兒子讓債務人陷於難堪而得意，不久就決定再也不將敏感的任務交托給他。一個好的銀行家也可以有一絲人性，沒有必要對遲繳的客戶傷害或脅迫。這次換安塞姆被驚呆了。他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教訓，從此成為最溫和的討債人，並且也教他的同事要有同情心，後來也這樣教育他的孩子們（這些孩子後來也都成了銀行學徒）。

一八二六年，這個年輕人娶了南森的長女，也就是他的堂妹，夏洛

特（Charlotte）。她忠於家庭的價值觀，在管理和一般文化方面與男孩們一樣博學，但也熱衷於藝術、音樂和布置，她是一個模範家庭主婦，她的優點受到法蘭克福所有貴族的稱讚。夏洛特的沙龍在維也納是最受歡迎的，她的小門客包括作曲家和鋼琴家喬阿奇諾·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菲力克斯·孟德爾松（Félix Mendelssohn）和弗朗茲·李斯特（Franz Liszt）聞名整個歐洲，某部分毫無疑問也得歸功於她。

在英國，南森的長子萊昂內爾（Lionel）進了新法院大學（l'université de New Court），也同時在他父親的辦公室開始了銀行的學徒生涯。之後，他去了巴黎，在那裡他和叔叔詹姆斯一起生活了四年。他的弟弟納旦尼爾（Nathaniel）被送到卡爾在那不勒斯的家中接受訓練。當萊昂內爾回到倫敦時，納提（納旦尼爾的小名）在巴黎取代了他的位置。

詹姆斯的兩個兒子還太小，靠英國來的年輕侄子納提協助他好些年。對這些年輕的未來銀行家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訓練呢？阿爾方斯（Alphonse）是詹姆斯第一個繼承父親事業的兒子，從小到大學習法語、英語、德語、希伯來語，還同時學了《聖經》，以及騎馬、音樂、繪畫和體操，之後他就會順理成章地追隨父親的腳步。也許他比其他人更能為繼任大業做準備。至於女兒們，都像她們的兄弟一樣接受了完整的普通教育，甚至財務教育，她們在大多數時候都被調教成社會上的理想妻子和出色的女主人。因此，最好的狀況是嫁給某個堂哥、某個叔叔，不然最差也要嫁給一個來自良好家庭的猶太人——當然至少要從事銀行業。

一八三〇年，在巴黎的詹姆斯正在為工業化和現代化問題思考。新的融資模式具有更高的經濟風險，也不會有較高的利潤和政府貸款的擔保。冶鐵工業有了新式的吊橋，船舶有了先進的蒸汽機、化學工業和煤氣照明設備。所有這些活動都需要越來越多的礦產和資金。我們必須湊合著用，因為無論如何，黃金都是重要的流通貨幣。因為沒有什麼比錢

靜靜地被鎖在金庫裡更糟糕的事了。最後，每個人都開始談論鐵路的發明，引起一番轟動，奇怪的是，詹姆斯卻不這麼認為，他和他的兄弟們為什麼要在其中投資幾百萬，而他們當中最敏銳的人南森卻拒絕參與其中，冒任何風險？

年輕的埃米爾·佩雷爾當初沒有給詹姆斯留下太壞的印象，這時，他帶了一個構想來探望他：又是跟鐵路有關！現在他已經決定要建造一條鐵路。這會不會讓人覺得有些魯莽行事？起初，詹姆斯當然不會不表達他的保留意見，但也許是基於單純的好奇心，他願意給埃米爾一個機會來說服自己。

因為他想知道，自從雇用了他之後，這位他稱之為「小埃米爾」的年輕人是否變得冷靜？多年前，當他還年輕時，他的熱情和總是領先別人一步的印象，使他無所畏懼。這曾是一個多麼有吸引力的讚譽啊！他對市場的分析常常被證明是正確的。然而，在光譜的另一端，他的另一想法是建立一個合夥制的投資銀行，由一個每年選舉產生的委員會管理，百姓作股東。詹姆斯認為這個計畫是不可想像的，也是危險的；但這並不妨礙他至少喜歡聽他的小門徒說話。人們不禁要問，當他從早到晚都說「不」的時候，銀行家為什麼還要讓他為他服務？因為他的每一個想法，都不是這位年輕人的錢在運作，而是他自己的錢在運作！那問題就不一樣了……。

但就目前而言，年輕佩雷爾的魄力和他精心研究所敲定的火車和鐵路專案確實令人信服。到巴黎與兄弟佩雷爾會合的伊撒克（Isaac）再加碼；他們現在打算讓詹姆斯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並希望將他擔任未來企業的形象代言人。他們是有意這樣做的，還是純粹巧合？他們不知道，但這一論點和宣布的計畫盈利效果將打動人心。這兩位即將成為工程師的人，懇求詹姆斯男爵幫助他們建造並運營一條非常短的鐵路線，只不過十九公里長，連接巴黎和聖日耳曼—昂萊（Saint-Germain-en-Laye）。

這個實驗性計畫，無論對貿易還是對人類而言，都是真正的科技和工業革命。不久之後，整個世界都將採用鐵路，對我們這一代人有極大的影響。而這兩位有識之士，高瞻遠矚的護民官，讓詹姆斯男爵付出五百萬法郎開始運作之前，先讓他懷抱夢想。這絕不是個簡單的工作！

然而，在有形的財務預測和獲利的說明下，這些數字足夠吸引人又有前瞻的遠景，而且他們非常小心地不斷奉承這個將成為他們合作夥伴的人，兩兄弟要讓他相信，工業將比銀行業更受重視。他們仍然喋喋不休地說，法國（甚至全世界）肯定不會忘記這些偉大的建造者。

最後，在向他保證會有五倍的獲利後，剩下的就是要說服政府簽署授權專案的法令，鑒於詹姆斯與當局的特權關係，這應該不是那麼困難。幾個月後工程啟動，自此，在兩兄弟的監督下，直到幾年後完工交貨，他們都不曾離開工地。

在巴黎，羅斯柴爾德已經成為上流社會的領導人之一，儘管他永遠無法擺脫強烈的德國口音，但是他已經習慣於首都的生活方式，而且他還是需要得到別人的肯定，於是過著很有格調的生活——有佣人、廚師、男僕、馬車夫、保安……，這些花了他不少錢，他不得不向法蘭克福、倫敦、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其他家族成員隱瞞這一切。在父母的教育下，羅斯柴爾德兄弟一直過著相當簡樸的生活；儘管他們擁有不斷增長的財富，但他們節儉的生活方式仍然不變，除了詹姆斯……。

身材矮小，長期超重，他的青春魅力已經開始消退。相反的，他的妻子肯定不像他那樣貪吃，依然很有魅力，報章雜誌上常有很多報導。詹姆斯和貝蒂完美地適應了上流生活，至少有一段時間，人們常在劇院和時尚的餐館看到他們。

另一方面，南森在倫敦的生活方式與他在巴黎的兄弟完全不同。他生活得很好，但他必須謹守分寸，以免招人眼紅。他已經因為與公共資產的關係密切而受到批評，因為他在戰爭期間借出了很多錢，並得到了英國財政部高價的償還。也許價格太好、太高，而且引起諸多猜測，記

者們總是在尋找醜聞，在最令人厭惡的財富中搜尋可能的腐敗因素。而他是猶太人的事實也無濟於事，即使在英國，他與國家最高層的某些決策者的勾搭也過於明顯。但是，參觀過不如自己有成就者的貴族所擁有的豪華宅第，特別是看到他的兄弟詹姆斯在巴黎的富足生活，他最終向嫉妒的幽靈屈服。他現在覺得自己在新法院的住所很擁擠，這裡既是辦公室又是住家，離城市只有一箭之遙。總之，他沒有一個星期不被報紙嘲笑和指責他的成就。他為什麼要繼續這種難為情的狀況？於是他在皮卡迪利（Piccadilly）大街一〇七號買了一套更氣派的豪宅，開始品嘗奢侈生活的樂趣。

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從此每個成功的投資者、交易員甚至是單純的職員都知道，等著南森·羅斯柴爾德來到「交易所大廳」的這個慣例。人們觀察、審視、分析他的每一個動作和每一個眼神，因為任何能夠破解和預測他最輕微的動作的人都會獲得不可否認的利潤。這是他在短短幾年內建立起來的聲譽，經過創新的策略和「舉動」，比如在滑鐵盧，他靠在柱子上，假裝收到一個資訊（他當然知道自己被監視著），然後開始賣掉所有股票，後來被一些驚慌失措的競爭者追賣；他稍後再以最低價格買回。他盡可能謹慎，身為本市無可爭議的明星，他從不任意表現。他的眼神空洞，面部表情始終保持不愠不火。他是個好人。如果他無意間洩露出任何資訊，我們怎麼能確定這不是為競爭者設計的陷阱？眾所周知，他的策略難以捉摸；無論如何，他不得不透過人頭戶名來掩飾他的行動。而且，世界各地都不乏記者和做報導的人。人們會拚命爭取成為他的通訊錄上的一個名字，也許只是為了誇耀自己是其中的一員，即使這意味著不勞而獲，並從某個行動中獲得一點利益。

再來就是著名的獨特五家銀行網絡，令人嚮往。但是，究竟他和他的兄弟們在搞些什麼？最後，當我們幸運讀懂他的遊戲時，一切為時已晚。因此，他不斷地出人意料，看似買漲、買跌而不斷增加自己的財富，其他人卻在這個金融叢林中掙扎求生。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穩賺，只有在這種相互制衡的情況下，才能有輸的一方，也有贏的一方。在股

市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樣，每個人都在相互博弈。即使我們表面上相互問候，臉上總是帶著同樣的腐敗和自滿的微笑，實際上卻在背後嫉妒和憎恨對方。

但是，這種對所有家族成員在倫敦和巴黎活動的高度監視，不僅僅是由股票經紀人或特工部門進行。報紙上定期報導「男爵」會見的所有人員，他們應該會為發生的事情向高層提供線索。隨著每一次資訊的公開，人們會對可能發生的事件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這類資訊可以從僕人或訪客那裡高價買到，讓人們可以在可能的好消息或災難之前視情況而定，做出安排。

22. 祕密就是祕密

導致許多人喪生的一八三〇年三次光榮革命的前夕，巴黎一切似乎都很平靜。人們會注意到「詹姆斯去過部會洽公後，悄悄地去了另一位非常重要的銀行家的妻子杜瑞（Thuret）夫人府上晚餐」。這證明首都一切正常。

然而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就在第二天，一場暴動發生了，連男爵都沒有預料到。記者們在祕密集會後，給出了「LA」（上街頭），隨後不久反對派的一些國會議員也給出了LA；然後是提升到工人工會。憤怒之餘，他們進入巴黎進行反擊，或至少給政府製造一些威脅。街上出現了零星的遊行隊伍，他們舉著標語牌，打著口號，街上的人越來越多。

政府起初沒有什麼反應，直到中午時分，維和人員在騎警的協助下，封鎖了主要道路，驅散示威者。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抵抗的人來說好像是澆了一場冷水；第一批人倒在步槍的子彈或馬刀的攻擊之下，而其他的人則盡可能地保護自己，用鋪路石或他們能找到的任何東西進行反擊。

正當此時，分散在五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家族之間交換了大量的信件。而且，隨著事件的發展，書信來往有時甚至一天有幾封，也是很常見的。政治受到嚴格審查。各個領域的間諜不斷提供任何可以買賣的資訊，這使每個人都能掌握新聞，並在必要時對各個事件作出反應。顯然所有關注的核心都是金錢，但最需要注意的是安全。

沒有人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遊戲會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私人郵件服務是該組織最大的資產之一。而已故的邁爾·阿姆謝爾在三十年前就是靠著這個辦法讓他的公司逐漸擴張。當時，他被許多嫉妒和破壞

性的陰謀家監視著，從部長、商人，到對他們充滿好奇的全歐洲的員警，使得族長、他的兒子和他們的夥伴們不得不一直保持警惕，總是比別人超前一步，以逃避他人輕率的企圖。

幸運的是，孩子們成長的母語方言，即意第緒語，是希伯來語和德語的奇怪混合體，要搞懂幾乎不可能，至少對一個新手來說很難讀懂這些字母。特別是不規則的筆跡對收件人自己來說幾乎無法辨認，需要反覆思考才能掌握每條資訊的含義。再加上使用特定的代碼，傳統上是由族長制定，這將使任何冒充的翻譯者無法理解這些胡言亂語。

其次，由於這些信件從來沒有簽名或收信地址，在員警扣押時，如何確定寄件者和收件者的身分？最後，由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差經常改變他們的裝扮，他們怎麼可能這麼容易被識破或逮捕？他們的服裝不只是像戲劇用的戲服，而是會根據潮流和時代的環境而改變。一切都是為了欺騙敵人。他們裝成運送原木、糞便或馬鈴薯的工人，根據信件的路線或目的地，將自己偽裝成窮人、中產階級或貴族。婦女和兒童也被用來做掩飾。而且他們毫不猶豫地扮做神職人員或流動警衛，以便通過關卡。由於這些策略和預防措施，即使偶爾被攔截，家庭的情感和計畫永遠不會被暴露。當然，敵人、地方官或是競爭對手，一開始會因為得到了裝有羅斯柴爾德家族任何信件的袋子而歡欣鼓舞。但在多次嘗試破解這些字母後，樂觀情緒總會被失望和挫敗的憤怒所取代。

一八三〇年，愛爾蘭發生饑荒，國際糧食價格上漲。南森在與總理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後，總理解釋說他永遠也買不起大米，更無法幫助愛爾蘭人，南森寫信給幾個糧食和進口商，乞求他們做些努力，特別是在人道主義緊急情況之下；他向他們承諾，他不會忘記這一善行，一定會回報他們。批發商的反應既無情且毫無討論的餘地。生意就是生意！

於是他決定利用他自己的網絡。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同時也在那不勒斯和維也納各地透過他的兄弟散布消息，說存糧的數量多得不得了。在金融市場上，就像在其他事物上一樣，「物以稀為貴」是價值的關

鍵。所謂的生產過剩並沒有吸引投資者。米的價格終於開始下跌，直到南森和他的兄弟決定盡可能以低價買回米。英國首相被嚇住了，終於簽署了這筆貸款，使他能夠廉價進口米，避免愛爾蘭人民挨餓。

在法國，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有任何區別，因為猶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信奉宗教，同時從事自己選擇的政治活動或職業。新一代的青年人，有些成為律師、醫生、最高法院法官，甚至很快成為總理。雖然說猶太人壞話仍然未被禁止，但法國法律中沒有任何條文可以在肢體上或社會層次上限制他們，或對他們進行不同於其他公民的歧視。然而，新興資產階級與未能享用到進步條件的窮人之間的差異，則越來越明顯。新的富人被指責，不再僅僅因為是猶太人而有罪，而是因為富有而有罪；即使這只發生在某些人身上，當然是以羅斯柴爾德為首的這群人。

其實他也沒有閒著。他忙著把時間分配在辦公室、證券交易所、那些成為全城話題的盛大宴會和他頻繁出入的各部會之間。詹姆斯從不忘對政治家的財務做建議，因為他們並不總是很積極。他希望站在高層決策的最前端，而讓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但在平民方面，叛亂還是很嚴重，儘管沒人看到它會如何演變：以色列人被指為「擁有其他人所沒有的」，也成為社會主義宣傳新聞的替罪羔羊。人民的新敵人被指為「猶太人都靠法國人發財」。

詹姆斯和薩洛蒙擔任奧地利領事，並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外交政策，各自為他們的收留國和各自的政府服務。最重要的是，他們要努力說服當權者，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和平。然而，那些變得越來越毒辣的報紙卻很得意地讓民眾相信戰爭比和平有利可圖。所有類似羅斯柴爾德的猶太人，現在都被認為是為其他國家服務的策畫者，為戰爭做準備，以便使自己更加富有。

因此，對許多歐洲政府來說，戰事衝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任何藉口都足以讓人們對自己的鄰國感到不滿，並為假想的戰爭武裝自己。然

而，與事實相反，身為德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和義大利居民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顯然更喜愛和平，這既對商業有利，也對他們共同宗教信仰者的平安有利。但是，整個歐洲的政治局勢再次不穩定，正在推動多樣化策略，在所有國家，包括最遙遠的地區進行貸款和投資業務。因為「寧可擁有數不清的債務，並在世界的四個角落賺取利息，也比在床腳下有裝滿黃金或貶值股票的保險箱要好」，也就是不願任由外國入侵或不斷可能發生的革命所擺布。

在名副其實地「吃掉」了所有的競爭對手之後，心地善良的詹姆斯買下了曾經屬於富謝（Fouché）的費里耶爾（Ferrières）莊園，其中包括一座以池塘為邊界的小城堡。他還買下了周圍的房產，莊園逐步擴展，直到二十年後的一八五五年，他終於決定建造他自己富麗堂皇的城堡。這將成為他對自己在法蘭克福猶太區最初幾年的悲慘生活進行報復的象徵。這項工程計畫至少需要十五年，卻在四年內就完成了，對於這樣一個工程來說，時間確實算短。在這段時間裡，他睡在未來建築旁邊的狩獵屋裡，該狩獵屋後來成為馬廄的一部分。然而，房子主人無憂無慮的態度並沒有持續下去。即使他花時間在費里耶爾監督他的工地，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巴黎和銀行。新聞界在嘲笑和欽佩之間，給了他一個大男爵的頭銜，並如此持續下去。幾十年來一直追逐榮譽的他，並沒有因此而中飽。當他享受著遠非想像中的暴風雨前的寧靜時，他仍然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跡象，也就是新亂象正在形成的前兆，特別是一八三〇年股市的下跌，這應該是對他的警告。

因為七月二十五日，法國國王剛剛公布了最新的四項旨在遏止共和憲法政治引火性的法令，目的可能是回復到一七八九年之前的君主政權，這些舉措讓報紙喊出「醜聞」，隨後巴黎人民也走上街頭抗議。

醞釀了幾個月的叛亂隨之而來，皇家軍隊難以擊退。示威者中已有一千人死亡。議會被解散。查理十世退位了，他很高興沒有被逮捕。他偽裝成一個英勇的騎士，騎著一匹普通的馬，在他的三個主要副手的協

助下，離開了幾小時前他還在那兒打過獵的朗布依埃（**Rambouillet**）。他最後一次到巴黎，無可避免地去探望他的朋友詹姆斯，順便去羅斯柴爾德之家的櫃檯取些錢，以便在流亡中生活。工作人員招呼他，但詹姆斯沒有在那裡接待他的傑出客戶。然而，警衛人員非常感動，邀請國王進來，查閱了帳簿，並給了他二十萬金法郎，儘管君主對他應得的款項毫無概念。他離開了，越過英吉利海峽，在普利茅斯定居，再也沒有回來，後來在蘇格蘭待了幾個月後再次搬家。他的法國王位由路易-菲利普·奧爾良（**Louis-Philippe d'Orléans**）繼任。

23. 人性與曲折

一八三一年，比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小十九歲的猶太銀行家詹姆斯已經是國王在金融和外交事務的幕後顧問，因為這兩個領域緊密相連，特別是與比利時和義大利兩個鄰國經常爆發外交危機。羅斯柴爾德與他的君主相處得非常好，每次都能成功地說服他接受談判，而不是採取軍事行動。幾千年來，有權勢的人之間微不足道而且往往是幼稚的爭執，導致了無用而不公正的流血事件。

那麼誰來承擔？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高高興興地拿著槍，槍口上插著一朵鮮花邁向戰場，但他們很久以後才意識到，除了與親人告別之外，戰爭沒什麼浪漫可言。

近五十年後，保羅·瓦勒里說：「戰爭是由彼此不認識的人所發動，造福於那些互相熟悉但永遠不會投身戰鬥的人。」

正是基於這種想法，詹姆斯盡可能地介入，還有他所有家族成員的後代，甚至在他的貸款合約中插入一個關鍵條款，規定在發生軍事衝突時需要提前償還所有貸款。當然，這樣的規定很難對沒有誠信政府實施。但它肯定會發揮作用，甚至可能是對借款人的心理產生作用。考慮到心理學在人類行為中的份量，這也不是什麼壞事。

一八三〇年，在巴黎被稱為「三日光榮革命」（Trois glorieuses）的衝擊似乎正在減弱，但街上仍有一些爭鬥。大男爵安排了一場嘉年華狂歡節舞會，所有上流社會的人士都受邀參加。但是，當他們假裝玩得正開心時，附近仍可以聽到軍隊向停留在街上的最後一批死硬分子實施攻擊。賓客心情並不好，當其他人，包括對方陣營中的人，倒在騎兵的馬

刀和子彈之下時，甚至沒有一個客人歡樂得起來。這個夜晚令人絕望地悲傷，詹姆斯別無選擇，只能用嘴唇沾著他的客人帶給他的葡萄酒。這是一個啟示。他品嚐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味道，那就是拉菲城堡

（Château Lafite）。由於他天生反應靈敏，堅持要去參觀莊園，不久，他見到了主人，他向莊園主人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價格。可惜對銀行家來說，很不幸的是，這個充滿工作熱情的葡萄種植者並非一個好賣家。詹姆斯安慰自己，訂購了幾十桶和幾百瓶，這些酒他一輩子也喝不完，甚至還將這些酒贈送給他身邊每個人。

一八三二年，巴黎還沒有來得及癒合其連續革命所造成的創傷，一場新的災難即將來臨。在數次血腥鎮壓的起義和全球範圍的不衛生狀況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繫？事實是，霍亂正在成為當下的關注點。首先毀滅了印度，然後侵襲了中歐之後，該流行病來到了法國，巴黎也未能倖免。首先受到影響的是貧窮和老齡化地區，因不衛生而變得容易受病毒侵襲。但很快，這種疾病就傳到了更高階的社區。從每天死亡兩百人，迅速竄升到幾千人，報紙沒有公布這些數字，以免加劇恐慌的緊張局勢。

靈車變成了裝滿死者的搬運車，路人們倉皇逃竄，害怕身上仍具傳染性的屍體會傳染給他們。隨著工人們開始叫囂著大規模中毒，必須為這些不公正現象找到罪魁禍首。在中歐，猶太人很快被認定是在水井中投毒者。在法國，人們把矛頭指向資產階級，然後是醫生，他們的目的是殺害人民，因人民的革命仍未取得勝利。議會主席讓·凱西米爾-佩里耶（Jean Casimir-Perier）本人在參觀了醫院後，也屈服於這種疾病，而那些有能力的人則只有安排逃亡。

薩洛蒙逃離了他在維也納的住所，到詹姆斯在費里耶爾的城堡避難，詹姆斯則選擇留在巴黎的拉菲特街，取消了他所有的約會，用石灰覆蓋他家的牆壁，這是唯一已知的試圖阻止流行病的補救措施。大男爵還不厭其煩地寫信給歌劇院，要求退還他的訂金，因為無法外出的問

題，而且無論如何演出都要取消，直到情況進一步改善。

既便是小錢，也不該浪費！

一八三三年，西班牙因為陷於無休止的內戰而缺乏現金。財政部長路易士·洛佩斯·巴列斯特羅斯（Luis López Ballesteros）要求南森緊急撥款。除了他以總理身分作為承諾之外，沒有任何可以作為擔保之物。他承諾，一旦國家恢復平靜，他將全額償還貸款。

這兩個人過去已經見過面，南森信任這位優雅而熱情的外交官。巴列斯特羅斯向南森保證，西班牙將長期記住這個恩惠。在法國、奧地利和義大利各家的幫助下，這位到處逢源的銀行家成功地湊齊了一千六百萬法郎，借貸給西班牙政府。在貸款契約和匯票正式擬定後，幾個船隊在嚴密的護衛下抵達馬德里，帶著黃金貸款金額，還有英鎊和法國法郎。但幾個月後，西班牙政府在沒有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更換了財政部長。南森給巴列斯特羅斯寫信，沒有回音，又等了一陣子，他開始擔心沒有客戶的任何消息。這一次，他直接向大老闆斐迪南七世國王（le roi Ferdinand VII）表達了對其沉默的驚訝，並要求尊重協議，償還貸款。幾個月過去了，西班牙的沉默變得越來越深沉，證實了羅斯柴爾德的猜測。這對一個朋友來說，就像背後被捅一刀那樣痛，對這個曾經不顧一切為他提供服務的人來說，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他明白，西班牙國王已經忘記了他的承諾，並且他打算永遠不會償還所欠的款項。

這種失信行為不能不受懲罰，所以四兄弟選擇機會，買下了價值一百八十多萬英鎊的伊比利亞股票，然後在最佳時機突然賣出，弄得股市價格急劇下跌，讓西班牙損失了數百萬元。國家因為自己的背叛和君主的愚蠢付出了代價！但對南森來說，事情還沒有結束；處於谷底的股票太誘人了。他再次買回股票，悄悄地等待它們再次上漲，讓價值剛剛更新的馬德里證券交易所再度崩潰。每次買進賣出，銀行家的利潤都很可

觀，而西班牙的經濟卻進一步受到損害！國王最後只得懇求羅斯柴爾德家族接受他的道歉。當然，國王最後償還了債務、利息和本金，南森也停止了對馬德里證券交易所的敵對行為。

但是，西班牙將永遠不會從其國王的奇思妙想所造成的金融動盪中完全恢復。由於其他外國投資者和貸款人也同樣被騙，人們的信心將不再存在，西班牙的交易水準將永遠無法與其他歐洲金融中心相比。

24. 錢幣的另一面

縱觀世界各地，一直以來，富翁和名人與乞討組織總無法脫離關係。羅斯柴爾德家族也不例外。從族長傳下來的傳統，乞丐絕非被忽視的對象，恰恰相反。如果有幸沒處於這種狀況的話，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分享給予。

卡爾·馮·羅斯柴爾德經常在同一時間離開他的住所，分送熱食已經是他的習慣。他總是帶著幾千塊錢，照顧那些在他門前非常有秩序地排隊的崇拜者。這支小隊伍非常忠誠，因為有好幾次，他們提醒他注意危險。即使是對付警察，他們也毫不含糊，像一堵不可逾越的牆一樣保衛著他。這讓他用開玩笑的口吻，在他的同僚面前公開說，有需要的人，比他的客人和他的員工便宜得多，至少不會背叛他.....。

在那不勒斯的辦事處，甚至有一個由三名辦事員組成的部門專司照顧各種援助的請求。求助者的範圍很廣，從被毆打的孕婦到破產失業的銀行家，他們都要求得到一點職業上的援助，還有各種提供神奇產品的騙子，比如一個藥水的發明者，據說可以讓你長生不老，但只能活到一百五十歲！這就是所謂的奇蹟。這封信會讓收信人感到不安，但他還是會回答：「既然造物主是唯一能延長生命的人，我不能讓自己通過另一個中間人.....。」但卡爾仍然會祝他在未來一百五十年裡好運，因為這個惡作劇者理當自己先使用他的藥水。

幽默是回應一些古怪請求的唯一方式，但卡爾還是會對所有被視為嚴肅和緊急的請求作出積極回應。藉著另一個負責慈善事業的通訊員團隊，他和所有其他羅斯柴爾德家族資助醫院、孤兒院、研究中心、博物館、圖書館和文化中心等。

在法國，儘管大男爵擁有大量財富，然而他每天都要忍受反猶太主

義者在他家門口的侮辱。一八三一年，比利時政府決心對荷蘭發動戰爭以收復林堡（Limbourg）和盧森堡的領土，大男爵決定向比利時交付最初承諾的三千七百萬貸款，只有在埋葬所有衝突的情況下才能支付。接著，布魯塞爾和海牙簽署了一項和平協定。

對於那些仍然認為戰爭使詹姆斯發財的人，他不厭其煩地回答說，自從他幫助政府融資以來，他的錢只用於人類的發展和生活改善；只有和平和穩定才能為信心和繁榮創造必要條件。儘管如此，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名聲現在響遍整個歐洲；反對者利用報紙兜售捏造的謠言，在公眾眼中詆毀他們。嫉妒和羨慕之餘，記者、漫畫家、小冊子作者和詩人都把社會新聞當成了永久的宣傳品，加油添醋，讀者也很喜歡。「像羅斯柴爾德一樣富有」這句話取代了著名的「像克羅伊索斯（Crésus）一樣富有」。當孩子們向爸爸們要幾分錢時，經常會聽到父親回答：「我又不是羅斯柴爾德！」

在法蘭克福，古杜勒，特別是一直忠誠地和她一起住在家裡的長子阿姆謝爾都很擔心。因為漢娜（Hannah），南森的第二個女兒，正計畫結婚，這本來是一個好消息，如果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異教徒的話。她是一個非猶太人！

亨利·菲茨羅伊（Henri Fitzroy）實際上與她同齡，出身良好，富有，具貴族血統，甚至還是皇室成員，因為他與英國的查理二世有關係，但他也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一場災難正在形成。阿姆謝爾過去經常談到這個問題，因為除了反猶太主義和商業之外，同化就是猶太人最敏感的問題。詹姆斯對這一點很生氣，而南森甚至不願談起這個問題！

自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第一代之後，習俗似乎已經不那麼被嚴格地遵守了。新一代英國人傾向於與非猶太人通婚。

另一方面，家族渴望社會地位攀升，沒有對方怎麼能調和，不落入愛情的魔咒就能升到王國的頂端？因為，只要與不同信仰的人有任何關係，不論是交談、世俗或甚至經濟上的關係，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同

化、聯姻，從而改變信仰的風險。無論南森如何對他的女兒咆嘯，然而傷害已經造成了。

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全世界的智者，不管是什麼教派，都決定把他們的部落組合在一起；為了對外國人保持盡可能的隱蔽性，避免這種風險。

但回到先前的話題：在倫敦，如果南森不是最虔誠的人，但他至少堅定地捍衛著百分之百猶太式的婚姻；但自從他的孩子成年後，在他那個時代已經退居二線的宗教，又更退了一步，讓對世界開放和社會地位，優先於猶太教。我們開始假裝對男孩與一些短暫的女孩之間的一夜情冒險不再那麼關心。甚至有時候，某些女士甚至會自發地前來銀行，要求支付一些他們提供的「服務」的費用。

因此，現在的情況很嚴重，家裡的每個人在收到這個壞消息後都很警惕：漢娜不能嫁給一個非猶太人；這樣的先例將證明一切皆有可能，並為新一代樹立一個非常不好的榜樣。一個月後，這見識成了羅斯柴爾德家的主要話題。正如一個瓦罐經常隱藏著另一個瓦罐一樣，她那大她五歲的哥哥安東尼（Anthony）也愛上了一個非猶太人！像他意志堅強的妹妹一樣，他也非常堅持。他愛這個女孩，對方似乎也愛他。人們不斷從各地趕到倫敦來，試圖說服年輕人放棄這種瘋狂的行為。歷史、邏輯、溫情，但也有威脅，當然還有金錢，一切可能影響他們的東西都擺在桌面上了。所有這些都無濟於事。漢娜深愛著，族人的憤怒沒有用處。她終於在聖喬治（Saint-Georges）大教堂嫁給了她的王子，哥哥納旦尼爾（Nathaniel）是家族中唯一參加婚禮的代表。甚至她的母親也感到猶豫，在大教堂的臺階上停下腳步，遲遲不肯走進去。在詹姆斯的壓力下，這對新婚夫婦將被整個家族放逐，而詹姆斯是不會原諒這樣的背叛的。但三年後，貝蒂終於讓她的丈夫同意接受他們的拜訪，儘管是非

常冷淡的會面。

另一方面，對於她的哥哥安東尼來說，這些族人的反應起了相當程度的作用，因為他害怕被排除在家庭之外，終於放棄了自己的新娘。而在一個月內，無論是巧合還是經過精心安排，他與姨媽亨麗埃塔

（Henriette）的女兒路易絲·蒙特菲奧雷（Louise Montefiore）訂婚，不久後便與她結婚。這場婚姻受到族人的祝福，生了康斯坦茨

（Constance）和安妮（Annie）兩個孩子，大約二十年後，她們嫁給英國貴族的兩個優秀成員，但都不是猶太人！她們的父親已經成為猶太教和宗教婚姻最狂熱的支持者，對於自己無法勸阻他們結婚感到十分懊惱。

同時，羅斯柴爾德家族在自己的國家裡，各自參與當地的經濟活動。他們定期接待需要資金的企業家和發明家。他們還向慈善機構、無家可歸者、醫院、科學家甚至市政廳捐獻；當然還向猶太社區捐款。他們在工業和發展的所有部門進行大量投資，只要有國家需要，就會做出反應。歐諾黑·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是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的狂熱崇拜者之一，他毫無保留地奉承他。他們在一個療養院相遇，很快就混熟了。詹姆斯很欣賞這位開始出名的作家的勇氣和機智。而硬幣的另一面，巴爾扎克總是在尋找贊助商，顯然他很欣賞這位銀行家，因為他可以從他那裡得到一切。談話不可避免地轉向了藝術家在這個昂貴的世界上生存的困難，詹姆斯很快就提議讓他的快遞員免費為他服務。因為郵局的費用很高，而且容易出錯，特別是必須經常寄送沉重的手稿時。

就這樣，巴爾扎克逐漸成為拉菲特街的常客之一，成為「詹姆斯國王」宮廷的成員之一。他既需要徵求一些財務上的建議，又需要獲得幾股股票作為禮物，他靠自己的手稿生活，持續受益於他最傑出的贊助人詹姆斯的支持。但每當他的贊助者顯示出冷落他的意向——不論是因為忙於其他事情，還是對這位越來越令人感到沉重或過分汲汲營營的崇拜

者感到厭倦，這位作家就會對他的贊助者說些負面的話。作為證據，他對他的保護者充滿了苦澀的想法，這是他心中的祕密，毫無疑問：「一切財富都始於被遺忘的罪行……。」

25. 靈魂不確定性的輕盈感

一八三六年，南森回到法蘭克福，與族人再次相聚，慶祝萊昂內爾和卡爾的長女夏洛特的婚禮。儀式一結束，南森就說有些發燒、發冷和疼痛，撐著參加完儀式，然後就在他出生的猶太貧民區的家中病倒了。他的醫生從倫敦趕來，然而還是回天乏術。經歷了一次痛苦的手術後，對他的災難性病情沒有幫助，南森在五十九歲去世。

他的遺體被送回英國首都，在那裡舉行了盛大的葬禮，女王陛下的整個政府都尾隨在他的四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後面，參與了這場喪禮。他二十八歲的長子萊昂內爾接管了英國分支的業務，由法國的詹姆斯督導。詹姆斯自然而然成為家庭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間不可缺少的聯繫。還有留在法蘭克福的阿姆謝爾叔叔，然而這位熱心的猶太教徒在他的精神世界宛如一件古老的聖物，夾在猶太街的商店和教堂祈禱之間，無法與他在法國的兄弟相提並論，而詹姆斯在英國甚至比南森更受歡迎。

在巴黎，大男爵總是追求最好的事物，而且也不吝嗇讓大家知道。他引起了社會主義者的嫉妒，但他最想吸引的是貴族，因此，他努力採用相同的社交規範。他購買並翻修特殊的宅院，收藏最傑出的藝術品。他邀請各方面的領袖、藝術家和上流社會的領導人，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理念。在他位於拉菲特街的私人宅邸裡，巴黎名人蜂擁而至參加他的宴會，這些聚會當然是為了娛樂，但同時也是為了結識那些必須認識的人。他還付給仲介一大筆錢，讓他們尋找最好的景點，安排最豐富的接待活動。所有這些都只有一個目的：取悅並將他的敵人變成支持者。

他的一個朋友瓦倫丁·拉茲維爾（Valentin Radziwill）王子，在某個晚上注意到這個貧困的年輕作曲家，在一家簡陋的咖啡館為幾個不懂

欣賞的酒客演奏。這位音樂家的鋼琴彈得非常好，儘管樂器的音有點不準。王子把他介紹給詹姆斯的妻子，希望他能在她的宴會上演奏幾首曲子。這個年輕人照做了，連他自己的作品也獲得了一些賞識，但他拒絕演奏觀眾要求的標準曲目。貝蒂被感動了，要求他到她的其他聚會中演奏，年輕的弗雷德里克·蕭邦（Frédéric Chopin）也照辦了。

由於結識到貴族，又為他們演奏甚至教授音樂課程，經濟狀況迅速好轉的蕭邦很快就出名了；艾克托·白遼士（Hector Berlioz）、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和尼科羅·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宴會上的常駐音樂家。

毫無疑問，這些聚會大大促進了他們在首都富裕階層中的知名度，隨後也擴展到整個世界。因為作為一個富有想像力和遠見的女主人，貝蒂擅長將外交官、藝術家、畫家、劇作家、音樂家和時髦的商人融為一體。用娛樂、炫耀並向上流社會證明，猶太人和頂尖貴族一樣有教養，為此，需要花費的預算幾乎永遠沒有上限。

26. 人們只會被其親信背叛

在法蘭克福，同樣在猶太區猶太街長大的奧古斯特·舍恩伯格（August Schönberg）在羅斯柴爾德的母公司中一路爬升。這位年輕的員工是個充滿活力與決心的年輕人，最重要的是他掌握了銀行的所有規律。他是這一代中最有天賦的人之一，也是家族中最理想的小隊長，他將被派往那不勒斯，他在那裡的適應能力和反應能力也令人驚艷不已。奧古斯特還精通國際貿易以及英語和義大利語，於是他成為阿姆謝爾、南森和詹姆斯能找到最靈活、最具全方位能力的經紀人。

當時的古巴是一片動盪之地，因為百姓正在全力反抗西班牙的征服者。羅斯柴爾德家族擔心他們在那裡的少量投資，決定把他們的新強人緊急派往那裡，試圖挽救當地的局面。因此，舍恩伯格從那不勒斯被召回並派往古巴。但事與願違，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就決定在美國停留，永遠不到哈瓦那去。以至於幾週後，在倫敦和法蘭克福沒有人相信他竟然會違抗命令，在紐約登陸。

他決定在那裡留下來，主要是被這個欣欣向榮、到處建設和各種破產後尋求重建、熱情洋溢的城市所吸引。而一八三六年的經濟大衰退，在一個致命的投機泡沫之後，讓一些當地的小銀行家倒閉而結束。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當地的代表，約瑟夫公司（Joseph & Co）也放棄了許多業務，讓家族的數百萬美元付諸東流後破產了。誰說羅斯柴爾德家族每次都會贏？

舍恩伯格利用這次衰敗的機會，將自己打造成該家族在歐洲的新代理人，把自己的名字從奧古斯特·舍恩伯格改為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 Belmont），並利用原先應運往古巴的資金，對任何能買到手的貨物進行有利的投資。很快他，就獲利成功。他以非常優惠的條件為

倒閉的公司進行再融資，並利用他在法蘭克福成長的歲月中所學到的知識，甚至會向政黨、城市和州政府下手，所有這些機構都需要新的資金。結果所向無敵。

美國人的前景、期望和反應將遠遠超出人們從舊大陸所能想像到的程度。至於他所代表的品牌，由於在歐洲的成功和已經很有名氣的前輩，有助於貝爾蒙迅速進入整個紐約的金融家行列。在此期間，他致信去倫敦、法蘭克福和巴黎，並且不斷以極具吸引力的（即使是非常短暫的）資產負債表來證明他突然改變路線的理由。

應加說明的是，在這個時候，還不清楚他所展示的結果是否真實，因為詹姆斯、阿姆謝爾和萊昂內爾仍然被授權人的突然背叛所打擊，對他所說的一切已不再信任。然而，他從世界上最著名的銀行家的學徒生涯中學到了許多經驗：主動積極、冒險精神和掌握決定行動的關鍵時刻。當他給他的導師寫信時，他已經開始了他在美國新的業務，看來不管有沒有他在歐洲的老闆的祝福，都沒有回頭路了。憑著前幾十年為家族賺取財富的大膽作為，這個躁進的年輕人從此完全自主，獨自掌舵，只後悔一件事，那就是，機會那麼多，卻沒有更多資金在當地投資。

貝爾蒙特不僅是一位英俊的年輕銀行家，出入消費也很大方。他同時還是個優秀的戰略家和最高水準的外交家，因為他在這方面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懂得緩解這個新生國家經常陷入恐慌的小銀行，出現的現金流危機，甚至會在南、北戰爭中選邊站。但在巴黎、倫敦和法蘭克福，他的老闆們則自食其果，完全不會讚美他的冷靜自持，更不會讚賞他的魯莽。然而，在考慮過所有可能的反應之後（即使是最猛烈的反應），對這個曾經的反叛者，儘管他的建議是非正規的，儘管他們以前的代表約瑟夫公司已經破產了，他們不得不承認，是他讓他們能夠留在美國的競賽中。

從前，他初到英國並開啟他的紡織品加工活動，南森就被建議將他的活動範圍擴大到美國，以便找到更好的供應商。他能夠獲得從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購得棉花的最佳財務條件。這些串連使得與新世界的貿易從未停止。由於美國銀行和聯邦各州已經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客戶，因此需要年輕的貝爾蒙特的活力來收回約瑟夫·凱伊公司在倒閉時放棄的未償債務。特別是這些債務人在他們還清貸款之前都會很高興被忽視不顧。

因此，在倫敦，萊昂內爾極有興趣關注這個來自貝爾蒙特、自走砲式的冒險行為，但同時也感到惱怒。

在美國，憑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黃金，貝爾蒙特將成為唯一既向南方棉花產業界提供援助，又向積弱不振的北方聯邦財政部提供貸款的歐洲銀行家。這對他構成一個關乎存活的問題。事實上，他感覺得到，未來是站在進步人士這一邊的。但家族的傳統經濟利益與他的政治主張相反，更傾向於支持奴隸制度，因為南森的紡織品貿易所依賴的是棉花田。那麼，這兩者要怎麼協調呢？內戰一觸即發，如果這還不夠，這個年輕的國家還需要更多的東西來應對危機、不可預測的情況，以及其新興銀行的無能，導致這些銀行缺乏數十年的明智判斷和金融經驗。

富裕的猶太人在美洲大陸上既受人敬仰又令人畏懼，所以他們會被要求為戰爭做奉獻。因為貝爾蒙特是眾多議員的朋友，因此在媒體上被指為利用「猶太黃金」來獲取權力。

奧古斯特·貝爾蒙特成了民主黨主席，接近白宮，如果不是因為不夠瞭解和路途遙遠的美國，讓羅斯柴爾德家族如此害怕，他甚至有可能創建該家族的第六個美國分支。因此，在巴黎和倫敦，他們寧願把美國作為貸款和經濟政策援助的土地，但絕不參與國內銀行業。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幾年後會被後來幾代的子孫所痛惜，他們羨慕大西洋彼岸市場的業務量和活力。

在最終選擇了北方陣營之前，貝爾蒙特曾猶豫了一下，是否也為南方的保守派提供資金，南方提出了非常有吸引力的貸款條件，他很快就做出了回應。但就在支付貸款前，該行動險些流產。他終於下定決心：不再向一個提倡奴隸制的政府提供貸款。他怎麼能忘記他所屬的猶太人已經被奴役和壓迫成什麼樣子？未來將證明他是對的：戰爭勝利後，北方各州將拒絕支付南方人所欠的債務。所有借給失敗一方的人都會為此付出代價！

這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銀行業務的困難之處：得要選擇資助那些既能獲勝又符合道德的事業。只要這兩個要素中缺少一個，就不可能成功獲利。

在維也納，薩洛蒙·馮·羅斯柴爾德也對鐵路的發明感到興趣。問題是，在他的國家，身為一個猶太人，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之一，實際上仍然沒有任何權利，不得不局限於放債人的活動。然而，由於很早就瞭解到鐵路的前景，他是第一批從工業領袖那裡找到合作夥伴及向政府尋求支持的人，但無濟於事。沒有高人願意展望未來，也沒有人願意幫助他建造奧地利的鐵路。但他知道，他的國家不能在爭取進步的競賽中落後。因此，他冒著風險，不等當局批准就開始創業。然而，兄弟們對他的雄心壯志並沒有感到興奮。就在他去世前，南森毫不掩飾他對鐵路的懷疑，也仍不理解其戰略意義。畢竟，到處都是公路，陸路運輸無論多麼混亂，都已經開始運作。而在商業上，由不同公司經營的鐵路可以相互競爭。在他與他兄弟的分歧中，南森曾要求他尊重法律，不要挑釁權力。然而，經過六年的法律鬥爭，薩洛蒙只聽自己的話，最終獲得了奧地利和捷克政府的授權。他的建築計畫終於開工了，但成本遠遠超過預期，他不得不好幾次從個人小金庫中拿錢，以確保奧地利鐵路能在一八五八年看到曙光。這條新的商業線路長一百公里，連接維也納和捷克斯

洛伐克的布魯恩（Brünn）。

歐洲重建後，工業、通訊和交通繼續發展，對現金的需求不斷增加，迫使家族做出對應和調適。在巴黎的詹姆斯對火車的前途發展不以為然，不願意繼續投資。他仍然心存疑慮，儘管他自己的實驗性路線「巴黎—聖日耳曼—昂萊」正由埃米爾和以撒·佩雷爾成功地管理並逐步完工。這兩個三十多歲的男孩很奇怪，他們沒有運輸或建築方面的技術能力，但他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們是懂得管理人的領袖，由優秀的工程師協助。第一公里的軌道將在沒有任何明顯延誤的情況下鋪設完成，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大的成就。人們已經談論了很久，所以也許它最終會成功！詹姆斯對此深感欣慰，很快就要祝賀自己終於踏上了鐵軌，它是他的「舞者」^[5]，這句話在當時很流行。

事實上，鐵路問題眾說紛紜。有些人認為，有鑒於建造它所需的巨大投資和基礎設施，做鐵路應該無利可圖。另一些人則擔心天氣忽冷忽熱對他們的健康不利，他們會在隧道裡窒息，認為每小時三十公里的速度實在太難以想像了。

為了給第一階段工程提供資金，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方法是將五百萬資本均分成中產階級能夠買得起的股份，讓他們也參與既是金融業務、也是社會進步的這項冒險行動。大男爵完全沒有搞錯方向，他以五百法郎的價格推出鐵路股份。他的小生產線終於在兩年後，也就是一八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準備妥當，用盛大的儀式舉行了落成典禮。受到顧問們保護的路易-菲利普國王沒有參加首航之旅，但是波旁—西西里的瑪麗-艾米莉（Marie-Amélie de Bourbon-Siciles）王后，以她勇敢的氣質，毫不猶豫地和她的孩子們一起跳上了火車。

抵達後，簡直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勝利。隨後舉行的慶祝會有聲有色，媒體將這次活動描述為「極有遠見的活動」。羅斯柴爾德向任何感興趣的人說這是他的想法，沒有他的資助，一切都不可能實現。

在眾人的歡欣鼓舞中，他似乎忘了佩雷斯兄弟們努力工作，毫不拖

延地使不可能變為可能？或許埃米爾和以撒，應該在這些榮譽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你可能會說，詹姆斯一個單純的談話，也許不會傷害到他們的良好關係.....這時的民眾是欽佩和熱情的。羅斯柴爾德遇到了作家喬治．桑（George Sand），她正在為波蘭難民籌集資金。她毫不猶豫地向他要了只夠買一瓶香水的五千法郎：「這個有什麼用？把妳的簽名給我吧！我再給你一次，我們可以一起分享利潤。」他用辨識度極高的口音回答。這個回答讓大家都笑了。但喬治．桑認把他的話給當真了，她再次在「為可憐的波蘭人提供一萬法郎」的收據下方簽了她的名字。詹姆斯別無選擇，只能從口袋中掏出一疊錢，再次引得觀眾哈哈大笑。

通車典禮蔚為成功，經媒體報導後，門票立刻被搶購一空。頭幾天有三萬七千名旅客，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有十三萬人。這當然是成功的，儘管銷售量比埃米爾預測的來得低。

新的鐵路線成為了新型交通的窗口，現在應該可以說服那些還在觀望的投資者和金融家，甚至連政府也已經計畫在整個法國建立網絡，更不用說整個歐洲了。之後，被「鐵路病毒」感染的詹姆斯賦予佩雷爾兄弟更多權力來建造、營運和管理新的鐵路線。他創建了北方鐵路公司（Compagnie des Chemins de fer du Nord），開始建造沿著塞納河右岸的巴黎－凡爾賽線的工程，也買斷了亞眠－布洛涅（Amiens-Boulogne）線的特許權，並向大眾提供了一種新的、極具吸引力的三百法郎的債券。

我們把這種對開放的渴望歸功於埃米爾．佩雷爾，他的聖西門主義執著於「透過經濟繁榮實現人民的發展」。隨後，其他金融家也將加入這一行列，但很不協調，尤其缺乏連貫性。因此，人們發現，國家授予銀行家兼藝術品收藏家伯努瓦．福爾德（Benoît Fould）的特許權的另一條巴黎－凡爾賽鐵軌，正在興建中，但這次是在塞納河的另一岸。造成了「兩條競爭的鐵路，路線卻相同」的結果，真是荒唐！別忘了，這正是在這方面最有遠見的南森所擔心的。

因此，建築工地是以一種相當隨興的方式建造的。幾年過去了，該是測量人員和當局驗證合理計畫的時候了。所有的鐵路線都將像太陽一樣，從首都通向各個省份。隨後，羅斯柴爾德和同樣想爭食甜品的新競爭者（儘管規模小得多）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鬥。隨著政府給予的優惠，為了贏得決策者的青睞，討論、策略聯盟、陰謀和爭執都發生了。詹姆斯參與所有各部會和其他（也許是非官方的）機構的會議，為了說服別人，他不放棄任何機會。在最終決定之前，投資者的錢從各地湧來，證明了「小佩雷爾」是對的。

5 舞者：傳統上的說法，指的是有錢的資產階級所包養的歌劇院或卡巴萊舞廳的舞者。[↻](#)

27. 沒有什麼事情是按照計畫進行的

在法國，大男爵承接了阿萊斯－博凱爾（Alès-Beaucaire）、亞維儂－馬賽（Avignon-Marseille）、巴黎－里昂之間的鐵路工程。至於北方的線路，它們在運送旅客之前就已經為工廠和煤礦服務了。詹姆斯由於已經成為鐵路的主要投資者，他把所有的心血和力量都投入到建立一個只會持續短時間的壟斷中。從那時起，出現了投資鐵路的熱潮。面對這樣的精力和堅持，競爭者應運而生，但還不夠強；而詹姆斯甚至不用爭鬥就獲得了某些特許權，如巴黎－里耳（Paris-Lille）這段鐵路。但在一八三七年底，經濟危機和這些路線都建造得太快、又缺少整體視野，讓某些投資者開始擔心。

一八三八年在維也納，薩洛蒙說服首相梅特涅不要跟不上進步，必須要發展鐵路，他建議，由他來提供資金，進行新的專業評估。埃米爾·佩雷爾已成為詹姆斯在這個領域的關鍵人物，他被派往奧地利指揮這項行動。

一年後，北向鐵路在奧地利政府的支持下誕生了第一條鐵路。同時，薩洛蒙明白，新興的鐵路將需要越來越多的鋼材。因此，他請求政府允許他收購維特科維茨（Wittkowitz）工廠。作為一個猶太人，這個請求成功的機會渺茫。三年後，他意外得到豁免和珍貴的許可。他連一秒鐘也沒有耽誤，立刻以一百五十萬荷盾為交換條件，購得大部分的礦區，以便在此過程中獲得波蘭和捷克邊界之間的西里西亞（Silésie）地區的鐵和煤的特許權。此時他終於得到了他不再期待的東西，也就是他的公民身分，賦予他與其他奧國人一樣的權利，包括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購置財產。他因此成為維也納的第一個猶太業主，更不用說在整個奧地利了。他毫不猶豫地購買了他住了二十年的旅館。當他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後，他突然胃口大開，利用這個機會又買下了其他幾處著名的宅

第，每處都比前一座更氣派，但他並沒有住在裡面，也很少去看它們。事實上，他並不是很喜歡奧地利，只是出於驕傲才把那裡最漂亮的東西送給自己。

他在離他的女兒貝蒂和兄弟詹姆斯不遠的蘇雷納（Suresnes）城堡或巴黎或費里耶爾（Ferrières）度過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一八四二年在倫敦，南森的第三個兒子納塔尼爾被介紹給詹姆斯和貝蒂的女兒夏洛特，他們以最高規格的家族傳統方式結婚。宗教儀式非常隆重，隨後宴會的隆重程度可想而知。

在婚禮前的幾週，夏洛特由家族中的一位新娘進行指導，她獲得了各種可能的建議，以確保她的婚姻幸福，並在最好的條件下建立新家庭。同時，納塔尼爾從拉比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如何與妻子相處以及傳宗接代的方法。在猶太教堂的儀式結束後，舞會十分熱鬧，按照傳統，新娘和新郎會坐在椅子上被抬到舞池中。嫁妝是二十萬英鎊（大約是現在的一億歐元），這些錢都將被重新投資於企業。

至於負責英國分支的長子萊昂內爾，最終在一八七四年決定參加選舉。他知道，他將不得不與那些不願意接受猶太人參與政治的機構進行鬥爭。但他相信，變革終會通過堅忍不拔的精神實現，沒有什麼是不可改變的。在萬般困難的情況下，他第一次選舉就當選下議院議員。但歡慶的時間很短，當他準備就職，被要求進行著名的宣誓時，他接受了；但是在誓言中讀到「以一個基督徒的真誠信」這句話前時停下來，他不打算宣誓。下議院議長予以註記並拒絕像歡迎其他議員一樣歡迎他。因此，萊昂內爾的整個任期都是在議會之外度過的，儘管這並不妨礙他活躍在現場，並定期與其他幾個來自同一陣營的議員分享他的進步思想。

然而，在整個歐洲，越來越多人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擴張公開表示反對。花大錢買來的貴族頭銜已不足以震懾別人。各種旨在恐嚇人民和激勵嫉妒和仇恨氣氛的言辭不絕於耳。報紙上刊載的批判性文章，總是指向同樣的罪魁禍首。因為編輯們早就明白，就是那些描述有權勢者的

成功和財富的文章才會引起讀者的嫉妒，也是報紙能夠有銷路的原因。但效果很快就消逝，有必要不斷增加新的題材，以免讀者感到乏味；就算指稱猶太人不誠實也沒有關係！但是，只要更聳動就會吸引更多讀者。但在一言堂的推波助瀾下，人們就會受到不健康的思維影響，認為他們的野心就是奴役基督徒。然後我們將捏造出他們對毀滅社會有無法抗拒的渴望，最終被指控為「有野心摧毀整個星球的外星人」。

起初，人們會在咖啡館和家庭中，因為談論這些不可思議的故事而笑出聲來。但是由於一再地被重複談論，人們逐漸開始相信這些寓言，並逐漸形成一種議題，而這個議題最終竟被轉化為投票箱，並且在九十年後讓一個口若懸河的人上臺，成為最糟糕的獨裁者……。

一八四六年，聖日耳曼—昂萊線的火車出軌事件，造成五十五人死亡，讓詹姆斯的反對者又有機會指責羅斯柴爾德家族缺乏人性。他們被指控應對這場大屠殺負責，因為鐵路是「由猶太人以人命為代價資助的」。

此後不久，由於收成不佳，人民可能面臨饑荒，大男爵令人進口小麥，以緩解國家的悲慘境況。即使這意味著虧損，他還是決定凍結價格，使人民能夠勉強生活下去，並為許多貧困家庭安排麵包產製和分配。但記者們並不關心這些。他們寧願把更多陰謀論歸咎於他，其中包括「用腐壞的麵粉來毒害法國人，或者把甜杏仁粉混在麵粉當中」——好像甜杏仁不比麵粉貴似的！

更嚴重的是，在政治家的推動下，金融界為了支持大規模的現代化項目，背棄了民眾。他們向工業家打開信貸水龍頭，而對民眾關閉了水龍頭。

這是一種雙重懲罰。因為當銀行關閉了一般家庭獲得借貸的管道，而這也是使貿易更加活絡的唯一途徑，則經濟就會放緩，公司銷售減

少，裁員，人民不再有足夠的錢養活自己，既不能依賴工作也不能倚靠借貸。誰會把錢借給一個不再工作的人？

28. 小小的經濟學講座

花掉的錢會被銷毀。因此，它必須不斷地被更新。社會每天花掉數以億計的錢，這些錢也因而銷毀了。同時，這些相同的金額被中央銀行重新引入經濟中，保持貨幣的原始價值。因為如果我們不是有系統地銷毀貨幣，同時繼續注入貨幣供人們消費、花用，貨幣就會失去其所有的價值。有史以來，向一個國家的經濟注入貨幣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銀行信貸。你把錢出借或投資給要花錢的人，然後把它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一次又一次，直到這個鏈的最後一環把它帶回銀行銷毀。在這一點上，銀行經過信貸方式向另一個人重新注入同樣數量的錢，而這個人也將在他周圍分發這些錢等等。因此，要使人口挨餓，只需限制或中斷獲得銀行信貸就足夠了，這是不斷向社會提供新的資金流的唯一途徑。因此，人們消費了他們的錢，同時也破壞了他們的錢，卻沒有創造任何新的錢來補償；許多家庭很快就發現自己的口袋空空如也，因此無法養活自己。

在法國的建設過程中，鐵路已經成為國家的首要任務，金融機器進入超速運轉，再也不能走回頭路了。而如果一般家庭不再有足夠的金錢購買食物，那就更糟了。這中間一定有罪魁禍首，但是也有人從這場新的危機中獲益，這種情況正在慢慢形成。沒有人，甚至連羅斯柴爾德也沒能察覺到它的出現，畢竟他不可能無所不在。在鋪設越來越多鐵路並連接主要城市之後，現在需要建造基礎設施、車站、火車和機車，而這些需要更多的巨額資本。

如前所述，詹姆斯拒絕成為他所參與的絕大部分公司的唯一股東。

因為，這是經驗之談，為了能夠控制情況，規則將定為：一個人的投資不應超過其資產的六成，所有領域都該是如此。這一點說來容易做來難。因為身為一個商人，你不斷被要求和誘惑繼續投資於有前途的企業。

然而，如果發生一個嚴重的狀況、一場危機或戰爭，如果資產毫無預警地下降，你總得需要緊急調度儲備金來支付你的供應商和維持生計。其他銀行家被利益所誘，不甚謹慎或過度自信，會犯了超過這個明智的六成上限的錯誤。一旦市場疲軟的第一個跡象出現，他們的資產價值將像陽光下的雪一樣融化，必須被迫彌補損失。但是，如果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套牢了，要去哪兒找錢呢？為了避免這些災難，當危機不可避免時，羅斯柴爾德家族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法，那就是對每家公司的投資都僅足夠保持對它的控制，其餘的讓其他贊助商和公眾投資。在發生損失的情況下，風險就會被參與的企業家們分擔，而不致過度影響整個投資者的預期利潤。

29. 歐洲，一個深陷泥沼的巨人

作為金融界的霸主，羅斯柴爾德這個名字就足以激發人們的信心。因此，卡爾在那不勒斯的銀行從來沒有足夠的股票可以出售，倒是有很多選擇可以買回它們。各種請求湧入卡爾位於美麗城區的辦公室，他沉浸在人們的奉承、邀請和感謝裡。大家似乎對參與他新公司資本的想法充滿熱情。然而現實狀況卻並非如此：人民（真正的人民）幾個月都食不果腹，永遠也進不了銀行，他們在暗中受苦受累，怨聲載道。

一八四八年，巴黎的生意昌盛；資產階級和貴族們都在計算利潤。街道上很安靜，富人的聚會照常舉辦。即使是通常有遠見的詹姆斯似乎也「放鬆警戒」，沒有看到即將到來的叛亂。然而，沒過多久，工人工會和學生就開始上街遊行，緊隨其後的是一無所有的饑民；股票市場終於崩盤，一場內戰開始了。

在維也納，法國暴動的消息傳得比野火還快。這當然會使一些積極參與的學生走上街頭。員警以暴力和不相稱的方式進行干預，這一次引發了民眾的真正憤怒。暴動隨之而來，一發不可收拾。斐迪南皇帝擔心自己的王位，拋棄了首相，梅特涅被迫辭職。同樣的場景從那不勒斯到羅馬，甚至遠達威尼斯，儘管奧地利軍隊進行了報復，但共和國還是在那裡宣布成立。柏林和法蘭克福也沒有倖免，人們也在大街上與特權和公權力爭鬥。所有這些處於國王和獨裁者桎梏下的歐洲人民，都在同一時間決定起義，但並沒有任何資訊網路能讓他們同步行動.....。

薩洛蒙在維也納，面對叛亂無能為力，現在沒有任何保護傘，他的保護者，梅特涅的政府已經垮臺。他在城牆內臨時避難，給了這位前總理一個裝滿金幣的錢包和一張信用狀，希望能讓他安心地看到未來。偽裝後的梅特涅因此得以離開奧地利而未被發現。

不久，輪到羅斯柴爾德離開了；因為情況完全沒有改善。現在得到全體人民支持的暴亂者還將再次攻擊猶太人，而猶太人顯然要再一次對老百姓的所有不幸負責！薩洛蒙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中最完美的。他與特權、腐敗、貪婪和不公正的權力結構暗中牽連，從中獲取極大的利益，很多時候甚至犧牲了人民的權益，這些都讓他成為猶太人所不需要的叛徒，他們希望被世人遺忘。他將前往法蘭克福，不過在那裡他必須先將自己的資本運回來，雖然有些減少（對一個千萬富翁來說）。他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他在道德上的失誤和對家族聲譽的破壞是不可原諒的，他們也不會允許讓他回去做生意。他與女兒貝蒂和詹姆斯一起住在巴黎，在拉菲特街和費里埃城堡之間沒有任何重要的職業活動。

在法蘭克福，當騷亂侵入猶太人區時，阿姆謝爾非常害怕。在那不勒斯，同樣的情景也在上演；卡爾再次顫抖，因為在這裡，暴動的人們也傾向於把準備要推翻的政權與仍然被囚禁的猶太人混為一談，其實，後者只是服從政府強加的規定。

在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再次成為被打倒的象徵。所有資產階級和猶太人的家園現在都受到了威脅；屬於奧地利薩洛蒙家族的蘇雷斯城堡（le château de Suresnes）被破壞，然後被暴徒燒毀；訥伊城堡（le château de Neuilly，這個城堡屬於即將結束統治的法國國王）也面臨相同的命運。路易·菲利普很害怕，事實上，他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了，他逃到了國外，而詹姆斯則不顧危險留在巴黎，徒步越過街上的圍籬來到財政部。為了安全起見，他的妻子貝蒂和孩子們被送到倫敦，但他堅持要留下來，幫助收留他的國家，他覺得自己能報效這個國家，同時也心懷虧欠。

歐尼斯特·費多（Ernest Feydeau，劇作家喬治·費多的父親）建議他逃離或至少尋求庇護，他用他現在熟悉的口音回答說：「我的朋友！謝謝你的建議^[6]，但請告訴我，你為什麼在這裡，你瘋了嗎？你是為了盡自己的責任，對嗎？好吧，身為你的老闆，羅斯柴爾德，也是為了同

樣的緣故；你的責任為的是確保公民的安全，我的工作為財政部，看看對方是否需要我的經驗和建議！」

說實話，詹姆斯對銀行失敗的恐懼甚至超過自己的生命！他不僅拒絕前往安全處避難，還將他的侄子萊昂內爾緊急從倫敦叫過來。他們將一起試圖挽救這場已經有人死傷的革命中的可能損失。詹姆斯命令他所有的員工和僕人打開任何可能受到威脅的財產的大門，並回應憤怒人民的訴求，發誓如果有必要，「他將與暴動者分享他的最後一塊麵包」。

在巴黎的民眾集結期間，法國首席拉比與天主教和新教教士一起，在同一旗幟下如兄弟般一起遊行。當富人在巴黎製幣廠排隊將他們崩盤的股票和債券換成黃金時，羅斯柴爾德家族被高度監視著。警方擔心詹姆斯會趁著這場災難帶著財富逃往國外。新任的省長馬克·柯西迪耶爾（Marc Caussidière）接待了他，同時進行審問，但很快就被他迷住了，因為大男爵比許多法國人更愛國，視逃跑為懦弱的行為。省長趁機替他一個印刷廠的朋友提出貸款請求。依照他的原則，這位談話對象只是面帶同情地笑笑，建議他把案件送到他的辦公室。他當然會審查它的。另一方面，詹姆斯沒怎麼考慮就寫了一張兩千法郎的支票給警察孤兒會，然後由兩名警察護送他回家。

在倫敦，貝蒂讀到她丈夫最近一封樂觀的來信之後，急切地想去巴黎與他會合。她害怕在動盪時期與他分隔兩地。她知道他的弱點，儘管他從不在公眾面前表現出銀行家的焦慮、擔憂和鬱悶，然而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詹姆斯其實比他給外界的形象要脆弱得多。他終於允許妻子帶著兒子阿爾方斯和古斯塔夫回來，但要確保他們以新的身分旅行，以免引起流言蜚語；因為這個家庭不時受到反對者和記者的監視和關注。

但在拉菲特街，一切都不順利：幾年前推銷的鐵路股票，不久前還值五百六十法郎。然而，隨著暴亂事件的發生，所有人都急於拋售，價格暴跌。巴爾扎克曾夢想以九百法郎的價格出售他的股票，但他不得不以兩百一十二法郎的價格成交，而為了履行他的承諾，詹姆斯最終認

命，將當時幾乎兩倍半的價格買來的數百萬股票，以三十三法郎的價格成交。

而準確地說，由於股票並非全部都由擁有者全額支付，許多人利用暴亂的機會不履行債務。對鐵路的恐怖攻擊也花費了超過一百萬法郎的維修費用，當是出自銀行家的金庫。因為鐵路給一大批越來越沒工作機會的小行業敲響了喪鐘，如馬車夫、郵局、鎖匠和農場場主。這麼多新的失業者認為進步和鐵路應該為他們的恥辱負責，他們將透過破壞鐵路來進行報復。

由於資本驟減，詹姆斯不得不像其他金融家一樣，大幅暫停信貸。而在巴黎，首先，流通的錢越來越少。最脆弱的家庭已經無力償還。所有的銀行即將被榨乾，在恐慌的客戶、失敗的債務人和絕望的債權人的推動下，一個接一個倒下。最貧窮的人，在危機前就已經吃不飽飯了，他們變得更窮，因為他們找不到任何工作，越來越多的公司破產。

聲譽和信任是銀行業務的基石，詹姆斯決心負責到底，把他所欠的錢分文不差地在最後期限前按時支付。即便命懸一線，他仍孤軍奮戰，令他元氣大傷。然後隧道的盡頭終於變得清晰可見，他從這個谷底孤獨地走出來，精疲力盡，然而聲譽總算是救了回來，甚至更勝以往。人們發現，當所有的銀行在經濟衰退期間動搖和倒閉時，羅斯柴爾德總是無畏外界這些風吹草動，堅持了下來（或者說他讓人們相信他能夠堅持下來）。

然而，他知道這種痛苦，但從不表現出來，即使是對他最親密的夥伴。事實上，即使他們假裝什麼都不懂，他的雇員一下子就發現了他的祕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已經對他相當瞭解，儘管他總是試圖表現得愉快或積極，但他的真實情緒總是騙不過他們的眼。因為他可以同時既愉快又沮喪，或是既惡言相向又快樂。不過很多時候一些小細節會出賣他，例如他的胃口。在他吃完或吃不完的每一餐後都要仔細檢查。他的外出活動以及他尊重或拒絕的邀請，是為了娛樂，還是為了在與有權

勢的人的祕密會議上周旋和工作。還有他的妻子貝蒂，她無法掩飾自己的感情；她只要用她的眼睛，甚至不需要說話，就可以揭示她丈夫的狀況。

結合所有這些小線索，人們可以對這位銀行家的處境和心態有相當準確的瞭解；事實上，對整個國家的狀況也是如此，因為他對國家甚至歐洲經濟都有很大影響。就在危機發生之前，他已經又與法國簽訂了一筆政府貸款。但是由於他必須拿出所有的錢來維持生計，他已經不知道如何能按時啟動。這段時期是災難性的，他知道人民絕不會配合。作為個人擔保人，他將不得不墊付認購者不會資助的費用。

而同樣在追逐黃金的政府，也在催促他尊重自己的承諾。與財政部長最後的談判中，部長威脅要插手他的二千五百萬擔保，變成了一個似乎更有利政府的解決方案，國家決心避免與有困難的銀行家發生爭執。貸款最終在一年後發放，但利率為百分之五，而不是最初計畫的百分之三。承貸方勝出。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將一直屹立不搖。詹姆斯保住了他的存款，並在幾個月內收回了現金，同時也為他的政府提供了資金，而他的國家總是不斷需要流動資金。

因此，生意如常繼續。

6 原文為：Che fou remercie te fotre conseil... te mes conseils.這一段話都是用很重的腔調說的。🔗

30. 偉大的思想家和混亂的思潮

在大男爵家的一次家庭聚會上，拉比問他的一個孩子：「小傢伙，你知道善行和惡行的區別嗎？」孩子思考了一會兒，回答：「善行是我父親的北方鐵路公司。惡行是他左岸的競爭對手。」至於年齡稍大的薩洛蒙·詹姆斯，爸爸在用餐時用他特有的德國口音要求他在盤子裡放上「一點熱情」，那孩子精神抖擻地說：「爸爸，我在所做的事上放熱情，在我所吃的東西上放鹽。」

事實是，沒有人知道是什麼讓贊助人決定投資在改善人類生活上。大多數情況下，背後的動機是為了做好事，除了……。

在一個中產階級地區的小村莊裡，納旦尼爾·羅斯柴爾德被拒加入一個私人遊戲俱樂部。他在填妥申請表格後，被明確告知無法允許他加入，理由是基於他的猶太背景。不久之後，鄰近的村莊急需一個污水處理廠，納旦尼爾願意資助整個專案，但堅持要自己選址。經過仔細研究該地區的地形和風向後，他把工廠安置在離賭場很遠的地方，如此一來，工廠運作所產生的氣味就不會影響眾多的顧客。最後，他確保每個人都知道誰是這個建築群的慷慨發起人。過沒多久，他就收到俱樂部的會員卡，還附上經理熱情的幾句話，他後來把會員卡退了回去，也沒有作進一步解釋，甚至在貫徹計畫時還將工廠的產能提高到最大限度。

在奧地利，隨著梅特涅重新獲得青睞，可以預計羅斯柴爾德家族將返回維也納。薩洛蒙的兒子安塞姆，曾因其父對他與梅特涅交易時的不誠實行為加以教訓，遂與他保持距離，現將接管維也納分部。他靜候奧地利皇室克服義大利、匈牙利和捷克的起義，然後再重開其金融機構。他受益於完整的普通教育和特殊的金融培訓後，作為家族的合格繼承人，他將服從叔叔詹姆斯的領導，他毫無疑問是家族及其金融政策的主

事者。安塞姆還將其祖父的互助戒律行諸文字，灌輸給整個家族，而不僅是猶太人。他創建了大約二十所幼稚園，並幫助維護欠缺補助的天主教堂。他與其兄弟納旦尼爾、斐迪南和薩爾伯特一起創辦了一家孤兒院。至於他最有社會意義的措施，就是讓每個為公司效力達二十年的羅斯柴爾德成員都能獲得相當於其工資百分之一百零一的養老金。

×

在巴黎，最糟糕的情況已經過去，法國正在統計破產情況。然而，如果詹姆斯的銀行能夠挺住，顯然要感謝堂兄弟們的資金，特別是從倫敦挹注的。由於英國支系遲遲沒有參與救援，一度在家族內部造成緊張。在家族第二代的末期，傳說中家族的團結似乎已被個人主義取代。萊昂內爾終於回歸理性，及時送來欠缺的資金，但他的自我中心對眾人來說還是無法忽視。

在法國，事件並不像人們擔心的那樣具有破壞性；政府做了改變，普選制度確立，兩個猶太人，米謝·古德肖（Michel Goudchaux）和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dchaux）甚至被分別任命為財政部長和司法部長。在捐贈了五萬法郎用於急救受傷的革命行動者之後，詹姆斯和萊昂內爾決定，為了打破僵局，與工人分享他們公司的利潤。誠然，這是一種反常的做法，但是對於拯救銀行免遭破壞是必要的，因為北方鐵路公司有可能被社會主義者沒收和國有化。

自家族誕生以來，遵循族長的原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座右銘一直是順應權力的流動，即使權力易手。這是明智的建議，因為很顯然地，一個人永遠無法與比自身強大的人對抗。然而最重要的是，幾十年來，人們會注意到，對猶太人有利的事情並沒傷害到他們的非猶太鄰居，不管他們在哪裡。詹姆斯參與了所有的重大專案，在政治生活中的參與度

和影響力也非常大，但沒有任何官方職務，甚至經常在暗處。他通過與路易·菲利普的友誼，成為國王的財務總管，並在他剛結束的整個統治期間，不僅在經濟方面為這位最後的法國國王提供服務和建議。的確，羅斯柴爾德家族向來喜歡君主制而非共和制，原因很簡單，正如大男爵所說：「共和制依靠的是人民，而人民從來都不希望猶太人得到什麼好處。至少領主即使不公正，我們還有磋商餘地。那麼去和人民談判吧！從來，對抗經常被操縱、有時甚至被激怒的基督徒平民的唯一堡壘，就是君主制王國的城牆。」但時代在變化，有必要適應新的政權，包括共和制。為何不這麼做呢？

十九世紀也是宴會的世紀。詹姆斯很快意識到，宴會對商業來說非常有利。他每週數次安排三十至六十人的晚宴。一個真正的團隊於焉而生，由貝蒂領導（她已經成為招待巴黎精英和國外政要的大師）。無論是在拉菲特街的住所還是在費里埃爾城堡，都不會吝惜任何花費，以展現他的矚目實力。來自義大利、西班牙、希臘和埃及的傢俱和掛毯都是最罕見的；當然，杯盤是上好的瓷器，餐具當然是金的；食物豐盛而多樣，是無數廚師精美的傑作。有人只做沙拉，有人專門做肉食和魚鮮。別說甜點了吧，取食過量肯定是詹姆斯超重和健康問題的根源。面對如此強大的美食敵人，定期的溫泉療癒也沒有用，根本治標不治本。

在娛樂方面，家族在世界各地的通訊員注意到的每一項創舉都要經過訂購、運輸和測試，然後才能呈現在貴賓面前。遊戲和煙火都必須是最精緻的；音樂家都是來自歐洲國家首都的歌劇院和劇院的好手，報酬很高。馬車漫步和馬術運動也不例外：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匹好馬，專供最有經驗的騎師駕馭。就連打獵也不容小覷：來自其他地區和國外的動物不斷被帶入莊園（其實這裡已經有許多天然豐富的獵物）。參與狩獵的客人包括國家元首和最有權勢的外國客戶，他們不會空手而歸，總是對在費里埃作客感到愉悅。

就像一個暴君居於權力巔峰時期，詹姆斯讓有權勢的人感到高興，讓地位不穩的人感到恐懼。他在向來自各國的貴賓講述家族歷史以及父親和兄弟的壯舉時，經常在每次晚宴上都不吝誇大其詞。而在所有被邀請來參加他的奢華宴會的賓客中，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是少數幾個敢於挑釁他的人之一，就像路易十四時期宮廷嘲弄人那樣消失的傳統。因為他把他的導師比作一個領主，而他自己則是一個小丑，為了客人的快樂他什麼都可以做。

羅斯柴爾德的生活方式確實可以與國王相提並論。沒有人可以懷疑這一點。在不久前共和取代君主制的時期，巴爾扎克以製造和傳播關於他的保護者最卑鄙的流言蜚語為樂。他的所有指控和滑稽行為真假難辨，令人不知該不該相信。他讓人又愛又恨，即使是開玩笑，他也是最具有效果的。他在攻擊他的所有話題時常常筆鋒銳利。因此，他公開但不署名地宣布，詹姆斯的兒子艾德蒙肯定不是他的親生兒子，而他非常欣賞的貝蒂可能是與另一個男人生下了她的後代！

當然，雖然一開始對作家的厚顏無恥和誇張表態感到驚訝，但羅斯柴爾德寧願對此一笑置之（至少在大庭廣眾之下）。而且他認命地繼續歡迎這個有時明顯缺乏識別力和克制力的人，以換取他已經習慣於從與銀行家的友誼中得到的一切。

在事件、起義和經濟動盪之後，巴黎逐漸恢復了平靜。但現在整個歐洲都面臨爆發的威脅。在那不勒斯、柏林、維也納和倫敦……貴族、銀行、記者以及政治階級，社會主義者比自由主義者更惡毒，聯合起來的宣傳就像是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傳播對外國人，特別是對猶太人的仇恨。阿爾方斯·杜舍奈爾（Alphonse Toussenel）是位最有靈感的專欄作家和抨擊文章的作者之一，他已經成為反猶太主義者的標竿，他剛將詹姆斯描述為「羅斯柴爾德一世，猶太人的國王，操縱股市的頭子，應該用他的黃金對拿破崙的失敗負責，也對火車事故造成的死亡負責，因為他現在是鐵路的所有者。」

在巴黎，猶太社區雖然同情繼續在各個層面支持它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但對所有衝著它而來的攻擊越發感到厭倦。只有詹姆斯和貝蒂獨自承受窮困潦倒、明顯嫉妒的法國的所有仇恨。以色列人拒絕「遭受他們並沒有的財富的反彈」，甚至指責他們應對猶太人這個詞的新定義負有直接責任，那就是「走私現金，靠別人的物質和勞動生活的非生產性寄生蟲」。

最後，在大街上，羅斯柴爾德家族還被指控，不僅從戰爭中致富，卻又把國家推向和平，旨在變得更加富有，因為「眾所周知，在承平時，租金和股票會上漲」。

在一場新危機的前夕，這次是一場政治危機，所有的鐵路都處於停滯狀態：里昂-阿維尼翁線已經停工，巴黎-里昂線被國家接管。政治家們正準備將其他正在建設的線路也收歸國有，從而沒收詹姆斯鐵路公司的生產工具和資產。埃米爾和以撒·佩雷爾仍在盡力管理他們共同的鐵路利益。至於法國最著名的銀行家，深陷難以脫身的泥淖之中。他們靜靜地計算年金和貸款的利潤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在破產的邊緣，考慮擴大鐵路網的人只剩下佩雷爾兩兄弟，他們一如既往地漠不關心，儘管現有的鐵路處於停滯狀態，遠未完工，唯一的未來是被政府徵用。公司對國家的債務已經非常嚴重；四十年的特許權似乎太短，不足以攤銷在主要工程上花費的兩億法郎。現金流匱乏，股票從五百法郎跌到四百法郎，然後又跌到三百法郎，這本身並不是一場災難，只要靈機一動，就可以重振激情。

是「小埃米爾」找到了解決辦法。為什麼不以債券的形式推出一項新的貸款，用於支付未來的項目和完成正在進行的項目？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關鍵首先在於將特許權延長到九十九年，從而延長對國家的償還期，以期獲得真正的盈利。

隨後，詹姆斯投入到一場網絡和影響力的戰鬥中，政治性大於經濟性，利用各種論據、謀略或威脅，說服政府重新檢視協定。經過必要的

妥協，天空終於放晴了：大男爵放棄了準壟斷權。埃米爾和以撒就這樣造成壟斷，成為一個獨立於詹姆斯的公司的負責人。然而，事實上，這個新的結構仍然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掌控中，雖然他們沒有正式取得控制，但卻嚴陣以待。

同時，工會呼籲舉行反對政府和機制的暴動。人們已經從郊區和普通居民區湧入；正在組織的遊行逐漸變成對當局真正的對抗。路障被豎起來，封鎖了首都的主要幹道。員警就位。在他們對面，工人們儘管沒有武器仍決心戰鬥。兩個陣營互相觀察和敵視，然後是公權力介入，暴力和毫不退讓，預示著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

然而，在這個家庭中，詹姆斯的小兒子阿爾方斯已經是兄弟中的佼佼者，將來註定要領導法國支系，他剛過青春期的，有著美好的青春友誼和嚴格的教育。風俗和習慣正在演變。青少年在頂尖學校學習古典學科、藝術和體育；他們開始對女孩感到興趣，但詹姆斯對任何可能妨礙孩子集中精力的事情都很警惕，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任務。因此，孩子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被監視，並有隨從陪同。除了學習和處理財務，他們幾乎沒有餘暇做其他事。他們被逼著得買通僕從，才能獲得一點自由，紓緩金融家父親給予的壓力。

與此同時，法國軍隊正準備盡可能徵召更多的年輕人來對抗暴亂者。詹姆斯非常恐懼兒子們會被帶走，於是他決定把孩子送到遠地來保護他們。剛好他正想著要控制他的代理人貝爾蒙特的活動。因此，阿爾方斯踏上了前往紐約的旅程，他有一個逃避軍隊的好藉口，同時也有充分的理由去銀行工作，還有一個三重任務：保全性命、清點美國的帳戶、藉機獨立。他的弟弟古斯塔夫，出於同樣的原因，被送到法蘭克福實習，在那裡，他的叔叔阿姆謝爾和他的母親古杜勒相當孤獨；這個年輕人在那裡也用不著手持武器，因為他不是德國人。知道他的兩個大孩子脫離了危險，詹姆斯．羅斯柴爾德與他的妻子貝蒂、女兒夏洛特和最小的孩子薩洛蒙．詹姆斯和艾德蒙仍然在一起，可以完全專注於商務活

動。

當阿爾方斯到達紐約時，他受到了貝爾蒙特的熱烈歡迎，但這種關係很快就變得矛盾起來；貝爾蒙特不喜歡被一個跟他兒子差不多年紀的年輕人所控制。阿爾方斯最終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資訊。然後，他的審計就可以開始了。他發現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在過去十幾年裡一直在做輝煌而有利可圖的生意；他也對貝爾蒙特的王子般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儘管貝爾蒙特不斷抱怨他沒有足夠的錢來按自己的意願發展。

最後，阿爾方斯被他所看到的美國金融和工業活動的潛力嚇呆，他在給父親的信中，盡可能不斷鼓勵他擴大在美國的業務，因為前景一片看好。的確，與歐洲所有的麻煩和動盪相比，美國的土地實在很誘人，政治紛爭似乎較少，而且因為是個年輕的國家，一切都蠢蠢欲動，要發明、要建造……。在如此多異國情調的薰陶下，這個年輕人完全沒有對其旅行感到遺憾。貝爾蒙特的成功，以小博大，已經變得傲慢無禮了，而這僅僅是個開始……。在等待父親的答覆時，阿爾方斯已經想像到自己是美國人。在巴黎，詹姆斯並沒有讓自己被兒子所言給沖昏頭，而且恰恰相反。他的財富已經夠多了，與兒子分開又能得到什麼？征服更多、賺更多的錢？這種過度的野心——也就是他前不久才信奉的野心，以及他在君主和獨裁者身上觀察了一生的野心——似乎已經離他遠去。

一八一一年，他在沒有學會一句法語的情況下，就因國家與家庭因素而與家人分離，放逐到巴黎，難道他的痛苦還不夠嗎？因此，他下定不容改變的決心：把孩子留在身邊。無論如何，美國不適合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已經有很多事情要做了。所以他讓孩子們回來。阿爾方斯和古斯塔夫很聽話，他們重新開始在拉菲特街和其他歐洲家族之間實習。然而，一八五二年，繼巴黎之後，一場新的革命現在影響到了德國和奧地利。法蘭克福的阿姆謝爾和維也納的薩洛蒙也陷入崩潰。城市裡到處都是危險，國庫幾乎空空如也，因為他們不得不向逃亡的政客和其他失敗的金融家預支資金。

31. 記憶與背叛

然而，在倫敦，要出人頭地就得不斷提高社會地位。重點是強調對孩子的教育，從出生就開始準備他們的未來和繼承。除了最好的學校外，女兒萊昂諾拉（Leonora）和埃維利娜（Evelina）甚至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地緣政治學。他們除了正規教育之外，晚上還得繼續上課，這次是在導師的指導下進行「公民教育」。萊昂內爾的兒子納旦尼爾（Nataniel）、阿爾弗雷德（Alfred）和利奧波德（Leopold）儘管還很年輕，也已經接受了接班培訓。他們就連週末也仍在家學習。他們抱怨功課太多，沒有時間與朋友相處。父親告訴他們，他們有一個使命需要完成，他們必須為家庭、為國家、為社會繼續鄙視的猶太人犧牲自己。一家之主在家裡刻意避開宗教活動，也限制猶太教的所有記號，但暗地裡則繼續堅守其信仰。

在巴黎，平靜逐漸恢復。詹姆斯總是領先一步，現在興起讓其長子空降到著名的法蘭西銀行監事會的念頭。但是，他被諸多瑣事搞得精疲力盡，借機前往法蘭克福。母親古杜勒和哥哥阿姆謝爾（其妻剛剛去世）正在等他。兩人在歷史悠久的家庭宅院接待他，這個宅院實在太破舊了，儘管大家都堅持，她還是不願意離開。

貧民區悲慘黑暗的建築與孩子們為母親準備的豪華馬車形成鮮明對比。這是她接受對其簡樸生活方式的唯一讓步。在房子前面等待的馬車夫和熱心的僕人，他們輪流照顧老太太。對於那些在這個被忽視的陰暗街道迷路的罕見的遊客來說，的確是一件令人好奇的事。與古杜勒相比，長子阿姆謝爾在城市的富人區買了一座豪華林蔭莊園。但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貧民區照顧老母親和商店。他是唯一特別虔誠的猶太教徒，當然不能說是正統，他沒有子嗣，這對一個虔誠的人來說已達極致：他將一生都獻給妥拉以及母公司的商務貿易，是最理想的兒子，也是對父

親最忠誠的子女。直到最後，才完美地繼承了父親在猶太街商店的事業。即使他在婚後，也從未離開過母親的身邊。邁爾．阿姆謝爾的遺孀現在非常虛弱，作為商人婦，她曾說：「我知道很快要走了；上帝為什麼要在我九十九歲的時候帶走我，而祂可以在我只有九十六歲的時候帶走我？」

回到巴黎，一個沉重的打擊等待著詹姆斯：佩雷爾兄弟剛剛斷絕了與他的所有聯繫，並利用機會棄船，與另一個金融家聯手。的確，之前有許多男爵理應注意到的跡象，與他的小門徒們的關係已經變得異常複雜。開始時是一個童話故事，後來逐漸變成了兩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和他們的恩人之間的自我戰爭。這兩個年輕人確實非常有效率，通過他倆的恩人實現其野心，但也不能不把功勞歸諸於伯努瓦．福爾德（Benoît Fould），他是詹姆斯史無前例的對手之一，利用這次拆夥，收攏了佩雷斯兄弟，因為他們的第一條鐵路線獲得成功。的確，這個金融贊助者不缺王牌，他與弟弟阿奇爾（Achille，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財政部長）聯手。

可一個是銀行家，另一個是掌權的部長，這兩兄弟應該不用太費勁就能獲得國家的批准，創建他們夢想中的新社會和大眾銀行：動產信貸銀行。

共和國的新總統路易-拿破崙．波拿巴與其前任特別不同，對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毫無好感。他的巨額財富、他對歐洲金融業的支配以及他的年齡，都讓年輕的皇帝感到不快。這位皇帝天生脾氣暴躁，愛惹事生非，特別是對羅斯柴爾德宣告，現在他是老闆。此話對處於國家高層並具有魅力和歷史影響力的老銀行家來說含意甚深。新一代的政治家正在出現，詹姆斯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寵。詹姆斯表達了他對新銀行的擔憂，但未獲任何反應。自從一八五一年政變後成為法國皇帝的波拿巴於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簽署法令，允許動產信貸銀行開業，以改變法國的金融格局。

大男爵深諳與競爭對手的作戰之道。但這次與他所訓練和青睞的佩雷爾兄弟宣戰，如同在背後被捅了一刀。儘管他們的作風與性格迥異，但他絕不會相信竟然有這樣的背叛。埃米爾和以撒剛剛賦予生命的這家動產信貸銀行其實就是一家簡單、還不出名的銀行，其動能為公眾資金，亦即國家，以及在股票上市後將大量投入的納稅人。此與歷史上的銀行，如羅斯柴爾德銀行、馬賴（Mallet）銀行、霍廷格（Hottinguer）銀行或巴林（Baring）銀行相反，這些私人家族銀行過去只用自己的資金做生意。

受惠於一些夢想與羅斯柴爾德集團競爭的金融家和實業家的力量，這家新銀行迅速地、成倍地增長，超出所有預期。它興奮地超過了六千萬的原始資本，一瞬間從幾十萬的小蘭姆達股東那裡積累了一個驚人的金流數字。公開地與無產階級接近，其財務所達範圍幾乎是無限的。至於拿破崙三世和他的政府則因為終於找到能與羅斯柴爾德霸權匹敵的競爭者而感到高興，在此之前，羅斯柴爾德霸權是沒有對手的。

忠實於他們的集體主義教條，在使最大多數人都能負擔得起參與的費用之後，佩雷爾兄弟現在沉醉於他們的巨獸，有財力在所有領域進行投資；從鐵路特許權開始，也包括工業、房地產、城市規畫、公共照明，最後是海上和陸地運輸。隨後，他們又在西班牙、義大利、荷蘭、奧地利和俄羅斯建立了海外子公司。他們吞併了一家仍屬於義大利地區的薩瓦（Savoie）銀行，其唯一的目的是通過獲得新的公家貸款和私人部門的入股來壟斷資本。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動產信貸銀行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認購和收購的數量已極為驚人。

一八四九年，在法蘭克福，古杜勒剛剛離世，長子阿姆謝爾就開始尋找新的妻子，她一定會給他生下他以前沒有機會得到的孩子。然而，畢竟他已經七十五歲了。他選擇了他的姪孫女卡洛琳（Caroline），弟弟薩洛蒙的孫女和安塞姆十九歲的女兒。很明顯，新一代與第一批羅斯柴爾德家族毫無關係。這位少女堅絕了曾叔父的追求。他對此惱羞成

怒，威脅要與家族以外的女人結婚。這話驚動了他的兄弟們，他們只怕他會揮霍自己的那份家族遺產。然而最後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獨自留在法蘭克福的大宅院，直到一八五五年去世。

同年，在幾個月內，他在那不勒斯的兄弟卡爾去世。由於法蘭克福的阿姆謝爾沒有留下繼承人，義大利和德國的家族由卡爾的兒子阿道夫-卡爾（Adolphe-Carl）接管。奧地利家族的薩洛蒙也在巴黎去世。貝蒂悼念一位父親，詹姆斯悼念第三位兄弟。第二代只剩下他，而薩洛蒙的兒子安塞姆接管了維也納家族。

在法國，短短幾個月內，動產信貸銀行已經成為最熱門的銀行，在各個領域的收購和投資成倍增加。其交易的價值遠遠超出其財務能力。詹姆斯觀察到他的新競爭者部署的戰略缺乏智慧和一致性。他想知道埃米爾和以撒·佩雷爾，充滿了社會理念，但卻受制於他們的股東，如何節制這種購買一切可售甚至不可售之物的渴望。用別人的錢投資和收購容易，但終須歸還。

最後，大男爵下此結論：此一金融巨霸建立在過於脆弱的基礎上，由新手操作；也就是幾年前受他抑制的那些人，當時他們已經在夢想著無頭無尾的專案。難道他們什麼都沒學到嗎？他們的新金融巨人或許會像出現得那麼快一樣迅速失控，並對那些將他們的儲蓄交給他的投資造成重大損失。但目前，由於佩雷斯集團春風得意，位居高層不會願意聽到老銀行家的肺腑之言。詹姆斯在某程度上失去了銀行和鐵路的壟斷權，他現在已不風光不再。

埃米爾和以撒採用了他們從前譴責過導師那樣的生活方式，現在改由他們宴請巴黎上流社會歡度聲色犬馬的活動，這在幾年前是無法想像的；川流不息的賓客，他們的招待會令羅斯柴爾德大失身價，不受重視。一切都突然成功的年輕特權，急於在各方面領先以前的老闆，他們開始用天賜的財源不顧一切地冒險，不惜一切代價迅速擊敗詹姆斯每一筆新交易。

他們現在完全忽略遵守謹慎的基本規則，即：

絕不動用超過固定資產的六成：兩成在股市，兩成在房地產，兩成在短期貸款，盡可能使其持有的資產多樣化。

研究每項新業務的盈利能力，但絕不忽視整個集團的盈利能力。

永遠不要假定市場的穩固性，它隨時都可能發生逆轉。

然而，在變得浮誇和貪婪之後，動產信貸銀行終於開始暴露其缺點。讓所有人都能獲得利潤，當然好，但代價是什麼？它是巨大的，對法國的財政構成沉重的負擔。它比其他銀行更有吸引力的放貸利率，包括從來沒有人敢與之競爭的法蘭西銀行。但這樣做時，它的利潤也比其他銀行少。

越來越不透明的會計結果終於引發了國家的某種擔憂，看到此一壟斷危險性。在把一切都押在繁榮的經濟上之後，這個一直開足馬力的龐然大物此時在現金流動方面變得更加乏力，法國境外的政治、社會或金融有什麼風吹草動都能對其造成影響。

隨之而來的是佩雷爾兄弟與羅斯柴爾德之間的無情戰爭，因為後者必須保護其受到威脅的霸權地位。佩雷爾兄弟繼續他們對歐洲的征服，向奧地利示好，堅定地打算在維也納開設銀行，這是安塞姆·馮·羅斯柴爾德的高度保護的領域。在自己的地盤上，拒絕退位的安塞姆找到尋找新資金的首相馮·布魯克（Von Bruck）男爵。後者正準備授權建立動產信貸銀行。然而，馮·布魯克對羅斯柴爾德家族有很高的評價，因為幾年前，他們曾不顧一切地爭取，使坐以待斃的奧地利鐵路建設成為可能。這個國家終於明白彌補不足，走向未來、迎頭趕上的重要性。

面對總理出乎意料的熱烈歡迎，安塞姆毫不費力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並說服這位老派的政治家，維也納不應該把國家的財政交給一個外國私人集團，也就是佩雷爾兄弟來擺布！他從帽子裡掏出一個新銀行計

畫，該銀行完全由奧地利擁有，於公於私均有好處。

羅斯柴爾德擁有六千萬弗羅林的資本，佩雷爾兄弟僅有一千五百萬，他承諾將再投入兩千四百萬現金。此對奧地利財政部長等候的一連串措施得到緊急資助大有助益。安塞姆的建議一針見血，部長很快就下達命令。一八五五年，奧地利國家信貸銀行（Creditanstalt）大張旗鼓地開張，而佩雷爾兄弟則永遠退出奧地利，其中苦澀可以想像。

佩雷爾兄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積極，設法孤立羅斯柴爾德，腐蝕和拉攏所有忠實於他的人；商人、政治家、專欄作家、各類藝術家，他們被邀參加奢華的晚宴和最瘋狂的派對，唯一的目的是盡可能說服更多的人改變立場，背棄大男爵。面對所有這些瘋狂對他不利的舉動，一時缺乏活力和想像力的詹姆斯似乎被驚呆了。有一段時間，他在一些重大專案中被甩在後面，失去了義大利、土耳其和突尼斯的貸款案。兩兄弟在宣布高級銀行的結局上賭得有點太快。但在這個必要的分析期之後，更有戰鬥力的羅斯柴爾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試圖重新參與競爭，並逐漸奪回似乎已經被贏走的業務。

32. 對祖國的熱愛

一八五七年的倫敦，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經過六次成功的選舉和六次坐上席位的失敗，再度嘗試坐到英國下議院的席位上，而因從不願發表基督教儀式宣誓就任。

但是沒有想到，這是頭一次，下議院議長和越來越多的重要議員被他的堅持和毅力打動，不再有精力反對他。作為英國第一位非基督徒國會議員，萊昂內爾終於可以坐上議員的位置。但他從不發表演講。他已經習慣於在幕後行動，表達看法，儘管在當選者中終於保留了一席，但他繼續保持沉默，好像什麼都沒有改變。一年後，他那更直言不諱的弟弟邁爾（Mayer）和他的女婿費迪南（Ferdinand）也贏得了選舉，並被選入同一議院。

但是，如果說政界，包括英國聖公會基督徒的態度正在慢慢開始改變，那麼在女王的宮殿裡則是另一回事。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首相與羅斯柴爾德關係不深，在他被任命為首相的幾個月後，向女王提呈一份傳統表彰的人士名單，萊昂內爾列在名單最後一行。

其實這只是一種形式，因為按照慣例，君王甚至不必討論政府提案的內容就會予以認可。但是這一次，事與願違，在核准了名單上所有的名字後，女王拒絕同意最後一個名字，就是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的確，此一請求非屬傳統，因為猶太人以前從未成為貴族的一員。不久以前，對猶太人來說，單純訪問國王的宮殿或下議院大廈都是不可能的。當然，在幾次嘗試未果之後，讓我們想起萊昂內爾的父親南森的作法，他將王室從破產中拯救出來，最終成功地迫使喬治國王將大門打開，只是付出了多年與慣例鬥爭的代價。

因此，當格萊斯頓提議維多利亞女王冊封萊昂內爾時，他希望女王至少同意再予考慮。「我們談論的當然是一個猶太家庭，但這個家庭從不遺餘力地為英國服務，」他更繼續爭辯說：「南森的儿子與他的父親一脈相承，是個值得尊敬和負責的殷商，在許多敏感問題上有著堪稱楷模的記錄，甚至還超越我們的國界.....。」答覆比預期更殘酷。而在兩個月的時間裡，首相嘗試安撫女王。冥頑不靈的女王堅持拒絕冊封猶太人爵位，認為他們的特權已經夠多了。

首相不贊成這些論點，他說，如果猶太人不像其他人一樣有資格生活在社會中，為什麼要讓他們獲得公民權？

誠然，二十年前，萊昂內爾拒絕了王室給他的男爵頭銜，這對事情沒有任何幫助。他肯定覺得，既然已經被奧地利提升到了男爵的級別，就像整個家族一樣，不存在降級的問題。女王可能心存報復，她被這個猶太新秀的自命不凡所刺痛，他本應滿足於他所得到的東西。當然，維多利亞女王永遠不會說出她決定的真正原因，也不會屈服。在接下來的五年裡，首相曾經又兩次試圖說服女王。而萊昂內爾則忘記了他承諾提供有關他父親在英國方面的行動的清單，特別是在戰爭期間，他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來扭轉這種趨勢；從而表明他在這個領域的不作為絕非偶然。在法國，詹姆斯和佩雷爾兄弟在各個層面都發生衝突。他們在疲於奔命的收購和整合戰中針鋒相對，賣家利用這一點抬高了價格。埃米爾和以撒·佩雷爾獲得了米迪公司（la Compagnie du midi）的特許權，該公司是羅斯柴爾德擁有的北方公司（la Compagnie du Nord）的直接競爭對手。爭奪鐵路的戰鬥與無情的金融鬥爭結合在一起。動產信貸銀行的風險投資增加，出現了會計違規現象。現金流入變得零零星星，迫使仍在為其老闆奉獻的董事會進行無數次的周旋。就在這時，詹姆斯逐漸買下了其死敵的幾千股股票，從而提高其價格後，決定全數賣掉；遂造成股票的急劇下跌，引起小股東和傳統的投資者均不欣賞的憾動。在這個過程中，他獲得了可觀的利潤；在與朋友們的晚餐上，想到對手正在召集參謀會議，他與客人們則談笑風生。事實上，這比競爭對手公司之間

的簡單爭鬥要高明得多。

就在那時，大男爵與其他與佩雷斯為敵的銀行家，包括弗內（Vernes）、施耐德（Schneider）和塔拉博（Talabot），創建了留尼旺-金融集團（le syndicat Réunion-Financière），打算成立法國興業銀行（la Société Générale），這是一個擁有一億兩千萬資本的銀行怪物，是動產信貸銀行的兩倍，其既定任務就是與動產信貸銀行競爭。

詹姆斯動員了他所有的力量和社會關係阻撓其進展。另一方面，他所贏得的每一場戰鬥都讓動產信貸銀行付出巨大的代價。動產信貸銀行繼續在西班牙、英國、盧森堡、德國和荷蘭建立據點。但同時也失去了奧地利、土耳其和義大利，而由羅斯柴爾德掌控了市場。

33. 婦女想要什麼

然而，拿破崙三世仍然忠於動產信貸銀行，因此對羅斯柴爾德懷有敵意，拒絕授權其創建興業銀行。詹姆斯甚感憤怒。但是，儘管困難重重，命運還是拉了他一把：一八五七年源於美國幾家銀行暫停付款造成的新經濟大蕭條，蔓延到新世界的主要債權人英國。隨著倫敦陷入困境，它通過與其他主權國家的債務聯繫，遍及整個歐洲，法國也受到嚴重打擊。動產信貸銀行在所有國家進行了大量投資，但卻難以收回其資產，不得不以低價出售；其現金流和股票進一步下跌。被削弱後，佩雷爾兄弟再也無法掩飾其困境，並開始對其集團的團結特質感到懷疑。

每天，在拉菲特街，大男爵現在得到了所有兒子的幫助，他們終於長大了，可以為企業作出貢獻。最年長的阿爾方斯，還有古斯塔夫、薩洛蒙·詹姆斯（Salomon James）和最小還不到十五歲的艾德蒙

（Edmond），已經被賦予家族簡單而主要的職責，如保存人事登記冊或監督家庭帳目等。根據義務，阿爾方斯不得不娶其侄女萊昂諾拉（Leonora）為妻，她被稱為羅依（Laurie），也是他叔叔的孫女！

但別擔心，南森比詹姆斯大得多，而羅依只比阿爾方斯小十歲，這還是很合理的。雖然，年輕人都要遵守家規，但是他們算是情投意合。萊昂諾拉當然是英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在閒暇時習慣互相戲謔，但她非常優雅，正如社會人士所說的那樣。她設法讓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的意思，儘管她從未努力精進她的法語（或者說她的「法式英語」），但她的歡欣和隨意的性格很快就會使她成為上流社會的完美女主人。她是一個很好的典範，非常執著於傳統，在她的家裡就像在其他家庭一樣，每日飲用下午茶，而這種儀節遂成為巴黎大戶人家的必備項目。羅依和阿爾方索搬進了塔列朗（Talleyrand-P）在巴黎聖弗洛朗街（rue saint-Florentin）的舊居，這是詹姆斯在一八三八年^[7]為他兒子購置的，經過

幾個月的大整修，她徹頭徹尾改造了這個地方，以接待「巴黎名流顯貴」，很顯然是為了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她很快就厭倦了法國人膚淺的習俗，再也忍不住嘲笑他們，然後限制與新同胞的一切接觸。人們會記得她對秋天的枯葉地毯表示讚歎的方式，她解釋說，在她自己的園子裡，兩旁都是栗子樹，但她從未見過地上有這樣的顏色。當然，據瞭解，她那六十個最機靈的園丁絕不會讓任何枯葉落在莊園裡！

當然，面對這樣的坦誠，人們怎麼能不保持懷疑呢？但是，無論它多麼不可信，這段軼事至少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其強烈的抒情性！

同時，最小的孩子艾德蒙正在唸書，在學校和銀行之間沒有一絲自由。古斯塔夫和薩洛蒙與他們的父親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他們別無選擇，白天只能非常勤奮地工作。但一到晚上，詹姆斯就不再盯著他們了，於是他們混跡於首都的纨绔子弟中，在漂亮的交際花陪伴下，飲酒作樂。一個著名的拜金女拉·芭依瓦（La Païva），和一位「有用的性」（*coucher utile*）藝術大師和卡斯迪龍（Castiglione）伯爵夫人，都參加了我們兩位年輕人參加的華麗宴會。這些年輕人渴望體驗各種刺激的事物。而古斯塔夫則透過介紹，與比他小十一歲的塞西爾·安斯巴赫（Cécile Anspach）結婚，塞西爾是一個來自良好家庭的猶太女子。古斯塔夫買下了尚蒂伊（Chantilly）附近的拉韋爾辛城堡（le château de Laversine），還有幾處房產，他花了好幾年時間才把它們集中到馬里尼大道（avenue de Marigny）和馬戲團街（rue du Cirque）之間，興建了馬里尼酒店^[8]。

塞西爾和古斯塔夫的第一個孩子奧克塔夫在出生時就夭折了。後來，他們又有了第二個不幸的孩子，四歲時過世。在此期間幸運的又有三個女孩若薇、娥林（Aline）、博蒂（Berthe）和一個男孩羅伯特

（Robert）相繼出生，並過上最多產的生活。

詹姆斯和貝蒂的第三個兒子所羅門。詹姆斯是令人頭痛的人物。他從很小就表現出強烈的性格，拒絕墨守成規。他在學術上的表現頗為出色，放蕩不羈，很早就被藝術、女人和惡作劇而非數字和銀行業務所吸引。在發現攝影的奧秘之後，追逐著「弱者」，不管是佣人還是女繼承人，他都想用他華麗的相機捕捉她們，以便更好地永久留念。他從來不知道何時停止，到頭來他只對裸照有興趣，但這種怪癖總是紙包不住火。

投訴會堆積在父親的辦公桌上，他的父親從早到晚都在對著他這個頑劣的兒子發牢騷。雖然有能力做到最好，但所羅門。詹姆斯也會沉迷於飛行和變裝舞會，而且他也不會隨著時間而變乖巧。他從不掩飾自己對金融的毫無興趣，他會以更多的靈感繼續他的古怪行為，迫使他的父親考慮將他送到紐約。這個年輕人就充當該家族在這塊充滿希望的土地上的美國代理人，著名的奧古斯特。貝爾蒙特的助手。

隨後，美國面臨從北到南被撕裂的威脅。這個計畫並非無足輕重：詹姆斯想起十年前他的長子阿爾方斯對美國的熱情，本想留在美國生活，詹姆斯也希望在那個有問題的兒子身上產生點醒的效用。但是，我們這個不懂事的年輕人，從來都不乏愚蠢的行為，做出無法彌補的事情。他在股市上揮霍了一百萬法郎，試圖給他的父親留下深刻印象，效果驚人，但搞錯了方向！在這個過程中，他改變了想法。兒子不配到美國。作為懺悔，將他送往法蘭克福，並禁止返回法國，直到進一步通知。因此，這個年輕人在德國停留了一年，然後其父無疑受了貝蒂的影響，將德國的流放改為驅逐，或者說讓他再返回美國。

薩洛蒙。詹姆斯抓住了這個機會，非常認真地對待他的新使命。寄往巴黎和倫敦的信件、報告和其他煽動性的信函比比皆是，真實描述了他所觀察到的情況和他對美國問題的感受。此與奧古斯特。貝爾蒙特支持激進派的觀點相反，奇怪的是年輕的羅斯柴爾德注意到的卻是法律和

秩序，這些顯然是保守派的強項，但不是他自己的強項！再者就是家族的歷史利益，它一直紮根於棉花產業。薩洛蒙·詹姆斯還太年輕，對戰略和人道主義問題都不瞭解。他走遍了不同的州，訪問了南方，並被南方資產階級家庭的教育和榮譽所吸引。相比之下，北方人將因其對變革的渴望和不服而脫穎而出。但是，如果政府被推翻，如果這種幾乎免費的勞動力消失了，密西西比州的企業是不是會失去吸引力？年輕的羅斯柴爾德，客觀上沒有參觀任何奴隸種植園，只是被這些北方叛亂者的行為所震驚，然後得出結論：新世界只會是一個不穩定的冒險之地，也非家族所追求的理想銀行的環境。

當然，奧古斯特·貝爾蒙特對這個年輕人的理論感到惱火。夢想從母公司獲得更多資金以進一步發展的他，對北方各州的資助遠遠不夠。下一屆政府當然會首先記住它最強大的支持者，從而記住那些曾經幫助過它的銀行家。

這位被寵壞的孩子最後以圓滿達成任務的心情回到歐洲。但還沒有考慮到其父收到有關他的資訊的反應，詹姆斯對自己兒子的行為感到沮喪，薩洛蒙·詹姆斯一如既往，從未停止收集征服獵物的腳步，甚至還被享有盛譽的紐約俱樂部除名，因為他流傳難登大雅之堂的照片。他讓已被政治和明顯的普遍反猶太主義責難的家族聲譽，更加受到玷汙。

返回法國，他與堂兄邁爾·卡爾（Mayer Carl）的女兒阿黛爾（Adèle）結婚，邁爾·卡爾曾為薩洛蒙·詹姆斯的信譽辯護。一年後，小海倫從這個結合中誕生了。詹姆斯的不肖子在社會上總是遊手好閒，從不缺少慷慨，對以色列人的事務尚感興趣，同時又醜聞不斷和令人摸不透。他最終在二十九歲時死於心臟病，顯然是無法承受又一次股票交易失敗的壓力。

7 該府邸自一九四七年起迄今已成為美國駐法國大使館館舍及官舍。🔗

8 法國政府於一九七二年購置該酒店移作法國總統接待外國元首之行館。🔄

34. 上帝總是站在強者這邊

一八六四年在巴黎，法郎幣值急速下滑，法國政府急需流動資金以支持其貨幣，別無選擇，最後只好允許羅斯柴爾德與他的朋友創建興業銀行。在向股票市場挹注五千萬法郎並強化了危殆的貨幣市場後，新銀行阻止了經濟的侵蝕，防止法國出現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之後，羅斯柴爾德被佩雷爾家族計畫接管，仍然無利可圖的鐵路線進行再融資。這些具有標誌性的線路，巴黎—奧爾良、巴黎—里昂和地中海，已經成為其集團至高的象徵，至於其他股東則別無選擇地脫離，這是一個誰也無法逃避的權力問題。他們代表了對鐵路的壟斷；這種難以言喻的驕傲是詹姆斯，這個小小被鄙視的猶太人一直夢想的聲望和奉獻。處於這股熱潮的源頭，佩雷斯夫婦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們永遠不會從挫折中恢復過來。就像家族的珠寶一樣，他不可能把它們讓給任何人，更別說讓給最大的敵人了。

詹姆斯感覺到自己的大限將至，早早開始為他的繼承人做了長時間的布局，同時也退居幕後，就像他的哥哥南森在另一個時代一樣。然而，他還沒有說最後一句話：作為法蘭西銀行的主要股東，他讓其長子阿爾方斯被任命為董事，也被稱為「攝政」，這樣他就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或者至少坐在前排，以便從不可預知的事件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位於法國西南的費里耶爾鎮，老詹姆斯越來越常臥床不起，但仍雄心勃勃。他想擴大其莊園，並準備購買與莊園相鄰的阿爾曼維利耶森林（Armainvilliers），以擴大狩獵區。艾米爾·佩雷爾也一直在關注此事，並且恰好擁有鄰近的地產，他出其不意地買下了這塊土地。似乎這還不夠，這個深具野心的年輕人決定以四十二萬五千法郎的價格買下梅多克一個名叫帕瑪堡酒莊（Château Palmer）的葡萄園，儘管羅斯柴爾

德還在等待他夢想中的葡萄酒莊園出現。在這場消耗戰中，人人都不擇手段。

至於動產信貸銀行這個「怪物」盡可能地繼續投資和擴張。這麼做正是在耗盡其最後的資源。這本身不該是個問題，因為兩兄弟相信，發生危機時，國家會挺身支持他們。最終情勢有了轉變。幾條鐵路線在競爭中出現虧損。準備不足、安排不周的墨西哥貸款也是一場災難，幸運的是部分被鄂圖曼貸款的五千萬所抵消。但這還做得不夠。在動產信貸銀行設有分行的各處，羅斯柴爾德和他的合夥人都在那裡，在接管銀行、工業或鐵路合約之前，他們肆無忌憚地抬高價格或破壞交易。而當利潤遠未到來時，動產信貸銀行甚至敢在帳目上做手腳，分配更多的紅利。這是它保持公眾信心和繼續吸引儲蓄的唯一途徑。

最後在他們的小雲端上，佩雷爾兄弟，現在想像自己處於社會和金融金字塔的頂端，失去了所有的常識，並犯下最致命的錯誤，攻擊比他們強大得多的法蘭西銀行！忠實於他們的聖西門主義（Le saint-simonisme）信念，他們甚至試圖挑戰銀行的特權，即「發行貨幣」。

這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最終計畫是利用他們幾年前才接管的薩瓦銀行自行發行貨幣，從而不再受到限制，並用以控制那些仍不受控制的鐵路公司。他們所犯錯誤都被原諒，除了「冒犯皇室」的罪行。即使是羅斯柴爾德，以他的權威和權力，也不會犯下憧憬印刷自己鈔票的錯誤。這樣一來，佩雷斯家族在最高層，甚至在著名的「兩百個最有影響力的家族」中製造了強大的對手。

國家的回應不容上訴：一八六五年，薩瓦銀行被法蘭西銀行吸收，兩兄弟從政府的友人變成刻意避開甚至陷入財產被徵收之處境。與此同時，他們的帝國也開始崩解。動產信貸銀行面對待付帳單、債務和損失到處張羅，其董事會也不能再裝聾作傻。在大約二十幾個國家投資了數以千計的計畫、特許權和收購後，它的庫房幾乎空空如也；它無法將其資產收回以面對債權人。這是一次失敗；拋棄佩雷萊斯的支持者現在轉

頭加入了對手的陣營，這次政府和國家都不願意助他們一臂之力。人們開始談論他們所遭遇的困難，但困難這個詞彙太弱了。

一八六七年，在幾次徒勞無功的復蘇嘗試之後，破產迫在眉睫。動產信貸銀行被宣布破產並關閉。隨後，與該銀行有合夥關係的一位銀行家朱爾斯·米雷斯（Jules Mirès）因詐騙罪被捕，而狡黠的埃米爾和以撒倖免於入獄，帶著口袋裡的一億法郎退出了這個行業。

對他們的時代來說，這兩兄弟太前衛了，但他們還是積極參與了法國經濟的進步，然後把他們的小股東晾在一邊。他們的「社會夢想」是這種新的銀行形式的偉大先驅，如工商信貸銀行（CIC）、法國不動產信貸銀行或里昂信貸銀行，它們至今仍在運作。

經過這些事件後，不知疲倦為何物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不免因為疾病、年齡和與競爭對手的消耗戰，變得非常虛弱，但他一直孜孜不倦的努力，終於得到他盼了三十八年的回報：他從未放棄購買拉菲古堡周圍七十四公頃葡萄園的願望，最後他以三百萬法郎的代價得到這片珍貴的葡萄園。該年是一八六八年。他讓人把他最喜歡的酒送來，等著這一天的到來，已經將近三十年了。但最後，由於風濕病、關節炎和黃疸病頻繁地發作，他無法上路去探視他新買下的葡萄園，享受他最重要和最寶貴的財產。臥病在床的他，仍然清醒和有效率，他繼續制定戰略，計算和衡量不同的組合，在他所及之處創造價值。

35. 勇士的休息

大男爵感覺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於是把他的親屬召集到床邊：夏洛特、阿爾方斯、古斯塔夫和艾德蒙。侄子納旦尼爾，與他的女兒夏洛特結婚，詹姆斯視其為己出，當然也在床邊。詹姆斯首先對自己沒有充分照顧到孩子表示遺憾，並承認他向來的唯一目標是讓家人免於匱乏。現在已經實現，他們就不用再奮戰了。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管理好留給他們的帝國，而後代將有足夠的生活資源。他承認自己經常冒險，並要求他們不要學他；要更多地為他人、為國家的繁榮和所有仍在受苦的猶太人做更多的奉獻。他現在太累，已經管不動錢的事了，但在離世之前，這個無可救藥的狡猾之徒會在股市上想出最後一招。

納旦尼爾，他的侄子和忠實的助手，比其他人年長，也更聰明，要負責安排一切：詹姆斯知道自己的過世將有可能使他持有多數股權的倫巴第公司（la société Lombard）的股票下跌，因此他下令立刻以高價出售這些股份。孩子們深感困惑，起先不贊成此一選擇。但是詹姆斯沒有失去任何判斷能力，堅持這樣做。他預測只要他一走，股票的價格就會下跌。他們顯然必須在他的死亡被宣布後，趁股價大跌時再重新購回。

拋售和回購之間的價格差異可能是數千萬法郎的利潤。他非常虛弱地躺在病床上，口述其指示，不久之後大量的股票就被賣出。的確，他再次準確地預期到股市的反應，後代所獲得豐厚的利潤遠超過應繳納的遺產稅，而他累積的財富難以量化。他最後的指示很容易被視為對其榮譽所做的最後一搏，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利用自己的死亡為他的繼承人又賺進大筆金錢。

三個月後，詹姆斯於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在此之前，他已將其對葡萄酒的濃厚興趣傳給孩子，美酒和收藏藝

術珍品是他唯一的嗜好——當然還有金錢！他的侄子和助手納旦尼爾才是最能接受他所有品味的人。早在一八五三年，這個年輕人就領先了他的叔叔，率先在吉隆德省（Gironde）花了一百多萬法郎購買了另一處產業——布萊恩．木桐酒莊（Brane Mouton）即後來的木桐酒莊（Mouton Rothschild），大男爵深感自豪，雖然對他有些嫉妒。

這個小猶太人成為男爵之前，從未有人達到其極為可觀的資本成為巨富，詹姆斯給他的繼承人留下了一筆當時估計約為兩億法郎的財富。在經歷了三次重大政治危機和數十次金融風暴後，他從一八一七年的五．五萬英鎊到一八二八年的一千九百萬英鎊，而他的兄弟、英國支系的南森則在同一時間自豪地展示了兩千八百萬法郎的資本。這些數字可以與同一時期其他法國銀行家的資產進行比較：雅克．拉菲特公司（Jacques Laffitte & Cie），其產業後來成為拉菲特之家（Maisons - Laffitte），一八三〇年的危機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一八二七年的資本為一千兩百萬法郎；塞利埃男爵（le baron Seillie &）在一八四七年「重達」近一千一百萬，與銀行家貝爾納．德萊塞（Bernard Delessert）相當；而讓-康拉德．霍廷格（Jean - Conrad Hottinguer）在一八四一年去世時「上限」僅為四百萬。一八六三年，將所有各國家加總，羅斯柴爾德集團的資本為五．五六億法郎。

羅斯柴爾德家族喜愛的詩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寫道：「所有階層和宗教人士，無論是外邦人還是猶太人，都在他面前鞠躬跪拜。」

他說的是詹姆斯。毫無疑問，作者本想用這些話使《勇士的休息》變得美好，但翻譯並沒有達到目的，恰恰相反。他也寫道：「詹姆斯的辦公室是一個神聖的地方，因為金錢是我們時代的上帝，而羅斯柴爾德是它的先知.....。」

36. 善後的銀行業務

任何時候，羅斯柴爾德銀行的投資、管理，對國家、政府、皇室、大家族的貸款如同對一般人一樣，都是遵照符合常識的會計和戰略規則處理，從未偏離。我們所看到的其他銀行則屈服於更容易和更快速利潤的誘惑，會不顧一切拿客戶的錢去冒險，結果一有經濟衰退的跡象就發現自己陷入困境。在銀行業中，當一個瀕臨倒閉的金融機構被弄得聲名狼藉時，自殺的情況並不罕見。羅斯柴爾德銀行，有時會受到事件和政治動盪的干擾，但總能找到支付其債權人的途徑；票據和優惠券、匯票和其他各種承諾總被兌現。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歷代的嫉妒、反猶太主義和其他妒羨面前，只有革命、戰爭和國有化才能撼動他們。至於對貧困者、健康、科學研究和文化的捐助，它們也與此一金錢世界霸權之高度相當，達到幾億法郎；這些捐助至今如將各個時期和所有財富的加總都比不上。

雖然他是榮譽軍團勳章（la Légion d'honneur）的得主，但詹姆斯只希望一個簡單的葬禮。他沒有想到會有無數的巴黎人在街上等候，護送他從拉菲特街的家和銀行到佩爾－拉夏斯基園（Père-Lachaise）。但我們不要搞錯了，在統治法國甚至歐洲金融界五十年之後，這個身材矮小、挺著肚子、有著獨特難以模仿的德國口音的人最終贏得法國人的青睞。即使是一生中都在詆毀他的對手，最終也會心悅誠服。

但大自然厭惡真空，自十九世紀末起，新興金融公司利用金融皇帝的結束和繼承人過渡的機會嶄露頭角。顯然，一切也會在政治家和政府的倡議下發生，它們久被沉重的歷史優越感激怒。因此，巴黎銀行和巴黎地區銀行，後來成為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里昂信貸銀行、

農業信貸銀行和法國興業銀行都是用屬於大工業家族適度的方式和資本創建的，除非是來自倉促決定的貸款或或多或少隱藏的資產。無論如何，它們將開始蠶食高級銀行的市場。因此，作為先鋒的羅斯柴爾德就越來越被排除在國家所發起的主要金融活動之外。

透過連通機制，全球金錢的板塊移動，詹姆斯的繼任者遂漸漸失去地盤。

37. 在失去幻想的墳場

羅斯柴爾德家族曾經處於金融金字塔的頂端，然而現在卻處於下坡階段。幾年後，他們不再是經濟世界的中心，儘管他們仍保留了榮譽地位。然而身為家族的「大家長」，他們仍舊保留了一些戰略資產，只是如今已不再像以前那樣被人們談論。從此，他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出現在財經報章或通俗雜誌的封面，但仍在不重要的版面上略有人氣。新一代被注意到常與時尚的女明星和社交人物在一起，在賽馬場上為其名駒加油或參加跑車大賽。同時，葡萄酒成為時尚的「明星」。自從詹姆斯和他的侄子納旦尼爾買下拉菲古堡和布萊恩·木桐，後者於一八五三年易名為木桐羅斯柴爾德後，波爾多地區一些仍然鮮為人知的葡萄園，由於羅斯柴爾德的名字新近被貼在它們的標籤上，得以起飛。

在倫敦，南森的長子萊昂內爾忠於祖先們的精神，在繼任英國支系的負責人後，參與了倫敦市的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並支持向東方的未知領土出口。他還發展與中國的貿易，同時在歐洲進行多元化投資，然而並未減少家族財富。在他的三個初出茅廬的兒子中，二十五歲的納旦尼爾和二十歲的利奧波德已經成為他們父親的模範銀行家助手。他們不久應該都能接管生意；而二十三歲的阿爾弗雷德

（Alfred），自大、容易激動，對藝術和交際活動比對數字更有興趣。因此，他似乎註定要過一種更世俗的生活，也很快地引起了一些不論好壞的注意。他從不放過任何使周遭人感到震驚的機會。

作為一個玩家，他的兄弟姊妹被定型在銀行和賽馬之間，過著更加傳統的社交生活，阿爾弗雷德卻會引發一系列騷動，讓父母、老師、僕人、整個家庭和無數與他有過露水姻緣的女性感到瘋狂。這並不妨礙他與母校劍橋大學的所有貴族保持真誠的友誼，包括威爾士親王，後來成為愛德華七世國王，亦以他的過度行為為娛樂，並共同分享對藝術、女

孩和打獵的熱情。

儘管家人對他奢侈的行為感到不安，但阿爾弗雷德一有機會就會跑出銀行，其實這樣更好。金融需要冷靜和思考，而這些似乎不是這個年輕人的主要性格。然而，不料他卻被邀加入英格蘭銀行，成為第一個在這家著名銀行董事會的猶太董事，後者無疑樂見成員中有一位來自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某種優勢。

一八六五年時，來自維也納家族的安塞姆之子斐迪南·羅斯柴爾德（Ferdinand de Rothschild），離開奧地利到倫敦定居，並與他的堂兄萊昂內爾的女兒伊芙麗娜（Evelina）結婚。這是兩個羅斯柴爾德家族之間的真實愛情故事。因為從他們的童年開始，兩人就註定要彼此相愛。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嬰兒時期，在家庭聚會中擦肩而過，顯然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雙方也互有好感。婚禮是在未來的總理班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受邀的英國上流社會人士見證下舉行。婚禮一結束，這對新婚夫婦就去蜜月旅行，回來後住進他們在皮卡迪利的新居。

一切都很順利，幾個月後，伊芙麗娜懷孕了。但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按計畫進行的。分娩時，嬰兒沒有生命。不僅如此，伊芙麗娜還死於分娩。跌入痛苦深淵的斐迪南在伊芙麗娜最親近的弟弟利奧波德的陪同下，開始了穿越歐洲的漫長旅程，在回到英國之前，仍然陷於悲傷。

斐迪南那位非常神祕甚至野蠻的妹妹愛麗思（Alice）終於很高興地離開維也納，自從母親早逝後，她一直和她極為虔誠的嫂子和哥哥威利（Willy）住在一起。當她到達倫敦後，就住在費迪南的隔鄰，在兩座房子間修建了一條通道，以便更加接近悲傷喪妻的兄長。

長相不漂亮的愛麗思一直是單身，不善交際，斐迪南也是如此，他從來沒有從妻子的喪亡中恢復，也沒有再婚。悲傷和憂鬱令這個幾乎擁有無盡財富家庭所採最熟悉的形式就是：慈善事業。他在南華克的貧困

地區建立了伊芙麗娜病童醫院，斐迪南終其一生都在支持醫療機構，包括聖喬治醫院（St-George's Hospital）和皇家布朗普頓醫院（Royal Brompton Hospital）。

38. 誠信的終點是外交的起點

一八七〇年間，負責巴黎銀行業務的詹姆斯的長子阿爾方斯一開始是法國籍，儘管他也是奧地利領事，就像他父親在他那個時代一樣。因此，他得到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皇帝（即拿破崙三世）的信任，作為奧地利的代表，他也得到普魯士總理奧托·馮·俾斯麥的尊重。而當他的弟弟古斯塔夫在督導銀行和私人事務的同時，他還充當中間人，試圖解決兩國之間的爭端。

然後，一封簡單的外交信函引爆了火藥桶：夢想取代奧地利成為日耳曼歐洲領袖的普魯士，希冀擴大對西班牙王位的控制。由於國內局勢越來越像內戰，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二世（la reine Isabelle II）似乎願意與日耳曼君主分享權力。此一聯盟將使她混亂的王國恢復一些秩序，保護她免受西班牙民眾的反抗。波拿巴擔心普魯士向西班牙擴張的危險，反對這種接近。然而，俾斯麥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他只是在等待一個藉口（不管是多麼可笑的藉口），讓他的部隊向法國進軍。因此，他最有可能的計畫是通過法國這個僅次於俄羅斯，歐洲面積第二大的強國，前進西班牙。因此，俾斯麥假裝公開挑釁法國皇帝，在一封相當不符外交禮儀的信中寫下含有貶低，甚至還帶有羞辱性的詞句。

這些信件從德語翻譯成法語後，徹底惹惱了拿破崙，他在決定向普魯士宣戰時失之草率。在沒有清醒認識情況下，法國要去攻擊一個比它強大得多、準備更充分的敵人。

一八七〇年，普魯士軍隊越過邊界，在三次血戰中造成法國重大損失，甚至還俘虜了皇帝，皇帝被迫退位。他們最終包抄首都，在香榭麗舍大道展示軍容後，將凡爾賽宮變成普魯士的醫院。占領持續將近一年時間，俾斯麥與其軍隊阻止任何人進出城市，使巴黎人陷入新的饑荒時

期。為了生存，他們被迫宰殺動物園裡的動物及畜養的珍奇野獸。不太富裕的人不得不與貓和老鼠打交道，這些事一次都沒有被人詬病，在這座千年古都已經不算罕見了。

為了與外界溝通，人們使用遠程信鴿，而這些信鴿很快就會被入侵者從普魯士特地帶來的獵鷹攻擊。寒冷最終將會使情況更加惡化；從一八七〇年十一月開始，氣溫降到攝氏零下十五度；林蔭大道上的樹木被砍掉取暖，公共長椅也淪為相同的命運。宿疾虛弱的人很快就病倒，支氣管炎、肺炎和傷寒肆虐，死者在城中堆積如山。面對普魯士的軍隊，巴黎人組織了地下游擊隊。有二十五萬巴黎人保留了他們的武器，經常從事破壞和反擊德國人的圍困。但大多數時候都沒有成功。作為報復，敵人的大炮經常轟擊巴黎，對城市的破壞更甚。

詹姆斯的遺孀貝蒂將她在布洛涅的住所變成軍醫院。費里耶爾城堡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最大的宅院，距離首都三十公里，被普魯士高級軍官侵占，他們意識到自己所處之地後，高興地將其作為占領軍總部。

他們試圖清空地窖裡的寶物，但一無所獲，只留下似乎遺忘的兩百瓶的普通烈酒。他們怎麼也不相信，歐洲最富有的銀行家只收藏了這麼少量的酒。在威脅要燒毀城堡之後，他們終於讓管家指出通往聖爵的道路：那裡有一萬七千瓶的特殊瓶裝好酒隱藏在閣樓裡，等待被發現。管家以此為妥協條件，拯救了這座建築。普魯士的軍官們呆掉了。威廉一世和俾斯麥首相以有身分的征服者之名，自行邀請參訪莊園，鑒於他們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戰前的友好關係，他們下達命令，要求部隊在遺棄莊園前應恢復良好狀態。

由於害怕主人對他將「財寶」交給敵人的不滿，管家向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坦白其「罪行」。羅斯柴爾德給了他一個信封，裡面裝的無疑是幾張鈔票，是對一個讓城堡損失一小筆財富的全額補償。沒有想到，阿爾方斯終於也來了，他讚賞管家的主動（此時僕人正在收拾東西，還以為得捲舖蓋走路了）。顯然當時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幾瓶酒

交給敵人，讓他們冷靜下來，以避免更大的傷害！

法國投降後，部長會議主席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將負責與入侵者談判結束戰爭的棘手任務委託領事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處理。羅斯柴爾德對俾斯麥很瞭解，用家族母語（德語）講話對談判有利而無害，儘管他努力想說法語（不是因為時髦，主要是為了激怒他的對話者）。因為賭注很大：解放巴黎人民，爭取普魯士軍隊撤回本國。所有這一切只有在法國放棄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領土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普魯士皇帝威廉認為這些地區具有戰略意義，比他所宣稱的要重要得多，他聲稱這些地區是德國的歷史土地。幾年後他將坦承這一點。多年後，他在給拿破崙三世的遺孀歐也妮皇后的信中做了清楚的說明，信中提到，解放巴黎和撤出法國所要求的贖金為五十億法郎！在倫敦的堂兄萊昂內爾的協助下，阿爾方斯墊付了這筆錢。此與盟國英、俄、普魯士和奧地利在一八一五年擊敗拿破崙軍隊後索賠的七億美金不能相比。隨後進行公開發行債券，其條件是由古斯塔夫斯在其兄的領導下制定的。

根據一個現在眾所周知的方法，整個歐洲的小儲蓄者將被號召參與這個集體積錢箱，在短時間內償還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其他合作的銀行家，並取得相當的成功，因為百姓付款總額接近四十三億法郎。

這無疑會激怒俾斯麥。他一定久久不能平復，悔恨沒有對解放法國提出更嚴苛的要求！

39. 他們說：行善吧！參與吧！

從其父詹姆斯和在他之前的邁爾．阿姆謝爾所建立神聖的贊助和慈善傳統，阿爾方斯和所有的家族會主動參與各類慈善行動、藥房、醫院或科學實驗室。對於所有的幫助請求，其中不免有些誇大其詞的人，在滿足這些請求之前，他們會以最嚴肅的態度進行審查。另一方面，對於藝術家和文化，羅斯柴爾德家族很快就面臨到一個難題：如何參與有成就或有潛力成為創作者的作品？如何為市政當局提供資金而不使其感到處於被協助甚至被強迫的情況？那就是購買前者的藝術作品，將其贈送給後者，從而一舉兩得！

在他們的一生中，阿爾方斯和古斯塔夫購買了數以千計的繪畫、雕像、雕塑和版畫，卻不見得懂得欣賞，但誰在乎呢？所有這些作品都被提供給法國各地的博物館、學校和市政廳。他們不僅贊助創作，還同時發展流行文化。坎城這個城市受益極多，市議會一致決議通過將其博物館命名為「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博物館」。這並不妨礙坎城市長在很久以後，即一九四〇年，根據德國占領軍沒收猶太人財產的通令，查封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宅院，必須承認，此一作法或許可歸因於對法律的尊重，但最重要的是在法國解放後拒絕歸還，儘管繼承人愛德華．德．羅斯柴爾德完全有權要求歸還。

然而，一開始，摩納哥才應該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夏日別墅。當鐵路線正在建設時，摩納哥海灘公司的老闆接近了詹姆斯，當時他同意修改原定的鐵路段，將其延伸到摩納哥，而不是按照原計畫到達坎城。出於明顯的戰略原因，這似乎是摩納哥侯國最明智的選擇。作為交換條件，弗朗索瓦．布朗（François Blanc）答應給詹姆斯一塊土地，並為他建造一座城堡，價值六十萬法郎！詹姆斯開始工作，但沒有聽到摩納哥的對口有任何消息時，他再次改變計畫，按原先計畫將坎城做為終點

站。

一八七一年三月，法國被普魯士占領後，漫長的幾個月過去了。巴黎人感到被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出賣，因為他接受了勝利者的一切要求，很快就起來反對政府。他們的步槍和幾百門大炮被藏在蒙馬特的小山上，總理梯也爾下令繳械，但遭人民反對。老人、婦女和兒童群起阻擋軍隊。一位將軍下令向人群開槍，但士兵拒絕。將軍被處決，人民起而反叛，並豎起路障。政府逃離首都前往凡爾賽，革命的巴黎人則占領了街道。他們感到解放了，辦理了選舉，組成極左路線的政府。這就是公社，它催生了公社黨人，後來又催生了「共產主義」。富人深感受到威脅，也離開巴黎。人民奪取了生產工具、工廠和工作坊，並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實行了免租金，免費的世俗學校和免費的司法救助。隨著巴黎落入暴亂者之手，貝蒂的馬車在布洛涅森林中被憤怒的人群攔截，他們都很興奮地「扣留」一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質！革命者譴責她在法國人挨餓的時候，卻乘坐在富麗的馬車上。她願意將其馬匹送給叛軍充飢，但拒絕如此被嘲笑！她端站在馬車上宣稱：她自己也和法國人民一樣是個愛國者，並舉出她已經上了戰場的兒子古斯塔夫和艾德蒙為證據，而她的住所也已經變成了傷患的醫院。面對如此的雄辯，群眾被說服了，歡呼起來，並組隊護送她回家。這是一場勝利，但貝蒂已經差一點遭到私刑。

與此同時，留在凡爾賽的政府召回軍隊並準備返回巴黎，決心重新控制首都。一支比暴亂者多十倍的軍隊穿過巴黎的大門，無情地屠殺所有反抗的人。公社黨人被打、被殺或被流放；巴黎的資產階重新喘過氣來。至於公社期間所制定的革命法律，當然也被廢止。

40. 恐懼將一切極端化

一八七四年在奧地利，安塞姆的長子納旦尼爾·馮·羅斯柴爾德（Nathaniel von Rothschild）沒有承接家族的商業頭腦，他更喜歡大自然和賽馬，而且他對疾病有強烈的癡迷，諮詢各種醫生，他們則對這個古怪而富有的客戶予取予求。為了避開厄運，他創辦了診所、醫院、孤兒院，甚至還有照顧聾啞人的機構。

他不是個會逃避愚蠢行為的人，他決心留住他那沮喪的英國園丁的服務。園丁是個足球迷，性格憂鬱，打算返回英國。納旦尼爾毫不猶豫地引進一名教練，特別是來自英國的教練，創建了一支足球隊，讓園丁可以想起他的故土，並提升其士氣。他的弟弟薩洛蒙·艾伯特

（Salomon Albert），人稱薩爾伯特，是安塞姆三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奇怪的是，他是唯一能夠接管銀行的人。至於他那四個姊妹，朱莉（Julie）和漢娜（Hannah）嫁給了那不勒斯卡爾支系的德國表親阿道夫和威廉，並去了法蘭克福；薩拉（Sara）則毫不猶豫地在義大利男爵雷蒙多·弗蘭切蒂（Raimondo Franchetti）的陪伴下出逃，但他至少是個老猶太家庭；最後，最小的艾麗思（Alice）仍然沒有結婚，現在和斐迪南在英國。

同年，安塞姆在臨終前給他的七個孩子留下了七百萬英鎊的天文數字，約合今日三十億歐元。在他最後的遺囑中，不管男孩或是女孩，也無論結婚與否。規則是與時俱進的，在邁爾·阿姆謝爾時代，日耳曼的禁止性規定六十二年後似乎不再適用。

但是，讓我們回頭說說薩爾伯特，在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離開後，他再次獨自負責奧地利銀行的工作。他娶了法國支系阿爾方斯的兩個女兒中之一的貝蒂娜（Bettina），生了七個孩子，包括在日後無意間變得出

名的路易（Louis）。

一八九〇年，貝蒂娜在經歷了十四年的田園詩般的婚姻後，沒能在癌症中倖存下來。時間逝去，但薩爾伯特無法恢復。他將孩子託付給一名親近的女管家照顧，這位管家以慈愛的方式對他們撫育和教育他們，薩爾伯特則完全沒有關心他們。但他不時地去探視他們，從來記不清楚孩子的名字。他與孩子們相處時間太少，他們讓他想起了與他親愛的亡妻一起度過的幸福歲月。

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銀行業務上，貸款、投資、對沖基金和帳戶管理，他一直是個天文愛好者，擁有獨特的觀察星象裝置，並花費鉅資創建維也納天文臺，該天文臺為了感謝他，將貝蒂娜和薩爾伯特的名字為兩個新的星座命名。他窖藏的雪茄是一本選集，裡面裝滿了最好的哈瓦那雪茄，他把這些雪茄放在一個非常安全的保險櫃裡，與他最機密的檔案放在一起，不為人知。

薩爾伯特熱愛自然，當他不在銀行工作時，他在奧地利阿爾卑斯山的朗高（Langau）地區購置了未開墾的土地。他決定重新造林恢復被木材工業砍伐的樹木和植被，雇請工人讓他們留下。首先要建造自己的住屋，並在城市規畫師、農業工程師和農民的幫助下，將一條河流改道，創造一個小小的自然天堂。商店和郵局為所有這些人提供完善的服務。一個新的、理想的村莊誕生了，被稱為梅爾霍芬（Mayrhofen）。當然，他的第二個家就建在那裡，他從不厭倦去那裡，卻是獨自一人，他的孩子從不陪他去任何地方。

長子喬治（Georges）是劍橋大學的一名優秀學生，在一次貴族們最喜歡的狩獵運動中撞傷了頭。這個年輕人喪失生活能力，被關在富人的精神病院裡度過餘生。至於最年輕的奧斯卡（Oscar），犯了一個錯誤，愛上了一個年輕女孩，而這個女孩的條件太一般了，慎重的事不可能發生。薩爾伯特拒絕此一結合，真誠但不現實，他堅持不讓步。奧斯卡這個年輕人陷入憂鬱，但並未使父親屈服。他第一次對自己的兒子感

到興趣，斷然否決此一婚事。由於終生缺乏親情，奧斯卡最後以自殺了結一生。

弟弟路易是薩爾伯特在奧地利家族中的第三個兒子，也是那個被記住的人：在沒有父母的情況下，他比其他人更能夠抵禦嚴格的教育，他是個很細心的學生，在離開劍橋大學之前，他的口袋裡裝著各種文憑。隨後他加入銀行，在父親的辦公室附近做財務研究。一九一一年，父親去世後，他顯然是唯一有能力接管該機構的人。

路易這位年輕人身體健康，從學院中帶出了嚴謹和性格，後來相當引人注目；他對馬球、登山、高爾夫和打獵非常有興趣.....在各種情況下總是保持著一派優雅時髦。他一天要換四次衣服：早上穿著西裝去銀行，午餐時換上輕便的衣服，下午為返回辦公室再次更衣，最後穿上完全不同的衣服用晚餐。他總是很守時，從不容忍遲到者。而他的管家會一直在旁確保規則受到嚴格遵守。

41. 鍛爐無火也能自燃

記得納旦尼爾是南森的第三個兒子，一八一二年出生於英國的家園，曾經被送到巴黎叔父詹姆斯那兒學習有關銀行的業務。叔父的孩子們年幼，都幫不上忙。納旦尼爾對叔父詹姆斯的忠誠一直到叔父於一八六八年過世，始終不渝，納旦尼爾也在叔父的身邊成就一生的事業。對詹姆斯來說，納旦尼爾不僅是他的姪子，還是他添加的一個兒子。他更是納旦尼爾進入葡萄酒領域的導師——納旦尼爾在收購「木桐羅斯柴爾德酒莊」（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之前，詹姆斯已將「拉菲特城堡」的葡萄園贈送給他。納旦尼爾娶了詹姆斯的獨生女夏綠蒂（Charlotte）為妻，小他十三歲。

狩獵十分殘酷，不光是對獵物來說。納旦尼爾自從馬背上重摔落地後，餘生飽受癱瘓與失明之苦。他死得太早，才五十七歲，晚叔父兩年。納旦尼爾·羅斯柴爾德雖然在法國過日子，但始終保留英國國籍。他從俄國沙皇手中買下位於巴黎佛布聖多羅恆街（Rue du Faubourg St - Honoré）三十一號的俄國駐法大使館館舍，成為他在巴黎的私宅，該豪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權充「聯軍軍官俱樂部」（Cercle Interallié des Armées）。

納旦尼爾的長子愛德華（Edward）讀完法律後卻醉心於文學及稀有書籍。他收集那些有關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書籍，至今仍是參考的重要資料。後來都將收藏轉贈博物館。弟弟亞瑟（Arthur）放蕩不羈，對金融及商業都不感興趣，不愁吃、不愁穿，完全是一個公子哥兒，無緣名垂青史，也無助於人群的進步與發展。

然而，我們也得談談納旦尼爾的長子愛德華，三十七歲就英年早

逝，他娶了勞拉．德蕾莎（Laura-Thérèse）為妻，是邁爾法蘭克福支系七個女兒中的第四個。他因在法國－普魯士之戰中加入法國機動部隊而成為法國人。他忠實於羅斯柴爾德家族利他主義的實踐，隨後在法國西部的貝爾克濱海鎮（Berck-sur-Mer）建立了一家兒童醫院，治療肺結核以及骨骼疾病。他的兒子亨利（Henri）在二十歲時就在同一鎮上建立了一個診所，有外科、牙科，後來還設了小兒科。一九〇四年還在鎮上分送了十萬八千公升的牛奶。

我們倒要談談亨利早期的生活，因為他在當代留下了印記，就像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巴黎一樣。從一八七二年他出生那一年起，他就是最不讓人喜歡的孩子，卻成為家族系列中最多產者之一。他從小由寡母勞拉．德蕾莎撫育，無論母親有多麼頑固、嚴厲，他都承受下來。因為這位保護欲過剩的母親會將她的情結、厭惡、甚至幻想，都投射到她唯一的兒子身上。當然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她一生花了許多時間照顧罹患重病在二十歲就過世的姊妹，至於她的其他姊妹：阿黛爾（Adèle）、艾瑪（Emma）、瑪格麗特（Marguerite）、貝爾特（Berthe）都學會應對震盪，並與他們的堂兄弟納旦尼爾、薩洛蒙（Solomon）以及格拉蒙（Gramont）公爵與瓦康姆（Wagram）王子締結良緣。至於阿黛爾本人則終身未嫁。相反的，對勞拉．德蕾莎來說，傷口難以癒合。再加上丈夫在一八八一年突然離世，對她來說是難以承受之痛。她顯然是無意識把痛苦轉嫁給尚無力自保的獨子及女兒珍妮（Jeanne）承擔。

勞拉．德蕾莎令人難以忍受的性格和其與生俱來的自我中心主義說明一切，或者更該說與此相似的是，後來人們發現她對自己比對孩子更為苛刻，但她卻隱藏著一種極端的慷慨。然而，就目前而論，她對亨利及珍妮是無情的，幾乎什麼都不准：運動、觀看表演，特別是不許他們與同年齡的朋友交往。她將全副注意力集中在亨利身上，擔心亨利在與外界接觸時會對某些人產生好奇心。既然他需要在婚前保持純潔，所以就盡可能防範與外界的接觸。她為孩子從德國禮聘教師教授德語，逼

迫兩個孩子講德語（儘管他們住在法國）。說到課程，她又請了私人教師教授法語、數學、科學、地理。受不了這位病態母親的監督與限制，她似乎對老師如何施教都有精確的觀點，所有的老師都先後求去，不願在他們認為的瘋人院繼續任教。一方面，勞拉·德蕾莎對她的兒子像似一位女暴君，剝奪他的一切自由；另一方面，對其他窮困者、孤兒或有急需者，她則深深憐憫，不惜花錢資助。

勞拉·德蕾莎對內弟亞瑟的生活方式深惡痛絕，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心愛的遊艇「愛神」與數量驚人的情婦身上，她決定，孩子要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像惡毒與不務正業的叔叔。

從十歲開始，亨利就被分開，孤獨一人，時時刻刻受到熱心管家的阻擋。管家就像一名無所不在的獄卒，其任務就是保護亨利免受任何傷害——包括他自己。亨利後來還是找到打發時間的作法，那就是收集動物屍體，將乾草填充在動物體內。他對此很得意，覺得自己像是創建了一個小型博物館。但這個看來讓他感到頗滿意的消遣並沒有持續多久。甲醛的氣味對員工造成困擾，以致他唯一的嗜好受到禁止。母親要他改變興趣，他不敢違逆，就試做一些模型、集郵或明信片之類的，但很快就都放棄，改為收集名人的書信，其中有作家、皇帝、皇后、哲學家、科學家及藝術家。在三十幾年間他總共收藏了五千餘封信件，其中大部分是在拍賣會上購得的。主要擁有諸如拉法葉（Gilbert Lafayette）、莫里哀（Molière）片段的歷史。他所珍藏名人親筆的書信已成為此類收藏最重要的來源之一，後來他都贈送給法國國家圖書館。

亨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大部分成員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遠離數字與銀行相關的活動。反之，他經常被派往貝爾克濱海鎮，去他已故父親愛德華建立的兒童醫院，以觀察對病童的照顧、復健及治療情況。

青少年時期的他，即便害怕見到鮮血，後來也得協助外科手術而找一生的興趣。但他的母親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還要跋扈，不滿於此，不斷催促他學習文學。可是在他內心深處（當然是個祕密）熱愛的卻是醫

學，而非其他任何事物。

42. 致昨日之友

一八七五年的埃及，總督伊斯梅爾·帕夏（Ismail Pacha），生活奢華，但為債務所困。從一八六三年起，他就致力於埃及的現代化，夢想把埃及建設得像歐洲列強一樣，以致花費無度，尤其為了營建其所憧憬的蘇伊士運河工程，讓埃及元氣大傷。償還虧欠多家銀行的債務高達二十億法郎，如同懸掛在他肩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然而，他繼續借貸，完全是為償還舊債。對於一個受貨幣市場波動以及利息日益升高影響的領導者來說，這無疑是一支難以忍受的金融「騎兵」。現在他正勉力償還債務。歐洲無一大國伸出援手。出於嫉妒和算計，歐洲大國認為他的運河計畫在技術上不可行：在陸地上挖鑿一條河流，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創造一條捷徑。多麼不可思議！尤其歐洲列強會想像未來如何面臨與英國、俄國、印度、以及鄂圖曼帝國之間維持商業平衡的挑戰？儘管受到英國重重阻撓，法國正式成為埃及的合作夥伴，但也有些拖泥帶水，蘇伊士運河終於開鑿成功。經過斐迪南·德·雷賽普（Ferdinand de Lessep）子爵十年驚天動地，辛勞建成的運河，連結了地中海與紅海，縮短了歐洲與遠東六千五百公里的距離以及將航程從五十天縮短到四十天。當然，運河一開始營運就取得巨大的成功。所有政府都開始後悔沒有參與。因為船隻的通行費高昂，尤其是英國船隻。

最初，伊斯梅爾用高利貸的形式向幾家銀行借款以資助此一浩大工程。羅斯柴爾德家族起初認為該工程的風險太高，不願冒進，後來才小心翼翼地加入。由於所有船隻從那時起都要在送貨期限競爭，除了通過運河更快速的將貨物運送到客戶外，別無他法。

英國人卻從有計畫性地透露出去的消息中得知，埃及總督有意將所

持運河的股份出售。法國政府一直持有運河百分之五十六的股權，但對埃及政局的脆弱及缺乏安定無絲毫信心，因此吝惜向總督購回所持股份。銀行家對這種外交策略並不陌生。王室虧欠銀行界鉅款，又需支付高額利息，絕無理由放棄此一財源。整個商業及政治小圈圈協商拒購總督的股份，而將他視為客戶及有權力的合夥人，以確保該地區的穩定。這點當然不符王室之意，他只希望退出，不惜一切求售所持股份。法國人既然佯作不知，埃及當局就急著將此訊息向英國金融界透露。

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爵士抓住了這個機會。但是他並沒有告知在巴黎的堂兄弟阿爾方斯及古斯塔夫商議聯合收購股份的對策，或至少商議提供資金；他選擇與其英國朋友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聯繫。首相曾為誤判購買運河股份之事懊悔不已，現在開始憧憬如何扭轉局面。他激動地想報告女王他能以合算的價格向埃及總督購得運河股份，從而彌補過去不可饒恕的策略錯誤。現在最急切的就是在埃及人找到另一個買家或改變主意前，盡快找到四百萬英鎊。即便獲得女王的首肯，事情也不容易實現。

首先需要召集一個內閣特別會議，再送交國會審議，可能會有輕率或習慣性的拖延情事發生。當前，偏巧這個政治小圈圈因國會休會，辦不成事了。不過，這件事若能搶先他人，應當很妙！

面對諸多阻礙及不確定的因素，迪斯雷利轉向其友人里翁奈爾求助，請其優先提供資金，唯一擔保是政府首長的口頭承諾。羅斯柴爾德當然明白轉匯的急迫性。他釋放了資金。首相在二十四小時之後就可進宮向女王報告：「拿到了，陛下！」不料這句話爾後竟然成了名言。

從未料到英國竟然夢想利用這樣厲害的管道通往印度和非洲，法國毫無戒心，痛失完全控制運河以及掌控歐洲與亞洲重大商業利益的機會。至於後來雖經斐迪南．德．雷賽普及法國外交官無數次的購回股份提議，都是枉然。

在此之前，沒有人願意幫助我們可憐的總督清除他的財產，現在卻

都追著他跑！我們高盧人玩得很差，而且還得付出昂貴的代價。英國王室成為蘇伊士運河百分之四十四的股東。法國人雖然氣憤，但基於義務不得不顯示恢宏的氣度，只能歡迎他們的新合夥人上桌，遂促使了該地區的國際貿易更加穩定。

起初，此一未預料到的結合創建了法英聯盟，但兩國間的歧見漸因競奪殖民地而日益顯著。蘇伊士運河滿載貨物的船隻節省了寶貴的時間，也帶來更多收益，有望給予昨天的敵人和今天的合作夥伴相同的擴展和發展前景。此種前所未有的情況無助於兩國之間的關係，更使羅斯柴爾德源自法國與英國家族間，因為短缺對國家民族的意識，加上與生俱來的商業與家族關係而更形鬆弛。

在英國方面，維多利亞女王別無選擇，必須正式感謝里翁奈爾爵士，如需證明，則他已經證明英國在任何時候均可信賴其珍貴的銀行家。至於每艘船舶通過運河的價格顯然會為了整個英國商業船隊的利益而降低。總結來說，羅斯柴爾德家族長年團結一致和絕對友愛，珍視族長銘言的歲月已不復返。儘管家族的後代之間仍然存在合理的聯繫，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緊張的局勢逐漸浮現。

因此，為了蘇伊士運河，里翁奈爾沒有冒險預先告知堂兄弟阿爾方斯及古斯塔夫他給英國通報的內容，因為他相信後者一定會將此訊息出售法國。由於從未對族人忠誠，其實他可以在事後請他們入夥，分享利潤；羅斯柴爾德家族及它奇特的分枝在一段時間內，在國際金融交易中仍是出手最快的。

在倫敦，如果女王慶幸此一交易，反對黨則不然，宣稱是件醜聞。除了未經正當的諮詢外，國會還懷疑談判的真實性。還有一種說法是，運河的法國建造者雷賽普與里翁奈爾，羅斯柴爾德透過阿爾方斯（又是

羅斯柴爾德家的人）勾結起來，讓英國人誤以為法國方面有意購買運河股份。

炮製一個虛擬的假想敵，如此，售價自然提高。好像如此說法的說服力還不足夠的話，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被懷疑，為一筆極短期又無風險的貸款收取過高的利息。人們議論的是為期九十六日的貸款，即獲英國財政當局清償，卻需支付將近百分之二．五的利息。最後，里翁奈爾被指控不道德，違反《特權法》，該法禁止國會議員自其所屬下議院所做之決定牟取利益。但是，可說是運氣好，他在不久前被下議院除名。他想應不受該法所限，完全可以貸款英國買斷總督的股份。爭論沒有持續太久，大家很快注意到英國納稅人並沒有吃虧：實際上，交易不久，蘇伊士運河的股值就從二十二英鎊上升到三十五英鎊。

43. 富人才借得到錢

一八七五年的法國，一家名為「聯合銀行開業」的新金融公司成立。源自天主教界的資金贊助商毫不掩飾他們要與「猶太銀行」競爭的意圖。這家新銀行的創辦人保羅-歐仁·彭圖（Paul-Eugène Bontoux）曾是橋樑暨道路工程師，幾年前在奧地利鐵路工程局工作。受雇於羅斯柴爾德兄弟公司後，他發現背叛雇主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試圖讓競爭對手里昂銀行（le Crédit Lyonnais）獲利，後者肯定將以一份有聲望的職位或優渥的酬報作為答謝。陰謀被發現，彭圖遭到解雇。鑑於此一金融機構創辦人的背景，聯合銀行似不可能長期保持健全。但天主教界，甚至到羅馬聖職人員的最高層，都對這家新銀行另眼相看，認為它有可能與那個不需要再提起的宿敵匹敵，甚至超越。

彭圖將計畫與宣傳都集中在天主教徒對抗猶太教及基督新教徒的嫉妒上。這個計策奏效了，輕輕鬆鬆就獲得鉅額投資者的信任，銀行獲准成立。從此，認購的情況漸入佳境，超乎預期。才僅僅幾個月的時間，資本從二十二萬法郎躍增至一千一百萬法郎。每股輕鬆地從三百法郎增加到兩千法郎！這種高度投機的做法讓新機構抵抗不了奇蹟般的利潤與容易賺錢的情報。銀行有興趣投資各項計畫的消息不脛而走。審議投資、貸款及補貼的委員會不停開會。但在三年魯莽的經營下，斧頭落下：所謂輝煌的投資，本應該用來證明非猶太人亦能獲利，即使是仿效他們，然而結果卻完全不如預期，讓銀行財務陷於脆弱。

調查發現相當一部分來自社會的資金純屬虛構，一些投資者打從一開始就未投入資金，或者查無此人，目的就在哄抬認購金額。最後發現各種會計違規行為，包括假發票、偽造的專家報告與資金被挪用，令人想到此非高層管理無能，而是有組織的欺詐。

更糟糕的是，新世紀末的經濟衰退使這家公司走向了深淵。由於其起始時的虛假資本已經與幾年後的實際債務無關，最後與之競爭的銀行毫不留情的對它進行打擊，先是購入數萬股股票，再匆忙賣出，在此過程中套取可觀的利潤，導致已經遠低於其股值的股價更加滑落。

錦上添花的是，深受太多浪漫金融小說的啟發，彭圖不會不想到利用他最後的資源，以紙面價格收購自己公司的股份。的確，這種粗糙的計畫在某些時期可能行得通，然而現在他已缺乏足夠的現金重起爐灶。當無人再信任他時，債權人就不會再給他任何機會。

一如既往，猶太人顯然是罪該萬死的受益者，他們將受到指責，而羅斯柴爾德家族會被視為首要嫌疑人。乍看之下，這似乎非常合理，然而這顯然不符合正義！阿爾方斯及古斯塔夫擔心連鎖反應會使銀行業界及整體經濟受到懲罰，似乎竭盡所能保全聯合銀行。然而，人們不相信這一點，而更願意揭露他們一貫的罪人——猶太人。最後，報紙及其專欄評論人樂此不疲地相信找到新破產戶的主兇。至於彭圖，他將無法逃脫大量挪用公款的罪名而被判刑，逃到西班牙。

44. 家庭的祕密情報網

在英國，里翁奈爾與班傑明·迪斯雷利碰巧相識於倫敦新法院大學的一張椅子上。他與後來擔任英國首相的好友仍保持非常密切的友誼，即使對方暫時或永久地離開政府。因此，兩位老同學經常私下會商國事，偏好的地方當然是在羅斯柴爾德的寓所餐敘：齊全的設備，盛名遠播，可以接待整個倫敦的政商名流。迪斯雷利所關心的問題顯然是兩人討論的中心，雖然他們的政治觀點大相逕庭！自一百年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使與私人郵局，不僅能夠快速地傳遞消息，還能運送金錢和商品，演變成真正的情報服務。而家族後代之所以接觸政治，也與此有關.....。

情報網是由邁爾·阿姆謝爾近一百年前創建，南森加以開發，其子里翁奈爾再加以改良，只有新手才有所不知。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大人物、家族的友人、觀察家或情報人員，都不再是個祕密，只是沒人真正知道如何運作。情報人員會隱藏他們的大耳朵，摒棄對交往之人的忠誠，不時故意「洩露」他們接觸到的相關情報，旨在彰顯自己的情報價值。羅斯柴爾德家族是最好的付款者，在世界各地布下嚴密的天羅地網，因此最可靠的消息總是優先送到他們手上。

×

一八七七年，俄國的計畫是利用土耳其人屠殺保加利亞人，入侵土耳其，奪取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地中海鄂圖曼帝國全部或部分的領土。經歷一個可以預見的勝利階段，俄國軍力雖遠勝土耳其，戰事卻陷於困境，拖延不決。俄軍在普列夫納（Plevna）遇到反擊，被阻數月之久，

獲勝後，勉強攻至君士坦丁堡，已無餘力繼續進行征服。此時，羅斯柴爾德的組織研析所獲各種情報，試圖發現俄國沙皇的祕密計畫。因此，一年後在俾斯麥召集的國際會議（柏林會議）中，德國—奧地利—英國聯盟，土耳其傳統的盟友，如果沙皇不放棄《聖斯泰法諾條約》（*San Stefano Treaty*）及其令各國恐懼的擴張計畫，他們會以戰為由來威脅俄國。此一協議大幅降低鄂圖曼帝國伊斯蘭教勢力的威脅，有助恢復俄國所珍視的基督教在歐洲該地區的重建。

沙皇的目的非常清楚：擴張領土，在土耳其人搶先出手前，收復數世紀前屬於俄羅斯帝國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波士尼亞。英國注意到了這個危險，它看到新的權力失衡以及一個不斷擴張、難以控制的俄國。英國人班傑明·迪斯雷利仗著羅斯柴爾德情報網所提供的消息，在會議召開前已偵知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計畫。他發布了虛假的軍事情報，確認反對俄國擴張計畫的國家已組成聯盟，籌備攻打俄國。此一消息成功地令沙皇懷疑，在疲於對付與土耳其的衝突之際，他完全沒有意圖與其他國家進行新的對抗。僅用這種虛張聲勢以達說服目的，尚不確定俄國是否上鉤，大出迪斯雷利所料，最後成功遏阻了俄國的野心。

故事還未落幕，里翁奈爾與其柏林聯絡人猶太銀行家戈爾森·馮·布萊克羅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決定出手保護在鄂圖曼帝國帝國枷鎖生活下少數猶太人的權益，爭取獨立的公民權，從而獲得自由。

正當俄國、英國、法國、德國的代表全神貫注分割東歐領土之際，我們兩位處於幕後的策士則努力促請迪斯雷利為他們受壓迫的猶太同胞分得小小一塊位於巴勒斯坦的土地。這塊只有幾公里長的土地在這些外交官的眼中沒有多少價值，何況他們個個醉心於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黑山（Monténégro）與保加利亞接壤的土地。

他們將簽署顯然未能預料後果的協議，無疑的准許未來以色列的存在，並成為在全球受難的猶太人庇護之所。在里翁奈爾主導的前景下，

英國也預見到此為未來進入中東極為重要的戰略部署，將有在該地區被解放並滿懷感激的猶太人為盟友。

×

在英國，自從里翁奈爾的愛女艾芙麗娜因難產喪生後，其夫費迪南·德·羅斯柴爾德萬念俱灰，在世界各地遊蕩幾年後，他注意到在白金漢郡的瓦德斯頓（Waddesdon）氣候乾燥，決定在該地定居。他的悲痛仍在，需要讓自己忙碌。他決定自己建造面積相當於君陵的大宮殿。地點選擇在離倫敦八十公里一座風景優美的山上，但那裡實在太偏僻了，他必須建造一列特別的火車，並開闢一條超過二十公里的私人道路，運送建材到他將來的府邸，為了方便篷車運送，還得在山中挖掘出一條路來。從法國諾曼地進口當地特有的負重馬匹伯卸宏（Percheron）用來拉動最重的馬車。水，也不存在，為此，將利用水壓鋼管帶到山頂。最後，費迪南覺得視野不夠開闊，只好將山尖削平，成為一片平原。工人在野生森林和山區排水、挖掘、栽樹種花，直到出現一大片空間構建庭園。最後十六匹馬被套上馬具，將數以百計巨大的板栗樹連根拔起，移植到數千公里之處。法國建築師戴斯達耶（Hippolyte Destailleur）將中世紀、文藝復興、法國第一共和家具風格混為一體，並將法國羅瓦河古堡做為建築範本，以取悅顯要的雇主。

然而在一八七九年的倫敦，里翁奈爾·羅斯柴爾德由其兩子阿爾弗雷德及雷奧波陪同，參加一場與他利益相關的著名賽馬，他的名駒貝維斯爵士（Sir Bevys）表現得無懈可擊。但是興奮的情緒過於強烈，這匹馬在全場歡呼下，以勝利者姿態衝過了終點線，而牠的主人卻因心臟病發作而倒下。兒子阿爾弗雷德穿梭在部長夫人之間殷勤招呼貴賓時，雷奧波正努力救醒父親，無奈里翁奈爾還是撒手人寰。

里翁奈爾務實而有人情味，留給人的印象是位有分寸的商人、銀行

家、精明的外交官，對改造古老的英國作出許多貢獻。他努力讓猶太人能為各方接受，包括能躍升英國政治及貴族的最高層級。在他過世時，長子納旦尼爾（Nathaniel，小名Natty）是唯一一個已婚的人。他一直與弟弟雷奧波在銀行界工作。阿爾弗雷德排行老三，別無選擇的他，只能追隨兄弟，但絕不會超過必要的範圍。他早上盡可能晚到辦公室，下午盡量早早開溜，每週工作從不超過四日。之後，他就利用週五的時間為週末的休閒預作準備。依照慣例，他有一千英鎊的零用錢，用於許多休閒活動與應酬，以及對提供他服務的人慷慨解囊。

相較於他的兩個兄弟，阿爾弗雷德是他們中最獨特的一個。與當時流行的規範相悖，他的內心世界也極具深度，難以被洞悉。他從小在學校裡就被當成小丑，甚至覺得他很愚笨。隨著時間流逝，這種情況並未改變。他沒有唸完書，離開大學時也沒有拿到文憑；雖然他會說多國語言，他的藝術收藏很快就被證明是英國最好、最有品味的。正因他的推薦，博物館獲得畫家安東尼·范戴克（Antoine Van Dyck）所繪英王查理一世馬上雄姿的畫作，這幅畫像至今仍是該館收藏最美的肖像之一。

因為年輕一輩的羅斯柴爾德的奢華和私人狂歡，逐漸為倫敦社交界所熟知。然而這些豪華派對並不得家族的歡心。因為對受邀賓客來說，他的宴會再奢華也不過了。

然而倫敦嚴重缺乏社交空間，或因舉辦活動時謹慎不足，導致流言甚囂塵上，說這些活動太過鋪張。他拒人，甚至拒上流社會於門外，實因空間不足之故，為此他感到鬱悶。

與此同時，費迪南仍為喪妻所苦，繼續不惜千金建造位於瓦德斯頓的豪宅。阿爾弗雷德參觀了工地，在嫉妒之下，突然浮現也來建造宮殿的渴望。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同樣位於白金漢郡哈頓（Halton）五百公頃的土地。他召集建築師，令他們拆除年代久遠的古城堡，為他建造更壯觀的新寓所。模仿或嘗試模仿當時在英國最流行的法式風格——品味高尚與優美傳統文化的同義詞。他雇用該國最大的建築公司，要求在兩

年而非一般所需十年的時間，實現他的夢想。如此，他就可以超前表兄弟完成豪宅。這想當然耳是辦不到的，但他能用響亮的言詞說服他的對手一切都有可能。幾乎與最初的協議相符。

三年後，即一八八三年，建商成功交屋，部分是為滿足主人過度野心及他計畫在新居籌備的最豪華慶典。貴族、大資產家、顯赫的家庭從各地前來參加新居落成，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欣賞建築外觀所呈現的式樣，整體而言還算是圓滿成功。到處可以聽到「巴洛克風格的莊園與三流旅館的混和體」，就連報章也這樣評論。當然，並非只有高尚的品味呈現，不同時期與相異的風格混雜在建築中，反應屋主強烈的性格。因為住屋的藍圖通常會隨時間更新、反思和改良。對這次的挑戰，一切都是倉促行事，所有這些東西集中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建築的內部倒無令人過多震驚之處。大理石地板上的大理石雕像，許多鍍金木條包圍的荷蘭大師的畫作，源自各方絢麗的家具與裝飾品，鑲嵌著寶石的鼻煙壺，法國塞夫爾的名瓷。所有物件這樣集中，看來不像真的那麼自然；於是有報章批評：「讓觀者被財富壓得喘不過氣來。」無論如何，主人對這些評論都是左耳進，右耳出。他顯然也感覺到了，但卻不作表態。這個雄偉的建築還配備了當時最時髦的產品：每個房間連同外觀都有電光，在夜間上演罕見的燈光表演，加上室內富有創意的游泳池。他瘋狂的欲望現在終告實現。僕從習慣了他的一切巧思，盡力化不可能為可能，免得讓他失望。新雇園丁報到時，有人會簡單地給他解釋：「絕對不可對阿爾弗雷德先生說『不』。如果他要你去摘下月亮，起碼你也要去找個梯子來！」

管家的想像力永遠不會枯竭，他們的主人的主意一個比一個荒唐。甚至還有一名醫生總會隨伺在側，以備不時之需。最後，我們的主人碰不得使用過的鈔票，每天得讓人從銀行運送新鈔。

酒會以瘋狂的節奏一個接著一個舉行。在幾天內，他讓人建造一個幾乎如同真正大小的金字塔，內部如同迷宮，還創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

然的叢林。在原來不是溜冰場的湖泊，他為讓結凍的湖富有生氣，竟然迫使賓客在湖上嘗試滑行！但最重要的是，他很高興在短短三年內就建成了他的宮殿，遠遠超過他的堂弟費迪南——他要花十二年無止境的工程才能享受蓋好的城堡。

45. 英國式的奢華

雖然阿爾弗雷德驚世的舉動為人熟知，畢竟他的社交生活很公開，然而他的生活還是有灰色地帶。一切要從年經的法國婦人瑪麗·柏耶（Marie Boyer）說起。這位英國人與她交往越來越密切，就像是她的一名追求者或乾爹一樣。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這位迷人的女子是他的情婦，經常看到他們一起看戲，在人潮擁擠的公園裡散步，又或是在酒會中形影不離；而那位耐人尋思的瑪麗已是名花有主，她的夫婿是查理·翁博文（Charles Wombwell）。他們後來生了一子，名叫費雷德里克（Frederick），幾年後又生下名叫阿爾米娜（Almina）的女兒。在此期間，傳言阿爾米娜是阿爾弗雷德的女兒。因此，我們的億萬富翁越來越偏愛她，總愛送她禮物。隨著歲月增長，小女孩出落的亭亭玉立，愈來愈嬌媚。她和母親經常利用她們的贊助人，而翁博文這個正式的丈夫與父親似乎從不埋怨。好像他都不在乎，他自己到處說阿爾米娜是阿爾弗雷德的女兒。直到去世，這個好人繼續接受自己妻女的雙重生活，她們與他一起生活，但在其他地方卻總是與其他男子在一起。沒有人能夠解釋這種尷尬的情況。為何一個丈夫竟能接受他的妻子經常與另一個男人在一起？又或者，如果他的妻子出軌，那麼他何不離婚呢？

億萬富翁如此大度，難道不能證明他就是瑪麗的情夫以及孩子的真正父親？查理去世時，何以真實的父女關係不能對外公布？尤其是Almina這個名字，AL是Alfred的頭兩個字母，而Mina則是Marie的縮寫，豈不顯示他們的超友誼關係？這些問題永遠沒有答案。阿爾弗雷德繼續資助阿爾米娜的生活，在阿爾米娜與年輕的喬治·賀爾伯（George Herbert）公爵結婚時，他贈禮五十萬英鎊。公爵背負重債，但他在阿爾弗雷德資助的女子身上找到過豐裕生活所需的財源。

阿爾弗雷德在資助她們母女之餘，仍以無限的慷慨，繼續對過著尊

貴生活的年輕夫婦給予施捨，在他們名下有兩大筆財產——位於漢普郡的海克利爾城堡（le Manoir d'Highclere），連帶一批僕從和照顧賽馬的馬廄。羅斯柴爾德做得更過份的是，最終將其大筆財產遺贈阿爾米娜，此舉引起羅斯柴爾德其他家族成員的不滿。按例，家族成員在無直接繼承人的情況下，遺產只能在堂兄弟間移轉，絕不能贈送外人，更何況是非猶太人！

然而有一個最終的假設可以解釋這種持續的慷慨。有鑑於瑪麗從未親近過阿爾弗雷德，甚至在她丈夫過世後。阿爾弗雷德不是單純的同性戀者嗎？同性戀在維多利亞時代受到嚴厲的抑制，所有資助阿爾米娜的錢，以及先前多少年來支付給她雙親的錢，搞不好是用來轉移人們的懷疑？這樣做，阿爾弗雷德就是利用瑪麗和她的女兒給外界一個混合家庭的錯覺；他就可以不斷收買她們的滿足與沉默，讓他能繼續不斷追逐和過他自己感到開心的生活。所有這些僅是猜測，因為到今天為止，阿爾弗雷德·羅斯柴爾德爵士的謎團仍未解開。

經歷十二個年頭在瓦德斯頓艱鉅的工程，歐洲從來前所未見的最美莊園即將慶祝落成，它有兩百二十五個房間。費迪南在其府邸與庭院之間總是難拋憂鬱之結。他雇用了附近鄉村將近九成的村民，似乎在男爵來到這個地區之前，幾乎沒有人想過要工作，彷彿都在等著為他工作！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當然不會錯過參觀這個建築傑作的機會，她除了對英國式、法國式的花園著迷外，還深深被圍繞在府邸電燈的照明所吸引，因為她好像從來沒有見過電。她驚奇地發現一個被稱為「開關」的神祕小盒子，在將近十分鐘的時間，她只開心地不停打開、關上室內燦爛的吊燈。費迪南的最小妹妹艾麗思自二十五年前來到英國後，從來沒有離開過她的哥哥。費迪南過世，她繼承了瓦德斯頓的家產。

她一生未婚，將所有的愛都投入在她的庭園中。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花園中度過，培育最美麗的自然標本和物種。她有哮喘和一些呼吸器官的毛病，醫生建議她在英國漫長的冬季搬去比較溫暖的地方。法國南

部格拉斯（Grasse）的氣候、花卉、香水與大自然，都正合艾麗思的意，這個地方像是先天為她預備好的一樣。她一到那兒，就尋找一個特殊的地方，既有平原又有陡峭的山丘，眺望海岸線的全景。她找到一塊腹地將近一百三十五公頃的田野。

他要用最豐富的情感，在這片土地上打造一個最精緻的花園，栽種了雲杉、五顏六色的花朵、玫瑰、鳶尾花、三色堇、勿忘草和蘭花，成千上萬來自全球各地的球莖，全都受到她的細心種植與呵護。

至於室外則有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樹木，果樹和觀賞的樹木，還有池塘、瀑布、巨石和鐘乳石，以及充滿新生命力的洞穴，這個地方充滿了與歷史或想像力無關的新生命，用來豐富這片廣闊的自然空間，沒有什麼是過於美麗或獨特的。細心取自世界各地的珍品，都重新置放在艾麗思男爵夫人的家中，她選擇性的遵循景觀設計師的規畫，讓整體領地看來更顯獨特；所有這些都將環繞著一座樸素而威嚴的四十間臥室的住宅。兩百五十位園丁辛勤工作著，首先是讓數以千計的自然品種新生再加維護。在一九一四年，每年的花費是四百萬法郎，將近今日的一千萬歐元，可說是一筆不小的錢——這還僅是花在莊園外觀的費用。

員工都各有專長，如景觀設計師、園藝師、苗圃管理員、樹藝師、蔬菜技師，從他們法式小絨帽上絨球的顏色可以辨認，這無妨艾麗思經常與他們在一起工作。多少年來，她熱情地構建與修正她新建的休閒庭園，不容任何人不小心的踐踏在她這小小的作品上。因此，大她四歲的表姊康斯坦思（Constance）常常被她責罵，不過是隨意在小巷散步，一隻腳不小心踩在華麗的草坪上，立刻被她逮住——才一隻腳而已！她就莫名其妙被艾麗思訓斥並趕出莊園。

第二件被載入史冊的是維多利亞女王，在正式同意以艾麗思來命名她的新宅時，維多利亞女王到該地區度假參觀，特別是想參觀她的花園。

女王也喜歡園藝，但她在大自然面前是完全被動的，終其一生都是

讓園丁整理花園。相反的，艾麗思向來早上都會拿著小鋤頭出門，總是吹毛求疵地指出園丁的錯誤。因此，雖然維多利亞貴為女王，但如果她願意不時親自動手的話，艾麗思會更感激她。然而，女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把她的皇家鞋子踩在幾根草上，結果換來一陣咆哮：「走開！」女王只得冷冷地接受。自從女王成年後，好像從來沒有人膽敢以這種口吻對她講話。她從來沒這麼震驚過，到訪莊園的事讓維多利亞很難忘，她還親切地給艾麗思取了長存至今的綽號：「最有威嚴的女人」。

×

在倫敦，里翁奈爾的長子納提把四分之三的時間都花在銀行的帳簿上，只把剩下極少的空閒時間用在他唯一的嗜好：賽馬。他的週末經常在賽馬場度過，這是一項很花錢的愛好，但成功是可以想見的。聲望對家族來說是無價之寶，眾所周知，他們的專屬配色——黃色頭盔和藍色上衣，是家族最具特色的記號。納提娶了他的德國堂妹艾瑪·路易莎·馮·羅斯柴爾德（Emma Louisa von Rothschild），生下三個孩子，兩個男孩分別名叫沃爾特（Walter）和查理（Charles）。他們完成學業後，好像沒一人有能力接管英國分支。老大沃爾特的性格十分柔弱，對銀行事務毫無興趣。而較為穩重的弟弟查理也對數字、商業與利潤毫不在意。

他們的父親以嚴謹與奉獻的精神管理公司時，接近他的兒子每天只做些最基本的工作，像是普通員工一樣，下班時總是急忙回家，分別投入各自的喜好。

但是正好，沃爾特從小就培養對鳥類、蝴蝶及甲蟲的濃厚興趣。他收集、細心分類喜愛的東西，可以滔滔不絕地與同好者分享。他對於表達自身的想法有些障礙，羞怯使他的下顎緊繃，讓他在想表達想法或感覺時不得不試個好幾次才能說清楚。這種結巴影響了他的性格，使他的

反應變得難以預測。逃避是他最後的盾牌，只要一遇到情況失去控制，他便一走了之。沒有人理解他提前離開劍橋大學的原因，也沒有人明白他為何在自己主持的酒會上，當場拋下五十位賓客，倉皇地逃回家，連大衣和帽子都忘了帶走！

這種油然而生的恐慌，很可能是因為有人曾有意無意地冒犯過他，被傷及自尊心後所產生的反應。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他會自我退縮，以及將喜愛轉移到從不對他冷淡的動物身上，而人們，首先是他父親，對於他的表達障礙反應極差。因此，他一生都致力於小動物的研究，牠們都是他花了鉅款，讓人到世界各地收集而來的。他因此創立了一個正式的研究與探險組織，其唯一目的就是發現並將大自然中的各種昆蟲帶回來。毫無疑問，沃爾特內向的性格以及他的熱情顯然無法與從事銀行業的家族相容。

父親納提所有的希望只有寄託在查理身上，他是全家最年輕的。遺傳學實在很奇妙，沒人能解釋，為什麼查理所培養的興趣比沃爾特還要怪異，特別是居然還一本正經地愛上研究跳蚤！他能辨識五百種不同的跳蚤，一定非有得有眼力不可！其中還有能傳播鼠疫的「鼠蚤」。

查理每天都到銀行工作，熱心又持之以恆，卻沒有任何創新和大刀闊斧的表現。他對金融業無所貢獻，卻能慷慨地投入自然科學。他也盡可能收集任何有生命的物種，小時候儲藏在他的臥室，後來改放在工作間；他廣泛的涉獵所有新發現的動物資訊。之後，在他還未成年時，他承擔了識別和將英國可能存在的兩百八十四個自然保護區的歸類工作，間接保護物種免受冒險家和獵人（其中不少是他的親戚）在做各種類型採樣時因陷阱致死、被毆打或遭到破壞。

然而沃爾特也很早就展現出對女性的濃厚興趣。他在二十歲時就與和他有同好的伙伴一起發展了一個「崇拜晚宴」的習俗：為一位輕佻的女孩舉行宴會。四位追逐者會在她腳下分別放上四份禮物來誘惑她。這是為這些不愁吃穿的紈褲子弟所設計的遊戲，漂亮的女子根據對方提供

的優渥條件來選擇她的意中人。因為年輕的羅斯柴爾德財富自由，花錢無度，難免會過於鋪張。他的朋友、員工、供應商、特別是他的未婚妻都明白這一點。眾人絞盡腦汁想搞點花樣，好讓他不得不掏出錢來。以致於有好幾次，是他父親和弟弟查理出面為他清償債務，支付被他藏起來的帳單——因為他每天都被這些帳單所困。

不用懷疑，羅斯柴爾德人總是會還清債務，即使帳單經過灌水，甚至無法證實（因為分包商與商人在作帳時常會動手腳）。是呀，富有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銀行高層人士討論撤除沃爾特的特權，因為管理實非他的專長。他們決定撤除其在銀行的職務，並支付他一筆類似年金的津貼。這麼一來，資金流失就能得到控制，他的瘋狂行為也能更好地受到監督。

然而，阿爾弗雷德往返於西摩爾廣場（Seymour Place）的府邸與哈爾頓莊園（*manoir de Halton*）之間，這些年來，生活逐漸平靜，成功地將他公開的熱情與外交活動作結合。為執行英國政府委託的任務，他不得不努力做好先祖曾扮演過的領事繼承人角色，設法拉近與各國外交官的距離，並且竭力不與德國人、奧地利人或法國人發生衝突。

就在一八八九年，在出席英格蘭銀行的監督委員會將近二十年後，阿爾弗雷德不得不請辭，因為他違反了銀行保密的神聖規則。他犯下一個無法原諒的錯誤：與畫商的一筆生意。他花鉅款向畫商買了一幅畫，濫用他在英格蘭銀行的職務去查該畫商的帳，以便瞭解他剛剛買畫的價格，與畫商先前購買時所支付的價款相比，是否過於昂貴。當然，這種不名譽的行為被發現後，裁決是不允許上訴的：阿爾弗雷德被排除在這個富有盛名的機構之外。

然而，對於我們這位怪異的繼承人來說，日子還是照樣在過，他喜歡將輕浮的生活節奏與極其嚴肅的事務混合在一起。他有辦法說服來訪的外國同僚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他們開始時完全不贊成英國的政策，而頑強的阿爾弗雷德對不確定的局面從不滿足。對他來說，「不」只是

談判的開端，他最擅長消磨對手的時間，直到達到目的為止。多少年來，他絲毫不減找樂子的習慣：現在他有為消遣而用的私人火車，載送來自四方的貴客及物品，滿足他的奇想。他的私人管弦樂團由模範的音樂家組成，還親自精心挑選身高相當的成員！每週會演奏好幾場，有社交性的，也有隨性的活動，視情況而定。他拿起指揮棒，像大師一樣打著手勢指揮樂團的場面也不罕見。任什麼也阻止不了這個大孩子，他擁有一個大動物園和一個馬戲團。他穿著戲團領班的藍色外套、戴著高帽，仿效歐陸馬戲團的先驅羅雅爾先生（Monsieur Loyal），把賓客唬得一愣一愣的。

當他的兄弟每天在家族的銀行用心經營時，他盡可能少地踏入銀行，倒是強迫自己出席令他最感煩躁的董事會。正如他可以清晰地告訴毀謗他的人，他不算計地揮霍錢財，要比將錢財留在戶頭，能對社會提供更多貢獻。我們似可概括地說：「富人不是會賺很多錢的人，而是會花錢的人！」

一八八一年的倫敦，納提最小的弟弟雷奧波（小名雷奧），在接管他堂弟麥爾的灰狗牧場以前，也飼養過純種賽犬。年屆三十六的他還是未婚，後來終於找到為他生下三個漂亮孩子的女人——瑪麗·馬格德琳（Marie-Magdeleine）。

她很優雅，比他年輕一倍，讓他一見鍾情。的確，她不是猶太人，但誰在乎呢？雷奧是家中最溫和及最受人欣賞的人之一，對員工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有位罹患哮喘的員工被送到瑞士治病，病癒又被送到澳洲休養六個月；他還送給一個剛剛喪妻的員工一張環遊世界遊輪的船票。當然，員工都享有退休金，在那個時代可說是非常前衛的做法。

然而，即使身為模範雇主，雷奧波唯一的鍾愛卻是馬。他從未錯過一場比賽，照料著他的冠軍馬匹。在一場比賽中，他的名駒聖富士昆

（Saint Frusquin）為他賺進四萬六千英鎊的獎金！這確實不是筆小錢，但不足以打平或接近他為賽馬活動所投入的金錢。畢竟除了嗜好之外，是否也該顧及銀行的業務呢？

社交與賽馬是新一代的專長，但他們在商業方面的眼光卻顯得相對落後。的確，雷奧太保守了，這種習慣令他錯失許多投資機會。他忽視了新技術，甚至也沒注意到具有潛力的市場，而這些都是他該深思熟慮的。例如，留聲機的發明，即唱片機的前身，被他視為為不值得投資且怪異的東西。

他的姪子查理（納提的次子）新發現日本有潛力的市場，建議在那裡開設子公司，因為日本人渴望彌補他們在歐洲長期的劣勢，但他卻回答說東京太遠了，不值得關注。

大家還記得，詹姆斯在他的時代也拒絕過長子阿爾方斯的建議，那時他剛從紐約回來，眼神充滿著鬥志。但與今日查理所遭遇的不同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因為他對銀行業務從未顯露任何興趣，只投入時間，卻沒投入多少熱情。因此，當他向父親提出有關公司未來的新構想時，自然不會被認真對待。比他大九歲的沃爾特難得勇敢地提出建議時，也一樣遭到忽視。

46. 公正的白銀

在此刻的法國，如果還有哪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對賺錢獲利不感興趣，那肯定只有艾德蒙（Edmond）了。身為偉大的詹姆斯的小兒子，他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價值創造者之一。當艾德蒙仍在貝蒂的懷抱時，他的兄長們已經在父親的辦公室工作了。兄弟中最年輕的艾德蒙對金融業務一點興趣都沒有，把金錢的事留給兩個哥哥阿爾方斯和古斯塔夫。他鍾愛的是科學、文學和藝術，還有遊艇旅行，去過一些遙遠且讓他神往的地方，而這些有助於他增長豐富的見聞。

在幾年間，他把時間放在任何想像得到或想像不到的收藏品上，像是瓷器、菸斗、縮小成不同比例的模型，之後他又收藏了許多非凡的畫作，後來大部分都捐贈給英國各大博物館。這位集考古、體育和航海為一身的愛好者，作夢也想不到自己將會成為拯救猶太人民以及人類驚人進步的源頭。

艾德蒙在三十二歲時取了堂妹阿德爾海德·馮·羅斯柴爾德（Adelheld von Rothsfield）為妻，她是艾德蒙叔叔卡爾的第二個女兒，心地善良又落落大方，在最典型的猶太家庭中長大。

反猶太主義在歐洲各地不斷攀升。某天，有兩位過客向年輕的艾德蒙自我推介，他們顯然在尋找一個贊助者，甚至可說是在找一位他們的救世主！其中一人名叫撒母爾·莫西盧（Samuel Mohilewer），是波蘭籍的拉比，他以人道及現實主義的口吻，描述在俄羅斯生活下猶太社會的苦難，艾德蒙聽了不自覺地喚醒起可怕的回憶：年輕時所聽到祖先在德國猶太貧民區的歷史。另一位名叫約瑟夫·芬柏格（Joseph Feinberg），是定居在巴勒斯坦雅弗（Jaffa）第一批活下來的人。他描述了生活在這片神聖卻又荒蕪之地上所遇到的困難。兩人對艾德蒙提出

一個極為瘋狂、苦於找不到人幫忙的計畫：組織幾個虔誠的猶太人，前往該處女地，因為那裡此刻雖然貧窮，但至少不受任何敵視的反猶太政府拘束，他們可以在那裡壯大、拓展及和平的生活。他們的描述的確引起了艾德蒙的興趣。

在一八八二年期間，即便羅斯柴爾德這一代的生活比起上一代好很多，但猶太人還是分散於全球各處，受到許多民族與獨裁者的擺布與敵視。難道這是命中注定？人們是否應該繼續抗爭，進而改變現狀，甚至促使這位年輕的富豪實現他一直追求的使命和承諾？艾德蒙與兩個追隨者經過精密的研究後，訂下一個完美的計畫，從此追隨者就變成艾德蒙的顧問。

數星期後，幾十個俄羅斯學生準備到巴勒斯坦去，目的在創立一個猶太國家。在打通守衛那關，以及使俄國當局放鬆對他們的監視後，他們成功離開猶太區，登上前往「應許之地」的船隻。

沙皇亞歷山大在盛怒之下，下令屠殺俄羅斯境內的猶太人，以回應艾德蒙所資助的首次行動。俄國警察在向主管報告打擊計畫的細節前，就已開始攻擊猶太教堂及猶太貧民區。他們燒殺擄掠卻不用接受懲罰，數以千計的死者被遺棄在街頭。這是給所有意圖反對沙皇政策及解放祖國人質者的明顯警訊。

這項加強迫害猶太人的致命錯誤，只會更加刺激原本還在舉棋不定的贊助人。艾德蒙·羅斯柴爾德深受積恨及無端暴力之驚嚇，卻也獲得冒險的樂趣，現在決定增加資助，並且要推動更多猶太人（搞不好是所有猶太人）獻身前往張臂歡迎他們的新天地，營造一個美好的生活。

他寫信給沙皇，懇請他准許讓渴求離開的人離開，並且表明願意支付相關贖金。談判開始了，因為聖彼得堡就像許多政府一樣，疲於應付經常性的經濟危機，需要黃金孔急。所有可能的資金來源都受到最大的關注，就連全俄羅斯至高無上的沙皇也一樣。另一方面，艾德蒙針對巴勒斯坦的計畫並未獲得普遍認可，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內。

英國支派對在該地區的計畫不置可否，而艾麗思與她的兄妹不同，她對法國堂兄弟的企圖相當熱衷，甚至還參與收購巴勒斯坦土地，以造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據估計，以色列人口約有五百萬，其中近八十萬來自西歐，俄國、波蘭占多數，也有些是來自南歐的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及保加利亞。他們只有居住在猶太區才勉強能被容忍，而且相當貧困，連最基本的權利都被剝奪——不是被逼改變信仰，就是被放逐。

受到沙皇的刺激，以及羅斯柴爾德家族向世界各地領袖的遊說，越來越多移民大批湧向其他更歡迎猶太人的國家。法國、英國、美國、奧地利、匈牙利和德國接受了大部分一貧如洗的猶太人；然而五十年後，這些人卻因成功而遭到嫉妒和排擠（其實沒什麼好嫉妒的，只需從他們身上借鏡即可）。

在德國德累斯頓（Dresde），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一日，在阿道夫·斯托克（Adolf Stöcker）牧師組織的第一次國際反猶太主義大會上，眾人針對如何「解決猶太人問題」展開辯論。

德國首相俾斯麥支持該會議，因為他正在為國家與教會再度結合的這個老問題抗爭。會中有人建議考慮制訂新的反猶太主義法，恢復隔離及頒布像中世紀那種義務與禁令，免除所有虧欠猶太人的債務。這場會議未能達成任何共識，對一心想有所改變的發起人來說是失敗的。但是希特勒在幾十年後所採行的措施「最終解決」，在這場會中已有人提及。

然而，在歐洲非猶太人的心中，透過一而再、再而三不斷重複、說服甚至洗腦，荒誕不經的垃圾文章，愈來愈誇張的漫畫，還有呼籲「消滅害蟲」的宣傳海報，旋即產生致命的效果。透過這種手段，就能輕而易舉地將這個與其他種無異的生物——猶太人，轉變成該被摧毀的某種外星動物。這就是為何大家應不計代價將猶太人滅絕，因為他們認為這關乎文明世界的存續。

顯然有不少人相信此一荒謬的論調。散聚在歐洲各地猶太人的處境空前的危險；世上有一個屬於他們的地方再合理不過了。而歷史將顯示這樣還不夠！

此刻，艾德蒙到達聖地。他帶著由律師、會計師、測量師、建築師甚至農業專家組成的團隊，費盡心機四處搜尋。妻子阿德爾海德也陪伴在旁，出些主意。他們一起拜訪及購置貧瘠的土地，不放過任何可能性。他們遇到的當地人覺得他們腦袋壞了，巴不得將他們在上頭搭建簡陋窩棚的乾旱土地賣給他們。如此一來，這些巴勒斯坦人拿到從天降下的財富，就有能力遷移到更適合居住的地區，給自己一個全新的開始。

旅途的條件對艾德蒙來說極不穩定，但這不重要。他從來沒有那麼開心過，決心也從來沒有那麼堅定。他選擇偽裝前進，將遊艇以及奢侈的行頭更換成儉樸和謹慎的交通和住宿方式，以符合他所從事的人道任務。不久後，他替被迫害的族群所巨資購置的土地開始接納愈來愈多的移民。他們追求嶄新、自由和具有生產性的新生活。

這場賭局並沒有贏那麼多，因為從幾個世紀以來，中世紀的法律嚴令猶太人遠離保留給貴族的領地，他們只能以處理金錢事物維生，以致對耕種事務一無所知。巴勒斯坦對他們來說是全然的空白與陌生，他們如何能將數千公頃的乾燥沙地和自古以來被烈日燒焦的沼澤地，轉變為新鮮又肥沃的綠洲？特別是這些土地還被瘧疾及其他各種傳染性疾病侵襲。然而，這些自幼就有殉道精神的猶太人內心只有一個想法：成功灌溉並改造這片幾乎是沙漠的景觀。才幾年的工夫，他們就在占領者的注視下，創造出難以想像的成果，將乾旱和病態的土地化為人間天堂。

這或許解釋了為何許多巴勒斯坦人在依照正當程序出售他們的財產後，還會對他們新猶太鄰居的到來有所質疑。他們向好事者煞有其事地說他們祖先的土地被掠奪，又去散布新的醜聞及煽動輿論。各國的新聞

記者都會轉述這些消息，創造這種似是而非的信念：猶太人偷走了巴勒斯坦！忘記史實，這一小塊地方在土耳其占領下早已是一個國家，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回教徒、百分之十五的基督徒和百分之五的以色列人在此和平共處了好幾個世代。

可以確定的是，艾德蒙·羅斯柴爾德逐漸受到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所引導，使一個充分受到啟發的人創造奇蹟，他仍不知疲倦地購買土地，他支付每一個願意出售的家庭；所有這一切，唯一的目的完全與改變猶太人命運的歷史進程無關，猶太人在當時是被宣判為終身受苦與死亡。

最終，他覺得還不夠，在妻子阿德爾海德的鞭策下，他還在以色列西部高地采法特（Safad）興建了學校、藥房和醫院。顯然他不會棄貧困的阿拉伯人於不顧。

其實這一切又有什麼意義呢？誰會在乎？謊言傳播得比真相快。當猶太人灌溉、播種和興建他們新的村莊，他們的鄰人沒有改變其祖先的習慣，與過去一樣心生嫉妒，當地人愈來愈意識到自己欠缺生產力。其實只要拿自己和這些運用最新現代技術的人一比就知道，兩者在幹勁和積極度上天差地遠，就會漸漸發現這種嫉妒之情不斷在內心滋長。

暴徒在大馬路上搶劫過路旅客的事件也逐漸變成襲擊猶太開墾區和興建中社區的突擊隊取代。從未經歷過武裝鬥爭的猶太人被迫添購裝備及接受訓練以求自衛。不久，用來偵察潛在襲擊者的瞭望塔成為新社區的第一棟建築。

同樣，為了防止攻擊，村莊周圍都以鐵絲網緊緊圍住。反猶太人的抗爭成為某些巴勒斯坦人最關注的事，遠超過用金錢改善自身的生活條件。如果「表兄弟」之間親近交流及相互幫助，而非試圖傷害對方，那事情該有多簡單、多美好啊。

以暴易暴。阿拉伯人自己創造了強硬的猶太復國主義，若干以色列人則變得更加反動。艾德蒙·羅斯柴爾德眼見第一批猶太反對者，譴責他在面對當地人毒辣行為時的消極態度。因此應該離開這個地方，但繼續資助及遠距管理以色列事務，並不定時地回到聖地。在此期間，他的另一半阿德爾海德生了三個孩子，詹姆斯（James）或吉米、模里西斯（Maurice）及卡洛琳（Caroline）依照慣例，他們成年後會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唸書，再回到巴黎幾年，拿到文憑。

他們繼承了父親獨有的法國人氣質，也在英國學校的宿舍養成英國人的反應能力。肯定是這因為混合了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導致這些年輕人浮躁的性格。他們越來越融入現代社會，開始攪亂這個令他們感到過時的世代。

47. 生活是慶典，也是一場災難

一八九四年，在倫敦的沃爾特從不缺乏創意，開始馴化斑馬來取代馬，用來拉曳他的豪華馬車。每個人，包括馴馬師都試著勸阻他，因為斑馬被視為野獸，不像牠們溫順的表親那麼容易被馴化。沃爾特終於找到機會嘲弄勸阻他的人。他終於有機會讓別人對他刮目相看，而不是折服於他家的財富了。

幾個月後，在事前高度保密的狀況下，他駕著三匹訓練有素的斑馬車，一匹小馬在前（顯然是為引導斑馬），堂而皇之地走進倫敦鬧區。沃爾特是歷史上少數能成功駕馭斑馬的人。

沃爾特的父親納提加倍致力於慈善工作，建造社會住宅，超付員工獎金，使他們原本就很可觀的工資再度翻倍。忠誠服務滿三十年、因為疾病、事故、嬰兒出生、結婚紀念日、最小的孩子受洗、工作十年後取得文憑……這些員工都會拿到獎賞；信不信由你，有些員工甚至會特別發起一些活動，志在領取獎金！他們只要在與部門主管談話時不經意地透露些消息，很快就會被召到辦公室，帶著一疊現金和大老闆的祝福離去。

我是個喜歡胡說的人！老實說，如果有機會為一個視金錢如糞土的人工作，即使「工作負荷可能加重」，倒也無可厚非！

不要忘了羅斯柴爾德支付的薪資已除去各種稅務，公司不遺餘力地支付所有員工更多薪資。羅斯柴爾德因而躍升歐洲最著名的銀行家，甚至是全球知名銀行家之列。其企業所彰顯的是優良的管理單位與工作保障，員工除了能得到津貼及特別福利之外，還能建立良好的威望。所以

這裡的員工流動率很低，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公司能與它的工作條件匹敵。錦上添花的是，它的養老金計算基數為退休前薪資的百分之一百零一，從沒有任何政府採取過類似的做法或是一體適用。這還不止，納提過世後在遺囑中贈送每名員工一年份的薪水。

×

就在此刻，查理接替了沃爾特的財務工作——沃爾特很高興能從繁瑣的工作中解套。查理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銀行業務上，叔叔們過世後，還要肩負他們所遺留下來的的工作。這使得他沒有多少時間考慮結婚的問題。他的責任感、公平性和公眾服務眾所周知。人們將記得他講的這句話：「以他人利益為優先」。他把這句話寫在辦公桌上。而沃爾特則是另一個極端，他在離開實驗室後從未停止玩樂和追逐女孩。

×

一九〇六年，查理仍然單身，在一次去羅馬尼亞山區愉快的旅行中，遇到將與他共度餘生的女子：羅茲卡（Rozsika）。她是羅馬尼亞中部川西瓦尼（Transylvanie）地區阿爾弗雷．馮．魏特海斯坦男爵（Baron Alfred von Wertheimstein）的女兒。她也是猶太人，查理很快就被她的活潑靈巧和運動的體態、單純和智慧的敏銳所吸引。她還是位出色的網球好手，是第一批採用「頭頂發球」的選手之一，在那之前，人們都是像用「勺子」撈東西那樣從下方發球。她長查理七歲，或許這跟查理缺乏溫暖的母愛有關，他的親生母艾瑪．路易莎（Emma Louisa）鍾愛沃爾特，但似乎忽視了他。羅茲卡要做的不止是幫助他，還要減輕他的煩惱，讓這位一直只為履行職責而活的人展露笑顏。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他們的父母分屬交戰國的一方，打亂各人的計畫：查理屬於英

國，羅茲卡則屬於德意志帝國；他們必須根據情勢應變，希望衝突不會持久。那時，七十四歲的納提答覆記者詢問，該記者要求他回憶一下，有沒有曾經拒絕參與過一些可能會蔚為成功並帶來巨大利益的企業，而在事後感到後悔萬分。老人經過長時間的思索後，說他不記得曾經錯過什麼機會。這使記者的好奇心被澆了冷水。

然後納提猛然想起：「另一方面，某些生意反倒因為我沒去碰而讓我賺了錢。」記者顯露出沮喪的表情。接著納提又說：「我拒絕加入為鐵達尼號保險的集團。」記者問他，是否有預感船上會發生什麼事情？他以一貫的幽默態度回應：「不，我只是不相信那麼大的船能浮起來。」

幾年後，他的兒子查理染上了西班牙流感，他身體向來不太好。流感摧毀了數百萬年輕人的生命，尤其在大戰的戰場上。

他的妻子羅茲卡履行家長及管教孩子的職責，無可避免地接管了英國的家，查理所收藏的寶貝和自然保護區，職工及管理。至於遺產，自從納提過世後，查理與合夥的堂兄弟艾佛林（Evelyn）與安東尼

（Antony）常起衝突。查理的健康不見起色，大腦受到影響。他連續幾天不言不語，不然就是喋喋不休——這就是精神分裂症。腦炎是無藥可治的。他極度嗜睡，在躁狂發作和急性抑鬱症之間搖擺。這種不致人於死的病，卻讓人在大部分時間陷入昏昏欲睡或急躁不安的狀態，迫使羅茲卡不斷轉換地方，才不致過度驚動孩子，儘管丈夫的平衡力逐漸惡化。查理雖然非常虛弱，偶而還是清醒，最後他把自己反鎖在浴室裡割喉自刎。該年是一九二三年，在當時，自殺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即便如此，他還是做了妥善的安排，讓妻兒能夠繼續過日子。

正是在這些危機時刻，當一切都不如意時，我們才能看到來自羅斯柴爾德家族這些妻子的真正優點。這些外來者將她們之前生活的經驗與在這個新家庭中所吸收的養分結合，展示出她們維持家庭運作的實力。即便一切似乎都在衰退，她們也處變不驚。她們隨時準備捍衛這一代的

福祉，抵抗貪婪、嫉妒、反猶太主義者、政府甚至她們家族的攻擊。她們還打亂了邁爾·阿姆謝爾原始的、限制嚴格的世襲計畫，所有人將因這些新血而受益。

4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沃爾特在弟弟過世後常去看顧羅茲卡和姪子們，他對科學的熱情也感染了他們。另一方面，他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比平日更常改變主意，更難預測。年復一年認真的研究，使他成為動物學的頂尖人物。他與全球各地的科學界通信，交換和存儲數以千計的原始自然標本，遠遠超過英國的範圍。他在位於倫敦西北的特林（Tring）鎮的研究實驗室、博物館與占地愈來愈廣，對外開放的公園之間，收集了將近兩千種活生生的哺乳動物與標本、大猩猩，兩百二十八隻有袋類動物，二十四隻針鼹，數千隻最稀有的鳥類。其中最罕見的是一百多隻巨龜、魚類，爬行動物，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無脊椎動物。在另一個專為學生保留的部門，展示了數以千計的頭骨和皮膚以及二十萬顆鳥蛋、曬乾的爬行動物、兩百萬隻蝴蝶和三十萬隻甲蟲。他有一些非常先進的研究，是該主題的權威，在非洲，他所鑒定的一隻長頸鹿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這種長頸鹿與許多其他長頸鹿不同，因為它有三個角！

然而，這一切都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就像他對女人的感情一樣，尤其是情婦當中對他最刻薄的那位女性。她終其一生不斷勒索他，威脅要透露一些有關他的不可告人之事。或許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但對他來說，如果牽扯到人脈，一切就沒那麼好脫身了。我們可憐的沃爾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付出代價，以防這位美女開口！他甚至不惜出售大部分收藏品，全都是他的心頭好！為這沒完沒了的勒索找到必要的財源，從而避免向家人要錢的麻煩；因為他免不了要提出解釋。如此複雜同時又感到羞愧，他不想向任何人透露這個威脅的目標，他永遠不可能得到諮詢或幫助，這仍然是他唯一的煎熬。他的侄女米莉亞，多年後發現他沒有燒掉的信件，揭露了他被勒索將近四十年的情況！

×

且回到查理和羅茲卡的四個孩子身上，其中三人米莉亞（Miriam）、維克多（Victor）和潘諾尼卡（Pannonica），後來都成為鎮上津津樂道的人物。大女兒米莉亞後來成為一位備受尊敬的科學家，有部分得要歸功於她的叔叔沃爾特和她的父親，他們對自然科學可說是著迷，以至於米莉亞在繼續查理對跳蚤的神祕研究時，也對霉菌病發生興趣，這種疾病對兔子來說相當危險，長期以來一直是孕婦的困擾。米莉亞只接受過傳統教育，她按照自己的節奏與需要去學習，沒有拿到文憑。多年後，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為了肯定她一生卓越的研究成就，不得不破例違規，即便沒有文憑，還是頒授她名譽博士學位。

因為在此之前，她界定跳蚤是防止兔子繁殖最有效的方式。澳洲政府籲請她設法將歐洲的跳蚤用在澳大利亞的兔子身上，以避免齧齒動物過度繁殖。當然，還有蚊子，這也有助於調節該物種。

在實驗室裡，對於圈養的標本，米莉亞會確定女性荷爾蒙是唯一能夠控制跳蚤在懷孕兔子中繁殖的荷爾蒙。但是這並非全部原因；氣候是關鍵參數之一，下一步是使用西班牙跳蚤，它更適合用在炎熱國家的兔子身上。冒險這才剛剛開始。在將跳蚤送往澳洲進行人工授精——經過印度時，遭遇健康簽證、入出境等問題，一個笨拙的助手誤將殺蟲劑噴灑在這些珍貴的蟲子身上，殺死了所有的跳蚤，也讓澳洲的企圖毀於一旦，迫使米莉亞再組織一次新的遠征軍去找尋西班牙跳蚤！

專業領域的名望也順帶讓米莉亞成就許多事。源於家庭的出身，她對跳蚤、兔子和其他動物無與倫比的研究和發現更加出名。在確實證明跳蚤跳動的機制後，受到美國和蘇聯的高度重視。她甚至可以計算出，由於昆蟲的臀部關節處有一種特殊的橡膠物質，所以能發展出進入地球大氣層時的速度，比太空火箭快二十倍！她在接受採訪時還說，她很榮幸，在她整個職業生涯所獲得的榮譽中，她製作了「比其他任何羅斯柴

爾德家族的人都還要多的版面」，她為數以百計的報告和成千上萬的分類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她在父親的基礎上進行的，獲得科學界無限的感激。媒體授予她「跳蚤女王」的封號可說是實至名歸。最後，為了堅決反對歧視，她積極參加了在英國同性戀合法化的活動，還是最先設計出汽車安全帶的人，她曾在離阿什頓·沃爾德（Ashton Wold）野外宅邸不遠的地方做測試。

「野外」的確是個很貼切的詞：被大自然、常春藤和各種可能的攀援植物包圍著，她的房子將因為被她的小保護者們堅定守護而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些皇家昆蟲在她無數次的實驗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牠們在房屋的外牆上自由自在地活動，創造出一個安全系統，畢竟誰會願意接近這樣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呢？

49. 有錢能使鬼推磨

十九世紀末期，羅斯柴爾德家族越來越熱衷於自然、研究、收藏和旅行，而那些仍然從事商業活動的成員在歐洲金融交易、充當擔保人、保證人，甚至是簡單的顧問工作上都成了要角。他們收購美洲、非洲和亞洲公司的控股權，似乎只有財力無窮的對手才能與之匹敵。他們向來會用錢來對一些客戶施加壓力並取得重大進展，特別是在人道主義政策方面。這一點在俄羅斯統治者身上體現得最為真實，他們有迫害猶太人的歷史。

一八九一年，一場可怕的饑荒襲擊俄羅斯。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應俄國財政部長伊凡·威契內卡斯基（Ivan Wichnegradski）之要求再次向其借款，阿爾方斯竟然毅然斷絕與他客戶的一切業務關係。不是因為俄國缺乏擔保，而是因為與這樣的君主打交道似乎太說不過去了。儘管羅斯柴爾德利用外交手段請求緩和處理，俄國仍然繼續屠殺自己的猶太公民。在這樣的情況下，貸款給這樣一個施暴者就等於支持他。反猶太主義者們永遠不會看到這種行動，羅斯柴爾德證明了他們不是為了利益什麼都可以接受。

在這一點上，法國外交政策將與他們的堅定邏輯存在嚴重分歧。因為面對四個敵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義大利，法國更需要與他唯一的俄羅斯盟友保持最佳關係。法國盡力說服阿爾方斯及古斯塔夫改變決定，但徒勞無功。然而，考量到不想讓俄羅斯的猶太人受到更多懲罰（因為沙皇亞歷山大可以讓他們為這種羞辱付出高昂的代價）。

羅斯柴爾德家族較官腔的回應是：「由於當前困難的經濟情勢，貸款無法依照按原定計畫執行。」下一步，古斯塔夫將讓俄羅斯總理知道，一旦該國猶太人的狀況有所改善，就可以提供可能的資金預付款。

這是比他傑出的老闆更細膩的手法！

不論所有這些重要的政治行動，年輕等待中的繼承人與人們所期望的完全不同。時代在演進，他們祖先的年代只考慮金錢、生意和企業，進行各種各樣的冒險，嚴格執行族長為他們設想的金科玉律！誠然，這種野心的最初動力是因為處於一切都不確定和不公正的環境，此與這個新一代的百萬富翁的動機毫無關係。自出生以後，他們就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

偉大的詹姆斯，邁爾·阿姆謝爾的最後一個「歷史性」兒子，已先預見並倡議在他之後不應該再行冒險。他遂向孩子們建議維持這種在未來幾個世紀都用之不盡的財富。然而，在幾十年後，征服的欲望和累積的商業知識，取代了往昔幾乎阻止任何創意開發的舒適自滿。二十世紀初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是慈善事業和美好生活的前驅，將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分配前輩辛苦積累起來的財富。

×

一九〇〇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決定結束由族長在一八一一年（即八十九年前）建立的這段傳奇聯盟。一些銀行的股份是由居住在不同國家的堂兄弟所持有，現在決定進行帳目和交換股份，以便將不同的支派完全分開。應該相信原始的策略，旨在保護宗族防止自我中心主義和分裂，無疑已不再適合人數過多的繼承人。在其各自的國家，每個支系除了獨立之外，且將只由直系子孫繼承。

任何策略顯然都有不少好的層面：將繼承人分開，每個公司的管理和決策階層都得到簡化。但是，隨著這種新的獨立性，邁爾·阿姆謝爾想要避免的事情正在發生：堂兄弟們離他們共同的根越來越遠，他們的

後代有更加疏遠的現象，從此只保留他們共同傑出的名字，除此之外沒別的了。

一八九二年，阿爾方斯有一次在朋友陪同下前往費里耶爾城堡狩獵，結果他沒能閃過槍擊，因此失去一隻眼睛，但他從未譴責事故的責任人笨手笨腳，說詞又前後矛盾。兩人之間的關係反倒成為媒體煽風點火的素材：所有反猶太的報紙都在為這一事故歡欣鼓舞，並以漫畫或惡毒的言論諷刺瞄準者的目標太差，錯失了如此具有吸引力的目標！

一八九四年，法國爆發了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事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年輕人對法國軍隊針對這個倒楣的猶太上尉所製造的陰謀感到沮喪。軍方粗糙地謊稱德雷福斯曾在法國總參謀部工作，並獲上級好評，有機會接觸機密文件，被德國收買為間諜。德雷福斯說德語，因為他是阿爾薩斯（alsacien）人，最重要的是，他是猶太人。因此，他是理想的罪魁禍首，檔案中沒有令人信服的論據又有什麼關係？軍隊急需一個代罪羔羊來扛責，理由粗糙也在所不惜。經歷檢方拙劣草率的程序（包括捏造證據），德雷福斯被判處叛國罪，被撤除軍階，餘生被流放到魔鬼島。他被關在一個熱帶地獄裡，他是那裡唯一的囚犯，健康也隨著幾個月的監禁惡化。好在他的兄弟、辯護人和越來越多的媒體知識分子正在對這種顯然不公正的現象奮起發聲，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和萊昂·布盧姆，還有喬治·克萊蒙梭（Georges Clemenceau）以及阿納托爾·法蘭西（Anatole France）都對判決的公正性提出質疑。輿論也開始鼓譟，支持者和詆毀德雷福斯的人互相對峙。德雷福斯的律師可能因為辯才過人，不久後就被槍斃了。布盧姆態度激烈，為了讓公眾聽到他的呼聲，不惜讓自己入獄。當檢方控訴的案件逐漸被支解後，整個國家陷入激烈的辯論。

艾德蒙·德·羅斯柴爾德的長子吉米（Jimmy）本來就不擅長交際，但他顯然也對自己國家的行為和軍隊中的反猶太主義感到憤怒。他

與同齡的年輕人陷入激辯。在路易大帝中學，大家都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很快發現自己受到了排擠，他對自己的國家感到失望，對他來說，好像無論發生什麼事，罪過都在猶太人身上。飽受折磨、情緒不穩的吉米其實具有藝術家的特質，儘管他尚未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似乎對巴勒斯坦的興趣遠不如其父，然而卻受命接管父親在聖地的工作。然而，他決心擺脫艾德蒙為他安排的命運，突然搞失蹤。

十八個月後，在經歷了一段動盪的旅程後，吉米再次現身。他遠赴澳洲，從一個農場遊蕩到另一個農場——當然是為了尋找靈感和強烈的刺激。他自娛自樂，在賭場輸了一大筆錢，甚至改名換姓，以免被人發現！他最終回到歐洲與父親講和，並選擇英國完成學業。他熱衷賽馬，是倫敦法裔英國人中當之無愧的代表，他精緻的優雅廣受讚許。三十四歲時，他終於遇到了他夢想中的另一半桃樂絲（Dorothy），當時的她只有十七歲。

吉米最終還是娶了桃樂絲。一九一四年，吉米被徵召入伍，不久後搬到了倫敦，然後又搬到了瓦德斯頓莊園，人們應該記得，這是由沉默寡言的費迪南於一八八九年完成建造的。吉米後來還是對父親妥協，繼承了父親為猶太人建國的大業，陷入無休止的戰鬥之中。

50. 花花公子和處男

此時，小三歲的弟弟莫里斯仍留在巴黎。他個性內斂但不失圓滑，也不乏叛逆之心。他常去畫廊尋找有潛力的畫家，過著花花公子的生活，不懈追求各種刺激，當然也追求女孩們。二十歲時莫里斯已經是個聲名狼藉的風流倜儻之士，連帶而來的是許多因他始亂終棄的求償要求堆積在父親的書桌上。艾德蒙不得不下決心把他送走一段時間。對這個熱愛非洲的愛情好手來說，目的地顯而易見，當然就是野生動物園了。他希望兒子回來時更加成熟。但即使人在遠方，他的「豐功偉業」還是不斷：莫里斯引誘衣索比亞公主上床，儘管陪同他的私人醫生勸告他不要與當地人有太密切的關係。最後卻是醫生與公主的侍女染上了一種討厭的疾病，永遠不能康復。

×

一八九〇年，莫里斯的幼弟、未來的醫生亨利·羅斯柴爾德年十八歲，不僅與他一起通過了一次會考，而且還拿到兩張高中會考的證書。第一次是文學，第二次是科學，兩者都打開了通往文學院和醫學院的大門。然而在他專制的母親蘿拉·泰雷茲（Laura-Thérèse）的監管下，他總是由一個德國保姆護送。好在現在與那個毀他前半生的老巫婆沒有任何關係！

現在長期陪伴他的艾達（Ida）只比他大六歲。不久，亨利就跟她上了床，而且還不只一次。這裡離他母親的房間只有幾步的距離。與其說出於愛，不如說這麼做是出於怨恨，或者說對僵化和母親頒布禁令的一種抗拒。但他還是很害羞，經常被叔叔亞瑟那個放蕩不羈的人給帶出

去。他在試圖軟化母親無效後，想減輕為人子的痛苦。叔叔偷偷帶亨利到一些有賭博、美酒和女人的聲色場所。他們一起經常出入熱納維耶夫和安傑爾·德·瓦雷納的私人俱樂部。資產階級們沉溺於年輕、狂野和放蕩女人的懷抱。他與女子說話時還是很害羞，從一個沙龍走到另一個沙龍，觀察騎在木馬上的狂歡者。他還是乖乖的，就連想到要與女人單獨相處都會臉紅。

後來他努力克服羞怯，敢於在俱樂部黑暗的廊柱向一個年輕女孩求愛，這個女孩似乎和他一樣迷失了方向。他幾乎看不清她的臉，提議陪伴她一程，她接受了，並讓他進入住處。在脫衣的時候他才真正看清她。女子比他大得多，名叫安娜·伯奇（Anna Berch）。在安傑爾·德·瓦雷納俱樂部擔任祕書。她其實並不符合他的口味，但她是個好人。最後當了他三年的情婦。

一年後，消息靈通的母親蘿拉，因為擔心在醫學院的兒子而潛伏在他周圍祕密監視他，以免有潛在的危險發生。她要求與學院院長會面，請他照顧她的兒子。但這麼做並沒有達到效果，院長反而還試圖說服她，應該給年輕人一點喘息的空間。她很不滿意，但沒有放棄。又跑去找巴黎拉瑞伯謝醫院（l'hôpital Lariboisière）一位外科醫生暨主管，同時還是北方鐵路公司的醫生。北方鐵路公司屬於羅斯柴爾德家族所有，該醫生還與他們有私交。相形之下，他應該理解身為母親的痛苦，然而在無法婉拒她，卻又試圖規勸未果之下，醫生最後只好說幾句讓她放心的話，打發她離開。她相信醫生會把亨利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照顧。而醫生也遵守諾言，讓亨利在他的監管下學習，並盡最大努力讓他有自己安靜的生活；亨利以前從未有過這種經歷，除了他回家的時候。家中由母親、管家、門房，甚至是司機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在等著他；總是同樣的質問口吻。而他別無選擇，只好培養一個用來製造藉口和不在場證明的同夥，用來欺騙蘿拉有關他課業以外的活動。在叔叔亞瑟和醫學院同學的幫助下，他從此可以白天學習，也可以在某些晚上玩耍。

他終於年滿二十一歲，繼承了父親的遺產。在他成年之前，每月靠口袋裡的一百法郎生活。逼得他得向身邊的人借錢。現在，他有了數百萬的財富，把安娜安置在維克多．雨果大道上的一間高級公寓。她不再需要工作，並將名字改為安娜．德．裴克（**Anna de Breker**），就像許多交際花一樣，尋找體面和富有的丈夫。作為標準家庭的情婦，她經常招待亨利的朋友，舉辦讓大家盡興的晚宴。

有好多次，維克多．雨果大道上的祕密約會與他母親在維爾大道（**avenue de Friedland**）上安排的冗長無聊的晚宴衝突，讓亨利很難脫身回到他的小天堂；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頻繁。我們這位新秀科學家很快就覺得這並非巧合，他是對的。蘿拉甚至比他更狡黠，買通了亨利的同學來監視她的兒子，報告他在女友家所說的種種。這就是為何她可以好整以暇地阻撓他的計畫。

顯然，這個不曉得從哪來的安娜（而且還不是猶太人！）怎麼可能讓蘿拉滿意呢？所以她用了一個虛假的藉口把亨利送往美國，讓他離開這個可憐蟲。但是這種「矯正」反而讓問題更嚴重，因為兩個男人將遊歷各大城市，參觀美國的貴族和貧民窟，而不是去什麼優秀的地方。

我們的年輕學生厭倦了回到家裡總是被人責問，現在決定尋找美妙的解決方案，從此擺脫母親的暴政。他得出一項顯易見的結論：只有婚姻可以提供絕對的自由。他回去找他遇到的第一個猶太女孩。是他姊姊珍妮的朋友，她們一起唸文學。這位幸運的女孩名叫馬蒂爾德．魏斯韋勒（**Mathilde de Weisweiler**）。她很優雅，來自一個好家庭，她的貴族出身理應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他決定與她立即結婚，而她也有意，或許是因為她也有獨立的需要？那是一八九五年，在亨利年輕的生命中，第一次敢面對他那陰魂不散的母親。無論她是否同意，婚禮都要舉行。蘿拉別無選擇之下只好接受，但仍對這場過於倉促和非傳統的結合感到震驚。

至少她是猶太人，這點總是好的。

51. 拯救世界之前要先拿出證明？

瑪蒂爾德不會讓羅斯柴爾德家族失望的。她受過完美的教育，熱情、健談，懂得接待、布置和操持家務。雖然她和岳母蘿拉的共同點不多，但她和亨利的祖母納旦尼爾男爵夫人相處得極好，還記得夏綠蒂嗎？她是詹姆斯的獨生女，嫁給了詹姆斯的侄子，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她一見到瑪蒂爾德就對她百般疼愛，邀請這對年輕夫婦到家中作客，這是他們在幾週後去沃．德．塞納修道院度蜜月之前的事。

他們在這段婚姻生下三個孩子：詹姆斯、納丁和菲利普。後者遺傳了父親的創造力和活力。亨利是一位對汽車充滿熱情的準醫生，也是第一批考過駕駛執照者。他經常在大型比賽中駕駛不同的跑車在尖叫中呼嘯而過。他開得非常快，甚至快到經常會被警察追，最後被關進監獄，但都只被關一下就用十法郎的罰款獲釋。在當時最高限速為每小時五十公里。

亨利越來越有自主性，是位出色的醫學生。他試圖與母親保持一些距離，儘管他都成家立業了，母親卻變得越來越頑固及難以忍受。她能改變嗎？亨利在科學研究中有所發現，發展越來越好，接觸到許多專門領域，像是給屍體剝皮。研究皮膚病、矯形外科及因性行為而滋生之病，現在被稱為性病（MST），其中許多病症仍然無法治癒。

最後，他遇到了一位教授：伯多祿-康斯坦．布丹（Pierre-Constant Budin），他的方法改變了亨利的命運。教授懷疑這位什麼都不缺，只需要一個時髦響亮的醫學博士頭銜的羅斯柴爾德為何會想加入他的學生行列，但他還是給這個年輕的百萬富翁機會，證明他的理由正當。布丹後來成為托兒所的發明人（在當時還沒有托兒所）。

新生兒和兒童仍被當作成人對待，孕婦則絲毫沒有受到嚴格的追

蹤。嬰兒死亡率非常高，一出生就有慢性疾病，卻解釋不出原因。醫療如此缺乏，卻竟然沒人挺身而出，關心大眾的痛苦。到頭來醫院常被當作是臨終病院，都是因為醫療簡陋的緣故。

在訪問外國同行時，在德國（多虧他那霸道的母親，亨利的德語相當流利）、蘇格蘭和丹麥都見識到更好的醫療照護，以及比法國更低的死亡率。所有這些外國醫院的共同點是它們採用了在巴黎不為人知的健康標準手冊，這個標準是由一名法國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所制定的。「沒有人在他自己的國家是先知」，這句話從未像現在這樣真實。巴斯德，雖然在世界幾乎任何地方都受到推崇，但在本國卻受到指責及批評。在法國，法國醫學科學院已經被一種複雜的優越感所侵蝕，使其遠遠落後於謙遜的鄰國。這些國家幾世紀來一直很嫉妒法國，而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更加高效和現代化，而法國模式卻流於不切實際！

這迫使亨利更堅定要在巴黎的貧民區馬爾卡戴街（rue Marcadet）建立自己的醫院，一個迫切需要的醫療機構，幾年後對外開放。同時，他與導師布丹一起，努力說服社會服務與救助部門，爭取適用在其他國家執行有效的規範。

儘管行政部門總是比較怠惰，然而最終他們還是成功開設了第一家嬰兒專科醫院，配備有相同志向的工作人員和嚴格的消毒措施。嬰兒死亡率立刻下降，但這還不夠，仍有無法解釋的集體中毒事件發生。問題來自其他地方。罪魁禍首會是牛奶嗎？

亨利仍然只是一個學生，他也不明白原因，但他已經醞釀了未來改善醫學的想法。一大早，他就到醫院工作，晚間常在家研習後，深夜才睡覺。他很快就確定貧民區中消費的牛奶百分之九十是摻水的，甚至是脫脂的，而且往往是不潔的，因為抽取和處理時不符衛生條件。因此這種日常飲料可能是嬰兒中毒的原因。他的發現得到導師布丹的認可，便逐漸放手讓亨利自由拓展他的研究領域和驗證具體的解決方案。

我們正處於十九世紀末期。在全國各地，大規模的分銷系統為全國嬰兒提供服務。當然，牛奶越便宜，越會被摻水和變質，加上不純正的處理過程和草率的保存，就會緩慢成毒。然而這時，巴斯德已經在二十年前，找到可以更妥善保存葡萄酒的方法，透過殺死病菌，而不影響酒的味道；只需將其加熱到攝氏五十七度。何不如法炮製在牛奶上呢？在柏林，弗朗茨·馮·索克斯特（Franz von Soxlet）調整了巴斯德的方法，將牛奶在熱鍋中加熱到攝氏七十度左右。沒有一個德國嬰兒對此感到不適！而在法國，只有特權階層才能買得起優質、新鮮的全脂牛奶。但是經銷商的腐敗和危險做法如此普遍，市場上百分之三十的牛奶受到脫脂，百分之十二的牛奶直接「摻水」，這與貧苦地區到處傳播的中毒現象不謀而合。因此，百分之三十五的非母乳餵養或奶媽餵奶的嬰兒在頭幾個月就告夭折。儘管亨利發出警告並與當局接觸，啟動變革也很難辦到。多年來，面對公權力拒絕改變，強大的乳製品遊說團體以及奶品工廠拒絕質疑其經濟和衛生模式，他最終被迫在母親座落在巴黎北方五十餘公里的尚蒂伊（Chantilly）的土地上興建一個試驗性的乳牛場。購得自己的乳牛後，我們的年輕理想主義者分析並監督擠奶、巴氏殺菌消毒和裝瓶、提供給數以百計每天必須給嬰兒餵乳的家庭；他的計畫是要檢視，用優質的牛奶餵養嬰兒，情況是否相同？答案顯而易見。一旦牛奶變得衛生，問題就會神奇地消失。毒奶論就這樣被證明。

從生產到分銷，還有一個不可錯失的步驟：為什麼不把好的鮮奶分給盡可能多一點人？一九〇二年，亨利創建了分配消毒牛奶的機構。它從當地生產者那裡購買原料並提供品質上乘的消毒牛奶。滅菌牛奶每公升費用為〇.三五法郎，而非大公司收取的一法郎。這讓一般的小康家庭也能夠買得起好牛奶，而針對沒有資源的母親，這甚至可能是免費的。就在這時，乳品壟斷集團为了不失去這樣的客戶，將會以更高的價格向乳品生產者購買，以壟斷他們的全部產品。他發起的價格戰，迫使他在工業家強大的壓力下退縮。他用盡論證和資源，經過商業和法律抗爭，甚至受到死亡威脅，多年下來這位富翁醫生感到心灰意冷，接近放

棄邊緣。

就在那時，亨利受到中學老友阿奇爾·豪瑟（Achille Hauser）的影響，決定不再單獨送貨，而是開設倉庫，讓家庭自助。牛奶成本一樣降低，這樣他又能夠繼續與壟斷者鬥爭。從第一年的六家商店到十年後增加至近三百家，獲得圓滿的成功。羅斯柴爾德最終決定把小生意賣給豪瑟，豪瑟並將範圍擴大，包括出售雜貨、水果及蔬菜，將一個幾乎不盈利的品牌變成一個蓬勃發展的企業。

此時，蘿拉已病入膏肓，比以前更咄咄逼人，把家裡改成醫院，兒子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照顧她，不勝其擾。她非常虔誠，一直保留獨特的德國口音，使她在法國的一生更容易被貼標籤。她的僕人常常佯裝聽不懂她的話。在她說話很快時，他們也不敢明說。有一天，她訂購幾本有關祈禱的書，而送到城堡的竟是好幾公斤的格魯耶爾乳酪！不然就是相反的狀況。

很快地，即將邁入一九〇三年。亨利·德·羅斯柴爾德綜合醫院準備好接受第一批病人。所有的專科都有代表，包括外科；知名教授和醫科學生都聚集在一起，為了促進科學研究的發展。窮人看診免費，其他人則不管是不是猶太人，都僅收取適當的費用。由於需求極大，因此這項事業立刻就成功了。從一開始的三十五個床位迅速增加到一百個左右，手術也採用較新的技術，後來還提與公立醫院分享。

亨利·羅斯柴爾德也將他的財富資助不同的計畫。他也會幫忙喬治·理查（Georges Richard）這個雄心勃勃的工程師和企業家，對汽車充滿熱情，在一次事故中倖免於難，而路易的兄弟馬塞爾·雷諾（Marcel Renault）才剛喪生，喬治·理查就被他的夥伴趕走，亨利與他共同創立了Unic品牌，生產汽車、計程車、卡車和在戰爭期間生產的高性能緊急醫療救護車。

亨利經常做一些有益人生的創舉，他發現到彼德和瑪麗·居里夫婦最先進的放射性研究，決定在經濟上資助他們。該研究的前景和可以應

用到的領域不計其數；用於治療癌症也包括皮膚科、婦科，當然還有放射科。

進步和危險只有一線之隔。開始時，研究人員只能摸索，沒有意識到所面臨的風險；居里夫人也因多年來在實驗期間過度暴露於X放射線和鈾的衍生物而身故。鐳的生產成本極為昂貴，亨利建立了一個工廠，生產足夠的鐳，以使研究繼續進展；因為它需要幾噸的礦石才能提煉一公克鐳；以今日的幣值計算約是五十萬歐元。相比之下，黃金或鑽石都便宜多了！

一九一四年，亨利參加了戰爭，將他的放射性物質供法國海軍使用，然後入伍成為一名軍醫。但是他知道自己生病了，小心翼翼地向參謀總部隱瞞，以免被軍隊拒絕。

他與瑪蒂爾德分隔兩地，但兩人依舊關係良好，雖然這段結合原先是為逃離他的母親。即使兩人真心相愛，給人的印象是絕對的幸福，然而好景不常，瑪蒂爾德喜歡社交活動，參加晚宴、觀看歌劇和畫展開幕，參加狩獵和賽馬後的盛大慶功酒會；而他只想到發明、促進研究發展和幫助人類。

換句話說，兩人幾乎毫無共通點。

52. 勿以貌取人

一九〇四年，該家族在俄羅斯的財產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幾十年前，阿爾方斯堅信黑金可以為世界的油燈提供能源。在此之前，人們一直用蠟燭照明，才剛開始使用電燈泡，羅斯柴爾德家族曾投資幾百萬金法郎在俄羅斯邊緣的高加索地區購買油井。這些油井是由一個俄羅斯專家小組遠程操作。他們不得不對當地的勞工施加苛刻的工作條件。既然對勞工的要求不聞不問，受虐工人的暴力抗議隨之而來，並升級為全面的叛亂。從倫敦到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下令讓罷工者平靜下來，並做出一些退讓，至少支付他們所要求的部分費用。儘管有指示要冷靜處理，但現場的決策者態度更加強硬，最後工人們幾乎破壞了所有的工作設備，並粗暴地阻止石油的開採及巴庫石油的出口。

早在衝突發生前，艾德蒙從一次現場訪問歸來，就已經針對沙皇迫害猶太人的暴力行為向他的兄弟們發出警告。兄弟中最年輕的一個，對這種不公不義相當感冒，對家族繼續剝削被他稱為「恥辱油井」的作法深為不滿。而且基礎設施已經陳舊，需要巨大的投資實施現代化，過往的投資方式已不再可行。最後，除了鑽井之外，該家族還代表俄羅斯，將一八八八年以來向法國人提供的貸款轉包給俄羅斯。

因此，阿爾方斯和古斯塔夫最初會考慮出售他們的油井，畢竟他們只是銀行家而不是石油商。社會騷亂再再證實有必要另覓出路，盡快賣掉這些油井，甚至是在虧損的情況下。一九一二年，經過漫長的談判，他們將油井出售給其新夥伴荷蘭皇家殼牌公司，換取它百分之十的股份，交易在大戰爆發前不久生效，但意外的是，油井居然被俄國人沒收了。這使跨國公司總裁亨利·狄特爾丁（Henry Deterding）覺得被騙，說：「這些詭計多端的猶太人像往常一樣預料到戰爭會發生，搞不好根本就是他們挑起的！」這句話對家族的聲譽毫無助益，立刻被世界各地

的媒體廣為報導，成為關於羅斯柴爾德家族被貼最久的標籤之一。然而，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兩年，沒人能夠想像到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和家族石油的完全損失，如果他們沒有幸運地處理掉油井的話。可是，如何向一個剛才損失大筆財富的人解釋這些事呢？

突發事件和虧損是商業風險的一部分；但奇怪的是，人們只有在贏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後果！

油井出售後，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停止介入管理俄羅斯的貸款，證實這是他們與沙皇分手是值得讚許的決定。

53. 愚蠢的人仍然堅持

法國黎希留樞機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於一六二六年頒布法律，禁止決鬥，一切都源於他的兄弟原本希望在平等條件下與對手決鬥，卻不幸喪生。但這並不意味此種做法從花園裡消失。對貴族們來說，他們被武器遊戲與決鬥的快感所吸引，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仍繼續相互挑釁，甚至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原因。

羅斯柴爾德家族，這個金融、經濟和政治決鬥的專家展示了他們的致富技能。然而，只有一人除外，那就是古斯塔夫的兒子羅伯特（Robert），他準備進行一場肉身的決鬥，手持著槍，不惜流血。在盧貝爾薩克（Lubersac）伯爵的挑唆下，這位老同學不滿足於上中學時沒能與他對抗，夢想著證明他的膽量，羅伯特沒有退縮，這是貴族的義務。

誠然，對方會用最卑劣的論調來刺激其對手。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摻雜著對猶太人的仇恨影響到整個法國，羅伯特也夢想要給這個臭名昭彰的反猶太主義者一個教訓。然而他只有二十歲，而對手的見證人也對傷害或殺害這樣一個年輕人的想法有所顧慮，無論他是否為猶太人。為了在兩者之間做一選擇，他們建議進行仲裁，而不是決鬥。但羅伯特拒絕此提議，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年輕惡毒的盧貝爾薩克伯爵給寫信他敵人的堂兄愛德華·羅斯柴爾德，火上澆油地說這是在羞辱他們整個家族。

真是太過份了。被冒犯的一方決定代替年輕的堂弟羅伯特接受與這個比他小九歲、爭吵不休者的決鬥。約妥與見證人會面，以最純粹的傳統方式舉行劍鬥。決鬥結束，愛德華手臂上有一個八釐米深的傷口。經過簡單的包紮後，這並沒有妨礙他履行當天的其他職責。

事實上，阿爾方斯的獨生子在一九〇五年父親去世後，就開始掌控家族法國支系的事業，之前還繼承了法蘭西以色列會議主席。這是由拿破崙．波拿巴於一八〇八年創建的機構，延續至今，被人視為代表猶太人面對後來的法國共和國法律，而法國從此開始容忍所有宗教的存在。

在他父親去世前兩個月，三十七歲的愛德華終於決定結婚（也該是時候了）。新娘是傑曼．哈爾芬（**Germaine Halphen**），一個理想的猶太人，也是一位銀行家的孫女。這無疑使法國支派的大家長甚感欣慰，畢竟，誰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兒子定下來呢？

四年後，蓋伊（**Guy**）出生了，隨後是賈桂琳（**Jacqueline**）和白薩貝（**Bethsabin**）。就在她出生前，埃米爾（**Emile**）出生了，四歲時死於闌尾炎。愛德華從小受到管理家庭事業及宗教事務的培養，兒子蓋伊亦將受到相同的待遇。每天，他都有司機陪同去學校。在法國接近西班牙的山區費里耶爾度週末。他在這所祖先維護完美的王子府邸玩耍。城堡最初是由傳奇人物詹姆斯居住，然後是其子阿爾方斯，最後是他的孫子小愛德華，蓋伊將是城堡繼承名單的下一人。

54. 堡主和間諜

但我們還沒有走到那一步。隨著歲月的流逝，小蓋伊將發現他未來領域的奧秘：隱藏的地方和通往廚房的地下通道，這些廚房為了避免油煙，所以建在很遠的地方。小火車和用來運輸的推車會透過軌道來運輸所有東西，它們不斷穿梭在地下工作室與底層。顯然一樓更加優雅，因為它是客人經常停留的地方，但也安置了洗衣房與鍋爐房，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天然氣工廠，用來供應巨大城堡的熱水和暖氣，此外還有數公里長的酒窖。

這些公共區域都是工作人員和廚師作業的地方，包括廚房幫手以及各種可以想像到的各行各業人員。在我看來，最奇特的是專門負責每週為城堡裡一百多個時鐘調時的工人。他們像小蜜蜂一樣，在廚房和各層樓穿梭忙碌。

即便有禁令，小蓋伊越來越不怕穿過迷宮和走廊通往工作坊和鄰近的建築。尤其是當他與同年齡的堂弟阿蘭（Alan）和稍小的埃利（Elie）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會心血來潮幫這些工作人員一點小忙。

阿蘭和埃利是羅伯特的孩子，在他與對手的劍會上，愛德華代替他去劍鬥，也就是阿爾方斯弟弟古斯塔夫的後代。小調皮們聚在一起，總會給照顧他們的護士和緊盯著他們的大管家，以及城堡的工作人員帶來很多麻煩。孩子們最熱中的遊戲就是在走廊上把木材滾到各房間壁爐的四輪推車上。城堡需要至少四十名專職僕人才能順暢運作：管家、領班、洗滌工、侍女、女傭、廚師、雜役.....莊園的工人也需要五十位以上，他們的任務是維護大院、花園、菜園和果園以及馬廄。客人也由隨員陪同到達，包括司機、祕書，甚至還有狩獵時的裝彈員。他們也要住、吃、衣服有人洗。多繁複的組織啊！由此出現一句名言，大亨向平

民抱怨他的處境說：「要慶幸自己沒什麼員工，如果你知道養太多人會有多少煩惱，那就好了。」

×

場景來到一九三〇年的英國，二十歲的維克多（Victor），即查理和羅茲卡（Rozica）四個孩子中唯一的兒子，他也是在溫室中長大，過著優渥的生活。十二歲時，他的父親去世，成了在女人堆中長大的孩子。他有一個相當通情達理的母親以及三個姊妹，都非常獨立，還有多位家庭教師。最後，家庭中唯一對他有真正影響的是叔叔沃爾特。沃爾特至少成功地將他對自然和科學的熱情傳遞給維克多和妹妹路易莎。此外，就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那一代的其他人一樣，維克多在各個領域都有豐富的資源，能夠輕鬆獲得最好的資源。首先是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接受卓越的教育，這所學校以優秀學生聞名，幾乎所有表兄弟和祖先都在這裡學習。他在日後嶄露頭角，擁有科學和動物學的雙博士學位。他是優秀的學生，師長對他好評有加，他穿著睡衣練習滑水，還學習打高爾夫球和馬球，後來又駕駛跑車。然後追逐女孩，每一樣都十分出色。

故事還沒結束：正如許多盎格魯撒克遜的學校一樣，兄弟會是個學生組織，目的是為了在學習時間之外增進友誼、相互鼓勵及找樂趣。劍橋的使徒會很吸引維克多，這是一種「祕密團體」，當中的成員會聚集在一起聯絡感情，討論一些政治和世界局勢。每個人都在其中自由發言，而這些言論往往帶有反傳統主義的色彩。「百無禁忌」是他們的名言。在這個社團中，同性戀遠不是什麼祕密（即使在英國，同性戀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刑事罪行）。

至於政治，對於這些被寵壞、未來都有好的保障的青少年來說，有什麼比追隨時髦的信仰更好呢？就是馬克思主義了！儘管該主義所代表的都與這種甜蜜幻想背道而馳。維克多結識了四名個性強烈的同學：

蓋．伯吉斯（Guy Burgess）、安東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和唐納德．麥克林（Donald Maclean），都是同性戀者，均值金色青春之年，他們反對華爾街過度行為和日益令人擔憂的納粹運動，他們還是俄羅斯的狂熱崇拜者。最後一位，金．菲爾比（Kim Philby）也是外交官之子，是唯一不喜歡男孩的人。

在私下，這五個高尚的年輕人聲稱是連自己都不認識的集體主義追隨者。但由於他們的出身和優越的學習條件，他們無疑會是未來政府的精英分子，有望在英國的權力中心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完全符合蘇聯情報局企圖從其資本主義敵人那裡尋求機密資訊所爭取的目標。

阿諾德．多伊奇（Arnold Deutsch）是位年輕傑出的奧地利人，擁有科學和哲學學位，會說五種語言，被蘇聯選中滲透到英國政府機構。他吸收了菲爾比，並說動他加入英國情報局。菲爾比又通過英國情資機構招募其他三人：蓋．伯吉斯在軍情六處，即外國情報局，唐納德．麥克林在外交部，安東尼．布朗特在軍情五處，國內反情報部門。他們都在接近英國重大利益的部門工作。幾年來，這個最不受懷疑的團隊在英國當局的眼皮底下，向蘇聯傳遞各種政治、軍事機密消息。即便這四名間諜的行動並非關鍵，它仍拖延並在相當程度下，傷害盟國和英國幾乎長達二十年的活動，在外交及戰略的各個層面上幫助了史達林。

這五個年輕的冒險家後來被稱為「劍橋五傑」。

×

一九四二年，維克多三個姊妹中最年長的米莉亞將其財產變成一家傷患醫院後，在醫院接待了一個年輕英俊的匈牙利僑民喬治．蘭伊（George Lanyi），他手上持有米莉亞母親羅茲卡的一封信，他在戰前曾與她通信，兩個年輕人一見鍾情。他們有許多共同點，也都是猶太人

（儘管米莉亞內心是個科學家，有時還會嘲諷宗教）。他們在喬治入伍加入猶太突擊隊前不久結婚。他經常到德軍後方執行破壞任務。每次都能有驚無險地回來。直到有一天不再歸來。米莉亞生活繼續。當然缺少生趣。在還沒發現自己懷孕前，她一直在醫院照顧傷患。

幾個月後，在巴黎，一個名叫喬治·萊恩的人出現在羅斯柴爾德勳爵的辦公室，打聽他心愛的米莉亞·羅斯柴爾德的消息。他被關在斯潘根堡（Spangenberg）牢獄，受到隆美爾將軍（Erwin Rommel）親自審訊和折磨，最後順利逃脫回法國，之後又到英國，不久就與米莉亞團聚，並因立下汗馬功勞而被授予勳章。

讓我們再回頭看看維克多三個姊妹中最小的一個：潘諾尼卡（Pannonica）。她的父親在該地區（即潘諾尼亞）發現了一種飛蛾，以女兒潘諾尼卡的名字命名。小尼卡（Nica，潘諾尼卡的小名）在特林公園（Tring Park）別墅和沃德斯登莊園之間長大，這些豪宅既美麗、沉悶又嚴肅。尼卡過著百無聊賴、痛苦又孤獨的日子，因為在她年輕的生命中從未見識過別的東西。

她的寢居陰暗，附近住了許多負責維護城堡的女僕。窗戶長期被厚厚的窗簾遮住，不讓光線進入，以免損害許多名畫。「僕人要把櫻桃樹搬到餐桌上，讓客人可以直接從樹枝上採摘果實」。少見的孩子笑聲被厚重的壁毯給蓋住了。

每件衣服，即使是小女孩的衣服也要上漿；所以她不能奔跑或玩耍，要特別小心，以免把衣服弄皺了。但是她至少還可以縫紉，彈琴。她不能讀太多書，因為教育是保留給男孩的——至少她的母親羅茲卡是這樣想的。一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理論是，一般來說，猶太人對教育非常注重，無論是男孩或是女孩。尼卡就是成長在這樣單調而注重形式的世界。她一成年，就只有一個願望：體驗外界真正的和有活力的生命！正好此時，哥哥維克多向她介紹了爵士樂。這種瘋狂的節奏來自其他地方，讓你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搖擺，盡情發洩。

二十一歲時，她被介紹給法國男爵朱爾斯．德．科尼格斯瓦特（Jules de Koenigswarter），他優雅、圓通、世故，但很愛遲到，常常從軍事會議中趕過來。他血統純正，有豐富的人脈關係和相稱的財富，因此，他自然地得到羅茲卡的認可。幾個月後，他成為她的未來女婿。雖然他們經常搬家，但至少可以讓她離開難以忍受的黃金牢獄。不幸的是，朱爾斯是傳統的、僵化的、毫無樂趣的丈夫，與她夢想逃離的生活太接近。然而，她還是克制著自己的熱情，替他生了五個孩子，在十四年後終於為了展開新生活而離去。

55. 要背叛家族還是自己的良心

一九四八年，潘諾尼卡到紐約訪問。在前往機場返回英國的路上，她在友人泰迪·威爾遜（Teddy Wilson）的家停了下來，泰迪為她播放了一段改變她一生的錄音，是由當時還未出名的爵士樂鋼琴家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演奏的《接近子夜》（*Round Midnight*）。這是個徵兆。這首曲子她反覆聽了二十遍，還為此取消回家的航班，在紐約第五大道大都會博物館對面的斯坦霍普酒店（*hôtel Stanhope*）安頓下來。她從此拋家棄子，再也沒有離開過紐約。很顯然的，他們並不能讓她感到幸福！

她在曼哈頓定居，過了一段自由卻孤獨的生活。她終於可以跑爵士俱樂部，隨著哈林區最好的地下音樂家的節奏搖擺了。要說她不是唯一經常光顧這些歌舞劇院的白人婦女，起碼也是最勤奮的一個。她通常會在傍晚抵達，凌晨時分才伴隨著陶醉的爵士樂離開，她很快成為紐約夜生活的知名人士。誠然，她的賓利敞篷車和司機逃不過別人的注意。她慷慨的小費和邀請別人跟她共桌，讓她很快成了紐約家喻戶曉的人物。現在的她已有了「爵士男爵夫人」的稱號，這個綽號很快就簡化為「男爵夫人」。之後聚會都是私下安排的。即使鄰居的一些抱怨無可避免，因為人家也希望睡個好覺！她知道如何略施小惠來安撫酒店經理。潘諾尼卡的生活終於有了起色，她很快就與她的外交官丈夫離婚。同時，整個家庭因無力讓她返回英國，重回正軌，便對她加以非難，剝奪了她的繼承權。

她什麼都無所謂，反正她已存了足夠的錢，可以過上很好的生活，最終還見到那個用鋼琴蠱惑她的男人。她一到紐約就習慣虔誠地聆聽塞隆尼·蒙克（Thelonious Monk）的音樂。此事再次證實了她的決定是對的：她發現蒙克本人更有魅力。

想當然耳，兩人可說是天雷勾動地火，一發不可收拾，這還不止，蒙克已經和內莉（Nellie）同居，現在他們完全接受與這個新的崇拜者生活在一起，她既忠誠又仁慈。

而這種複雜的激情不像一般的婚外情，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男爵夫人被美國爵士樂界愛戴，還提供藝術家更大的助益。薩克斯風好手查理·派克（Charlie Parker）是她公寓的常客，最後死在她的懷裡。這間公寓是所有閒散音樂家的祕密花園和避難所。在有錢鄰居毫無同情心的抱怨下，她被迫搬離公寓。之後，就輪到蒙克毫無徵兆地離開這個世界。在他的葬禮上，有兩個真正的寡婦一起悼念她們生命中的藝術家和愛人：內莉和潘諾尼卡。她仍然是所有羅斯柴爾德家族中最不循規蹈矩的人，為了活出她的絕對幸福，她拋棄傳統，甚至是她自己的名字及身分；有二十四首爵士樂的歌曲都在講述她的故事。尼卡與三百零六隻貓一起生活，甚至最後還被控染毒而進了監獄，然而這一切只是為了救爵士音樂家邁爾斯·大衛斯（Miles Davis）出獄。蒙克過世後六年，即一九八八年，她便死於心臟衰竭，得年七十五歲。

×

再來看看菲爾比、伯吉斯、麥克林和布朗特，我們狂熱年輕的共產黨人，也是最接近英國的特工部門。直到一九五一年，他們的狀況都還算順利。那時，軍情五處尚未查明任何智囊洩漏情報和機密文件的線索，因為這些叛徒們的串供實在是太荒謬了。正因為他們很容易就騙過外界，這五名英國間諜的警覺性逐漸降低，犯下第一個錯誤。在一次隨機搜索中，麥克林被發現持有高度敏感的文件，引起了人們的警覺，並導致他們垮台。在愚弄世界將近二十年後，他們終於因為犯下一個新手的錯誤而倒下。無可避免地被懷疑與敵人合謀，觸動了紅色警鈴，所有人都被懷疑。

安東尼．布朗特安排麥克林逃往莫斯科，而蓋伊．伯格斯也看到自己在英國的前途被毀，陪著他一起逃。怪異的是這群人中最突出的布朗特居然全身而退。誠然，他在機構中地位很高，榮獲維多利亞皇家司令級勳章及榮譽軍團勳章，後來甚至還擔任國王和後來王后的藝術顧問，因而成了不可撼動的人物。但是，由於缺少案件中的一個關鍵人物，調查人員必然要進一步挖掘真相。他們確定出身上層社會的間諜和蓋伊．利德爾（Guy Liddell）和「軍情五處」中備受嫉妒的二號人物有往來。足以斷定他們找到了新同夥，甚至可能是該網絡的主謀，尤其此人可能是個高明的叛徒！

此時還完全沒有受到牽連的維克多．羅斯柴爾德插手，公開宣布：「我確信，如果要講出一個忠於國家的人，那毫無疑問是蓋伊．利德爾。」就這樣，他突然間吸引了大眾的注意，也激起許多好奇和懷疑；更重要的是，他拯救不了他試圖幫助的人。案情從此有了新的轉變。記者、政治人物和陰謀家，突然找到各種理由，指控千萬富翁背叛國家，並稱之為猶太－俄羅斯叛徒！誠然，羅斯柴爾德非常接近這個小圈圈，曾經一起唸書，還同時進外交部。他的名字從此就被放在嫌疑人名單的最前面。

隨後經過調查，第四個人金．菲爾比被證明清白，悄悄地辭去主管外國情報的軍情六處的工作，擔任《時代》雜誌的專欄作家。幾年後，他的身分還是被發現，不得不逃到蘇聯以規避英國的追捕。他們的內心深處都是理想主義者，徹底信仰共產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從未向莫斯科索取報酬換取洩露情報和影響力。

在此期間，羅斯柴爾德與布朗特之間的關係疏遠了。為了換取英國豁免承諾，布朗特最終承認自己是該網絡的創始人之一，並源源不絕的招募了二十多個學生，在政府各部門及全國各地從事間諜工作。維克多．羅斯柴爾德不在其中，幾年後終被洗清。但是傷害已經造成。醜聞玷汙了一個無辜者，無疑會在很長一段時間擾亂他的清夢。然而，如果

沒有布朗特的意外供詞，他很難洗脫叛國罪名的指控。

然而，如果人們能夠容易理解英國人對所謂羅斯柴爾德間諜的惡毒，相反的，我們怎能接受給予叛徒安東尼·布朗特幾乎無償的豁免權。他和他的團隊在戰爭期間所造成的所有損害，怎容忽視？更重要的是，當他認罪時，布朗特甚至沒有在逃，那麼為什麼要給他大赦呢？還有一個隱藏的原因：我們的雙面間諜，在一九四五年被派去取回並銷毀有害溫莎公爵信譽的信件。溫莎公爵這位短命的國王愛德華八世，在一九三七年被迫退位，他與德國表兄關係密切，甚至發生感情。德國黑森州的表哥菲利普顯然是個親納粹分子。如果這些信件落入壞人之手並公諸於世，王位繼承人溫莎公爵就會成為英國人眼中的同性戀者和叛徒！對一國君王來說實在有些逾份了吧？這就解釋為何王室家庭感謝布朗特，使他們脫離重大醜聞被公開的最壞情況，給予他豁免權，以換取其沉默。

56. 幸運者和顛覆者

我們回到法國，來談談年輕的莫里斯（Maurice）吧。他是以色列恩人艾德蒙的孩子。他的堂妹朱莉（Julie）是奧地利分支薩洛蒙的女兒，非常喜歡她住在巴黎的堂弟阿爾方斯，最後卻不情願地在一八五〇年的巴黎嫁給她的堂弟阿道夫（Adolphe），那不勒斯分支卡爾的兒子。的確，這一切變得很複雜！她在這場犧牲的婚姻中沒有生下孩子。她的內心深處是位冒險家，專精植物學、攝影和社交。朱莉抱憾終生，因為世上所有令人興奮的活動都是留給男人的。

而她的丈夫阿道夫將於一八六三年結束那不勒斯分支的業務，因為政治局勢，特別是義大利的統一，將敲響這個分支的喪鐘。公司從來沒有像英國和法國分支那樣大的業務量及影響力。另一方面，茱莉則投身於航海。但她渴望刺激，只有在速度和賽艇比賽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樂趣。作為愛好大雪茄、抽菸斗並且有點挑釁的人，她建造了一艘蒸汽船。把零件運往瑞士，在日內瓦湖畔重新組裝，是第一艘速度達到二十節的帆船。一八七九年被列為世界帆船賽記錄！她的鄰居古斯塔夫·艾菲爾（Gustave Eiffel）與他的瓦基蒸汽動力帆船，各方面都很陽春，遠無法與之競爭。

朱莉保持這項記錄長達十八年，被糖業大亨亨利·薩伊（Henri Say）嶄新的船趕上。憤怒之餘，她訂購了一艘更新、馬力更強的船，一八九八年重新取得世界最快女水手的稱號。從本質上來說，她與阿道夫只有書信往來的關係，她從古董商那裡買了一個華麗的時鐘，竟然不知道這個東西是直接從她丈夫的房間出來的。丈夫於一九〇〇年去世後，她成為那不勒斯家族的最後一個倖存者。她很快就把所有柔情寄託在普雷尼城堡，後來遺贈給年輕的堂弟莫里斯。

城堡距離日內瓦幾公里，俯瞰湖面。朱莉好像做得還不夠，莫里斯還繼承了她的超高速遊艇吉塔納二號（**Gitana II**），不久他就賣掉了。他喜歡在海上而不是在淡水中航行。最後，錦上添花的是多年來她已故丈夫阿道夫收藏的一筆小財富，大師的畫作，也成為禮物的一部分。一批已經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收藏，儘管我們年輕的繼承人，已經是一個偉大藝術和新浪潮的愛好者，早就利用它們購買尚不為人知的年輕畫家作品。因為價格不是太高，如畢卡索、費爾南德·雷捷、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沒有什麼能逃過莫里斯的眼睛。絕對有藝術天分、無憂無慮，追求生活樂趣遠超過銀行，他拒絕父親提出加入家庭生意的各種建議。他不尊重任何被教導的審慎規則，在股票市場上瘋狂地輸錢。

莫里斯最小的妹妹卡洛琳是艾德蒙的孩子中最有發展潛力和最均衡的一個，在接受了成功的教育後，二十六歲時與德國表兄阿爾伯特·馮·戈德施密特（**Albert von Goldschmidt**）結婚，鶼鶼情深。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阿爾伯特不得不返回德國。卡洛琳顯然不能跟著他到敵國的土地去，只好讓他離開。因為，留在法國，他會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德國人，被當成間諜。而且還須躲藏起來，冒一切的風險。卡洛琳從未從這次分手中恢復過來，獨自生活在她生命中唯一愛情的回憶中。亞伯特倒是能忘記了她，與他人結婚。幾年後，一九四〇年，猶太人在自己的國家是被詛咒的，他決心再次逃離。由於整個歐洲幾乎都在德國人手中。鑒於瑞士是眾所周知的中立國，他選擇這個最安全的地方，瑞士，並且決心要在此處安頓下來。瑞士政府眼見希特勒言而無信，甚至還攻打盟邦，對任何可能挑釁獨裁者的作法深感猶疑，讓一個德國猶太人又與羅斯柴爾德有關的人在瑞士定居，很有可能引起希特勒的憤怒。擔心遭到報復，瑞士當局考慮將這個麻煩的難民引渡到他的原籍國。阿爾伯特頓感迷失方向，恐懼受到酷刑和眾所周知的死亡集中營，最終走上自殺一途。

獨守空閨的卡洛琳，獲悉「她的男人」死亡的消息，生活在幻滅

中，甚至不再照顧自己。以至於一個路人被她簡單又奇異的衣著觸動，塞了一張紙鈔在她手中，希望她好好運用。這肯定是唯一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當然包括她在內都是極其富有的，竟然使人產生同情之心而予濟助。從來沒有人給過他們施捨。

一九四三年，幾年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迪耶普（Dieppe），為了躲避德國人有計畫的掠奪，卡洛琳矢志拯救她所收藏無價之寶的名畫。她令人深掘沙丘，將她收藏的特殊藝術作品裝箱埋在深坑裡。幾個月後，她回到原處不停的挖掘，一無所獲，全都消失了。

就在這時，他的哥哥莫里斯引起了轟動。他確實沒有被安排成為族長，只是王朝的第二順位。如果不是因為他繼承了遠房堂妹朱莉的遺產，他就享受不到父親的大部分財產。他繼續花錢和玩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叛逆，玩世不恭，自然讓長老們感到惱火。但總有一天，與生俱來的責任感出現了。在大戰爆發時，身為劍橋大學的校友，他被派往倫敦擔任法國和英國之間的聯絡官。與此同時，在巴黎，他的妻子娜爾米（Noémie），出生姓哈爾芬（Halphen），是尤金·佩雷爾（Eugène Pereire）的孫女，還記得嗎？她的祖父正是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的最大競爭對手，真是天意巧合！她毫不猶豫地將位於蒙索街的住所提供給紅十字會。當然，這個目的是將其變成一所臨時醫院，為許多從前線返回的傷者提供救治。

一九一四年，雖然年輕一代被徵召入伍，法、英、奧三家分支的老一輩族長則努力尋找交戰國所需資金，以助作戰。令許多無知者和或反猶主義者不高興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為戰爭努力完全無償或是零利息。美國可能對盟軍的勝利沒有足夠的信心，拒絕直接向法國政府貸款三千萬美元。破解此一僵局的方法是，由已故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創建的法國北方鐵路公司的股份向美國大使館提供保證，充作紐約摩根銀行貸款給法國的擔保。簡言之，美國人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比法國銀行的信用更好，這是多麼大的榮譽！

但是如果我們再仔細想一想……我們看看美國的經驗。美國一八六一到一八六五年南北戰爭後，勝利的北方拒絕支付南方的債務。當然是出於報復的心態。勝方為失敗的借貸人清償債務，會失去一切。本著同樣的精神，紐約銀行很有可能不相信盟國將戰勝德國，不願冒最終勝方會拒絕承擔敗方債務的風險。因此，它更願意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貸款，無論何事發生；也不管何方獲勝。

與此同時，一九一四年，亨利·德·羅斯柴爾德博士，忙於研究、工作、看診以及參與的事業——現在又要加上對戰爭的憂慮——他將瑪蒂爾德和孩子們，娜汀（Nadine）和菲利普（Phillipe），送到國外。這樣他們就會受到保護，免受戰爭影響。長子小詹姆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被徵召入伍，送到前線。亨利繼承了祖父納旦尼爾位於波爾多地區木桐酒莊的葡萄園，但對葡萄酒不感興趣，更沒有時間過問有關葡萄酒的事，他完全不知應該如何處理。他幾乎沒有踏足葡萄園，甚至想放任不管。製酒業似乎還能自給自足，緩慢運作。只有小兒子菲利普經常在那裡度假，他比其他人都堅持要經常回去，而且似乎對它很有感情。但他只有十二歲，搞不好還會改變興趣。然而，瑪蒂爾德在倫敦離開醫生丈夫和祖國，深感無聊。她最終決定做點有用的事，將孩子委託英國表親照顧，自己回到巴黎與夫婿同聚。這時，她聽說有一種新藥膏，非常有效且能快速治療嚴重的灼傷。人的皮膚既有彈性又有抵抗力，但如果受到深度創傷，則治療極為困難。亨利起初持懷疑態度，習慣了各種所謂的神奇解藥，甚至是祖母級的食譜，都有自古以來，聲稱可以治療一切疾病，甚至相反的，亨利很少關注這些新聞，甚至還嘲笑它。也許這種藥水還能讓你變得年輕，在這年紀！瑪蒂爾德對這段軼事很感興趣，甚至受到啟發，建議丈夫深入調查此事，以獲得更多的認識。有一句名言：每個偉大人物的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這一點在安林酮（ambrine）的例子最為真實。靈藥確實存在，甚至比我們所希望的

還要神奇。亨利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燒傷患者過去是在痛苦和死亡之間搖擺，將要看到自己的命運在第一次使用藥膏後，很快美化，而且是在沒有麻醉和直接塗抹的情況下。皮膚的重建如果還不夠的話，幾乎在同一時間難以忍受的疼痛會消失，皮膚會回復到亂真的豐滿。

神奇的藥膏是巴特·德·桑福德（Barthe de Sandfort）博士發明，他對科學充滿熱情，但並不厭惡利益，其配方不可仿製，即使它包含了已經為藥理學家所熟知的成分，融化的石蠟和琥珀樹脂保持在一個特定的溫度。在我們的發明家最終同意交出其祕密前，談判漫長而艱難。發明家最終因一張鉅額支票以及戰後在藥店可以抽成百分之十而達成交易。亨利最終擁有大幅度發展的鑰匙。他建立了工廠，不停地生產。大戰期間有五十萬公斤的安林酮藥膏免費送達軍隊，緩解了被炮彈火焰和作戰氣體擊傷戰鬥人員可怕的灼傷。

但遊戲並沒有那麼贏得。良藥是有的，但戰場上的士兵並未脫困。再也沒有辦法把珍貴的膏藥送到他們手中，培訓救援人員，甚至及時將傷患遣返。羅斯柴爾德再次抓住機會，前往前線培訓醫療隊和組織護理。他後來成為該領域的專家，還寫了著名的《灼傷論》，精確地指出如何緩解傷痛和治療。

57. 沉默的使命

然而，如果有誰可以為她的男人感到驕傲，那就非瑪爾德莫屬了。她總是準備好對社群做出更大的幫助與貢獻，醫生甚至開始會給他的妻子出些主意。她某程度上還頗有自信，人們可能會覺得她不夠謹慎。她拋棄了虛榮的社交生活，把雞尾酒會的盛裝換成護士服，負責將丈夫座落在馬卡黛街（rue Marcadet）的醫院改造成戰爭傷患的醫療單位，急需工作人員。這使得一些社會主義者開玩笑說：「她就是穿著特殊的以色列護士服，與傳統的護士服一樣，但多了一串珍珠！」

她的主動意識很快就占了上風。她請到埃絲特·萬·克里夫（Esther Van Cleef）珠寶商的妻子加入陣營，助他一臂之力，因為看護人員工作不堪負荷。我們兩位傑出的志願者，毫無醫學經驗，倒真正學會如何治療燒傷的患者！

在人群中，這兩個女人被徵召上戰場。一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員，一位是萬·克里夫家族的一員，是破例的最佳範例。但這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她們不是軍人，絕對不是，她們也沒有受過訓練；但你怎能拒絕這樣的活力呢？衛生部長只能讓步，以利用她們的善意。亨利也是如此，站在第一線。前線救援已處於很糟糕的狀態。他帶來了所有專科的平民醫生，支援狀況極度不良的軍事人員。他還改造並提供自己的救護車，他稱之為「小居里」，用以紀念伯多祿和瑪麗·居里。這是他為這對從事研究的夫妻所創建的第一批移動式放射設備，對精確識別潰爛的部位施行手術非常有用，並且盡可能地靠近戰鬥位置。

同時，她在埃絲特和瑪蒂爾德的協助下組成團隊，承擔所有的風險，把傷患從前線接到貢比涅的醫院，然後接管了「沉默的使命」；會這麼稱呼，是因為安林酮對舒解疼痛非常有效，以至於再也聽不到嚴重

灼傷者的呻吟和痛苦的呼叫。還不只如此。戰爭是可怕的。在兩年多的時間裡，男爵夫人日以繼夜地試圖安撫這些可憐的英雄，許多人在極度痛苦中死去。離戰區不遠的醫院不久也被炸毀。她不得不在上路前安排撤離，陪著她的小門徒們踏上卑微而光榮的旅程，把大家帶到莫城（Meaux）。她寫日記，還寫了一本短篇小說，書名為《此非故事》（*Ceci n'est pas un conte*）。

之後，馬蒂爾德被授予「戰爭十字勳章」，埃斯特．萬克里夫則被授予「榮譽軍團勳章」和「紅十字會獎章」。

對兩位穿裙子的社會名流來說，或者說，穿白袍的社會名流來說，這算挺不錯的！

×

經過四年的戰事，被稱為「幸運的莫莫」（Momo la chance）的莫里斯．德．羅斯柴爾德再度回歸家族事業。但有些事情已經改變了，即使他對金融事業還是毫無興趣。為什麼他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即便他從沒有絲毫的社會甚至人道主義的情操，然而他現在卻夢想進入政界，認真考慮參選省議員。這難道不是心血來潮，或喝茫時與朋友隨便的打賭嗎？還是因為諾埃米抱怨他親愛的丈夫遊手好閒而向他提出這個荒誕的主意？在任何情況下，他的父親艾德蒙及堂兄弟羅伯特和愛德華負責銀行的工作，根本不會把我們的花花公子放在眼裡，而且還擔心他會害到大家，淪為一場笑話。金融是個沉默的領域，需要謙虛、矜持和清醒的態度。不需要一個小丑，一個賭徒，甚至一個古怪的人，引起整個家族的惡意關注。在那之前。亨利的活動出乎意料及多彩多姿，還是個原創者。但是，即使他的商業管理並非遠離本行，他至少會是一個值得尊敬的醫生，因為慈善工作而被大家認可。

莫里斯則屬於另一種類型。他到了三十七歲還像個精力旺盛的青春

期少年，與諾埃米的婚姻並沒有阻止他追著那些女人跑；一個十五歲的表妹後來回憶說，連她都曾差點慘遭他的「魔爪」。他越來越多的滑稽行為登上小報的頭版，大家都在尋找有關他的趣聞。當他沒有在公共海灘上赤身裸體散步時，他不會因為自己的游泳衣不舒服而感到尷尬，他就被看到挽著女明星、舞女的手臂，甚至是新聞多得像當過瘋狂牧羊女夜總會的跳舞女郎里安娜·德·布吉（Liane de Pougy）。她是一個華麗的歌妓，知識不值一文錢。莫里斯沒有被迷惑很久，就像她的許多保護者一樣。這位美麗的女人最後退隱修道院，或者幾乎如此，懺悔並補贖她過往無拘無束的生活！

最後，對於莫里斯來說，他還沒有厭倦引起人們的爆笑和羨慕，只有家人為他感到羞愧。因為這種近乎病態對體面的追求，對於這一代銀行家來說，夢想著讓人忘記他們家族當初最困苦的歲月，當然完全不符合這個大孩子的頹廢活動。但如果他是一個敏銳的誘惑者，他不會是第一個；而他的同齡人，其中一些人在過去也有同樣的行為，儘管是以不太明顯的方式，所以也很難責怪他。另一方面。難為人接受的是，他在眾目睽睽之下，仍然在股票市場上瘋狂輸錢。

更重要的是他所燃燒的天文數字，損害到整個家族金融專業的良好聲譽。一個多世紀來，他們靠著賺錢的天賦在所有敵人面前拯救了這個家族，而且有時是在極艱難的情況下。因此，這個傳說絕對不該被玷汙。

58. 戰後的正義

亨利回到平民生活後，事業趨向多樣化。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戰爭剛結束，他就想出辦法為士兵製作管狀的消毒食品，甚至分配牛奶，這次的對象不僅限於嬰兒，還有全部進行重建的貧窮老百姓。他試著做瓶裝果汁，打造叫做「果園」（Verger）的品牌。這在那個時代可說是一項創舉。而且他為了親自測試客戶的反應，在香榭麗舍大道的一個酒吧權充調酒師！他將巧克力、奶粉和糖混在一起，製成了巧克力飲料，打造了「愛來試咖」（Elesca）這個商業化的品牌，不分男女老幼都喜歡上它。他恢復生產最富傳奇色彩的孟沙文（Monsavon，亦即「我的肥皂」），並推廣馬耶（Maille）芥末。他委託名劇作家薩夏·吉特（Sacha Guitry）創作諧音的宣傳口號：「只有馬耶適合我。」（Il n'y a que Maille qui m'aille.），然後將它轉售。他從不缺點子，還推出了一系列的香水和面霜。伊莎貝（Isabey）讓她聲名鵲起，並與香奈兒（Chanel），妙巴黎（Bourjois）或甚至與上層社會的紫羅蘭（Violet）競爭。最後，他參與瓦倫丁塗料與多普（Top）洗髮水的融資，創建世界頭號化妝品公司「歐萊雅」。各式各樣的建議、合作或融資的提議，不斷地出現在他的辦公桌上。

在決定要接受還是拒絕各項提議之前，他總是經過慎重考慮。幾年過去。即便他可以稱得上是個偉大的創意家，但仍是個糟糕的管理人。亨利不願意省錢，許多公司都破產了；至於禹尼克（Unic）——他的汽車和卡車品牌，曾經有過輝煌的時刻，後來被賣給西馬克（Simca），再賣給飛雅特（Fiat），然後是依維柯（Iveco）。在一九八四年消失之前則被雷諾（Renault）公司吸收。

沒有人是樣樣精通的。對亨利來說，他對利潤的興趣比不上對成功的興趣。當他碰巧成功賺得利潤後，他會立即將其轉投資，或是轉賣給

他人經營。這讓他的代理人非常懊惱，不斷提醒他不該花這麼多錢或是付出太多。因為他愉快的慈善工作大大超過他個人的開支，且不去計算基金會、藥房、診所、孤兒院以及每年甚至每月不定期的捐款，從例外變成定期。還有，他總是不會忘了任何人，尤其記得對自己員工的表達感謝之情。基於這種精神，這個家族出現了一句座右銘：「得到多，也要付出多。」

還有更多故事：文化也在他「善行預算」中占有一席之地。設備非常齊全的圖書館，得到資金支持，成為真正的文化中心；有時甚至是從無到有，這些為什麼不是發生在像古維耶（Gouvieux）的農村？幾年前，在濱海柏克（Berck-sur-Mer）這個小鎮，怎會料到亨利的母親蘿拉·泰雷茲建立了學校、托兒所和醫院；錦上添花的是還興建了圖書館，他僅僅十六歲的兒子將成為這個圖書館的保護人。他捐贈數以千計的書籍，使那些生活在偏鄉的人們也能得到教育。對青少年來說，這是多好的養成教育，又是多麼好的榜樣啊！

他很早就展現出對文學的熱情。十一歲時，受到家中一位好友埃米爾·畢果（Émile Picot）律師的啟發，他是一位博學多聞的政治動物，同時也是作家。智者建議他開始收藏名人書信，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親筆簽名信」，使亨利後來成為最豐富的收藏者之一。這種對文字的熱情在亨利身上從未消退。他將在他豐富多彩的一生中一直為它提供價值非凡的書籍。

至於他的妻子瑪蒂爾德，已經恢復了比較輕鬆的生活，恢復從前的習慣和重遇一九一四年戰前所結交的那些上流朋友。但她已不再是原來的她了。遭遇近三年的破壞和非人道的戰爭，改變了她的人生重心。瑣碎的事要讓位給重要的事。她在首都巴黎的一家豪華沙龍喝茶時，一個年輕英俊的退役軍人若望·迪爾瑞（Jean Thierry）上前搭話。他是數百位在貢比涅醫院受到照料者之一。她似乎還記得他，也許不記得了！由於他很有魅力，而且她自己也好客，於是就邀請他第二天晚上與她丈夫

和孩子娜汀和菲利普一起晚餐。

我們三十一歲的年輕人由他的弟弟阿里安（Adrien）陪同前來。阿里安是路經巴黎，奉派到倫敦工作的外交官。晚宴溫馨、活潑。餐後，搭乘菲利普的新車繞著布洛涅森林的湖邊兜風。娜汀和阿里安在後座暢談如何改造世界。第二天，約翰再次出現在羅斯柴爾德家的門口，這次是為了向娜汀求婚。不是為他，而是為了弟弟。這是一非常輕率的舉動，但讓亨利想起他自己是如何才與瑪蒂爾德在一起的；當然，不是出於同樣原因。

過不久就是婚禮了。該年是一九一九年，雖然兩個年輕人宗教信仰不同，女方是猶太人，而他是基督徒。亨利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是誰、從哪裡來，但他並非虔誠的信徒。他關心女兒的幸福勝過於其他的考量，即使這對家族大部分人來說是一種基本原則。實際上，其他法國的羅斯柴爾德成員將抵制這次婚禮，這在某種程度上充分顯漏了他們對其不滿！英國分支相對寬容一些，他們會派一些代表前來巴黎充充場面。

×

此時，愛德華和傑曼·德·羅斯柴爾德的孩子，蓋伊和他的妹妹賈桂琳和白莎貝，長大後，還沒學好法語之前就已經學會了英語；這要感謝從英國請來的保姆和他們的父親，他們盡可能使用莎士比亞的語言與他們交談。

經過被一板一眼的保姆緊迫盯人的階段後，他們進入中學，重獲自由。他們受到的監督減少，更多時候是圍繞著父母。年輕的蓋伊相當好地適應了他未來肩負家族領袖的社會狀況。經過十年的學習，他加入座落於拉菲特街（rue Lafitte）的銀行，一步一步地成為法國分支的第二號人物。在此之前，他本可以像他的父親一樣上公立高中。然而與其他同學不同的是，他在課前和課後都有隨護陪伴，每天一起步行回家。這是

命令。

然而，對妹妹們來說，傷害從一開始就造成了。即使還沒有人弄清楚。兩人對父親幾乎永遠不在身邊，感到生活無趣，父親只在會議間匆匆經過。至於母親則有點缺少母性的關懷，總是把她們託付給專業保姆照顧，其中一個保姆肯定要為長兄愛彌爾的夭折負責，因為她對大兒子每餐都會嘔吐一事隱匿不報。

因為每個孩子的日程都有嚴格的規定，規律、幾乎一成不變——良好的禮儀，健康、飲食、休閒和學校生活——女孩逐漸受夠了總是如影隨形的家僕和奢靡的家庭生活。後來她們的生活都過得相當簡樸。賈桂琳結婚兩次，第二次才是正確的選擇。鋼琴是她靈感最好的來源，儘管她沒有成就所希望的事業，但音樂至少使她遇到第二任丈夫——一位熱情洋溢、口音不輸沙皇的大提琴演奏家，名叫格雷戈·皮亞蒂戈爾斯基（Gregor Piatigorsky）。另一方面，白莎貝很早就發現她被生物學給深深吸引。失敗的婚姻和失去一個孩子，使她對於科學的興趣轉移到舞蹈；她練習舞蹈時間不多，但她致力於製作和鼓勵。她途經紐約，之後移民到以色列，創立了一家舞者公司。

另一方面，以色列恩人艾德蒙·羅斯柴爾德後代的發展更是多變。長子吉米選擇到英國生活，順理成章地承擔父親在聖地為猶太復國的十字軍征戰；至於弟弟莫里斯，他非凡的個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令他不顧一切擁抱政治。就在這個時候，他在上庇里牛斯省參選的決定被家族視為一項新的考驗。

剛向反對他參選計畫的父母親和堂兄弟宣布後，他就讓人印好了海報。在海報上，他用家族的名義作為口號：「我的名字就是我的政見！」他驕傲地宣布。然而萬一失敗，後果將不堪設想！他的姓氏的確有幫到他，他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在一個從未涉足的地區嶄露頭角。一般候選人都要經過數年的經營，才有希望得到勉強稱得上榮譽的成績——甚至要參選多次才會當選！莫里斯·德·羅斯柴爾德吸引到夠

多選民，首輪即告當選。不可否認，他那個讓家族毛骨悚然的著名口號真是痛快！他無意間展示了他真正的天分——一個強大的溝通者。儘管當時正處一九一九年，但他的優秀感染力最終在這個他從未踏足過的地區中讓他迅速傳開名聲。然而五年後，對於曾被喚起太多希望的選民來說，他的政績只能說是好壞參半。身為一個非富裕地區的民意代表，他在巴黎和度假的時間比在他的選區來得多，而且他對選民的日常生活也沒什麼貢獻。他的競選連任終告失敗。

59. 野心，當你把我們手腳都捆綁起來

一九二一年，在維也納的路易．馮．羅斯柴爾德男爵被奧國總理強迫接管國家信貸銀行（Creditanstalt）總裁一職。這是個有毒的禮物。銀行多年經營不當，負債累累。在過去，安瑟姆（Anselm）、祖父，阿爾伯特（Albert），還有他的父親，以及叔叔斐迪南（Ferdinand）都曾被歷任政府要求接管這個無底洞。這個家庭擁有國家信貸銀行三成的股份，卻一直拒絕加入管理委員會，擔心被外界攻擊，認為他們該為處於赤字狀態的銀行的災難負上管理責任。以至於路易斯認為投入信貸銀行的資本已經泡湯了，或只把它當作一種捐贈，用來換取與基督教徒之間長久的和平。記得在不太遙遠的過去，猶太人在奧地利的處境並不是很好。

「美國打噴嚏，歐洲就感冒」，這一點沒有比一九二九年的華爾街危機來得更真實貼切了。銀行一個接一個倒閉，暫停付款，衝擊擴散全球，影響所及並不限金融界。人們失去儲蓄，許多人還失去工作或他們的家園。在維也納，銀行像蒼蠅屍橫遍野一樣，大量倒閉。

羅斯柴爾德的奧地利分支也深受波及，但謹慎一點總是好的；他們有足夠的儲備，能夠承擔這些損失而不動搖。危險卻來自於奧國的弱點：國家信貸銀行。

總理約翰．舒伯（Johann Schober）召見路易斯，要求他資助奧地利第二家銀行，就是管理皇帝財富的銀行，稱為「博登信用社」（Bodencreditanstalt）。羅斯柴爾德別無選擇，只能充當擔保人並履行其債務，儘管他知道這麼做很糟糕。他在奧地利的未來取決於此，因為儘管這個國家越來越寬容，基本上還是相當反猶太的。薩洛蒙自幾十年前開始，就致力幫助在奧地利的猶太人融入當地社會，現在維也納社會

已較為接受他們，而且幾乎已經合法化。然而他們很可能會被剝奪特權，甚至連表面上的權利也被奪走。男爵知道，他已經受到束縛，他健全的銀行不得不支持博登信用社，支持奧地利，但不僅止於此，因為這個政府步履蹣跚，決心讓他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和脫離經濟現實的生活方式承擔後果。在倫敦及巴黎的堂兄弟都建議路易斯，盡可能將大型的資產轉移到國外，然後逃離奧地利。但他拒絕了，因為他不是一個在逆境中退縮的人。他熱愛他的國家——奧地利，即使它似乎沒有回報他的愛。

×

在一九二二年的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創業精神，激勵著亨利最小的小兒子——二十歲的菲利普，他不得不注意到木桐酒莊的凌亂和無人聞問的狀況。主要是因為酒莊的主人亨利·羅斯柴爾德博士離得太遠了，不是在巴黎就是在他的船上，對葡萄園不感興趣，對葡萄酒也沒有太多熱情。因此，葡萄園的事務或多或少都由員工們決定。

菲利普嘗試拉響警鐘，但他的父親假裝沒有聽到，不過還是派了一些觀察員去現場，以便好好瞭解情況。事實上，這個年輕人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但他又能做些什麼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繼承酒莊的兒子才剛成年，便提議要親自掌管葡萄園的事務和命運。事實上，這個事務幾乎已經成了他的事業，因為他不斷地關心和投入其中。

的確，因為他的久住，酒莊真的成為他的事業。他打從出生便多次遠行到這塊土地，大部分時間都在此地度假。菲利普已經走過很長的道路，他發自內心想要創造並改良，也已學會許多有關釀酒這門技藝的知識。父親讓他放手去做，但還是有些不放心的。木桐是一款非常優秀的葡萄酒，但缺乏生產力和銷售動能。亨利喜歡不斷拋出新計畫，卻沒有跟進或管理計畫的執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對葡萄酒根本沒有興趣。年

輕的菲利普對葡萄酒卻有著不可動搖的熱愛，還具有相當的領導能力，能夠提出想法並說服他人。到頭來，他已成為得天獨厚的管理者和嶄露頭角的談判好手。

他發現酒在酒莊以外的地方裝瓶是首要弱點。他注意到，這些分包商長期以來不斷延誤，以及葡萄酒總是莫名消失，於是他終止了這種既定的傳統，決定在酒莊內自行裝瓶。由於他這樣的做法，在供應商中樹立了強大的敵人。然而這麼做卻很快就有了成效，品質和數量大幅改善，交貨時間縮短。至於美酒的成本也因此急劇下降，連帶降低價格。在得知此一小小的革命性消息後，不久整個葡萄酒的行銷行業都模仿菲利普．羅斯柴爾德在源頭裝瓶的做法。

×

在巴黎，年輕被寵壞的蓋伊．羅斯柴爾德並不具備所有的優勢，儘管他似乎比姊妹們更能忍耐。不論他特殊的社會地位，他在課堂上離優秀的同學還有一大段距離。為了跟上他們，除了在中學階段外，他必須努力追趕，晚上和週末延聘家教補習，成績才稍有起色。因此，這裡沒有什麼祕密。但是，圍繞著他的成年人無處不在，只會延遲他的獨立。有一天，沒有人接他放學，但他害怕獨自回家，還得央請老師帶他回家；又或是他受邀去朋友家度假，卻告訴母親晚上他要與同學上電影院。犯下這種致命的大錯，害他再也不能去布列塔尼（breton）好友家度假了，也不能向他的母親傑曼坦承他都在做哪些青少年的活動。

一九三一年就是蓋伊滿二十一歲的日子，眼看就要入伍服兵役了，他接受國家徵召，選擇軍種，加入了著名的索米爾（Saumur）騎士學校，並以少尉軍銜完成訓練。這是他此生頭一次被當作一般人對待，忍受煎熬，但他似乎還能苦中作樂。被號聲催促起床和洗冷水澡，對他來說卻有不同的意義，透過光榮的服役記錄，他有權定期在營房外過夜。

他因而獲准，家裡每個週末都可以派車來接他到費里耶爾，直到星期天傍晚再回營。

一年後，蓋伊解脫軍職，恢復自由，他加入父親愛德華與兩個合夥人——侄子艾德蒙（Edmond）和羅伯特（Robert）共同經營的銀行。他被交給一位熱心和心思細緻的資深職員照顧，每天早上都要瞭解金融新聞，有時還要關注其他可能會影響銀行業務的政治新聞。他也開始做更多事，例如閱讀和理解股票市場的行情和帳務。他也得做些練習，如引用二分之一到六十四分之一的數位，而不是像一般那樣用小數點來表示利率。這些練習看上去有些磨人，但卻相當必要，至少他的導師似乎是這麼認為的。整天花在這些加減乘除上，讓銀行業的吸引力遠低於他的預期。稍後，他的堂兄弟阿蘭（Alain）與埃利（Élie）也參與父親羅伯特的生意，加入了這些例行公事。

×

一九三一年對亨利來說是個複雜的時期，專制的母親蘿拉·泰雷茲去世，讓他終於得以擺脫這個經年累月的枷鎖，儘管他早已成家，還是跟這些對抗了好些年。五年前，他的妻子瑪蒂爾德因急性白血病而過世，令他大受打擊，然而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自由，這位醫生／研究員／冒險家最終也讓自己解放了許多。他從義務中逃遁，搭乘花了一筆錢財建造以愛與情欲之神「厄洛斯」（Éros）命名的船，雲遊四海。他由三十餘名船員陪同，訪問了非洲和中東，繼續他的享樂之旅，有人看到在蒙地卡羅的賭場瘋狂輸錢，旁邊還有美國鋼鐵公司的老闆查理·施瓦布（Charles Schwab）。比起他的堂兄弟，這位銀行家更有新聞性，使他漸漸成為媒體眼中的羅斯柴爾德花花公子，他把母親的嘮叨關注以及千叮萬囑的儉樸生活置於腦後，而他的兒子菲利普也開始上了頭條新聞。經常可見他挽著女明星、模特兒或公主，父子兩人變得更加世俗，

報章雜誌上常常可見他們的身影。

亨利則重新開始工作。他撰寫有關醫學的書籍問世了，主題包括闌尾炎、牛奶的巴氏滅菌法和內分泌學，成就相當亮眼。他的某些初稿是在大學時期寫的，筆耕可能是他為了擺脫神經質母親壓迫的唯一抒發管道。此後，他再也不把時間花在科學以外的任何事務上了。

人總會在人生某些時刻覺得需要換換環境。對亨利來說，現在是找個新挑戰的時候了，他決定踏入戲劇圈。劇院院長安東尼（Antoine）想來個光輝的退休，因此我們這位「百萬富翁冒險家」很快就會成為位於巴黎大道上的這座喜劇殿堂的領袖。他在那裡遇到一個終生離不開的喜劇演員，迷人的馬特．黑妮爾（Marthe Régnier），她成為他幾個喜劇劇本的寫作靈感，並以安德列．巴斯卡（André Pascal）的筆名出版。

因為人人稱道亨利．羅斯柴爾德是個多產的劇作家。然而好劇場有限，很少有劇院能讓他上演嘔心瀝血創作的劇本。然而，他已經更靠近演藝世界，拯救了迪亞吉列夫（Serge de Diaghilev）的俄羅斯芭蕾舞劇以及明星舞者安娜．帕夫洛娃（Anna Pavlova）和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在法國的演出。他大感興奮，首先是因為米歇爾．福金（Michel Fokine）的精彩編舞，但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一件好事：沙皇和主要贊助商與安排舞團出國演出的經理鬧翻了。由於資金短缺，所以不能再進行演出。亨利毫不考慮就承諾要資助劇團恢復排練，締造在巴黎夏德來（Châtelet）劇院極為成功的演出。

不可避免的是，滿腔熱血過後，這位大恩人夢想有一個寬敞的地方可以演出自己的作品。他最終決定建造一家最精緻的劇院，花費超過五千五百萬法郎，那一年是一九二九年。

皮加勒（Pigalle）劇院成為超乎想像的最強劇院，有一千一百個座位，一切都相當超現代；從自立式且可移動的舞台（可根據預訂情況調整）到照明，再到最先進的機械設備。亨利想增添的不是像一般劇院那

樣簡單的餐廳，而是一個美術館、餐廳、書店、花店、珠寶或紀念品商店，甚至還有一家仿照一九二九年一本暢銷小說的書名《不得了的孩子們》（*Les enfants terribles*）的夜總會。堪稱是今日影城的先驅。

經過七年的艱辛工作，薩沙·吉特里（Sacha Guitry）創作的《法蘭西故事》終於可以在此排演。這是一部專門為新劇院落成所創作的戲劇，有四百名臨時演員，三十位最受歡迎的明星，其中有伊馮·潘璫（Yvonne Printemps）。誠然這是個極為浩大的主題，貫穿整個法國的歷史，有不下二十個場景和超過五個小時的表演！在與多產又愛發脾氣的劇作家進行艱辛的談判後，長度才減短為兩小時又三十分鐘。

雖然該劇在近六個月的時間裡被搶購一空，但並未因此獲利，乃因工程浩大以及後來吉特里個人聲望的酬金過高。但對亨利來說，錢是非常次要的，他只想一件事：讓他的劇院成為全球話題。他也真的做到了！劇評家一致肯定。劇院地點受到相當大的讚譽，而劇作則被歸為「最佳戲劇」。之後。朱爾·羅曼（Jules Romains）、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讓·季洛杜（Jean Giraudoux）及亨利·樂羅芒德（Henri-Renudoux）連續演出的喜劇都非常成功。但大眾的口味是很難抓的，有些節目差強人意，損失更多！

×

菲利普像他父親二十年前一樣，也對賽車產生了興趣。一九二九年，他參加勒芒（Le Mans）二十四小時耐力賽，獲得第五名。他還參加了幾場著名的比賽，包括摩納哥大賽。但他不得不用假名喬治·菲利普參賽。在這之前，他還學習了機械課程，因為光是坐在方向盤後並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駕駛。他還用自己的遊艇航行，贏得了法國帆船杯。除此之外，他還協助父親在皮加勒劇院的工作。他嘗試做導演，協助路易·儒範（Louis Jouvet）執導，並與朱爾·羅曼等其他導演合作，同時

也和馬克．阿萊格雷（Marc Allégret）或西多妮-蓋伯勒．科萊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製作了幾部電影。

他的身邊總有女演員和模特兒陪伴，成了讓人夢寐以求的英俊單身漢。而他也利用這種名氣來推廣他的品牌。銷售量大幅提升，原本只是知名度普通的極品美酒，將重新展現生機。他精心挑選最適合的葡萄來釀造木桐葡萄酒，他有意將剩餘的葡萄用來釀造第二種葡萄酒。一九三〇年的收成不盡理想，卻是個機會推出「木桐卡迪」（Mouton Cadet）的大好時機，這是種非常道地的波爾多葡萄酒，很適合佐餐（甚至是普通的菜餚）飲用。

不久後，他揚起了所有的風帆，充滿雄心壯志，決定收購阿麥哈克（Armailhacq）城堡七十公頃的土地，一百年前，它屬於拉菲古堡。他在這裡又可以把每一次收穫最好的葡萄混在一起，釀造出品質上乘的葡萄酒，供應每個等級的消費者。緊接著，他要迎娶伊莉莎白．佩萊蒂埃．德．尚布林（Élisabeth Pelletier de Chambure）。早些年代，一個人必須和堂兄妹成婚。她不是親戚，更不是猶太人，但他瘋狂地愛上她，執意娶她為妻，沒有人勸阻得了。特別是她還為他生了一個女兒菲利賓（Philippine）。木桐酒業仍在成長。短短幾年內，透過持續關注與創新，選擇最好的葡萄並不斷改進釀酒技巧，不知不覺，該款葡萄酒就進入世界級的水準。

他的父親亨利尊重一位經驗豐富的劇院導演的建議，繼續以自傳主題或與他相識的人為主題進行寫作：醫生、腐敗、一個對自己命運不甚滿意的百萬富翁！但是，這究竟是誰呢？起初人們是出於好奇而去看安德烈．帕斯卡爾（André Pascal）的作品，但評論最終會比預期更好。他的假名不再欺騙得了任何人，在很短的時間內，人們都知道這是在說誰。他的一些創作大獲好評，在全法國以及全球巡迴演出。二十五年後，他意外發現自己的一部劇作出現在里斯本的一家劇院（因為他一直堅持不在自己的場地上演自己的劇作，這也是貴族的義務）。但這齣劇

在皮加勒劇院不斷上演，高朋滿座，然而巨大的營運成本和劇院的管理經常不協調，影響到劇院的存續。最後，經過幾年與時間賽跑，不間斷的活動，與作家、演員、布景設計師、舞臺工作人員、宣傳人員、記者和會計師無休止的討論，亨利精疲力竭地倒下，以遠低於其成本的價格放棄這座破敗的建築。而他也因此重拾了一些寧靜，以及用於思考、科學和閱讀的時間。

60. 紐約的一位紳士

一九三〇年時，路易．馮．羅斯柴爾德在紐約曼哈頓一棟高樓進行的談判陷入膠著，律師們試圖達成協議，簽署一份世紀合約。之後，他在團隊專家的協助下離開辦公大樓。但在登上豪華轎車的那一刻，我們的男爵意識到，他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地鐵！就算是出於好奇，至少一生中該見識一次吧！因為就在剛剛，他成為了地鐵公司的共同合夥人。他的顧問們絲毫沒有衝進地面下層的念頭，但別無選擇，只好陪他進入悶熱和擁擠的地下世界。那裡的社會階層與華爾街的白領工作者完全不同。

當這次探險似乎成為他的合作者的一個考驗時，路易斯將有機會探索這些基礎設施，就像孩子在遊樂園裡一樣快樂，對他所接觸到的人充滿同情。他勤做筆記，以免忘記他觀察到的東西，而他的律師則忍不住在他背後歎氣。但他並不是傻瓜……地鐵突然在兩個站之間停下，大家都感到悶熱，但他卻拒絕脫下他的燕尾服。他把座位讓給一位年長的婦女，沒有人注意到她。禮儀至上，這點永遠不變！

場景回到維也納，一九二九年的黑色星期四，紐約股市大崩盤引發了連鎖反應，幾個月後席捲全歐洲。奧地利第二大銀行

（**Bodencreditanstalt**）開始陷入困境，該銀行專門從事金融和農業用地的業務，因為與成千上萬的金融機構相關，這些金融機構本身也連接到其他正在停止付款的機構。回想起路易斯曾為兩家國家銀行擔保，以維護奧地利的尊嚴。但是這種潛在的雙重破產是他無法承受的。他顯然缺乏資金以支付自己的公司和其他兩家銀行的債務，處境令人擔憂。他向管家和代理人發出指令，也要求兄弟歐仁和邁爾力行節儉，不再收集名畫、賽馬、娛樂及賭博。這還不夠，他很快就必須變賣家產、家中的珠寶和股票。最後，他不得不虧本出售位於維也納市區黃金地段特蕾莎努

姆街（Theresianumgasse）的豪宅，搬到附近比較適居的地方。在幾個月內，他從無憂無慮、揮霍無度，轉而成為一個追求樸實生活的人。更別說他甚至還可能要出售木材或將土地租給農民使用。這些事在不久以前還令人難以想像。至於馬球或遊艇這兩項最昂貴的運動項目，想當然耳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當所有這些努力似乎都還不充分時，維也納政府國庫虧損，正準備將他告上法庭，報紙呼籲對觸犯欺詐性破產的人判刑，路易別無選擇，只能求助於他在倫敦的堂兄弟萊昂內爾與安東尼、巴黎的愛德華，向他們借貸八百萬英鎊。他們都不是樂意營救的參與者。在救援中，因為他過去的管理方式與其他羅斯柴爾德家族並不一致，他也不是家族中受歡迎的人。路易在家族是以穿著優雅西服和過著奢華的生活見稱，而非其戰略的嚴謹性。因此，大家公認他對目前處境應該承擔全部責任。但是錢財最終還是匯到了。部族內部的團結最為關鍵，因為只要其中一家銀行績效發生問題，家族所有其他人的信用都會受到影響。不用說，不可能讓這種事發生。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一個堅韌和穩定的傳奇，不可能動搖，即使在金融界出現動盪的時候。

就像變魔術一樣，一旦匯款被注入奧地利各銀行的帳戶，急迫的債權人就自動受到安撫，並且不再將嚴重失誤的責任歸咎在奧地利堂兄弟的肩上。

隨著時間的推移，路易出乎意料向大家證明他仍然配得上其領袖地位。而且很明顯的，家族裡的其他人在危機開始時對他置之不理，最終證實他的危機處理行動無可指責。一年後，對維也納家族來說，最大的困難已經過去，也已還清大部分的債務或重新安排主要的債務，以及收回兩家國家銀行的債權，一切情況即將恢復正常，各家銀行和工業活動再次開始有了營收。

61. 嫉妒者的專政

德國的政策即將成為新生憂慮的來源。一九三三年，阿道夫·希特勒剛剛贏得最後一次選舉，讓人相信他已轉趨溫和。在這之前，他曾一步接一步耐心地爬上權力高峰。首先，他點名促使德國破產的罪魁禍首——特別是法國，它確實曾毫不留情地要求德國賠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間戰爭的損失；然後是令人不安的猶太人與外國人。其實他從來沒有缺少過什麼，他是一個非常跋扈的奧地利海關官員的兒子，嗜酒如命，有一個年輕許多且令他敬重的母親，四十七歲死於癌症。年輕的阿道夫於一九〇八年來到維也納，帶著已故父母留下的儲蓄。他試圖進入美術學院成為一名畫家，但沒有成功。他在街上為遊客畫像餬口，醉心於瓦格納的歌劇，他在負擔得起的狀況下欣賞歌劇。他最愛的一齣戲就是《黎恩濟，最後的護民官》，一個雅利安英雄的故事，經過許多血腥的戰鬥，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受眾人愛戴。

他進了城，這位來自鄉下的未來暴君遇到許多新面孔，是從來不曾在家鄉見到的。當時的維也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化和商業中心，有富人和窮人，以及來自歐洲各地的移民，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猶太人、吉普賽人，黑人和同性戀者。他逐漸孕育對少數民族的仇恨，特別是猶太人，他注意到的都是富裕的猶太人。然而，以色列人中不乏無產者。他們加入共產黨的也不是少數，提倡人與人之間更平等的意識形態。年輕的阿道夫打打零工，四處奔波。他試圖逃避被軍隊徵召，不得不逃離奧地利。然而一場大戰將他套牢。他選擇在德國入伍，他的熱情受到矚目，回到柏林後，他開始對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發表言論。他先在小咖啡館發表意見，逐漸轉移到更重要的演講廳及大會中演講，越來越受歡迎，很快地受邀在有力的國家主義團體主辦的大會中講話。這些團體開始在他身上看到了他們所缺乏的護衛領袖的特質。他能夠說服

並激發觀眾，以及後來的人群。因為他不僅有精彩的表演能力，還能散發獨特的魅力和活潑的感染力

在新朋友和重要友人的協助下，一九二三年時，他在現已成名的慕尼黑啤酒館發動了第一次政變，企圖奪取政權。德國軍隊向其同謀者開火，他被逮捕。在獄中有整整一年的時間撰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然而幕後，他的同夥和群眾正準備營救他，他對某部分人採取越來越嚴厲的專制措施。在他的第一次選舉中，只獲得百分之二點多的成績，算是名譽上的成功。但在隨後的大選中獲得更多的選票，儘管他還是流失了一些支持者。阿道夫·希特勒最終意識到人民不會跟隨他走憤怒的道路。

他恢復政治活動，軟化口氣，變得更加平易近人。因此，他開始吸引那些為獲得權力顯然需要支持他的人，即溫和派和他們的選民。因為極端分子和民族主義者仍然太少，無法為他提供有力的支持。隨後發生的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除他之外都是夢魘。因為其他黨派的可信度越來越低，仍在努力改善情況，他則一再表示自己可以振興國家。

然而人民再次陷入痛苦和幻滅之中，尋找世界上所有弊病的罪魁禍首，如今選擇相信這個撒下瞞天大謊的先知。投票箱最終給了希特勒國會多數的席位和執政的機會。但顯示其真面目還為時過早。他需要絕對的權力。他在創造來自國外威脅的條件後，最終說服議會，最後一個反對他的機構。他得到充分的權力。但在此之前，他逮捕了共產黨人，然後是他最後的對手社會主義者。最後，沒有了對手。希特勒完全被神化，這次是為了實現他從未忘懷的計畫，儘管他在往上爬升的年代做出許多讓步。因此，在成為國家無可爭議的領袖後。他假藉其和平意圖，接連地欺騙俄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他豪不避諱地開始組建軍隊，製造數不盡的武器。

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和平，可能嗎？

×

在羅斯柴爾德方面，他的祕密情報機構已敲響警鐘。所有標誌都顯示德國新總理的野心。在倫敦的家族成員都甚感憂心，懇請奧地利的堂兄弟在離開維也納之前，盡可能將財富轉移到英國或巴黎這類安全之地，但路易拒絕拋棄他的員工和他的國家，也不打算改變他的生活習慣。當然，即便意識到危險，但他仍會做好準備，好因應銀行在德國一旦入侵，甚至扣押其資產時可能會發生的情況。

為此，他找到一個頂替人，將他位於捷克，屬於家族已有數個世代歷史的維特科維茨（Wittkowitz）煤礦和銅礦股份賣給一家英國保險公司。同時，他繼續偷天換日，將多餘的現金轉匯給歐洲的親戚，誰知道有多少？數以千計的債券、銀行匯票和財產契約被轉給美國值得信賴的聯絡人，就像以往祖先的作法。他不再視生意為比自己生命重要的事，堅持不懈地做他日常的事務，上午在銀行，下午散步或從事社會工作。他仍繼續騎馬，並定期到奧地利阿爾卑斯山的梅爾霍芬（Mayrhofen）滑雪。他其實可以很容易找到機會搬去瑞士，等待政治局勢改善。但似乎沒什麼能讓我們的維也納男爵感到害怕。

反之，當他看到窗外有一隻貓卡在他的屋頂時，他會飛快地去救牠；當然，不聽管家勸告打電話求救。這位五十二歲的銀行家，冒著頸骨折斷的危險爬上屋頂，把動物帶到安全地帶。

×

在法國，莫里斯·德·羅斯柴爾德在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中被擊敗，決定永遠退出政壇。就在此時，一位阿爾卑斯省的議員剛當選就過世，在短時間內需要一個替代者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本質上反對金融，但突然改變策略要尋找一個獲勝的候選人，並促請我們當初那位資本主義

富豪「再接任」議員的職務。

「羅斯柴爾德效應」再次在這片陌生之地展現奇蹟。他再度成為議員，然而天不從人願，就在選舉後，他的舊盟友反對陣營提起申訴，反對理由是「腐敗」，指責他從一九一九年第一次選舉期間就開始賄賂選民。的確，在一次極短的選戰期間，他確實開出支票，誘惑了若干選民，但還不僅如此。他贊助一個村莊的慶典一千法郎、五千法郎給消防隊，還用五百法郎建造一個公用麵包烤爐，另外五百法郎贈送一個保齡球俱樂部。他對所有人都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慷慨。

還有更多人似乎也從他的大手筆中獲益；包括運動員、公務員，甚至比賽的獲勝者。也數不清他把多少個裝有五十法郎紙幣的信封寄給某些選民。他悉心聆聽人民的不滿，義不容辭地貢獻、分享，簡言之就是付錢！基於利他主義和腐敗之間的界限非常細微，議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查明有關選舉的情況，沒有否認他的行為。莫里斯欣然向調查人員承認，他向各方支付了一些補貼，舒緩和回應了不少選民的痛苦。但他帶著迷人的誠意補充說，每個信封內裝的是二十法郎，而非他的詆毀者所說的五十法郎！這只是極少的錢，他不打算讓他們忍耐到他當選，因為他可以立即緩解這麼多不幸！最後，我們也願意相信，他沒有等到當選才做出貢獻。這只是他們家族普遍的習慣而已。

在這場看來高調的程序中，有數百名證人支持莫里斯·德·羅斯柴爾德是個樂善好施的人。而調查人員最終也做出有利於他的結論。

但奇怪的是，這並沒有阻礙眾議院做出對他不利的決定。共和國的法律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包括對其他人來說也是！他的當選資格遭到撤回。這種後果是他父親和他身邊的人，在他宣布從政的意圖時就預料到的。當然全家都感到遺憾，只希望保持低調。至於莫里斯這個脫韁野馬和花花公子遭到鄙視，他已經突破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膽小和含蓄的限制。他處於一個不受歡迎的位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被自己的族人厭棄。

幾年過後，他的父親艾德蒙於一九三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九歲。他的收藏包括五百本附帶插圖的價值古籍、三千八百七十幅名畫和四萬幅版畫，都遺贈給羅浮宮。雖然他將金融事務移轉堂兄弟處理，他最鍾愛的是創建以色列的偉大冒險行動。艾德蒙擁有羅斯柴爾德各公司的股份，當然包括銀行，但也包括幾家公司，如摩洛哥的一家盧庫斯

（Lukus）農業公司。遺產當然應該平分給孩子們，吉米、卡洛琳和出名的莫里斯。艾德蒙與堂兄弟羅伯特的關係多年來愈趨惡化，所以對大家來說，最好將他視為局外人，將其邊緣化，其獨立性已不再是祕密，永遠脫離商業遊戲。

但對資產的估值和堂兄弟收購股份的建議令莫里斯十分不滿。幾個月來，從最初彬彬有禮的談判逐漸演變為相不理解。他厭倦了永無休止，毫無共識的談判，最終求助於律師。而這又是另一個創舉！在邁爾·阿姆謝爾之後的近一百二十年裡，不顧最初近乎神聖的規定：絕對禁止分家。羅斯柴爾德的繼承人之一竟然公開攻擊其他繼承人！他挑戰支派的團結並嘲弄堂兄弟們，甚至還與社會黨人一起投票，要求終止法國銀行執政委員會（該家族自一八五五年以來就在該委員會中擁有影響力）。這是莫里斯發動對銀行也是對家族的又一次沉重的打擊，證明他有許多資源。最後，由於害怕受到蔑視，一九三九年，所有的堂兄弟終於達成協議，公平地分享了應該分享的東西，大家在某程度上都感到滿意，連莫里斯也不例外！

但在此之前，我們這位古怪的百萬富翁依舊話題不斷，在媒體大肆炒作他有關富有爭議的選舉之後，他已具有聲望，他再次單獨參選，在沒有任何政治支援的情況下，又成功地贏得兩場選舉，讓家人大失所望！他成為省議員，也先後當選共和國眾議員和參議員，儘管與同僚之間的關係向來很糟糕，但莫里斯還是過得風生水起。他被民粹主義者與共產黨盟友召喚，冷酷無情地投票贊成鐵路國有化，支持全新成立的法國國營鐵路公司（SNCF）。然而，它是詹姆斯於一八四五年創建以來的財產和個人的驕傲！更有利於面對銀行大資本的敵人，沒有人知道這

張反對堂兄弟利益的投票是肇因於他的激進思想，還是純粹為了報復。

想當然耳，愛德華、羅伯特和古斯塔夫在被驅逐後，感到極度錯愕，看到這種突如其來的不公正行為造成的不利影響。要是家族想換取大量的法國國營鐵路公司股份，那就不得不放棄所有的特許權和數千公里的線路和車站，但同時也將免除與此經營相關的數千萬法郎的債務、借貸和負債。因為，老實說，鐵路業務有助於增添家族一定的份量和堅實的威望，但從未在盈利方面真正獨佔鰲頭。初期巨大的投資，加上經常性極為可觀的維修支出、基礎設施的損耗和機械更新，還要計算因罷工破壞行為造成的損失，以及最後越來越昂貴的員工社會保險費用和營運成本。所有這些都會讓原本帳面上獲利的公司，陷入長達數十年的財務深淵。可以肯定的是，儘管這種剝奪長時間使他們深感痛苦，但回頭想想也必須承認，羅斯柴爾德家族並沒有做出一筆糟糕的交易。

×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已經對歐洲鄰國形成真正的威脅。在倫敦，首相張伯倫本人通知萊昂內爾和安東尼。羅斯柴爾德有關奧地利即將被德國吞併的消息。這條情報當然不久就被轉達到了維也納。但路易顯然是過於自信，仍然拒絕離開他的安全港。接著又傳來一則警訊，其兄弟梅耶（Mayer）由妻子克萊瑞絲（Clarice）陪同參觀英國的集郵展覽，將兩個女兒留在維也納，緊急致電給路易叔叔，懇請他帶著孩子逃走。但男爵仍然低估希特勒的宣告，認為這不過是宣傳，而非真正的威脅。然而。三月十二日，德國士兵越過邊界抵達維也納。宣布奧地利為帝國的一個新省份。

梅耶和克萊瑞絲非常擔心，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聯繫路易，卻沒有聯絡上。奇怪的是，就在併吞的幾個小時前，路易已將孩子們送上去瑞士的火車。在越過邊境時遇到一些麻煩後，孩子們安全抵達目的地。同

時，路易正要搭機起飛前往義大利，在阿斯佩恩（Aspern）機場被攔截。黨衛軍認出他來，在逼他返回維也納住所之前沒收了他的護照。在這之後。我們的男爵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已做好最壞的打算。佣人們已經幫他收拾好行李，以防萬一他會被帶走。路易懷著某種平靜的心態，確保在他離開時大家都會安然無恙。第二天，在他用午餐時，兩名黨衛軍軍官來到門口。忠誠的管家回答說主人不便見客，請他們等候或改天再來。兩人不得不等待良久，等他用完晚餐、飯後酒和雪茄後才出現在走廊上。路最後，路易·馮·羅斯柴爾德以鎮定自若，近乎優雅的態度出現投案，被帶回總部受到監禁。

他被審訊了好幾個月。獄卒收到來自柏林的命令，不斷恐嚇、騷擾他，盡一切努力獲取所需的資訊，盡可能奪取其財產。他的家、第二個家和在維也納的銀行被搜查，沒有留下任何東西。藝術作品當然也被拿走了，但不僅如此，所有的東西都被查封，小至連一件銀器也不放過，當然還有傢俱、地毯，甚至衣服等物品。一切化為烏有。

在此期間，巴黎和倫敦最好的律師都被派往德國談判，希望他能獲釋。然而這名身嬌肉貴的囚犯成功保護了維特科維茨鋼鐵廠，至少在紙上將其轉讓給一家外國公司；因為這確實是納粹高層的主要目標：從這個巨大的工業綜合體中奪取所生產的礦石，這對其新生的戰爭機器至關重要。為了原料日益增長的需求，德國不惜一切代價增加生產和擴張軍備。因為希特勒似乎擁有填不滿的野心。路易堅忍不拔，只釋放些無關痛癢的情報，他解釋說，他已不再是礦場的所有人，礦場現由一家英國公司經營，納粹是不能奪取的。英國一年後才對德國宣戰，這使盤問他的人大失所望。隨後在進行一系列無足輕重的討論期間，他們制定了各種可能的計畫來處理這位難纏的囚犯。流亡到倫敦的難民，路易士的兩個兄弟梅耶和厄劍勒兄弟舉行會談，看看能否幫到他。至於在巴黎，愛德華也不惜一切代價讓他奧地利的堂兄弟獲釋。

對於納粹來說，路易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客戶。他拒絕獄卒任何的安排。硬的方法使不上力，就改用柔軟的方法吧。他的拘留條件得到改善，稍微變得比較舒適，牢房裡有傢俱點綴，吃的也和一般監獄的食物大不相同。簡言之，他受到了五星級的待遇。

路易用他一貫的「禮儀」去對抗外界，保持尊嚴。令履行看守職責的獄卒從此對他刮目相看，他們看到自己的長官在他的牢房穿梭，例如戈林要求將二十萬美元的贖金匯到他的私人帳戶，但沒有成功。然後希姆萊親自專程拜訪，只為了「會一會這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樣，這位男爵也碰壁了。顯然沒有任何事能引起路易的興趣。但事實並非如此。他的威嚴姿態顯然掩蓋了一種疲憊和恐懼，但他永遠不會讓人知道。

62. 綿羊的復仇

最後，在讓帝國的特使們精疲力盡後，經過一年的拖延，雙方終於達成協議。贖金為兩千一百萬美元，這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高額的條件交換，納粹還以三分之一的價格收購維特科維茨的礦區。

贖金最終支付給德國，路易的牢房被打開，被告知可以回家了。他看著時鐘並告訴警衛，時間已晚，不便打擾司機。他留在原地過夜，隔天早晨才離開監獄。英國和法國幾天後參戰，讓德國人有了一個很好的藉口不去支付三百萬美元來購買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維特科維茨公司的股份，畢竟他們何必為即將被沒收的東西付錢呢？至於路易，在獲釋後不久就離開奧地利到巴黎，繼續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靜待戰爭結束。雅爾達會議後，維特科維茨礦區由蘇聯控制，在家族中已有三代歷史的席勒多夫（Schillersdorf）城堡，從此成為捷克的國家財產。

一九五五年，居住在美國長島的路易·馮·羅斯柴爾德男爵經常在蒙特哥（Montego）灣游泳，被發現溺水身亡；這種死法在他身上沒那麼令人驚訝。他是世界上最愛運動，也是最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雖然已經七十三歲，卻仍忠於自我，直到生命最後一刻。至於他在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銀行，大門也不再重新開啟。

一九四〇年，希特勒積極整軍之際，歐洲各個國家坐以待斃。果不其然，德國軍隊攻擊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之後，穿越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

怎能想像，才剛經歷一九一八年的失敗，以及幾次重大經濟危機甫恢復之際，他們怎能再次興起新的衝突？這簡直不可思議。巴黎和倫敦的反應慢了好幾拍，當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終於回

過神來對德宣戰，一切都為時已晚。希特勒當然很高興，因為他計畫在向歐洲推進時勢如破竹，但最重要的是，他已經被初期的勝利沖昏了頭，現在什麼也阻止不了他。

自一九三九年起，年輕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別無選擇，全心聽從公民職責的呼喚，接受各自國家的徵召。負責金融業務的長輩，盡力維持經濟以支持戰爭。每個國家都需要錢，銀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被要求提供優惠的借貸條件。

當英國人溫斯頓·邱吉爾夢想著向敵人進軍時，迫使希特勒同時在幾個戰線上分散兵力，使其戰力受損，法國人違背所有邏輯，法軍由畢業於聖西爾（Saint-Cyr）戰爭學院及第一次大戰備受稱譽的英雄，年邁的莫里斯·甘末林將軍（Maurice Gamelin）領導，拒絕採取行動。四百萬大軍沒有其他命令，只有等待德國入侵！明智之舉應該是趁著侵略者無暇他顧時，採取攻擊行動。但是傷害已經造成。戴高樂在他的坦克車上還只是上校，對抗著被他認為缺乏遠見的長官。

至於甘霖——也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軍事領導人，但也是獲得勳章最多的將領！原可免去那麼多的血和淚。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擁有四百萬大軍的法國本應有能力反擊，從而阻止後來成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倫敦，萊昂內爾的兒子艾德蒙剛剛加入銀行，就不得不返回軍旅，把新法院街銀行的業務留給安東尼·德·羅斯柴爾德爵士，現在是英國支系唯一的領導人。在銀行過了五十五年的歲月，仍然負責業務的族長，深受哥哥過世的影響，始終沒有物色到一個聰明的接班人，除了侄子艾德蒙外。因此，這個年輕人被召喚離開軍隊，回到他受過培訓的銀行。但艾德蒙寧願繼續留在前線服役，婉拒了叔叔的指示。英國首都在德國的轟炸下，家族在倫敦銀行的金融活動被轉移到近郊的特林公

園。另方面，艾德蒙羅斯柴爾德少校麾下五百名士兵，成功在瑟堡（Cherbourg）阻止了德國人的前進之後，前往北非，然後到義大利，在南斯拉夫結束任務。

智慧有時可以拯救生命。為了解決與斯拉夫遊擊隊領袖間的一項領土爭端，雙方士兵放下武器，以足球賽的勝負決定土地歸屬。不確定賽後士兵們會不會一起喝酒慶祝，但勝利者贏得了有爭議的地區，從頭到尾連一槍都沒有開過。

如果所有的戰爭都像這樣解決就好了！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似乎很瞭解這個問題，說過這句很有啟發性的句子：「戰爭茲事體大，不能交給軍人決定。」

與此同時，艾德蒙那絕對稱不上銀行家的堂弟維克多，後來曾被懷疑是劍橋大學的五人幫，也參加了英國情報局，尤其是在反破壞部門。他被訓練成一名炸彈處理專家，任務是拆除那些隱藏在平民人口中的炸彈和地雷。他曾嘗試解決一些偽裝成事故的襲擊事件，其中大部分沒有公開。誠然崇敬謹慎是家族遺傳因子的一部分，情報部門有他在可以確保沒有任何消息會被洩露出去。他領導了對波蘭將軍西科爾斯基（Sikorski）之死的調查。一九四三年，他對奧托．斯科爾澤尼（Otto Skorzeni）的審訊也是如此，為此，他不得不徵用家族在法國巴黎戴瑪瑞黎（de Marigny）大道二十三號的住宅。情報部門也是不期而遇的場所，他與忠實的助手特雷莎．馬約爾（Teresa Mayor）結婚，這是他第二次婚姻，後者也因戰爭獲得勳章。

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法國堂兄弟蓋伊和他的弟弟阿蘭及埃利，羅伯特的孩子，都是年輕的軍官，也被派往前線阻止湧來的德國攻擊者，通過比利時，從四面八方向馬奇諾防線的兩側發動攻擊。

法國缺乏現代化的武器和通信設備，但絕不缺乏意志力。另一方面，蓋伊．德．羅斯柴爾德少尉面對如飢似渴的德國軍隊，力圖洗刷一九一八年的恥辱。他在被派往倫敦之前，指揮一個連隊，其任務是阻擋第一批德軍的前進。他失去許多袍澤，但在前線救了一個年輕醫生路易士．阿拉貢（Louis Aragon）的性命，後來成為知名的詩人兼作家。

當他獲准休假回來幾個星期時，一個遠房表親阿利克斯．謝伊．馮．柯洛拉（Alix Schey von Koromla）到來，這位很久以前曾在父母家看過的那位女士進入了他的生活。她是猶太人，出生在一個奧匈帝國分裂的複雜時代，最後發現自己是捷克人，不久之前成了寡婦，與女兒莉莉相依為命。她是克爾特．奧托．克哈默（Kurt Otto Krhamer）的遺孀，一個在火車事故中死亡的德國商人。她為逃避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政策，拋下一切到了巴黎。她是蓋伊一直在等待的真命天女，他與阿利克斯關係美滿，把莉莉當作自己的女兒撫養。大衛（David）從此一結合中誕生，後來在他的時代成為法國支系的領導人，很久以後還意外地也成為英國支系的領導人。

同時，離他數千公里之外的堂弟阿蘭．德．羅斯柴爾德士官因穿越阿登（Les Ardennes）山脈的英勇行為而獲頒勳章。幾天後，也就是一九四〇年，他又回到前線，這次他受了傷，還被德軍俘虜。德軍把他關在一個戰俘營將近四年之久。他的弟弟埃利（Élie）是名騎兵少尉，也被敵人俘虜，與阿蘭在盧貝克的同一個戰俘營中相遇。

法國最終投降，從此由上次大戰的英雄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統治。他是前一次戰爭的英雄。起初是出於意識形態，然後肯定也是出於對同胞報復的恐懼，這位蓄鬚老人很快就完成了納粹的任務，從而犧牲了猶太人（這算得上是個英雄嗎？）即使這些猶太人也是法國人。

漏洞是他們的護照，只有外國人或被視為外國人的人才可能會受到歧視或逮捕。以色列人因此被剝奪了理應被國家保護的東西：他們的國

籍。

後續狀況隨之而來：他們會失去最基本的權利、財產及工作，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德國規定，如果有人敢忘記縫好胸前的大衛之星，這將被視為違法行為。在街邊和道路上的標誌從此採用兩種語言。最後，人們開始被遣送到勞改營。至少這是個藉口，避免驚嚇那些實施「最終解決方案」所需的人。「最終解決方案」這個術語是被希特類從最不公平的歷史中竊取的，他證實其整個方案都是抄襲自中世紀借來的一些令人作嘔的故事。下個合乎邏輯的步驟是所有戰敗國的學校都強制實行德語教學。這些國家註定要在奧地利和波蘭之後加入為帝國的一省。

在法國，猶太人被迫躲藏或遠走他鄉，以逃避聽命於占領者的法國員警的圍捕。愛德華·羅斯柴爾德幾乎拋下一切，包括將他大部分的藝術收藏品搬到巴黎西北濱海的多維爾鎮（Deauville）。他在妻子傑曼和孫女白莎貝的陪同下，首先到西班牙，再轉葡萄牙，然而紐約才是最後的目的地。在經過與其他旅客昂貴的談判後，他終於取得機票，飛抵美國。因為身上攜帶了一百萬美元的珠寶，他在過海關時引起軒然大波。這些珠寶應該夠他們在流亡中存活了。羅伯特和妻子加佩埃爾（Gabrielle），以及兩個女兒塞西爾（Cécile）和黛安（Diane）不久也低調地加入他們。

在維希政府時期，眾議院誇張的莫里斯·德·羅斯柴爾德是拒絕授予貝當專權的議員之一。然而，貝當仍以多數決的方式來達到目的。然而老人並沒有忘記那些反對他的人，儘管受到議會豁免權的保護，莫里斯與堂兄弟愛德華、羅伯特、菲利普和亨利，很快就被列入猶太金融家的黑名單，受到失去國籍和財產的威脅。

在報復派合作者的報紙上，已經宣布猶太大本營的象徵——羅斯柴爾德銀行的終結，應該予以根除，終止其業務，查封帳戶和財產。然而，這個家庭將被分成兩類：一類是年長，無法作戰的人，準備離開歐

洲，他們決心活下去而不是死在難民營裡；年輕人則響應徵召，挺身加入法國或英國的部隊。

在倫敦，英國首相邱吉爾和他的戰爭部長安東尼．艾登，需要與法國領導人溝通。但是不可能通過敵方嚴密監控的管道。莫里西斯仍在緩刑期間，儘管在短時間內會被判處流放，顯然認識許多法國政治人物。因此，他負責在麗池酒店安排了一場晚宴，喬治．曼德爾（Georges Mandel）和保羅．雷諾（Paul Reynaud）隱姓埋名抵達巴黎。在晚宴期間雙方做出重要的決定，但是內容沒有外洩。一九四〇年六月，莫里斯拋下一切，啟程前往倫敦，然後到了巴哈馬的拿索（Nassau）。在那裡，每個月他在倫敦的弟弟吉米都會匯錢給他，他靠著幾千法郎過了將近一年半的美好時光。

在巴黎，羅斯柴爾德座落拉菲特街（rue Laffitte）的房子在德國人到的那年被沒收，並被交給國家救助（Secours National）機構使用。從戰場上帶著勳章回來的蓋伊管理著銀行所剩無幾的資金，搬到位於法國中部拉布勒（La Bourboule）的自由區。蓋伊和他的堂兄弟們不同，身為一個獲頒勳章的下士，他暫時沒有被迫流亡或被蓋世太保趕走的危險。但他知道情況只會越來越惡化，因此也做好了離開的準備。在被拘捕之前，他逐步將最後一批資產交給他在興業銀行的朋友處置，對方會在適當時機還給他或他的繼承人。

之後這座銀行只剩下名字，形同空殼。他兜兜轉轉，希望能有所作為，然而他很快就意識到，行動應從國外發起。於是他想到可以去美國，但邊界封閉，而且警衛森嚴。貝當新任命的內政部長皮埃爾．普歇（Pierre Pucheu）會是合適的人選。蓋伊在戰前一次與沃爾姆銀行（la Banque Worms）的仲裁中認識他；他還記得很清楚。普歇肯定能為他拿到出境簽證。蓋伊最後向普歇請求，渴望能得到答覆，結果答覆比預期更快，並且還附上部長寫給他的一張小紙條：「猶太人對我的國家造成很多傷害，但蓋伊一直是個好公民；如果他能在其他地方過新生活，

我很樂意讓他離開。」羅斯柴爾德既為簽證感到高興，又為伴隨簽證的幾句話感到震驚。但他並沒有拖延，一九一四年的十月，他正準備上船。然而，他也沒有疏忽答覆他的對話者，建議他「停止對法國地下抗敵軍和共產黨員採取不利的行動，如果他想活命的話。」僅僅幾個月後，普歇前往阿爾及爾滲透到地下抗敵組織和戴高樂的行動，以叛國罪名被捕，不久便被槍決。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一個巧合就能造成深遠的影響。蓋伊由妻子阿利克絲陪同離開法國，在前往卡薩布蘭卡的途中，遇到一個名叫奧爾（Auer）的德國舊識，是阿利克絲在承平時期的外交官，這名外交官在該地區執行任務，他對自己的國家持強烈反對態度，這使他對德國人來說相當友善！兩杯黃湯下肚，奧爾就與蓋伊和阿利克絲分享了關於德國即將入侵俄羅斯的傳言。蓋伊像個祕密特工一樣，急忙將此資訊傳遞給美國人。這就是著名被稱為「巴巴羅薩」（Barbarossa）的行動，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動。蓋伊永遠不會知道他的情報對戰爭所產生的影響。

×

時間說到一九四〇年。忠於征服者的封建傳統，被征服者的所有財產全遭霸佔，納粹迅速沒收所有顯赫有名的建築，將其用作總部、指揮中心、藥房和官兵的休閒區。他們又徵收了最豪華的宅第，供高階將領使用。羅斯柴爾德的財產就像一般猶太人的財產一樣，只要是貴重物品，諸如壁毯、繪畫、古書、珠寶與傢俱……無一不被奪走，博物館也接著遭殃。然而這些都不是猶太人的！但誰在乎呢？所有財寶都會被搜刮一空，而之後會有所謂的藝術品估價師逐一檢視，這些估價師貪婪又腐敗，德國人向他們承諾，其中一部分戰利品可拿來作為他們的報酬。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特別熱心且多產，是元首最喜愛的

專家之一，與他有書信聯繫，定期向元首匯報所有被奪取的寶物的清單。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以專用列車運往德國，通常裝在木箱裡，上面刻著字母，標示其目的地：H代表希特勒，G代表戈林，顯然是這場大規模詐騙事件的主謀者。其他屬於同一系統不同階層的各級指揮官，也將從這些搜刮中獲利。

這種因戰勝敵人而從中獲利的慣例可以追溯至遠古時代，諸侯沒有能力支付士卒，於是習慣答應他們以此作為代替獎勵，無論他們在殲滅敵人後發現什麼，都將歸屬他們，包括自古以來被視為戰利品的婦女。對於饑餓的戰士來說，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動力呢？

63. 逃亡還是等死？

一九四二年，年輕的菲利普．德．羅斯柴爾德萬念俱灰，摔斷了腿，被迫逃離法國，前往摩洛哥。他在那裡療養了幾個星期，但被維希政府的特工控為逃兵，因而被捕，遭監禁了幾個月後，被遣返到巴黎接受審判。他被判處六年徒刑，但幾週後他逃出監獄，去了英國，加入英國皇家空軍。最後回到法國西南方的多爾多涅省（Dordogne），與妻子伊莉沙白（Elisabeth）以及他們九歲大的女兒重逢。法國情況日趨惡化，德國人已占領法國大部分的地區，追捕猶太人和地下反抗軍。大規模的搜捕行動造成了多人死亡，隨處設立的身份檢查哨成為通行的阻礙。菲利普想帶著妻子和女兒到英國，但莉莉拒絕了他的提議。這裡是她的家，她是古老的基督教貴族。她自認沒有理由會受到納粹的騷擾。既然無法說服她，那麼他只好留下妻子和女兒，獨自上路去與他在英國的兄長詹姆斯相會。

詹姆斯與克勞德（Claude）婚後生了兩個女兒，妮果勒（Nicole）和孟妮克（Monique），分別是十八歲和十七歲。

她們現在正試圖通過山區逃往國外，因為據稱占領軍在山區的監控工作不易。她們拿著假護照，喬裝上山參與「冬季運動」，取了非常法國化的假名，由穿著溫暖毛皮大衣的母親護送。三個人都由一名走私者陪同，試圖穿過西班牙，經由比利牛斯山脈的普伊莫倫（Puymorens）山坳前往倫敦。

克勞德的毛絨大衣的內襯上有一個標籤，寫著「羅斯柴爾德男爵夫人」。妮果勒趕緊把它撕下來，不可置信地看著母親，這個小地方要是被抓到就完了！他們在寒冷的夜裡行走，為了到達一個更安全的世界，他們別無選擇。他們緊緊抓著前往自由地區的希望。但還要等多久？危

險無處不在，嚮導建議克勞德與女兒們分開行事。這樣若是遇到敵人比較容易逃掉。在傷心的告別後，母親由另一人的陪伴改走海路。他們一定會在戰後重逢的。

然而這只是一開始的計畫，在此期間，兩姊妹遇到了一些牧羊人，頓時醒悟：是呀，誰會在寒冷的冬天帶著行李箱走在山裡？只有傻子才會這麼做！至於德國巡邏隊總是在尋找那些逃跑的人，也肯定會在途中遇到他們。姑娘們只需要佯裝自然，假證件就會派上用場，讓她們過關。在一家旅店裡，她們遇到了一位身著黨衛軍制服的人，笑著命令她們來一場乒乓球賽。莫妮卡為了贏球，急於展示她在這方面的專長。就在她差點痛宰對手的時候，她突然意識到不能這麼做，於是立刻巧妙地讓對方贏得勝利，以確保日後的檢查無虞。還有什麼比保住小命更重要的呢？

她們繼續上路，來到了位於西班牙東北部加泰隆尼亞（Catalogne）的萊里達區。然而，剛剛只是暫時鬆了一口氣，現在她們必須向當地的長官自我介紹，而長官非常謹慎，一看到她們的證件便愣了一下，要她們等一等。奇怪的是，其他逃亡的人似乎都像到郵局投封信那樣，輕輕鬆鬆就通過了。這兩位姊妹莫名其妙，像罪犯一樣，立刻被逮捕、拍照和拘留，然後在兩名員警押送下被帶到一個擁擠不堪的牢房。

他們經過一夜的質問，癱坐在一個簡單的草蓆上，最後終於被釋放了，沒有任何解釋，但又被軟禁在一個類似法國修道院的地方長達十天，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只有玩牌可以打發無聊的時間。

隨之而來的是解救。一架飛機載著他們舒適地前往里斯本，幾天後這架飛機被德國中隊擊落。有假消息說邱吉爾也在飛機上。然後到達英國西南方的布里斯托（Bristol）。在飽受驚嚇之後，她們似乎終於平安到達。但是.....畢竟還要接受兩天的審訊。我們的冒險家們決定隱姓埋名從軍。這就是她們如何加入盟軍，總的來說，盟軍非常歡迎，她們與一千多位各國女孩作伴，有英國、加拿大、愛爾蘭和幾名法國女孩，都

決心要貢獻一己的力量。在例行的體檢和接種疫苗後，她們被問及是否為猶太人。什麼？這裡也是？在法國配戴黃星以及西班牙不公正的逮捕，我們在倫敦還來一次？官員平靜下來，贈送兩姊妹著名的軍事識別牌。知名的軍事識別牌是為她們準備的，以便在不幸的情況發生時能夠辨認身分。嗯，好吧，就這樣了。她們現在後悔起初的大驚小怪，而軍事訓練已經開始。除了學習操作武器外，她們選擇學習駕駛任何會動的東西：汽車、卡車和摩托車。一種培訓即使在戰後也有其價值。倫敦地鐵從未像現在這樣受到尊敬，甚至對我們的兩位年輕男爵夫人也是如此。

許多車站被改造成巨大、保護不受敵人攻擊的宿舍和食堂。因為英國首都很快就會受到納粹德國空軍（la Luftwaffe）的轟炸。而唯一可靠的避難室在地下。巨大的德國V1飛彈打擊範圍令人印象深刻，很快就會在城市彈如雨下，但他們沒能摧毀，甚至沒有動搖英國人對抗希特勒的決心。

×

一九四二年，阿蘭與弟弟埃利·德·羅斯柴爾德及其他盟軍在德國北部的盧貝克戰俘營相遇。他們組成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團體。然而，一些囚犯抱怨並要求與猶太人分開。真是令人頭痛！隨後爆發了一些衝突，營地管理員為了恢復平靜，不得不將猶太人限制在特定地區。

阿蘭在被俘前幸運地逃過一劫，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胸膛，剛好打到朋友埃瑞克·沃伯格（Éric Warburg）贈送給他的雙筒望遠鏡，因此撿回一命。他急忙寫信給妻子瑪麗述說這個奇蹟。阿蘭的弟弟埃利性格有些激烈，好幾次都試圖逃跑，被單獨禁閉在德國東部科爾迪茨

（Colditz）戒備森嚴、專為軍官和公眾人物設置的監獄裡。他再次試著逃獄，卻沒有成功。戰前，他與青梅竹馬莉莉安·福爾德·斯普林格

（Liliane Fould-Springer）已經訂婚，在監獄裡，他堅持要以遠距方式與她結婚，奇怪的是，德國管理部門竟然轉達了他的請求。另一方面，瑪麗則回信給阿蘭：她在阿蘭參戰前，已經懷孕，生下一個兒子，決定為他取名埃瑞克，以紀念他的救命恩人。

故事尚未結束。很久以後，阿蘭的守護天使埃瑞克再度被人提起時，是因為他參與了解救兩兄弟的行動。

×

就在此時，果不其然，菲利普的葡萄莊園，就像所有猶太人的財產一樣被充公了；德國國防軍（La Wehrmacht）接管了該地區。因為敵軍指揮部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戰前，木桐酒莊已經在德國境外獲得認可，所以並不會停止生產。在曾任德國葡萄酒商的漢斯·伯默（Hans Böhmer）少校的命令下，菲利普的釀酒師們繼續釀造珍貴的葡萄酒。這位伯默絕不愚蠢，他關注員工，也很認真。他會確保酒的品質，因為現在主要的產品都會供應給德國軍隊的高級指揮部。

另一方面，莉莉——菲利普的妻子，自信滿滿地帶著女兒菲麗賓離開，但是計畫生變，他在偶然的情況下遇到法國東部的索恩河畔沙隆（Chalon sur-Saône）當地的檢查，隨後幸運地被釋放，儘管她已改變主意，他仍帶著假證件試圖越過分界線返回巴黎；她沒有忘記把身分換成具有基督宗教氣息的「香碧赫伯爵夫人」（comtesse de Chambure），甚至還讓她的女兒在教堂受洗。

但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那個決定性的日子裡，蓋世太保的調查員出現在她家。這是因為舉報還是例行檢查？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詢問了小女孩，找出找故事中最小的破綻，儘管事先經過編造和排練，然而孩子們始終無法成功說服蓋世太保。母親嫁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事實也無法化解問題。莉莉不得不丟下菲麗賓，被帶到位於巴黎第八

區的索塞街（Saussaies）十一號的蓋世太保總部（Kommandantur）接受審訊。不久被遣送到德國柏林北方的哈文巴克女性集中營，從此不再回來。小女孩原應跟著她的母親走上同樣的路，但兩位軍官中其中一位有個跟他一樣大的女兒，在同情心的驅使下，該名軍官決定放她一條生路。

與此同時，菲利普．德．羅斯柴爾德完全不知妻子莉莉被流放的消息，加入英國軍隊接受訓練，準備在法國海岸登陸。一九四四年，當他回到法國時，早已人事已非。他的妻子失蹤了，但菲利普至少找到了女兒，她一直由親戚們照顧著。

幸虧還有女兒給他一些安慰，但是喪妻之痛仍舊難以彌補。他要不計一切代價尋回那個也許還活著的太太，可惜徒勞無功。近十年來，他和莉莉一起經歷了一切，而且他們還曾一起經歷家庭革命，正是這個獨立的個性和開放的心態在當時非常罕見，也將他倆緊緊相繫。

一無所有的菲利普決心為女兒而戰，打算重建一度被納粹遺棄，在戰爭結束前又成為法軍總部的葡萄園。

工具和土地都受到摧殘，應該恢復原來的容貌。至於那座城堡，它曾是菲利普自己的影子，現在卻殘破不堪，連地板都被拆下當柴燒來取暖。

法國內政軍（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簡稱FFI）仍在負責監管戰俘，菲利普想到可以徵用他們來修復那些被侵略者破壞的設施。他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葡萄園。最終，他有足夠的理由對德國人心懷恨意，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找到了漢斯．伯默，這位在敵軍占領期間管理葡萄酒莊的敵軍指揮官。伯默認為菲利普在這片土地上的行動相當值得讚許，後來便給予他在德國莊園生產葡萄酒的牌照。

64. 一切為此

在這六年的戰爭中，單單在法國就有兩萬多件藝術品被送往德國，其中許多都是猶太人的收藏，包括庫爾貝（Gustave Courbet）、弗林克（Govert Flinck）、委拉斯蓋茲（Diego Velázquez）、魯本斯（Pierre Paul Rubens）和德加（Edgar Degas）的作品，以及希特勒最喜歡的畫——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的《天文學家》（*L'Astronome*），出自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的收藏。

但這些有計畫的掠奪策略，最終讓納粹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礙。在尚蒂伊，仍然是德國囚犯的埃利·羅斯柴爾德的馬廐也被查封。猶太事務專員公署列出最棒的賽馬，送至元首的種馬場，就像上等的藝術品一樣。

另一方面，豪宅在占領期間出售不易。奢華的房產投入市場時沒有成功，最終被拍賣時也找不到買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人員按百分比抽成作為薪酬，肯定是導致轉售失敗的原因。的確，貪圖佣金的公務員拒絕降低被沒收房產的價格，寧可選擇等待和暫存，也不願意低價出售。這才使得法國被光復後，卡洛琳·德·羅斯柴爾德得以收回她在福煦大道上的別墅，阿蘭男爵搬回了馬瑞尼（Marigny）大道，慶幸自己的豪宅沒被買走。

也會出現一些特殊情況，而這些情況遠非維希當局所能預料，肯定會成為經典的案例：諸如被廢黜的眾議員莫里斯·德·羅斯柴爾德十五歲兒子艾德蒙二世的情況，他擁有多座父親名下的房產。由於由「猶太問題委員會」指定的管理者無法進行清算，莫里斯採取了巧妙的措施，將這些房產放在兒子的名下，同時保留了自己的購買權。朱莉·德·羅斯柴爾德去世三十多年後，莫里斯仍繼續享用他堂姊遺贈給他的瑞士住

宅。他則允諾將不被查封的房產都傳給繼承人艾德蒙二世。艾德蒙在德國占領期間，大部分的時間都留在日內瓦湖畔的普雷尼，受到納粹的看管。

至於莫里斯的妹妹卡洛琳，她位於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對面的拜爾古城堡（château de Bailgu）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這座房產雖被估得很昂貴，但該管理者卻無法找到買家，甚至還拒絕巴黎市府所提出極為合理的出價。在巴黎省府的一紙公函中，不知為何，他們卻好像在拖延時間，規定：「將財產出售給公共當局將是最不麻煩的解決方案^[9]。」這似乎意味著德國人和維希不會一直存在。這是一種消極的抵抗嗎？很有可能。總之，卡洛琳的城堡正靜靜等主人在最佳時機收回。

最後，對蓋伊·羅斯柴爾德來說，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在戰爭中期，反猶太主義法令禁止他參與自己的銀行業務，使他陷入法律的矛盾之中，但他仍然繼續領導這家銀行。

身為一家遷往拉布林自由區銀行的老闆，蓋伊只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其餘的股份屬於在逃的愛德華和羅伯特，因而遭到充公。但是行政官員賈尼科（Janicot）程序嫻熟，極有智慧，他只援引貝當的法律，其中規定「猶太人不可以擔任經理」。結論是：所有股東，包括經理都是為違法的，銀行註定要消失。賈尼科因此就無事可管。此外，試圖資本主義化（即奪取猶太人的財產）一家不再由猶太人控制且無實質資產的銀行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管理者拒絕引用他被任命所做之事的法律！法國和德國高級行政當局的人都相當不解，在緊急情況下，針對這個案子，乾脆什麼都不做！

稍後美國參戰，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原股東蓋伊、愛德華和羅伯特都是美國難民，希特勒的軍官們很樂意將羅斯柴爾德銀行視為敵對公司，認為可以從中奪取財產，進而將之徵用為德國財產。然而，納粹會發現這個羅斯柴爾德銀行是個空殼，幾乎沒有任何活動，但仍有五十名左右的職員需要支薪！

x

一九四三年，各地的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天才少年莫里斯失去法國國籍後也逃到曼哈頓避難。拋開歐洲的一切後，他身上的錢已所剩不多。這位年過六十二歲的法國前眾參議員及參議員，從未煩惱過錢的問題，因為他富可敵國，還能分享給身邊的人。現在是他一生中首次被迫工作，卻因此對金融市場產生了興趣。

他需要借錢。誰會不借錢給羅斯柴爾德人呢？他將剩餘的資金全數用來投資在他認為日後有利可圖的原料上——銅和錫，還有糖和咖啡。這些原料都會因需求強勁而價格飆升，能夠讓他再次致富。他會在價格最低時買入，上漲後迅速脫手，以此償還債務後，再重複這個過程。他還在剛果和加拿大投資鐵礦和鑽石礦，以及在古巴和聖多明哥投資。

這個一直靠工作和祖先餘蔭的庇佑而過著優渥生活的人，在十年內展現了真正的交易長才。之後，他離開紐約，回到他在瑞士普雷尼的家，那是座在日內瓦湖畔的城堡，才發現騙子們趁他在流亡美國期間，把他留在銀行的部分現金給騙走了！儘管如此，他繼續投入股市交易，恢復他的新活動，購買和出售任何令他感興趣的東西。他早上一下床就被五部電話包圍，住在城堡附近的助手來回穿梭，要他在每筆交易上簽字。他在一九五七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在此之前，家族中的黑羊所累積的財富，還要加上堂姊朱莉·德·羅斯柴爾德連續的贈予及父親埃德蒙（即以色列建國的資助者）的遺產。

因此，也許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莫里斯是所有羅斯柴爾德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把一切遺留給獨子艾德蒙，生前疏於照顧，但在經過簡短的財經培訓後，在他的堂兄蓋伊身旁，也展示出其真正的能力和不可否認的商業天賦。最後，或者說是最開始，瑞士被證明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國家，遺產完全免稅。

年輕的艾德蒙二世是一名私立學校的畢業生，在富足的環境中長

大，沒有父母的愛，生活在僕人、野外賽車和法定代理人之間，很早就將家族中眾多公司之一的越洋（Transocean）併入。稍後，蓋伊將管理權交給一位年輕忠誠又能幹的總經理，後來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理及當選為總統的喬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

9 參閱Herbert R. Lottman, *La dynastie Rothschild*, Le Seuil, 1995. [↗](#)

65. 一個新的時代

戰爭結束，愛德華、羅伯特和蓋伊回到巴黎。法國必須重建。他們發現自己的銀行瀕臨解體，也需要重建。重建任務巨大，會需要重開帳戶，恢復與其他銀行的交易，但也要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資產收回。除了瑞士那裡似乎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之外，幾乎每個國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被顛覆；家庭和商業卷宗亂七八糟、被藏起來、遺失，或甚至遭竊。至於數十萬受到納粹機器迫害的客戶，哪些會回來，也是同樣頭痛的問題，要持續好多年才能逐漸恢復，而且還只是以前生活和他們喪失財產的部分而已。但首要之務是恢復法國國籍，取消德國人所有的徵收程序和某些狡猾之輩以廉價或不費分文的方式騙取的猶太人財產。

愛德華男爵讓位給兒子蓋伊，讓他接手執掌一個混亂的法國支系。羅伯特在過世之前也將財產移轉給阿蘭和埃利，當然有銀行，但也包括一些重要公司的股份，以及拉菲城堡的酒莊。頂級的酒莊是老詹姆斯在一八六八年好不容易買下來的葡萄園。

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開始，一切都將與從前不同。在希特勒崛起之前的法蘭克福和維也納支派消失後，倖存的繼承人到北美洲定居。一個衰敗被戰爭摧毀的歐洲提供他們到美國發展的機會，他們嶄露頭角，成為世界經濟的領袖。只有英國和法國的後裔繼承了家族的火炬；瑞士則仰仗莫里斯的兒子艾德蒙二世的努力，成為一個新的分支。

但此時，偉大倖存的羅斯柴爾德英國家族則逐漸沒落，家族後人不再有意願，甚至也可能沒有能力維持他們個別的產業。瓦德斯頓、哈爾頓（Halton）、阿斯科特（Ascott），但也包括特林公園（Tring Park）和肯辛頓（Kensington）都轉到他人手中。另一方面，在法國，還要再過二十多年才會出現費里耶爾城堡、聖弗洛朗坦（Saint-Florentin）酒店

和蓬塔巴（Pontalba）酒店，首先年久失修，最後都讓給所座落的區域或城市，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獲得任何補償。

場景回到一九四五年：在波爾多（le Bordelais）地區，羅斯柴爾德的木桐酒莊重新啟動，菲利普．羅斯柴爾德有了一個新奇的想法，要以創新的視覺效果來包裝他的酒瓶，這種視覺效果會隨著每批葡萄採收的年份而變化。這可是個創新之舉，因為在此之前，他們從來沒有在形象和行銷方面做過特別的努力。通常都由大酒商或中間商批發商管理，年年如此，一成不變，每款酒的標籤幾乎都是一樣的，只顯示葡萄酒的名稱和年份，簡單而樸素。

菲利普是一位擁有物理學和數學博士學位的科學家。可能有人會覺得這個背景與他的創舉有關，因為他開始將每一瓶酒編號，凸顯好酒的價值。

像所有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他也對藝術充滿熱情。那麼，葡萄酒怎麼可以例外呢？他特別委託畢卡索、達利、米羅、布拉克繪製圖畫或石版畫，也請夏加爾或讓．科克托為每一年的新酒標籤裝飾。一九四五年，第一個新時代的酒瓶標籤上印有一個V字樣的勝利符號，這是委託年輕的藝術家飛利浦．儒里安（Philippe Jullian）製作的。這款酒廣受人們喜愛。

66. 龍生龍，鳳生鳳

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無情，沒有給菲利普的父親亨利·羅斯柴爾德博士帶來任何好處。雖然他從來沒有對葡萄酒感到興趣，寧願留給客人；他也沒有對自己的葡萄園感到興趣，所以把它傳給兒子；他甚至沒有意識到菲利普具有的企業家精神加上帶著一絲疑似後來發展起來的天才氣息。

亨利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中最多才多藝的成員之一，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研究者、一位具有前瞻性的醫生、一位充滿創意的企業家、一位模範的慈善家、一個謙虛但充滿靈感的作家，以及一個無可限量的製作人。我想，他或許感到此生足矣了吧？

後來，菲利普繼承了他的位置，而他唯一懂的就是釀酒。像是一名祭司隨著歲月而更突出。他也同樣充滿野心：雖然只是二級葡萄園，但這位年輕人決心要攀升至無法企及的高度，以爭取奪得一級葡萄園的稱號。然而奇怪的是，葡萄酒等級的分類法自一八五五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後，就再也沒有變動過了。

儘管不合邏輯，獲得這個獎杯的條件與葡萄酒的味道質量無關，而是與幾代的售價有關，有時甚至是連葡萄園的建築設計也會得獎！當然，園區的位置、葡萄樹的根基和葡萄樹的歷史，以及陽光和土壤的品質，都是生產優良葡萄酒的基礎。但這些自古以來耐心發展起來的標準，並不足以讓葡萄酒得獎。雖然沒必要再度引發爭論，但獲獎者常有爭議，這就容易理解為什麼菲利普會決定質疑它，他自認他的酒即使不是最好的，也稱得上佳釀之一。這是個不可思議的想法，有點太過理想化，因為當中障礙重重。從競爭對手開始數起，拉菲特酒莊的保護人和所有人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堂弟埃利。但他應該不會幫他大忙，而是正

好相反。

因為自他從祖輩手中接過葡萄園後，埃利已經奮力讓企業回到正軌。最初，多年來葡萄園很少受到監督和管理，拉菲特慢慢沉寂，以致年年虧損。以至於埃利、阿蘭、蓋伊，甚至莫里斯的弟弟吉米，都是股東和產權的世襲者，為使葡萄園永續發展，每年不得不集資挹注。就在這時，埃利建議要正視困難，絕不逃避，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現場，觀察葡萄園的運作，然後逐漸根據自己的邏輯和時尚進行調整。結果不會遲來。數年來持續虧損的財務報表在兩年後轉虧為盈。這款葡萄酒不可否認的品質終於獲得盈利能力，從而確保了長期的發展。

然而，他的堂弟菲利普，也為其美酒感到驕傲，並且不斷尋找新方法來擴大推廣，他加入非常封閉的名酒俱樂部並嶄露頭角。質疑受到全世界關注和羨慕的國家分級制度絕非易事，尤其是在涉及重大經濟利益的情況下。埃利在原來的分級被評為「首選之選」，因此極力反對任何更動。

在此一競爭激烈的領域中，單純擁有優勢並不足以證明自己的酒是頂尖的，這點激起了菲利普憤怒的反應，打算自行創建一個葡萄酒生產者協會，並對葡萄酒重新分級，目的是為了削弱官方排名的影響力，甚至企圖取代官方排名。

每個人都想在這場領土爭奪戰中一搏。老一輩的人想保護自己的資產，他們會聯合起來抵制小酒莊，對他們來說，菲利普讓其他酒莊有了改善自己狀況的機會，因此也有了戰鬥的欲望。

最後，其他的酒莊雖然屬於另一個類別，也拒絕挑起戰端，包括神話般的滴金酒莊（Château Yquem）也反對任何新加入者。堂兄弟變得老死不相往來，甚至還在新聞採訪中公開發洩對方，鬥爭持續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埃利屈服，在交棒給侄子埃瑞克（Éric）前不久，接受了木桐酒莊與其他四大酒莊並列：拉菲特（Château Lafite）、拉圖（Château Latour）、瑪歌（Château Margaux）和奧比昂（Château

Haut-Brion）。農業部長雅克．希拉克鬆了一口氣，爭端自然結束，簽署法令，終於將木桐酒莊推到了一級（Premier Cru）的高度。這是菲利普．德．羅斯柴爾德一生中最重要成就，在領導他的葡萄園五十年之後，將火炬傳給了他的獨生女。

她就是我們正在談論的菲麗繽。她已經四十歲了。由於敵人毫不猶豫殺死她母親的痛悔，讓她從遠處回來。菲麗繽用了菲麗繽．巴斯卡的藝名，將前半生都獻給了劇院。人們記得她的祖父亨利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製片人，她則努力演好喜劇的角色，在克洛岱爾（Paul Claudel）到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等偉大經典作品中表現出色。她努力不懈，雖然經歷兩次失敗，終於通過音樂學院的考試，成為法蘭西喜劇院（La Comédie-Française）的演員，然後在雷諾．巴羅劇團（la Compagnie Renaud-Barrault）演出。她有一雙閃亮的眼睛和迷人的傲慢，在沒有如此沉重過往經驗的其他演員面前，穿著白色圍裙，背上打著一個小蝴蝶結，扮演起女傭的角色。然而，這就是一種矛盾。如果不是她，還有誰能演得更好？扮演女傭的億萬富翁？「不可信！」一位編輯在閱讀這篇充滿希望的手稿後可能會這麼說，然後將手稿扔進垃圾桶。然而，即使她本可以拒絕這些角色，她也許會發現在扮演女傭方面，甚至可能比扮演貴族或迷戀她的迷你貴賓犬的中產階級更加愉快。

她一直獻身於舞臺，直到一九八八年父親去世的那一年。在他離世前，他在離他葡萄園幾千公里遠之處，完成最後一件壯舉。在加利福尼亞州，如果波爾多酒（Bordelais）確實代表具有千年的葡萄酒釀造傳統，其他國家，包括美國，都不同程度成功地模仿法國人釀酒，迅速開發了新的技術。菲利普男爵與一位被公認為是大西洋彼岸的偉大葡萄酒專家之一的羅伯特．蒙大維（Robert Mondavi）合作，在最終達成協議之前，菲利普與美國同行已進行長時間的溝通。一九七九年的協議催生了第一樂章酒莊（Opus One）。這種特殊的葡萄酒，至少要有三年歷史，將過去的技能與最新的發現結合起來。其結果遠遠超出了兩位美學家的預期，使世界上富有的葡萄酒愛好者的味覺得到滿足。

菲麗賓後來拒絕將其酒莊委託一個不稱職的經理管理，放棄演劇生涯，從父親手中接管，也將其餘生照顧好產業、不同的葡萄園和這次是通過藝術成立的葡萄酒博物館。她的父親於一九六二年在城堡附近創建了一個寬廣的空間，彙集了數世紀以來對葡萄酒的光輝所作最美的讚頌。彷彿這還不夠，菲麗賓繼承家族傳統，於一九九六年與智利具歷史性的宮夏與多羅酒莊（Concha y Toro）主人阿方索．拉漢（Alfonso Larra）合作，開發一種新品智利葡萄酒「阿而瑪威瑪」（Almaviva）。

67. 新世界

一切都進展得太快了，我們必須回頭補述。一九四五年的巴黎和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試圖啟動與戰前的銀行習慣截然不同的新模式。長桌前的木質辦公室被門房看守著，那裡曾是外套穿著整齊的合夥人們習慣圍坐共同工作的地方，現在已經與新型金融集團的經濟模式毫無關聯。

新型金融集團將會聘請專家，採取標準化操作，成為全球銀行業的常態。在巴黎，一項在十二月二日的頒布的法律，將迫使銀行在兩種不同業務之間做出選擇，這兩種業務分別是存款管理（即存款銀行）和可能涉及投機性投資的業務（即投資銀行）。前者的業務是以「好父親」的身份來管理人民的儲蓄，後者則是通過制定能夠使資本增值的策略來進行業務，但這並非完全沒有風險。在此之前，金融家們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業務之間轉換，並且甚至可以將被認為受到保護的存款資金投入到其他業務中，這種情況儘管被認為是安全的。就像壓力平均原則一樣，有可能揮霍掉儲蓄者的資金。然而這就是造成一九二九年到二〇〇七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

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而言，即便回歸，也無法擁有戰前的基礎和實力，於是他們迅速做出選擇。由於重新啟動投資銀行的成本遠低於開設分行、雇員和宣傳等，他們將專注於為重要客戶提供戰略金融諮詢，這項業務不久之後又與競爭對手或希望擴展業務的經濟集團之間的合併和收購研究相結合。這種合併和收購活動將為家族帶來未來收入的相當大一部分。

一九四五年，戰後的生活十分艱鉅：英國被毀，儘管它倖免於一場希特勒精心策畫的戰爭。五十八歲的安東尼·羅斯柴爾德，與他二十九

歲的侄子艾德蒙（Edmund）從戰爭中安全回來，重建英國支部；整個歐洲經濟處於半衰期，英鎊貶值近百分之七十五。

極度依賴家僕的時代已經過去。艾德蒙解雇司機後，每天搭乘地鐵到辦公室。例行公事顯然不會持久，因為隨著經濟復甦，人們逐漸再次追求奢華，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大家追求最好的東西，但卻不會達到他的祖先們那種奢侈的程度。時代在變；特殊的房產、華美的汽車伴隨著眾多細心的工作人員，今後將讓位給更接近普羅大眾的新習慣。業務的規模已經與過去完全不同。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新一代將保持低調，這也是出於對那些失去更多的人的尊重。

安東尼幾年來一直努力工作，為重振公司及其繼承人的下一代做準備，並於一九五二年完成他的傑作：他簽署了最後一項合約，開發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加拿大自然資源；獲得此項特許權是由於得到再次掌權的溫斯頓·邱吉爾和約翰·科爾維爾（John Colville）的支持。後者是家族的第一個合作者，他的兄弟大衛正在為安東尼工作。誠如你所瞭解的，這個不變的模式證明了，經商成功的關鍵向來都是良好的人際關係。布林科（Brinco）公司應運而生，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可觀的市場，涉及位於加拿大最東邊的拉布拉多（Labrador）經營二十年的水力發電廠。之後又順理成章地加入了鄰近的紐芬蘭地區，新特許權也是英國政府的授予，溫斯頓·邱吉爾是最後的決策者。正在這個優秀的計畫之下，老羅斯柴爾德，準備離開新法院街去享受退休生活，將重振銀行的重責大任交棒給他的侄子艾德蒙、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以及艾佛林（Evelyn）和雅各（Jacob），他們都到了承擔大任的年齡。

年輕的英國一代實際上幾乎或根本未曾經歷過這些困境，他們只需要簡單地延續他們的父輩所開創的新良好習慣。事實上，安東尼仍然掌握著韁繩，他深刻地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變化，未來的局勢將會不同。因此，他著手重組家族企業，將家族幾代人累積的財富與新公司分開。

因此，在與不情願加入的侄子激烈爭執後，尤其是在深刻理解到繼

承者的動機和才華將越來越難以發揮之後，他決定英國分部未來可以聘請外國人，這些外國人是銀行策略專家，夠聰明和富有領導創意，能使其在未來持續經營下去。這麼做本身就堪稱一場革命，因為根據阿姆謝爾在兩百年前所訂的家規，銀行只能由世襲的家庭成員經營，而且必須是猶太人。換言之，要敢於質疑這個組織的框架，必須是一個魔鬼般的現代人！如果哪個血氣方剛的羅斯柴爾德人膽敢冒險涉入此一敏感問題，就極有可能會被同輩在萌芽階段扼殺。但這場巨大的革命是由老一輩自行發動，因此幾乎沒有人反對。而且，這確實是唯一可以應對未來該做的事。新法院街將由金融業中來自其他公司的精英人員組成，甚至是剛從頂尖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他們會因其個人表現而賦予新職。如此一來，繼承人艾德蒙、弟弟利奧波德甚至是艾佛林是否同意參與都不重要。公司的未來將由其他人來保證，這將使未來的繼承人擺脫達摩克利斯之劍和時間的壓力。

但是，好像這最終的決議還不夠，這位年邁的銀行家還需要重新分配夥人的股份。在過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所有受益人都會得到報酬，不管他們是否在經濟活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隨著家族一代代開枝散葉，這代表受益者會越來越多。但銀行的營運已不再像黃金時代那樣有利可圖，智者安東尼失去了萊昂內爾這名兄弟，而所有堂兄弟或子侄在他最需要的時候，卻沒人能幫助他，因此，他決定從今以後，公司的紅利只能分配給那些對銀行營運有貢獻者。

仔細想想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回想當初法國支系也是排除了標新立異的莫里斯，因為他拒絕遵守家族的遊戲規則，被認為不配做第一線成員。這一定是艾德蒙在一九四七年決定重返銀行業的原因，當時他已經有逃離銀行業的打算，這也促使利奧波德和艾佛林到了一定年齡後，決定承擔起銀行的責任。

雅各（Jacob）才二十七歲，他的父親維克多和祖父查理過去都喜歡科學研究，自一九六三年起都加入銀行的行列。雅各在紐約的摩根斯

坦利銀行接受培訓後，使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負責公司發展業務的人數達到四人。老安東尼感到安慰和滿足。仗著這些新貴，接班人看來得到保證。

68. 鬥雞

沒人指望雅各的熱情和主動，但他對商業和金融世界充滿熱情，可想而知會給銀行注入幾代人所缺乏的動力。他天生的活力和膽識，不會只希望電話響起，而是能主動出擊尋找業務，也會創造市場條件，以達成交易。

一九六七年，一場革命發生在倫敦新法院街的支系，這個分行過去很被動，只等著客戶自己上門。雅各像他的父親一樣實事求是，為了成交，付出極大的努力，如果有必要，他甚至會毫不遲疑地進行干預或打破傳統。很快，小小的倫敦金融圈就注意到這位新的領導者，此時，銀行的大股東艾佛林甚少涉入銀行事務，他比較注重私人生活，與鬥志高漲的年輕堂弟相處融洽，成為公司形象的代言人。這使他可以自由地與他的英國貴族朋友打馬球，最重要的是享受與他未來的妻子珍妮特（Jeanette）相處。她是位美麗的模特兒，兩人打得火熱。然而又一次，天不從人願，珍妮特始終無法懷孕；這對她的情緒沒有幫助，時而憂鬱，時而激動。不出所料導致這對夫婦離婚。艾佛林於一九六八年再婚，娶了維多利亞·盧（Victoria Lou），很快就為他生下三個漂亮的孩子。

就在那時，隨著時間過去，艾佛林和雅各之間出現分歧。雅各認為，日益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正在入侵市場，需要像他們的法國堂兄弟一樣，開放對外吸收資金，以便增加競爭力，躋身於大銀行之列。相反的，艾佛林，也許更有遠見並意識到這些競爭對手在任何情況下都比不過他們，因此寧願在另一個類別中競賽，他傾向於管理私人銀行業務或富人的私人帳戶，並且兼併和收購，使銀行的聯盟或讓渡成為可能。一九八〇年初，兩個堂兄弟各自堅持立場，並且做出戰略決策。雅各的父親維克多·羅斯柴爾德，這個靈魂深處的外交家受邀進行居中調停，試

圖緩解衝突。雅各期望父親的仲裁對他有利，可是父親不同意他的觀點。力求公正的維克多最終還是同意艾佛林的觀點，甚至一面倒地贊同。雅各對父親的裁決非常不滿。最後堂兄弟間做出了協議，好保全雅各的面子，但顯然兩人必須分道揚鑣了。他不得不離開銀行。這位年輕的冒險家深深受創，不原諒父親的偏袒。後來維克多直到一九九〇年去世前都沒再見到他的兒子。

69. 發現一個偉人

在巴黎，蓋伊自一九五〇年起，接替愛德華成為銀行的負責人，以及工、礦事業的股份，關於鎳礦的部分，稍後會討論到。如果說他父親的個性偏向保守神祕，兒子則正好相反，無論是在行為還是戰略選擇上都是如此。或許是他所處的時代使然吧！因此，蓋伊有堂兄弟埃利和阿蘭幫忙，雖然經驗稍微有限，但他們卻表現出色，充滿毅力，將銀行推向更高的知名度。然而，阿蘭對銀行業務並不十分積極，他一有機會就將大部分的日常事務授權給其他兩位，但他仍在董事會占有一席之地。忠實於家族幾代的政策，他致力於領導眾多的慈善組織。全職活動無疑帶給他比在辦公室管理金錢更多的成就感。

另一方面，對於蓋伊和以利亞來說，在努力收回家族所有部門的資產後，他們不得不適應戰後經濟的復甦。被國有化後成為法國國家鐵路公司（SNCF）的鐵路，以前是PLM（巴黎—里昂—地中海鐵路公司）的一部分，他們從中所得到的獲益將用於各領域大約一百家企業，包括礦業、石油、視聽媒體、酒店業，當然還有銀行和保險業。他們注入四十億新法郎，吸引到投資者的資金達到一千餘億新法郎；蓋伊從此專注於銀行的重啟。以利亞則將被託付要負責PLM的未來。PLM是詹姆斯於兩百年前創立的。這證明了一個事實：沒什麼會是白費的。這個自一九三六年首次國有化後就成為空殼的企業，經過一百一十五年來辛勤的工作，它厭倦了沉睡，多年來呈倍速成長，迅速振興。在上個世紀中期妥善照顧了第一批列車和車站後，PLM成為一個在全球都有大酒店和餐館的連鎖集團。然而，儘管這一代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充滿善意，卻仍然缺少一個關鍵人物來領導該集團的某些公司。就在此時，喬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這個年輕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生，被介紹給蓋伊·羅斯柴爾德。他具有巴黎政經學院的文憑，同時也是業餘詩人，

過去從未涉入銀行業務。而我們年輕的男爵正在尋找一個既有才幹又能腳踏實地的人，以提高跨洋公司（Transocean）的業績，這是一家提供國際貨幣交易和服務的公司。

蓬皮杜不瞭解這個行業，然而他務實的態度很快就吸引到年輕老闆的注意，一九五四年將薩加（Saga）公司讓他經營。這是家族另一家專門從事海上運輸的公司，也需要增加獲利。隨著時間推移，薩加利潤越來越低，新手的公事包裡只有邏輯和豐富的常識，很快就能解決行家認為不能解決的問題。此事之後，蓬皮杜立刻被任命為該集團關鍵銀行的總經理。年輕的蓋伊和這位天生適應力強的實用主義者之間締造了良好的合作關係，而且兩人的個性也相當互補。或許是貴族地位使然，熟悉羅斯柴爾德的人都說他冷漠而疏離（或者乾脆說是害羞），而他的新心腹則是溫暖而自然。

四年來，他們一起創造了奇蹟；然而，就在這時，戴高樂將軍正在創建一個新的共和國，他也注意到了這位不凡的人物，並將他召喚到身邊，成為他的內閣主席。這是常與國家傑出人士共事的風險所在；常能找到人將你趕走，這是法國二十世紀中期名劇作家薩沙·吉特理

（Sacha Guitry）講過的話，但他只會對漂亮的女人說這句話！蓬皮杜成了國家元首的顧問，而羅斯柴爾德的銀行會議沒有他的寶貴建議，也減少了活潑和吸引力。兩人已經培養了一定的默契，將做出錯誤決定的風險減半。

但據說蓬皮杜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他承諾會很快回到「隊友」身邊，實現諾言。他說，在愛麗賽宮（l'Élysée）^[10]待了六個月後，他回到巴黎拉菲特街，恢復銀行家的職位，直到一九六二年。這樣一來，這位羅斯柴爾德的靈魂人物、首席顧問（同時也是戴高樂祕密的關鍵人物）繼續為將軍提供建議，他甚至私下告訴蓋伊，很多時候，光憑他在場，就能讓將軍沉靜下來，特別是當他這位偉人無法在愚蠢的人類面前保持冷靜時。

不僅如此，他還趁此時向蓋伊回報，他盡全力讓將軍考慮到鎳的命運，當然是鎳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歷史上位於新赫里多尼亞的一家礦業公司，由於生產過剩，原料的價格下跌，需要政府特殊補貼才能扭轉局面。

凡事皆有其時。獲得第一次實質的補貼後，公司已初具競爭力，正好政府準備改制使用新法郎，當時的計算單位是舊法郎，此將帶來許多好處，並且將為企業帶來更好的環境。就像魔術一樣，政府需要生產新的硬幣，你認為他們打算訂購什麼材料？當然是鎳！在此之前，硬幣的鑄造原料多為鋅或鋁。

自一九六〇年開始，迫切需求導致訂單滿滿。這時，人際網路將再次完美地發揮作用。在這一點上，蓋伊延續了家族自邁爾·阿姆謝爾起，營造珍貴的公共關係品質的傳統。

喬治·蓬皮杜風頭正健（雖然他試圖「迴避」，這是他自己說的），以重操銀行工作，但最後還是被戴高樂任命為法國總理。然而，在他的任命問題上，法國諷刺性雜誌《上鍊條的鴨子》（*le Canard enchaîné*）不斷刻意使用同一個縮寫RF來指稱法蘭西共和國（*République Française*）及羅斯柴爾德兄弟（*Rothschild Frères*）。其他雙關語與馬術運動相關的也上了頭條新聞：「Exbury種馬，家族的明星馬，在龍向（Longchamp）跑馬場贏得達魯（Daru）大獎」，被比作「蓬皮杜在這次羅斯柴爾德馬場，贏得『馬蒂尼翁』（Matignon）^[1]大獎」。

但同樣地，蓋伊·羅斯柴爾德因曾得到一位未來總理的建議而深感自豪！其實蓬皮杜的命運遠未結束；一九六九年，他接替他的導師，成為法國的下屆總統。一九七四年，他便身患重病，於任內過世。

三十四年後，另一位傑出的人物加入羅斯柴爾德集團。但肯定不具有相同的命運。他直接從ENA（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畢業，與許多高級公務員一樣，先是擔任財政部督察，後來被法國經濟學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賞識，介紹給大衛·羅斯柴爾德的得力助手法蘭索

瓦．亨羅（François Henrot）。他沒有受過專門的銀行業務培訓，但他似乎有豐富的人脈關係，還是個很有誘惑力的人，這可能是他能輕鬆加入公司的兩個強項。但他只在銀行工作四年，時間很短，只夠他完成一件交易，不過是樁大生意就是了——雀巢公司收購了輝瑞公司的一個子公司，這是筆價值百億的買賣，替他帶來足夠的資金以面對未來。據他的導師說，這個年輕人唯一的目標就是賺滿荷包。這位偽裝成花花公子人文主義者的資本家卻越發具有吸引力，利用他的從未奏效的「涓滴理論」，從總統副祕書長弗朗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的祕書處，一路打通關到經濟部長辦公室，持續著他的事業。

相當積極的他在三十九歲就當上三軍、國家和法國人民首腦的總統府。這幾乎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年齡。可以說，這不亞於降低駕駛執照或選舉權法定年齡的荒謬之舉！雖然自古以來，總統必須至少必須年滿五十五歲、具有經驗、智慧和對生活的深思熟慮。然而法國人卻將他們的未來，以及次級大國的未來，都交給這個毛都還沒長齊的成年人，毫無政治誠信可言。可想而知，經歷各種考驗的傳統政黨對這個結果感到失望！

左翼的記者會揶揄那些他所謂不光彩的銀行業務，即使這些業務已經被分散。然而奇怪的是，我們現在對羅斯柴爾德家族賦予一定的聲望，卻限制那些在各個方面表現良好並為國家服務的人參與類似的金融業務和投資活動。

10 愛麗賽宮為法國總統辦公、接待訪賓、宴客及其官邸。🔗

11 馬蒂尼翁為法國總理府的代名。🔗

70. 玩樂與事業的融合

時序回到一九五三年。義大利、德國和奧地利的支系早已消失，只剩法國和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面對未來；而一個新的分支出乎意料地在日內瓦誕生。小艾德蒙是玩世不恭的莫里斯疏於照顧的兒子，經過在法國堂兄弟那裡學習四年後，年僅二十七歲的他自覺應該獨立，他創立了艾德蒙·羅斯柴爾德公司，專門為具有高潛力的經濟專案提供資金。幾次獲利之後，他擁有地中海俱樂部百分之四十二的股份和哈歇特出版社（Hachette）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包括電視《七日節目》（*Télé 7 jours*）和《巴黎競賽週刊》（*Paris Match*）。他也輸掉幾次，把賭注押在永遠不曾獲利的Inno超級市場，搞不好還有其他損失。

他是富翁但不會算命，對城郊的「美式」購物中心的潛力判斷錯誤，失去成為家樂福股東的機會。雪糕、葡萄酒或豪華酒店，都是艾德蒙德所投入的領域，大部分投資都讓他獲利。至於他設在日內瓦的金融公司也逐漸成為最有利可圖的機構之一，不斷增加他的資產。

在巴黎，當時蓋伊·羅斯柴爾德與阿利克斯離婚，遇到小他十八歲的瑪麗·海倫·范祖倫·範尼維爾·范德哈（Marie-Hélène Van Zuylen Van Nyevelt Van de Haar）。她是一位荷蘭外交官和埃及藝術家的女兒。他們一見鍾情。兩人來自不同背景，但是一拍即合。他們都喜歡宴客，有時卻喜歡安靜地待在家裡，很快就在公開場合和私人領域中完美地互補著。她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改信猶太教是不可能的。這樣做更好，因為僅僅為了愛情和婚姻而改變信仰，對猶太人來說也沒什麼價值。根據習慣，此種結合不能取悅大眾，包括天主教界、羅斯柴爾德家族或以色列團體。蓋伊與非猶太婦女結婚，不得不放棄法蘭西以色列會議主席的職位。然而這個職位還是留在家族中，堂弟阿蘭隨即被任命接替他在該會的職務。

羅斯柴爾德男爵的新夫人瑪麗．海倫，由於其第一次婚姻已經是侯爵夫人，在某個時期，貴族的頭銜是可以累積的。她還有個孩子名叫菲利普，父親是弗朗索瓦．德．尼古拉伊（François de Nicolaÿ）。這使這個家庭更加壯大，因為蓋伊在第一次婚姻中也有了大衛和莉莉。所有這些第一次聯姻的結果並不妨礙這對夫婦生下小愛德華（Édouard）。很久過後，愛德華在協助他的大哥大衛經營銀行後，更偏好參與賽馬運動。

瑪麗．海倫是個天生的社交好手，她喜歡接待賓客，也愛周遊列國，很快她將一張印製的草圖送給她的愛人。費黑耶爾城堡自上次大戰爭後就遭廢棄，她要將它現代化，恢復昔日光彩，重新啟用。經過多年的工程，她終於著手整修那座荒野的公園。誠然，自十九世紀末葉起，生活的舒適和裝置藝術有了很大的演變。城堡建築本身、附屬建築和花園都需要好好整頓一番。她最終決定在嶄新的城堡大宴賓客，這件事傳遍國界，給家族添加了光環。

就像上世紀一樣，沒有一個人會拒絕舞會的邀請。因為不管人們怎麼說，羅斯柴爾德家族始終維持吸引力。在法國的經濟和政治歷史上，甚至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家族都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除了朋友和商業伙伴受邀外，根據英文的用語——請用英語口音發音——賓客中有「菁英中的菁英」，當紅的藝術家，如碧姬．巴鐸、薩爾瓦多．達利、摩納哥的格蕾絲．凱利和雷尼爾，尤．伯連納、伊莉莎白．泰勒和理查．伯頓、瑪麗莎．貝倫森（Marisa Berenson），埃萊娜．羅沙、安迪．沃荷（Andy Warhol）。塞爾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和他的另一半簡．伯金（Jane Birkin），希拉克夫婦，當然還有喬治．蓬皮杜、弗朗索瓦絲．薩岡（Françoise Sagan）和其他許多人。每次宴會都來了兩百到一千名客人。瑪麗．海倫非常謹慎，不會疏漏任何一個細節。而她的丈夫則忙於日常工作和各種行政和外交任務，總是到最後一刻才跟每位客人一樣，驚訝地發現妻子幾個月來祕密策畫的一切。

但即使是靠著這個令人欽羨的名字，也不足以確保活動能夠成功。每年舞會的主題都是精心設計的，具有原創性且菁英雲集，好讓大家記得這個神祕有趣的同歡時刻。沒有一個客人敢不穿好切題的服裝就進入城堡大門——這需要一筆不小的治裝費。因此，在一九七一年以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為名的舞會上（正好是作家普魯斯特出生將近一百年後），賓客穿著十九世紀末流行風格的服飾，女士穿著高腰低胸的連衣裙，露出頸項與後背。連不太習慣這種運動的伊夫·聖羅蘭（Yves Saint-Laurent）顯然也很享受！對於男性來說，優雅的風格應該更為嚴肅，他們穿著黑色燕尾服，短馬甲和皮靴。

而一九七二年的超現實主義舞會，幻想和想像力更是受到嚴酷考驗。為了這個場合，大家的服裝和髮飾更像十七世紀法國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的夢幻童話故事。新聞媒體大肆報導著這些最精緻、最有趣的聚會，出人意料地引發了一個神祕傳說，在幾十年後引起人們好奇和不悅的評論。

沒人知道這些謠言的起源是什麼，它們將簡單輕鬆、富有創意的歡慶活動，視為一種專門帶有邪惡意圖，看上去像撒旦教的儀式。這的確是當時媒體對晚會所作的報導，然而照片在當時並沒有驚動任何人，三十年後卻被拿出來斷章取義，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他們要怎麼解釋都可以。誠然，極端奇異的服裝在一個夢幻的背景下，還有賓客逾越常態的舉止，確實都令人印象深刻！由身穿制服、頭戴貓頭，奴顏婢膝的僕從歡迎後，人們看到瑪麗·海倫戴著鹿頭，夫婿蓋伊則頭戴一個由洛可可（Le rococo）風格雕塑的頂蓋組成的猶太帽（shtreimel），還有奧黛麗·赫本，她精緻的臉龐藏在鳥籠裡——幸好鳥籠是打開的！然後是一些不明所以和古怪的裝飾元素，如一個裝滿水的浴缸，危險地被頂在賓客們的頭上；一頭巴洛克式的牛，腹部由拐杖支撐，塞滿了幾個附帶喇叭的留聲機或娃娃、人體模型或海龜，被玫瑰花包圍，被解體並改變了原來的用途，還有巨大的蜘蛛網或奇怪的動物。這一切的佈景既超自然又神聖，就像遊樂園中幽靈火車的佈置一樣，旨在將賓客帶入一個幻想

般的維度（請用薩爾瓦多·達利捲舌的方式發出R以的聲音！），激起人們的喝彩，以及人們所能想像的瘋狂笑聲。

蓋伊自己描述了菜單：「每張桌子中央都鋪上一張有如天空的桌布，其靈感源自某位畫家或超現實主義的詩人，其目的是為了讓人同時感到滑稽、多樣性和富有詩意。擺著『佛羅倫斯蛋』的桌子是一座真正煮熟的菠菜山，有一隻巨鳥骨架穿過，噴灑著女人的乳汁……。在掌聲中，由八名男子扛著，出現了一位裸體的女性……。她是由糖製成的，在玫瑰花床上，準備接受錘擊，然後被吃掉……。」

在這個場合裡，十九世紀的偶像們被模仿和惡搞，晚宴卻是用精美瓷器盛放的佳餚，樂隊一直演奏到清晨，完成這幅美麗的畫作。

71. 空前豐富的想像力

然而，多年來，人們以最骯髒的方式，用陳腔濫調來解釋這個世俗的狂歡節，那些無名的胡言亂語者不假思索地用他們自己的幻想來編織這些觀點，例如：他們一邊煮著母鹿的血，一邊唸著儀式性的話語，在我不知道是哪種薩滿教的儀式下施法，更不用說在城堡的兩邊設置了傳統的淨化火堆！最後，因為有某種動機，這些聚會當然會煽動不知是第幾個奴役地球的邪惡計畫！

當然，這次活動真的辦得很成功。要是當時這個家庭有人能想到很久以後會被載入史冊的話，他們可能會選擇一個不那麼具有爭議性的主題，或是乾脆避開攝影師和媒體的報導。因為，就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那種相對單純的娛樂一樣，我想，真正的猶太陰謀儀式顯然不會讓自己在照片上被有心人士認出來吧！否則，他們會頭戴兜帽，身著就像三K黨集會一樣的服裝！但是，去向那些低能的陰謀家和追隨者解釋，這些人隱藏在幕後，以言論自由神聖不可侵犯的名義大放厥詞的同時，他們可能是那些在過去毫不猶豫地燃燒紅頭髮的女孩的祖先！

這難道沒有讓你想起什麼嗎？在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穿鑿附會的人傳播著相同類型的傳說。這些愚蠢的言論早在很久以前就被腐敗的小出版商傳播出去。他們總是需要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好刺激那些讀者訂閱他們的刊物。即使在今天，由於通訊傳播的進步，類似的荒唐故事正以更快的速度傳播。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觀點中，最極端的說法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積極參與了一個古老的、據稱是上世紀的祕密社團：光明會（Illuminati）。

光明會（Illuminati）於一八七〇年前後誕生於德國，是一個在哲學上的信仰團體，持續了大約十五年就銷聲匿跡了。該協會在其鼎盛時期

有多達一千五百名成員，在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剷除前，迫使它最終遷居美國。這就是光明會簡短的歷史。

但是沒有證據顯示，羅斯柴爾德家族曾經屬於一個團體。另一方面，似乎在這個時候，家族在邁爾·阿姆謝爾的領導下，忙於購買、銷售和促使德國和法國當局擴展業務。他們政治的野心來得很晚，專注對抗反猶太主義。當時他們唯一的野心顯然只對發展貿易有興趣，少有時投入其他活動。

本著同樣的精神，還有其他的傳說，特別是關於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資金事務，盛傳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享有特權的股東。如果持續這種情況，他們可能會掌控並影響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濟，甚至可能影響所有國家！考慮到在過去幾十年裡，他們的銀行的排名難以保持原有的排名，因為金融帝國的歸併成為常態。我真不明白他們怎麼可能是這種組織的一部分——像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的敵對影子組織一樣！據稱該組織遍及全球，這顯然是以奴役人群為代價。這就是為何總有人不厭倦地強調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光明會有扯不清的關係。但是根據定義，聯邦儲備銀行的股東（假設他們真的存在），基於保密的理由，我們永遠無法清楚地識別它們，而為羅斯柴爾德家族開脫他們是其中一員。

因此，這個陰謀論無法免除，而且還會繼續存在於民間傳說中，揮之不去。這還不算太糟，問題在於，經常有一些比其他人還要興奮的普通人，受到某些存在主義啟示的驅使，最終以抵抗侵略者的義務為名，屠殺其他人。

最後，回到美國聯邦儲備局（FED），早在其創建之前，一個被稱為傑基爾島（Jekyll Island）的祕密會議於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在島上舉行。所知的參與者有：奧爾德里奇（Nelson Aldrich），亞伯拉罕·皮亞特·安德魯（Abraham Piatt Andrew），亨利·大衛森（Henry Davison），亞瑟·謝爾敦（Arthur Shelton）。弗蘭克·範德利普

（Frank Vanderlip）和保羅．沃伯格（Paul Warburg），使得「祕密」會議的傳說變得不可信，其理甚明！最後。可能是億萬富翁J. P. 摩根的代表，他是一位臭名昭著且極端反猶太的億萬富豪，這進一步減弱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參與任何此類事務的謠言的可信度。

最後，所有這些閒言閒語讓我們差點忘了美聯儲無可爭議的存在原因。在十九世紀，在這個廣袤休耕的土地上，自由、狂野，沒有強大的中央政權，數以千計營運中的銀行各自發行貨幣，造成貨幣混亂，變相導致偽造貨幣及和詐騙集團的猖獗。獨立作業的銀行機構經常倒閉，因為人們對貨幣毫無信心，寧願將錢藏在家裡，然而這麼做卻又助長了盜竊之風。

聯邦儲蓄局的首要任務就是統整美國的貨幣，也是一種遏止偽幣的方法，保證貨幣系統的穩定，從而鼓勵美國人民產生信心，將儲蓄存入銀行。結果降低了竊盜的數量，因為從此貴重物品受到保護。最後，美聯儲將通過在客戶恐慌和無秩序提款時向銀行提供貸款，從而減少了破產風險。

當然，因為聯邦儲蓄局提供這種穩定國家的重要服務，所以它們可從收入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費用，而這個比例還不斷增加，最後變得極為可觀，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最後，據說若干出自阿姆謝爾的短句，像是「掌握貨幣的人，就是掌握了世界」，或是「將一個國家貨幣的控制權交給我，我就不必擔心誰在制定它的法律了。」這些顯然是純粹的揣測，沒有任何可靠的文件或證詞能夠證明這些話是出自他的口中。

72. 傾聽你的守護天使

讓我們回到蓋伊和瑪麗。埃萊娜身上，他們喜歡社交活動。他們在巴黎的住所經常接待演藝界人士和時尚的藝術家。奇怪的是，艾德蒙·德·羅斯柴爾德的瑞士成員則很少公開露面。因為自從莫里斯·德·羅斯柴爾德被蓋伊的祖輩——愛德華、羅伯特和古斯塔夫——驅逐後，儘管事隔幾十年，仍然存在著分歧，即使在這方面的繼承人們早已與此無關。這是法國人和瑞士人之間的某種競爭，幸運的是，隨著時間推移和後代的智慧，這種競爭已逐漸不存在。

時序回到一九六〇年的巴黎：一個非常漂亮的年輕女演員，娜汀·羅絲比達里爾（Nadine Lhospitalier）與年輕的艾德蒙·德·羅斯柴爾德在一個晚宴上相遇。艾德蒙已婚，但他和舞蹈家維塞林卡·弗拉多瓦（Veselinka Vladova）兩年來分分合合，關係不甚融洽。有其父必有其子，艾德蒙就像父親莫里斯從前那樣桀傲不遜，先是愛上舞者，後來有是名花有主的女明星。他不在乎流言蜚語如何傳播。即使娜汀來自工人階級，那又如何？她完全不是猶太人，她是電影演員和模特兒，這些活動對那個時代富裕人家的圈子來說既不光鮮也不被接受。

然而，她靠著聰明才智，加上特有的意志力，很快就能適應大環境，得到她先天不具備的東西。她原本可以扮演貴婦人的花瓶角色，挽著有錢的丈夫上街購物。但她深愛著艾德蒙，很快就融入猶太教的法典，並且依照規定學習《塔木德》（Talmud），兩年後才改信猶太教。

不久後，人們發現她絕不是想像中那種花瓶，而是有想像力、堅持原則的人。她十四歲時就開始在一家椅套工廠工作，然後轉到在一家羊毛織品店鋪工作，最後成為讀卡機的操作員。據說她曾近乎全裸，擔任著名畫家讓·加布埃爾·鐸麥格（Jean-Gabriel Domergue）的模特兒。

他教導她端莊的舉止、良好的野心和所有的一切。而我們的女主角不會失去任何好的建議，包括拜訪馬克·阿萊格雷（Marc Allégret）。他是一個識人的伯樂，注意到她那雙令人產生無限遐想的眼睛，讓她學習第一齣戲的劇本。所以，在工作坊工作之後，她很快就開始了電影生涯。從小角色開始，在戲劇、舞蹈、發音和姿勢的課程中，年輕的娜汀成了一名演員，出演過大約五十部電影和戲劇。但她拒絕去好萊塢。多麼明智的決定！因此，她在音樂廳與有名的喜劇演員一起演出，包括雷蒙德·德沃斯（Raymond Devos）、亨利·薩爾瓦多（Henry Salvador）、達里·考爾（Darry Cowl），她在迷惑了奧林匹亞音樂廳（Olympia）老闆科卡特里克斯（Bruno Coquatrix）夫婦後，甚至走上奧林匹亞的舞台，演出貝幪（Bécaud）、布雷爾（Jacques Brel）和阿茲納弗（Charles Aznavour）的作品，然後空降到坎城，遇到蘭斯·卡林漢姆（Lance Callingham），這位年輕且具有魅力的貴族，身上有著令人難以忍受的古龍水味，與其母親過於親密。娜汀差一點要與他結婚，但她內心有個來自守護天使的小聲音及時叫住了她，使她避開這個新的陷阱。換香水容易，但其他部分可就難了.....。

她不告而別，從英國回到巴黎，在一個社交晚宴上遇到艾德蒙·德·羅斯柴爾德，她竟然聽到艾德蒙在她耳邊說：「你有一顆漂亮的鑽石，小姐，可惜它是假的。」出自戴比爾斯（De Beers）鑽石集團的一位董事口中，其批評值得一聽。這的確是個單身漢來搭訕的有趣開場白，因為通常就算有正當理由，也不該說這麼冒昧的話，就連國王也是一樣。因為正如家母的教導那樣，所有真相都不好說出來！

那天晚上，艾德蒙·羅斯柴爾德的確表現得相當機伶，成功獲得了原諒。之後男爵和明星之間展開了一段美妙的愛情故事。一個幾乎讓人聯想到《驢皮》（*Peau d'âne*）的童話故事。然後她懷上了班傑明（Benjamin），由於產前的一些併發症，她躺臥在房間，答應了艾德蒙的求婚，並在巴黎第十六區的區長見證下完婚。

儘管受到一些嫉妒和競爭對手的嘲笑，打包票說這段婚姻不會持久，而她以事實證明所有的預測都是錯誤的，沒多久，她就成為一名出色的社交名媛，不僅受到上流社會的接受，還受到普羅大眾的喜愛。在生下瑞士支系唯一的繼承人班傑明後，她不但陪伴著她的丈夫，適時協助他，有必要時還暫代他的工作。她就像一位有魅力的大使，隨時準備旅行。

後來，人們還發現了娜汀的寫作天賦，她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不只是自傳，還包括了許多其他內容。艾德蒙與她參加許多慈善活動，畢竟冠上這個姓氏的她怎能避免這種活動呢？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她也是位機智的溝通者，可以應付那些幸災樂禍看熱鬧的人。然而，在這些幸福的年月裡，家庭間的嫌隙仍未消失，瑞士支系與法國支系之間還是經常保持距離。

73. 為生存而成長

同時，在巴黎的蓋伊目睹了日益強大的新金融集團競爭，不得不強化其金融觸角，否則將在有影響力的銀行排名中進一步下滑。因為自從詹姆斯的黃金時代以來，已經經歷過許多事情。一百年前的羅斯柴爾德還算得上是銀行的領頭羊，然而該家族的業務在經歷了幾次革命、政權更迭及國有化後，已陷入衰退，最後還遇到一場戰爭（而且是何等大的戰爭）結束了這一切。其他銀行就這樣被迫關門大吉。作為對比，巴黎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資產僅占一九六五年羅斯柴爾德集團的一小部分，僅四．一二五億，而龐大的里昂信貸銀行則是兩百億。

如此一來，雖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聲譽在全球從未衰落，但它已經變成了一家規模太小的投資銀行，必須想想解決方案，以遏阻大家都認為不可避免的衰落。遵循邁爾．阿姆謝爾的戒律，蓋伊決定保持他的獨立性，透過成立儲蓄銀行來開放讓大眾儲蓄，而不是冒著失去控制權的風險去與比自己更強大的對象合作。

在為銀行增加資本並吸引到兩萬名對銀行有信心和有好感的小股東後，他繼續保持著集團管理人的地位，同時不忘在新章程中加入一項條款：只有在至少有一位羅斯柴爾德成員參與時，才能授予該銀行使用羅斯柴爾德的名稱。

這是個明智的預防措施，但不幸的是，十四年後才被證明這麼做是合理的。現在時候未到。在此期間，法國開始出現十幾家銀行，任何人幾乎都可以將儲蓄存放其中，最可貴的是擁有羅斯柴爾德銀行珍貴的支票簿，這很值得向親友炫耀，因為自十九世紀以來，這個名字向來被視為無盡浮華和財富的同義詞。這個家族的歷史仍然非常受到矚目，再加上瑪麗．埃萊娜和蓋伊是當時最有魅力的一對夫妻，激發了銀行的靈

感，能夠開發最需要的未來客戶來對抗龐大的巴黎國家銀行（Banque Nationale de Paris）或法國興業銀行。總的來說，這些集團確實很強大，但遠不能讓任何人產生夢想。但是，儘管雜誌的頁面不斷描述這個家族的奢靡高調，讓所有人都羨慕不已，蓋伊的日常工作還是遇到了許多困難。

事實上，儘管當時因為美元幣值穩定，經濟非常活躍，公司財務情況相當樂觀，但家族的採礦公司卻處於虧損狀態，幾乎沒有生財。然而，法國分公司客戶的資金雄厚，他們的金庫滿溢，超過預期，正好可以幫忙填補其他公司的虧損；這使得公司未來壓力減少。從一個少得可憐、不到五千三百萬法郎的資本開始，到了兩年後的一九六八年，資金已高達三億三千五百萬，足夠支持更大規模和可能永續發展的水平。

然而計畫總趕不上變化。大學生渴望著虛幻的自由，工人們也因薪資未隨著經濟增長而走上街頭，破壞一切，激發了我們所知的革命，並阻止了看似正在成長的發展。蓋伊、阿蘭和埃利可能會感到要面對與祖先詹姆斯在一百二十年前所遭遇到的恐懼，面對相似的亂局，他們也拒絕逃避。他們穿梭在部會之間，試圖安撫決策者。不同的是，他們試圖挽救危局，而當時他們的祖輩則是唯一操盤者，不需要向股東彙報。

時光流轉，年輕的繼承人們現在受到股東的監督，因此他們不再有那麼大的行動自由。到頭來，一切只是虛驚一場！一九六八年五月的風潮只是一場插曲。幾個月後，公憤止息，一切回歸正途，銀行將重返增長的軌道。而銀行則是經濟成長的路徑。

許多太快下結論，以為王朝即將結束的評論家大失所望，因為一九六九年的利潤比預期還要多，甚至奇怪的是，營業量還增加了兩成。數字是不會說謊的！銀行的股東均表滿意，蓋伊、阿蘭和埃利終於可以鬆口氣了，而艾佛林這個敢和他們一起投資的英國堂兄弟也一樣。

74. 多樣化的樂趣

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一九七一年，英國首相愛德華．奚斯（Edward Heath）創建了匯集新思維的智庫，任務是聯繫政策制定者和科技界菁英。在此之前，這兩組人不一定瞭解對方，而且顯然缺乏效率。維克多．羅斯柴爾德這個極端的實用主義者，痛恨官僚主義，還曾經是一名出色的科學生，擁有令人稱羨的人脈，也是國家忠實的效力者，除了他，還有誰更適合成為智庫的一員，領導這個機構呢？

三年多來，這個新思維的來源向政府報告，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訊，包括人口變化、族群關係、電腦和核反應爐的製造。研究人員的思考成果都被翻譯成通俗好懂的語言，以便非專業的決策者能夠理解其意義，並且考慮它們與英國的關係。維克多被這項沒完沒了的任務弄得精疲力盡，最終選擇卸任。在離開智庫後，身為一個優秀的數學和概率計算家，他繼續領導皇家博彩委員會，最後回到家族最引以為傲的風險投資公司，用自己的資金資助未來的科學和技術項目。

新一代的艾佛林和雅各努力發展業務，很難不注意到他們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中地位最優越的成員。他們處於英國，這個看似創造了堅韌資本主義的地方，市場自由無束，唯一的公司法只來自公司本身，那些被欺詐或甚至搶劫的人只能自認倒楣。

商界在各個層面上都遵守強者為尊的法則，市場交易似乎都遵循著這個法則；至於稅收，經過仔細的研究，以避免過度干涉商業活動為原則。另一方面，在巴黎，人們浪費時間在反對比較有利於雇主的社會政策，規範中充滿針對消費者、寡婦和孤兒的禁令，因為法語不甚流行，使得提高稅收和征服國際市場更加困難。

然而，人類的天性就是永不滿足，奇怪的是，英國人向來都很嫉妒

法國人，不是生意方面，而是生活方式、時尚和聲望。的確，法國在商業量上不足，但以多樣性豐富的大型活動和生活藝術來彌補。但最重要的是，兩個支派之間的競爭迫使他們保密，以致各方都不會真正知道對方的所作所為。綜言之，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商業利潤方面非常出色。而他們的法國堂親則擅長消費。

然而，由於潛在的競爭，這兩個羅斯柴爾德家族通常更傾向於互不理會，以免彼此競爭，這與他們的祖先形成鮮明對比。

巴黎充滿熱情。重建之後，法國正處於繁榮和興盛的時期，並且正在現代化，處於高峰狀態。誰能預料到不久之後，一切將不復存在？

一公升的汽油價格不超過一法郎，汽車銷售量不斷成長，充分就業永遠不會再出現了。簡言之，自一九四五年以來被稱為「輝煌的三十年」即將戛然而止。而人們當時無法預測或預見這種變化，而且發生的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

一九七三年底，埃及聯合敘利亞攻擊以色列，奪回戈蘭高地，贖罪日戰爭不久開始，隨之啟動了新的地緣政治危機。其實危機發生在遙遠之處，又何必操心呢？

然而這是個蝴蝶效應的前兆，因為整個西方世界都會支援希伯來國家。作為回應，沙烏地阿拉伯以提高油價七成來懲罰客戶。這還不是全部，因為此後不久，儘管為減輕他們的憤怒所作的外交努力徒勞無功，每桶油的價格繼續上升，從三美金升到十二美元，同時還限定配額，以調節供應量。

在後世所稱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高速公路上實行限速，商店招牌禁止在夜間點亮，並且每年更換兩次節約時間。採取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節約能源。比利時、挪威和荷蘭甚至規定星期天禁止汽車行駛。

隨著黑金價格的飆升和製成品對其供應的依賴，消費價格不可避免地上升，但工資卻未增加，導致需求下降，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這也

是對發展中銀行的嚴重打擊，它們絕不需要這些國際事件和價格的上漲以促進繁榮。那些對未來充滿信心的認購者，在危機中將戰爭資金存入快速成長的羅斯柴爾德銀行，在見到其理財計畫幾乎在一夜之間縮水，存款實質減少，提款不可避免地飆升，釀成銀行現金的減少。

自一八八一年以來，老詹姆斯特別對創建貝尼牙若亞（Peñarroya）礦業公司以及稍後創建的鎳礦（Le Nickel）公司卓有貢獻，多年下來被證明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投資。如同家庭的解渴劑，這些礦井繼續在西班牙、北非、巴西，同時還遍及義大利、法國，甚至智利創造了數千名個工作機會，積極地抗拒由於激烈競爭導致的生產過剩，間接地造成原材料價格的下降。

貝尼牙若亞公司生產的鉛、鋅、銅和煤，家族持有百分之十的資本，而鎳礦公司在新喀里多尼亞開採的特殊礦石使其他金屬變得不鏽。在一九七四年裡，這兩項戰略資產均遭遇瘋狂競爭，全球生產過剩。價格下降導致以前常規性的利潤化為烏有，特別是用於再投資的時候。雪上加霜的是礦場歷史合作夥伴之一的亨利·凱澤的退出。他因全球價格下跌而心煩意亂，不計一切拋售其股份。蓋伊·羅斯柴爾德不得不將其買回，以免被一位不是他所選擇的新合作夥伴買去。蓋伊繼續控制集團的活動，特別在意大權不被稀釋，這是當時他最擔心的事。

之後，他提議出售鎳礦公司一半的股權給國家。緊接著，又成立了一家新的實體公司，它將不再局限於簡單地開採原料，而是非常明智地通過採礦鏈的加工來減輕經濟風險。如此一來，在其中一家公司遭遇困難時，另一公司可以彌補其損失。

健全管理的基本原則是分擔風險，將潛在損失降到最低。同時使利潤最大化。我們先前已經提到過。

之後，所要做的就是買回合適的工廠。但並不容易。其實，家族一直尋求強化在美國的立足，為什麼不能一石二鳥，收購一家美國金屬公司呢？很快就選擇了生產鋼管和特種合金的科普威（Copperweld）公司。這正是該集團有心進入新礦石市場所缺之處。除非該公司不特別想出售，則需收購其股份，此又與其董事會的經營方針背道而馳。八千萬美元的收購要約（OPA）當然不被接受，管理階層與無所不能的美國工會聯合起來，挫敗蓋伊的計畫。在遭受各種壓力和罷工的打擊之後，見到高舉傳統的標語牌：「法國人滾回去！」經過漫長的、備受關注的訴訟後，伊金屬公司和羅斯柴爾德家族最終贏得勝利，隨後重新獲利。這並沒有改善家族的聲譽，美國評論家不懷好意的惡毒字眼已經傳播開來。

一九七五年也是法國支系選擇擺脫費里埃斯古堡的時期，包括傢俱和一些藝術品，但也包括阿蘭的馬里尼酒店，日後成為法國國家貴賓的行館，被評為陳舊、耗費人力且難以維護。傑曼．蓋伊的母親去世後，福煦大道上的私人豪宅成為安哥拉大使館。

新一代的人選擇輕裝上陣，他們並沒有賤售資產，因為他們不再有和父輩相同的期望。但這也是傳遞給市場的一個強烈訊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確定，巴黎支系的衰落似乎已經不可逆轉，他們再無能力保護他們的珍寶，正在處理他們最後的財富。

75. 雅各之梯

在倫敦，自雅各與堂弟艾佛林相處不睦而離開已有三年。一九八〇年，雅各離開新法院街時，取回了他多達一億英鎊的可觀資金，他毫不拖泥帶水，決心要為自己實現他之前為家族銀行所提倡但未能成功實施的計畫。但他現在懷有一種苦澀和揮之不去的背叛感，都是因為堂兄合夥人和父親安東尼早先所作的決定。正是這股復仇的意志力讓他加速前進，儘管他本來就是充滿活力之人。因為他決心要證明自己是對的，他不會讓任何人擋路。由於他的野心和躍升的速度，以致被暱稱為「雅各之梯」。

「雅各之梯」^[12]是聖經中的比喻，這點可沒有讓他不高興。雅各關切外商跨國銀行的競爭，如城市銀行或滙豐銀行等，他的銀行至少需要發展到一定的規模，才能與他們競爭。因此，他需要尋找認同他計畫的合夥人並增加新公司的資本。他的想法是，先從家族內部恢復的一個小的結構做起，艾佛林同意讓他使用羅斯柴爾德投資信託基金（RIT）的名字，以換取他在集團的持股。這個小公司將來發展壯大，只有一件事需加禁止，那就是「不能用羅斯柴爾德的名字來做生意」。為了避免在客戶心目中造成混淆，因為他們無法想像幾個不同的金融公司會使用相同的名字！

從此，RIT公司歸屬於雅各。羅斯柴爾德，展開與持有股票、債券和養老基金的私人客戶合作。兩年後，它與北方（Northern）公司合併成為RIT-N。不久之後，他又買下了一家證券交易公司的股份，並在一些辦公自動化、金融、應收帳款承購和保險公司中占有股份。一年過去，他獲得紐約一家投資銀行的一半資本，RIT-N出現在華爾街。現在他擁有大約四億英鎊資金，無法阻止他接管位於倫敦的渣打。賈費（Charter House Japhet）銀行，兩年後，將其賣給蘇格蘭皇家銀行

（RBS），獲得可觀的收益。雅各不久也成為英國國家美術館的董事，正如先祖阿爾弗雷德在一百年前所做的一樣，一九八五年他甚至還出任董事會主席。

這個世上最孜孜矻矻的人毫不滿足，他找到一家已經關注良久的漢布羅人壽公司（Hambro Life），儘管他的經濟能力不足以參與其中，卻與該公司的創辦人馬克·溫伯格（Mark Weinberg）建立了友誼。經過幾個月的密集談判，他們合作創建了雅各羅斯柴爾德保險公司

（J.Rothschild Assurance）。一九九一年，又誕生了聖詹姆斯廣場財務管理公司，一個規模不大的實體，在撰寫本書時，尚未公布其營業額為一百六十億英鎊！

至於艾佛林，也就是幾年前因為雅各野心太大而讓他離開母公司的堂兄，繼續過得風生水起，他的管理部門在一九八六年的資產已達四十五億英鎊，年增長率為百分之二十。得益於其併購部門及與首相柴契爾夫人及倫敦大老老闆的特殊關係，它也是英國石油公司（BP）、不列顛哥倫比亞公司（British Columbia）以及鋼鐵、天然氣、煤炭和鐵路公司，經常運用到他個人關係的人物。切勿遺漏在個各大企業名稱前加上英國兩個字。他也是許多工業和服務業巨頭努力結合或聯姻的關係人物，當然都收取可觀的佣金。

艾佛林性格相當內向，幕後牽線搭橋，在金融、政治甚至社交圈裡，備受尊重和恐懼。內心深處就是銀行家，他總是會建議及管理別人的錢財。企業家雅各則正好相反，大膽和霸氣，不惜動用自己的錢財來押注發展，最後乘機翻轉公司，即買入後再以更高的價格出售。然而，他受挫於一九八七年股票市場的崩盤，不久後就恢復元氣，這次是與他的遠房表兄詹姆斯·戈德史密斯（James Goldsmith）合作，一個不擇手段的傢伙，剛剛買下固特異和澳洲媒體大亨凱里·派克（Kerry Packer）的產業。派克在賺錢方面也是心狠手辣。一九八九年七月，兩人一起對跨國企業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BAT）發起

了前所未有的攻擊，索賠一千二百一十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而這次收購（OPA）狀況不佳，菸草公司盡其所能抵抗這場收購。

12 參閱思高聖經版，創世紀28:11-19 [🔗](#)

76. 黃金的傳說

黃金，作為一個神話，自古以來引起多少幻想，而且總是圍繞著相同的疑慮。榮耀的倫敦羅斯柴爾德支系每天都要設定貴重金屬的價格，此一說法是真的嗎？老實說，是也不是。如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真的每天在倫敦辦公室兩次監控，冒著讓某些人失望的風險，以確保黃金的正確價值，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有權決定黃金的價格！這點容後在議。

二〇〇四年，法國家族蓋伊的長子大衛．德．羅斯柴爾德正式地宣布，終結此一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的慣例。我們回頭說說這個象徵羅斯柴爾德家族影響力的來由：自萊昂內爾當家以來，他們每天上午十點三十分，然後從一九六八年起又增加了下午三點，都會重複相同的慣例，確定全歐洲的黃金價格，並間接影響到全球黃金的價格。

應邀出席此一最受關注會議的人員，主要是黃金經紀商，也就是銀行界，他們圍坐著一張大桌子，每人面前有一面小旗和一部備用電話，為買入或賣出爭吵不休，其結果可影響到一盎司黃金官方價格的上漲或下跌。每個交易員都可以暫停一下，遠端詢問團隊的意見。只要一舉起小旗，一切就停頓下來，讓他有時間評估其需求，然後再次衝鋒陷陣。當然，這一切都是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代表督導下進行，他們是唯一仲裁（而且也只能仲裁）。但那是過去的事了。自宣布終結此一職責起，每天的訂價都由其他銀行接手。銀行家們會有規律地將仲裁結果公告周知，不時有零星的醜聞爆發，暴露出小規模的暗盤或某些銀行間私下的安排或協議，直接影響貴金屬的價格。

這讓我有機會做此結論：現在腐敗盛行的二十一世紀與羅斯柴爾德

家族全然無關。在過去八十五年獨家仲裁的歲月裡，從未有輿論懷疑他們對此有所妥協，甚至連輕微的猜測都沒有！

77. 臻於成熟

你會正確地指出，大衛是蓋伊的兒子，因此他是法國人，他到底在他的英國堂兄弟和偶爾的競爭對手那裡做什麼？尤其是怎麼決定結束這幾乎神話般的黃金價格固定例行程序？在回答這些問題前，需要回頭追溯到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中期。

當時大衛三十多歲，先就讀於巴黎詹森·德·撒利中學（Janson de Sailly），後來在卡諾中學完成中學學業，再進入巴黎政治學院。在非洲服務兩年的合作替代役後，加入鎳礦公司，隨後又加入大詹姆斯在一八四五年創建的北方公司。控股公司在放棄鐵路經營權後，家族仍持有礦石、石油、航運、運輸和基礎設施的資產。最後，大衛進入銀行，成為其堂兄蓋伊的助手。蓋伊在四十年前也曾在銀行幫助他的父親，而如此循環下去已經持續了約一百五十年。

他的堂兄埃瑞克，阿蘭之子（你可能記得，他是以父親在戰爭期間的救命恩人之名命名），也就讀於詹森德·撒利中學，然後進入了倫敦一所著名的商學院，之後回到巴黎，與父親一起在銀行工作。因此，這對年輕的堂兄弟一步步通過訓練，在適當的時候接管集團的領導權。

那時正值戰後令人鼓舞的復興期間，經濟連連衰退，再次阻擋了法國家族的興起。正如我們先前看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後兩年，嚴重動搖了世界經濟以及金融市場，讓蓋伊·羅斯柴爾德不得不再次調整計畫。法國支系由於缺乏現金，瀕臨破產邊緣，不得不與集團的旗艦公司——北方公司合併，以達集資目的。

顯然冒著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的風險！

大衛開始對家族的企業表示其看法，其實在此之前，他已經好幾次成功地發揮影響力，遵循拉扎德（Lazard）金融公司合併與購買的思路，成為第一家歐洲投資銀行中的一員。而且此種諮詢業務利潤更高，運作成本更低，幾乎不需要資本也能獲利。

年輕人繼續堅持以這種方式發展業務，儘管他的父親並不打算改變行動方針。一九七四年，大衛與義大利有錢有勢的工業家族女繼承人奧林匹亞·阿爾多布蘭迪尼（Olimpia Aldobrandini）結婚。他們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re）。亞歷山大後來遵照傳統，成為接班的領導人。

一九七七年，蓋伊·羅斯柴爾德接近宿命的七十歲生日時，明智地決定是給下一代機會的時候了。股東大會是新任總經理大衛必須接受的第一次領導考驗。面對全神貫注的股東，他解釋公司在過去一年營運的不良結果，公司利潤比前一年減少到八百五十萬法郎，而非該年的兩千八百五十萬法郎，他同時傳達未來治癒傷口的計畫！當然，話既已說出口，為了保持競爭力，必須盡可能地減少固定成本，以避免出現赤字，但因大環境似乎不利，不要指望未來一年會有什麼非常積極的成效。

一年後，蓋伊從此退出金融界，把重要事業交棒給兒子。大衛接任總裁，全權處理自認為當做之事。堂弟埃利（Elie）則默默留在監事會工作；至於米謝爾·納旦尼爾（Michel Nathaniel），埃利之子，已經進入這個行業，並且運用極其有限的資源嘗試啟動併購部門。他欣見事情有所斬獲。他充分證明自己投資的能力，並沒有得到老東家和堂兄的特別幫助。蓋伊男爵更專注於集團下幾家子公司令人擔憂的虧損問題，而非他不感興趣的工業家之間的交易。

就像大衛一樣，在他內心深處，他發現自己與其說是銀行家，倒不如說是個外交官或參議員。但在生活中，甚至在羅斯柴爾德家族中，人們並不是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這個年輕人已經是諾曼地卡爾瓦多斯省（Calvados）的崩勒偉格小鎮的鎮長，該鎮以其有名的乳酪「崩勒偉

格」(Pont-l'Évêque)聞名。大衛也繼承了家族的豪宅赫爾城堡(Château de Reux)，周圍一百三十公頃的土地，自一八六八年以來，孩子們一直在那裡生活。他的母親阿利克斯(Alix)，擔任赫爾鎮的鎮長已有三十年歷史，她的選民們對她很滿意，因此把接力棒交給了大衛。但他似乎更加善變，繼續當市長才十八年。

「才十八年！」不懷好意的人會這麼說。

78. 在葡萄酒中的真理

與此同時，瑞士堂兄小艾德蒙則往返於巴黎愛麗榭街的豪宅與離日內瓦幾公里遠的普雷尼城堡之間，奇怪的是，他並不擁有座落在日內瓦湖畔的產權。然而，他的父親，即原先的主人，我們記得是從那個帆船賽手堂姊朱莉·羅斯柴爾德那裡繼承而來的。那他怎麼居然沒有產權呢？很可能是艾德蒙失去了這座豪宅——但不是因為賭輸了！但在被詛咒的那一天，艾德蒙二世莫名其妙地對父親說，這所豪宅可以成為一個迷人的豪華酒店。估計是被嚇到了，莫里斯就像以前一樣難以捉摸，很可能二話不說就把它捐給日內瓦市政府。為了他兒子和孫子班傑明的利益，附帶了一個自然用益權的條件。在這之後就可能沒有下文了！市政府將收回該房產，可能是轉賣，將其變成莫里斯所擔心的酒店。因為對於這樣的財產，市府能做什麼呢？即使在這種捐贈的情況下，市府向捐贈者作了對該地使用目的之承諾，但承諾只對相信它的人有約束力，對其他人則無約束力，對公務員或行政部門的約束力更少！

作為僅僅是自己宮殿的賓客和受益人，艾德蒙經常在豪宅安排豐盛的宴會；這是在提醒外界，法國支派的瑪麗·埃萊娜和蓋伊並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唯一活躍的人物。法國和瑞士支系間的競爭相當健康，因為它們彼此互補。這點促使艾德蒙的繼室娜汀廣邀貴客來炫耀一番。她舉辦了一場以名畫家喬瓦尼·波爾蒂尼（Giovanni Boldini）與玫瑰為名的舞會，就像妯娌瑪麗·海倫一樣，她也是位模範女主人，負責招待數以百計的國際社交名人，像是溫莎公爵夫人、愛德華·甘迺迪、亞里斯多德·奧納西斯，以及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明星羅米·施耐德（Romy Schneider）、吉娜·露露布莉姬妲（Gina Lollobrigida）、演唱家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鋼琴大師阿圖爾·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明星葛雷哥萊·畢克（Gregory Peck）、默片著名女星格

洛麗亞·斯旺森（Gloria Swanson Gloria）、八〇年代法國明星蒂埃里·勒魯朗（Thierry Le Luron）還有瑞士名作家阿爾伯特·科恩（Albert Cohen）等。

當娜汀「照顧店面」，確保其瑞士支系在媒體和公眾完美的能見度時，夜貓子艾德蒙，每天勤奮地工作十小時，但絕不忽視其妻子安排的活動。艾德蒙不知疲倦，而娜汀早晨顯得疲憊但有熱忱，組成一對最有活力的歡樂團隊。由於主人顯然不滿足節慶的活動，必須找到另一把「英格爾的小提琴」（violon d'Ingres）！因為如果他已經擁有由堂兄弟埃利和後來的埃瑞克所管理的拉菲特酒莊的部分股份，但是還有一股要釀製更多的葡萄酒的欲望，令他朝思暮想。在參觀了幾座葡萄園後，他決定接手克拉克酒莊（Château Clarke），這個規模不大的葡萄園位於梅多克地區的利斯塔克（Listrac）。

這是筆成功的交易，因為酒莊並不為人所熟知，而且價格波動甚大，對於買家來說是有利的。艾德蒙為新酒莊注入動力以及生產中檔及高品質酒所需之條件，模仿加州釀酒技術的範例，融合波爾多釀酒的傳統經驗。從最初七十六公頃的葡萄園，九年後又增加了五十六公頃的土地，證明土地肥沃、果實豐碩，銷售量令人鼓舞。經過幾年不懈的努力，終於釀造出符合中產階級口味的葡萄酒，行銷至世界各地，補足主人的自豪感。一九七三年，仍不滿足的艾德蒙再次出手，這一次他擁有了另一種波爾多的酒——瑪律梅森城堡（le Château Malmaison）。這是種更大眾化的葡萄酒，但又不失高貴的質感，最重要的是果香味濃郁，甚至某些年份的酒還有輕微的香草味！

但是，雖然成功常受到矚目，然而這只是冰山一角，當中也隱藏了一些失敗。即使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生意也不是十拿九穩的事。戰略性錯誤並不那麼頻繁，但也不是沒有。他的玩具公司和它的美國子公司海勒（Heller），沒有預見孩童們對電子玩具的熱潮，平白損失近十億美元。破產在即，艾德蒙注意到數千名工作人員中的大多數人被重新安

置或得到補償。一九八〇年初，他被迫將其加利福尼亞銀行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出售給日本三菱公司。他大喊不公平；但銀行隨時調整之前，這又使他臉上同時展現笑容！

需要我再次提醒你嗎？沒有什麼事情是按計畫進行的。這就是為什麼多樣化是成功和可持續的唯一關鍵。當一些企業令人失望時，其他企業就會產生利潤。而所有企業的總體結果才是收入。但我可以看到你來了，你肯定認為這條規則只適用於所賺取的財富。嗯，不是的。它適用於所有的人。永遠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我永遠不會厭倦這樣說.....。

79. 被釘在柱子上

一九八一年，在巴黎，選舉迫在眉睫，社會黨所主導的政策有導致巨大變化的威脅，社會黨的代表人物不是別人，正是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顯然，最具有吸引力的目標是社會菁英的財產，他們被認為是以犧牲人民的利益為代價而致富。因此，將他們的生產工具、工業或金融公司收歸國有，即是以最低的價格為社會的利益占有這些工具是對人民的公平回報。他們認為低層的工作，才是帝國的起源，而非自私和無禮的財富。準確地說，有權勢的人害怕失去一切，利用選舉前的幾個月時間，逃脫、稀釋、隱瞞資產或甚至將最大限度的資產轉移他人，以免將來被扣押，即所謂國有化。

奇怪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這一次相信宿命論而保持低調，雖然他們在過去是以最有戰鬥力和長袖善舞而著稱。他們絕對不想被指責為陰謀家，因為這將讓反猶太主義者非常高興。他們選擇了配合，將公司保持現狀，交給國家，而這麼做的風險就是一旦被徵就會損失慘重。但民意調查顯示對右派有利，瓦萊理·吉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相當熱門，他們實在沒有理由擔心。然而出乎意料地，法國會選出一位左派人士，社會黨人在共產黨人的支持下贏得一九八一年的選舉。然而吉斯卡仍以非常微弱的優勢小幅領先，希拉克（Chirac）的背叛和博卡薩（Jean-Bedel Bokassa）鑽石醜聞事件，看來微不足道，卻足以使天平傾向於挑戰者。

人們認為，恐懼多於傷害。因為如果決定將銀行國有化，那麼在銀行國有化的過程中，其進程會明確指出最低限度的門檻五十億法郎存款。羅斯柴爾德銀行遠低於此一數額，拉菲特街開始鬆了一口氣。此一推理至少有符合邏輯的優點。很明顯，收回規模太小的公司對國家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對經濟的影響甚小。即使如此，國有化也只能是部分

的。好吧，最終有百分之五十一的銀行符合條件！在所有這些假設下，何須憂心最壞的結果？但這一切都像是個假面舞會，旨在激起未來受害者的虛假喜悅。

在財務問題上具有報復心態又無能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新政府很快就意識到其失誤，重新審查文件並予糾正，將存款侷限於十億法郎的銀行。新「實習生」總理皮埃爾·莫羅伊（Pierre Mauroy）是個釘子戶，就像一個被自己的教條綑綁的檢察官，不願意與對人人有利的私人部門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他決定採行絕對的百分之百國有化。這一次，命運的骰子已投下，並再次重演一九三七年人民陣線（Le Front Populaire）沒收家族所擁有鐵路的那場戲，社會共產黨人又重蹈覆轍。

四十五年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再次舉辦「慶祝活動」，他們在法國銀行的排名上遠遠落後，十幾家分行中超過半數無利可圖。

至於存款，銀行不超過一萬六千七百五十億歐元^[13]，淨收入為九．二五億法郎，約為今日的四．五五億歐元，這些令人嘲諷的數字足夠讓政府徵收一個在法國市場上非常低調且由社會黨友人經營的拉紮德（Lazard）公司。

羅斯柴爾德銀行所公布的結果與拉紮德銀行相差不多，竟奇怪地遭殃！換句話說，對整個國家的經濟影響如此之小的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國有化是沒有意義的，對社會集體也無附加價值，也許還相反。

正如我們所理解的那樣，這次爆發的目的不外乎是要殺雞儆猴，因此是一個幻想，無法持續下去。有點像一七八九年的血腥革命中，人們高喊砍掉國王、貴族及其子女的頭顱，以消除貴族後裔留下的危險。

最後，政府在對銀行的會計狀況進行了一次虛晃一招的專業檢查後，國有化法律通過。幾個月後，即一九八二年，羅斯柴爾德銀行管理委員會主席大衛·阿蘭的兒子埃瑞克·埃利的長子米謝爾·納旦尼爾（Michel Nathaniel）在離開拉菲特街之前，可以想像到他們含淚向全體

員工致謝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

當時，已經退休但仍活躍的蓋伊剛在法國一家親左派享有盛譽的報紙《世界報》（Le Monde）以其鋒利的筆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另一個時代左拉（Émile Zola）令人難忘的《我控訴》（J'accuse）的筆調發表一封犀利的控訴信。像一份忠實的起訴書，他用十分靈活的筆調綜合當權的各種勢力處心積慮徵收一家值得信賴，且由一個雄心勃勃的銀行家族在幾個世紀中建造的公司。但是，記憶力差的社會卻從未錯過從中獲益。即使高舉正義大旗，具有神聖性，所有其他家庭銀行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強大的企業集團，然而到頭來錯誤的徵收，對國庫及對納稅人都是一種損失，因為人民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富有。這樣做就好像四十年前法國鐵路公司誕生的時候一樣，沒有得到教訓，人們很快就會發現，財政部的官員在他們懲罰所謂的撒旦僕人之前，又再一次失算了。

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珍貴的銀行已經配不上它的名字和聲譽，早已被國際甚至國內的競爭者超越。雖然它已經進入戰後的常規工作，限於存放「好客戶」的資金，但現代化、更具活力的競爭，已取得戰略領先的優勢，使羅斯柴爾德與其他銀行相比幾乎已經過時。一旦將債務清償，擺脫他們像神職人員一樣持續的負擔，合夥的堂兄弟弟也會辨識到他們最終所賺來的財富也將以這種方式被奪走！

如果考慮到銀行的實際價值，他們收到財政部給予五億的補償，大約相當於銀行大樓房地產的估價，可謂荒謬。時間沖淡了被逐出市場所受到的衝擊，並對所遭遇到的恥辱進行反思，最後看來是國家做了一筆非常糟糕的交易。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從現在起銀行被除名，記得他們在章程中有一個巧妙的規定，只有在家族中至少有一個合夥人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羅斯柴爾德的名字。蓋伊和埃及他的長子納旦尼爾，哈佛大學的校友，決心放棄並移居國外，最終在紐約這個新的應許之地定居，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納旦尼爾接管羅斯柴爾德的子公司，顯然沒有太大績效，不久之後就到倫敦與其父會合。他嘗試與堂兄雅各合

作，但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不睦，他又前往美國，從此定居下來。在巴黎，只有死硬的銀行家大衛和埃瑞克拒絕接受此一不可避免的事實，決心成立一個新的金融公司，人們不是說當你從馬背上摔下來的時候，你必須盡快地回到馬背上？如果此一說法真實，他們的祖輩厭倦了早年那些生活，反猶太主義、戰爭與之後的重建，年輕的人承諾要傳遞火炬，那麼現在眼見被剝奪的銀行，是家族幾代努力不懈的成果，他們難道不能重建一個新的嗎？在這個節骨眼上，這件事已經勢在必行了。的確如此，如果社會黨的方法是使羅斯柴爾德的品牌從商場中消失，邏輯上講，他們應該拒絕發放任何新的銀行執照。

他們該固執己見嗎？大衛和埃瑞克，在決定重建他們的公司後就召集少數隨時待命的「親密的老幫手」，群起捍衛他們的事業。俗話說，人在困難時要靠朋友幫忙，這點從未像現階段那樣真實過。

在成為眾人關注的中心後，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迷失在情感的沙漠中。電話已經停止響起，而那些曾向他們保證過的人已無處可尋。另一方面，總統特別顧問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則未忘記老交情，在密特朗的耳邊輕語，為羅斯柴爾德的事件辯護，謙卑地呼籲總統表現寬大的態度。愛麗榭宮的決定不可逆轉，逆轉也不符常態且違背邏輯。何必將一個死刑犯送上斷頭臺，卻要立即收拾他的屍塊，恢復正常，刀刃都還血跡斑斑，一切有何意義？

也不知大衛和埃瑞克是搞不清楚狀況還是魯莽，又或許兩者都有，急忙要求允許重新開張。這個官方無法接受的要求至少最初會被丟到廢紙簍裡。這也是意料中之事。特別是米歇爾·德·布瓦索（Michel de Boisseau）羅斯柴爾德集團的老船長，改名為歐洲銀行的新船長，反對他的老東家建立一個新的金融機構。據稱是為了所謂的不公平競爭！如果需要進一步證明的話，沒有人可以信任！一個二十年前接替蓬皮杜擔任拉菲特街的前總經理，是個忘恩負義的人。至於他現在自己的銀行也得到報應，永遠不會有利可圖。

這給我一個最好的機會來重申格言「不義之財」，但我自己不會這麼做！

幸運的是，幾個月後，經過阿塔利不斷的努力。緊隨其後的是司法部長羅伯特·巴丹德（Robert Badinter），大家都知道他的工作效率，終於說服了總統。總統被迫屈服，以便無須再忍受他們的諫言。他假裝最終放下武器，然後對年輕的銀行家給予有限度的寬免，而非加以限制。

13 包括貨幣侵蝕和通貨膨脹。🔗

80. 羅斯柴爾德，終結了

的確，依照他作為全能上主之意願，就像在偉大的時代，命運已經註定：羅斯柴爾德在法國的品牌已經不再存在。而且沒有回頭的餘地。但在他偉大的仁慈中，法國總統也裁定大衛、埃瑞克和其他人仍然可以回到馬鞍上，並且稱呼新機構的名稱為某某某，為什麼不能呢？畢竟從此被禁止使用的家族名稱，再也不會從灰燼中復活。參照一直是家族幾個世代基石的巴黎—奧爾良鐵路公司，巴奧管理公司（PO Gestion）的誕生唯一被授權的活動是為消息靈通的客戶群提供股票和債券的配售和管理。換句話說，最低程度的銀行業務近乎於零！至於當局的所謂寬容，不是那麼容易獲得，再者還是雙方激烈交鋒的標的，無論是在活動被接納，品牌被放棄，已在這個國家成為禁忌。不准使用自己的名字；這是多麼的不公平！然而，這正是社會主義者，即所謂白衣騎士的寬容和公平的原則的話語權。在電影中就像在生活中，誰當家就誰發號施令。在此左派當家的情況下，是他們大權在握。這麼多年來左派冀望掌政，它要讓所有它曾經嫉羨的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等人。

幸虧祖師爺邁爾·阿姆謝爾的遠見卓識獲得回報。在五個不同的國家建立帝國，並在整個家族受到壓迫、戰爭或革命的情況下，盡可能提供庇護場所，又經歷奧地利支系的垮臺、德國、義大利繼之，現在是法國支系屈服於妒忌。在此之後。英國和新開闢的瑞士生存下來。對於已故的阿道夫和朱莉·德·羅斯柴爾德來說，這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主意，一百年前，為了找尋一個平靜和自然之地，購買了普雷尼莊園成為他們在瑞士探險的起點。因為整個歐洲遠遠不能倖免於各種形式的災難。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但奇怪的是，最不受保護的土地卻是最安定的國家：瑞士。即使是希特勒入侵整個歐洲，卻只在此處邊界止步。

無論如何，現在還為時過早。法國支系並未完全消失，大衛和埃瑞克·德·羅斯柴爾致力在巴黎建立一個看來更像是一個普通的股市經紀所，而非銀行。他們向新夥伴求援，包括英國支系的艾佛林、瑞士堂兄弟艾德蒙和他們終生的朋友馬丁·莫雷爾（**Martin Maurel**）銀行，在戰爭期間充分證明其強固的正直和不屈不撓的忠誠度。吉米·戈德史密斯（**Jimmy Goldsmith**），是他們不遙遠的法、英表親，最終也加入創業行列。我們的兩個年輕銀行家回到起點，繼續尋求仍能給予政治、經濟奧援之友人，以吸引他們的第一批客戶。

一點一滴，小心謹慎，從當初無人願意在他們重生時投注一分錢，到贏得一個接一個的支持，使他們重新進入商業遊戲。什麼都沒得到，因為在我們的故事中，他們已經失去了大部分他們認為是朋友的人，並且很難說服他們的新客戶。因此，他們需要重建聯絡網。大衛增加與外界接觸，往往簡短又膚淺，但有時與工業和服務業界的大老闆會晤倒有良好的反應，諸如歐萊雅（**L'Oréal**）、米其林（**Michelin**）、酩悅軒尼詩（**Moët Hennessy**）和路易·威登集團（**LVMH**）以拆解家族世代相傳不可觸摸和被高估的形象。

他面臨著雙重挑戰，修復權力詆毀的名聲，為自己贏得聲譽；因為近四十年來，特別是父親蓋伊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和光環。大衛和埃瑞克以靈活的作風說服客戶，他們有能力迅速和有效地處理敏感問題。新的任務逐漸被委託給他們，而每個客戶都帶來了新客戶，在這種企業的小圈圈中大家都互相認識，他們很快就明白不會再有第二次機會。他們把自己的團隊安置在一個喬治五世大道很普通的辦公地點，雖不起眼，但總算是有辦公地點了。營業之初不超過六人，現今已有一千二百名員工。

如此，合併和收購仍處於起步階段，為最初的幾個客戶推薦一些金融交易和投資的機會，仍是有利可圖。在新辦公室成立後九個月，召回了很多優秀的工作人員，普奧管理公司公布其誠實的利潤為五十萬法

郎，並搬到馬蒂尼翁（Matignon）大道上一層更寬敞的地方，幾年後就占據了整棟大樓。

大衛和埃瑞克很快獲得真正的銀行授權，允許他們用「銀行」取代「管理公司」，而普奧管理公司就成為普奧銀行。小溪匯為大河，新客戶逐漸進門，漸漸地使這間年輕的銀行的資產達到四億歐元，僅僅是在資產管理方面。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為利潤。接下來兩年的時間則是與拒絕聽從理性的密特朗政府進行無休止的談判，顯然，此人是個實用主義者，深知判決之不公。但回頭就等於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甚至於使整個政策受到質疑，當然不能接受！更不用說他的共產黨盟友了，他們是銀行除名最早的幕後推手，還曾高喊叛國。然而，在民主國家，權力代表一切，卻不是永恆的。到了下一次總統選舉，這種狀況即將改變。新的自由主義政府自然不尊重敗選總統的選擇。總理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經濟部長愛德華·巴拉杜爾（Édouard Balladur）上任後，積極推翻社會黨的政策。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授權大衛和埃瑞克重新使用他們的名字，減輕了密特朗良心上的負擔。

普奧銀行自行改名為羅斯柴爾德銀行（Rothschild & Co）。在經歷了歷史上第四次的再生！這又是家族的傳奇中，甚至可能在商業歷史上也是首例，只有透過強大的意志力和技巧才能實現。

大衛是兩個堂兄弟中最健談的，正如他所說，從一個繼承者的地位變成一個締造者，當然榮耀多了！至於他的父親，在其一生的工作被毀後，他終於從絕望中走出來，他一定感到相當幸福和自豪。而埃瑞克是兩個繼承人之中比較謹慎的，有組織力，也與另一人相當互補，無論是在併購、資產管理和家族的投資組合，都能劍及履及，是他堂弟在剛開始冒險時所依賴的支柱。

錦上添花的事後來才發生，當時右派決定出售左派大部分的收購，羅斯柴爾德銀行首先向法國巴黎銀行（Paribas）建議收購，完成價值一百九十億法郎的交易，在再次被選中之前，則是為了維護國家在出售馬

特拉公司（Matra）中的利益。對那些仍然懷疑的人來說，這證明了得權者並非絕對冷酷無情，而羅斯柴爾德家族也不是！

81. 一切並沒有消失，只是轉化

幾年前，處於情勢危殆的羅斯柴爾德公司恢復到比任何時候都好的狀態，它現代化、犀利和尖銳、倚仗幕後各個領域最優秀的人才提供動力，準備好與其他銀行分庭抗禮，包括至少在當時被譽為成功範例而睥睨銀行界的拉紮德銀行。因此，旭夏巧克力公司（Suchard）以近四十億美元出售給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艾美酒店（Le Méridien）轉讓給福爾特集團（Forte Group）或其他公司，其他如羅薩奧蒂卡集團（Luxottica）收購雷朋（Ray-Ban），都是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傑作。

一九九三年，大衛的同父異母弟弟小愛德華，曾在華爾街接受過法律和金融的培訓，拿到紐約頂尖學校的企業管理碩士學位，還具有倫敦雅各銀行工作的經歷，加入了巴黎羅斯柴爾德銀行，負責併購部門的工作。他曾參與傑蒙·塞度（Jérôme Seydoux）以十億法郎的價格收購百代高蒙電影院（Pathé Cinéma），並為英國航空公司在收購都漢航空公司（Touraine Air Transport, TAT）過程中提供諮詢服務，之後又處理德克夏銀行（Dexia）財務案，一九九七年還介入維旺迪集團（Vivendi）出售其《快訊》（*L'Express*）雜誌案。

小愛德華非常主動和衝動，他是個神經質的人，談合約時游刃有餘，也能在賭桌上虛張聲勢。埃瑞克調皮地說，當他的面關上大門，他就會從窗子爬進來！小愛德華不滿意屈居銀行第三的位置。大衛與他恰好相反，圓滑、善於打圓場。二〇〇三年小愛德華前往倫敦時，大衛更喜歡自己的得力助手弗朗索瓦·亨羅（François Henrot）接替他的位置。小愛德華最後離開銀行，其難以捉摸的性格肯定是一個因素。他只出席傳統的董事會，藉機關注其位於諾曼地卡爾瓦多斯省杜格鄉（Touques）心愛的磨搥（Meautry）種馬場所畜養的競賽種母馬。

二〇〇六年，小愛德華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當時他控掌了《解放報》（*Libération*）而被大眾接受，財務上則陷入了困難。他注入了近兩千萬歐元後仍無起色。他同意充滿魅力的創辦人塞爾吉·朱勵（Serge July）以及甚受尊敬的總經理路易·德佛斯（Louis Dreyfus）的離職。他們顯然不滿新股東過於獨立而且管理不善，因雙方不契合而求去。

比起金融、商業或媒體，小愛德華·羅斯柴爾德更喜歡馬。他還樂意騎馬參加國際大賽，周遊世界，尋找育種和比賽的改進之道。他是內心充滿鬥志的人，也是最優秀的育種者中當之無愧的繼承人。他的馬匹在法國和國外的賽馬會上獲勝，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改變家族的傳統代表色，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因此，他的「藍帽、黃衣」取代傳統氏族的「黃帽、藍衣」。而「黑眼」（Ochi Chornya）到「非凡」（Esoteric）是其中兩匹他最優秀的馬。他誇耀自己在金融方面所學到的知識能在賽馬中付諸實踐。

他在開始時一口氣推出許多馬匹，希望他們當中至少有一匹能獨占鰲頭；這意味著絕對不要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從而減少風險，同時使利潤最大化。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訓練和比賽多匹馬當然比只有一匹競爭者更昂貴。由於贏家的數量非常有限，他很難收回他在這種昂貴的愛好中投入的費用，包括食物、住宿、訓練、獸醫護理、工資、運輸等。

道德，對賽馬充滿熱情的人肯定會用諛諧的方式來解釋這一切：我們參加賽馬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開心。即使有幾個馬主為一些小的利潤零星地退場，但什麼都沒有失去。他們仍然遠低於購置英格列斯小提琴全年所花費的錢！

小愛德華為了參加二〇一二年的奧運會，甚至還申請以色列國籍，但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再次顯示了他的多變性，因此不太適合冷靜地管理家族銀行；但他還是找到了自己的路，在二〇一五年成為國賽馬協會

的可怕的老闆，組織主要賽馬競賽，並幫助改善法國馬匹的品種，並於二〇一九年獲得連任。這是他活力和影響力的最佳證明。

82. 一個無情的世界

上一代人先後功成身退。阿蘭．德．羅斯柴爾德第一個卸職。相繼接班的是艾德蒙，幾年後，是蓋伊和以利亞。在經歷許多質疑、挑戰與多變的世界後，新一代終於準備好接手了。大衛和埃瑞克，是巴黎富有創意的領袖，瑞士的班傑明，財富分散但紮實，英國的掌門人——艾佛林和雅各自為政，增加在英國的財富。艾佛林掌控具有二百餘年歷史的南森．邁爾．羅斯柴爾德及子銀行（N.M.Rothschild & Sons），雅各則是與羅斯柴爾德投資信託伙伴銀行（RIT Capital Partners）和St-James's Place Wealth公司合作成功扮演壟斷金融業的集團。

就在這時，在倫敦的艾佛林步入老境，準備祕密為倫敦的總行尋找一位繼任者。有潛力的候選人不乏：首先，他考慮與維多利亞．盧的第二次婚姻生了兩個兒子：安東尼．詹姆斯（Anthony James）和大衛．邁爾（David Mayer）。他們除了還很年輕外，還有一些問題：他們有財務方面的頭腦嗎？他們對銀行業充滿熱情嗎？安東尼．詹姆斯對音樂更感興趣：大衛．邁爾則熱衷土地和生態。遵循遺傳的路線尋找接班人的作法非得放棄。

我們不能選擇家庭。然而，艾佛林的堂弟雅各具有所有必要的特質，但是不行。他太具冒險性格。此外。自從他們分開後，他們幾乎沒有彼此交談過。而且他們簽署的協議中禁止雅各使用羅斯柴爾德的名字進行商業活動，儘管他在一段時間內遵守了協議，然而不久後，他就將旗下一間公司命名為「羅斯柴爾德保險公司」；他在這樣做時，肯定認為多年來他那過於睿智的堂弟會軟化立場，不予計較.....全錯了！雅各的兒子，三十歲的納旦尼爾．菲利普（Nathaniel Philip）涉世未深，無論如何，就金融事務而論，他算是天賦異稟，而且還完成拉紮德銀行開設的課程，學經歷非常漂亮，連他也被禁止到艾佛林的銀行工作！因

此，對於繼承人的選擇其困難可想而知。

下一個列名的是阿姆謝爾·梅爾（Amschel Mayor）：雅各四十歲同父異母的弟弟，是已故特務爵士維克多·羅斯柴爾德最小的兒子。從表面上看，他似乎是英國總行繼承人的最理想人選，尤其是他與雅各完全不和（這在艾佛林的眼裡看來是一大優點！）在劍橋大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後，阿姆謝爾最初進入了新聞界及他所熱衷的農業。之後，屈從於家庭的召喚，轉而就職於羅斯柴爾德資產管理公司，集團最小的一個部門，仍須管理幾十億的資產！幾年後升為董事長。但在一次有英、法兩國銀行的高層人士出席的年終會議中，他所提出一份糟糕的財務成果，對他繼承總行的野心敲響喪鐘。因為在談到南森梅耶羅斯柴爾德及子銀行時，天文數字的賭注和總裁每時每刻的壓力，僅憑直接世襲繼承人的善意是不夠的。他需要無可挑剔的金融管理才能，還需有鋼鐵般的意志和臨危不亂的冷靜；或是用戲劇化一點的說法，就是要「有一雙老虎般的眼睛」！老實說阿姆謝爾離這些特質還差很遠。

因此，他不會成為英國總行的下一個大老闆。自在在身，又含著金湯匙出生，他放縱自己到處旅行。這位跑車收藏家甚至還有一架二○年代的雙翼飛機，他的生命軌跡和開賽車和飛機離不開，身為業餘選手的他，無論在公路上還是在空中，都贏得了許多比賽。他的屠馬惡蛇（Cobra Daytona）、瑪莎拉蒂（Maserati），甚至一九八五年的英國跑車BRM，都在賽車道上勝利，特別是在一九九六年英國的銀石賽道（Silverstone）上。而當他不開車的時候，他就在遠離城市沙福郡（Suffolk）鄉間的農場過日子。自此，他可以自由自在全心投入到大自然及他愛好的機械中去！

但他的嗜好永遠不夠，也阻止不了他自縊的舉動。他不是因為他最喜歡的運動而死，而是更安靜地在他習慣下榻的布里斯托爾酒店（l'hôtel Bristol）中的套房自盡，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在巴黎離開最後一次參加痛苦的董事會後，找到了結束生命的方式，當時他發現自己已

經不再是倫敦分行的繼任人選，而倫敦分行也是最具聲望的分行。真是個沉重的打擊！

當然，調查人員追查了所有的線索。首先檢查是否有人甚至在旁「協助」他自盡；接著解讀了他絕望的行為，覺得這似乎是各種災難的積累，包括前不久母親德瑞莎的過世，都是對他造成劇烈而深刻憂鬱的原因；他與同父異母的兄弟、大他的二十歲的雅各之間的困難關係也沒有幫到他。在這個致命的事件發生前不久，阿姆謝爾曾試圖向宗族其他夥伴解釋令人失望的財務報告。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被排除在繼承人的行列，這個決定無可挽回，令他感到極度羞恥，以至於他只能在死亡中找到答案。

佛林爵士顯然受到此一事件的嚴重打擊，但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定地想要退休，卻獨缺一個適當的接班人。這是他首次考慮他的一位董事弗雷德·文頓（Fred Vinton）。弗雷德既驚訝又高興能取代大老闆的位置。誠然，在摩根大通（JP Morgan）忠誠卓越地工作二十五年之後，他於一九八八年加入了新法院街，此人熟悉業務，通曉金融事務、技術、人文和具有高度敏銳性的洞察力，無論走到哪裡，都證明了他的多才多藝，終於有機會去觸摸到神聖的領域，或許這就是他生命中的聖杯吧？看到面前眾多出色的競爭者都慘遭淘汰，他開始相信，雖然他對這個家族來說是個局外人，而且不是猶太人。他，這個美國佬，從一開始就註定是第二位，當然是個出色的第二位，但說到底還是二把手。他是否能成為下一個羅斯柴爾德先生，擔任全倫敦，或許還是歐洲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銀行老闆？

族長思考的時間越長，呼聲就越響亮，越有希望。因此，他將被任命為最有影響力和最光榮的職務，他永遠想像不到他甚至可以觸及這個職位。但想不到的是，在最後時刻，當艾佛林爵士正準備簽署任命文件並啟動一切時，他很可能想起創始人不容置疑的意志——只有家族成員才能治理這門生意，而且還必須是猶太人！

還要仔細考慮，畢竟家族中可能還有人沒有被想到。好吧，他是一個法國人。對於一個英國人來說，這不是最好的條件，但他十分可靠、堅定和靈活。艾佛林二十年來一直在觀察他，注意他的工作，即使是在最危機時刻的處置。總之，他既雄心勃勃又有分寸，有魅力，公正，即便英、法兩個支系之間紛爭不斷，還是無法掩藏他的光芒。

83. 戲劇性的轉變

一九八二年，巴黎進行國有化時，英國支系一方面對事件的轉折感到震驚，另一方面也從報紙上公布的數字中更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法國宗親的實況，要比他們想像的要差得多。流傳的話永遠是對的：你只能借錢給富人！英國繼承人最終認識到，過去他們認為拉菲特街是最有影響力且永續興盛的。蓋伊的社會關係和生活方式自然顯示其財富的實力，儘管他的集團的情況漸形失色，甚至在某些時候還面臨危機。然而紙包不住火，英國宗親最終意識到，英國的政治制度對他們有利，他們的運氣要好得多。但他們怎麼能想像到在另一個時期，法國支系被認為是歐洲甚至世界上最富有的，竟會淪落到此一地步！誠然，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戰爭對事態沒有幫助。

社會主義新政府的行動終結了法國支系的盛況，大衛和埃瑞克不得破釜沉舟，用有限的三千萬法郎資金從頭開始。這點錢對銀行家來說真是少得可憐！英國支系出於家庭團結的考慮，不得不保守觀望，只願冒極小的風險，因為他們懷疑法國支系所擬計畫的可行性。瑞士支系的艾德蒙也是如此，他的家族在極寬容的狀態下，才同意出資百分之八！

沒有大驚小怪，也沒有弄虛作假，大衛悄悄地站了出來，在英吉利海峽兩岸激起了一陣嘲笑。他一點一滴地成立了一家被肯定及被接受的銀行，在各方面都超過了前輩，並從過去的失敗吸取教訓，並且不會再犯。

眾所周知，商業交易的數字不會說謊。巴黎羅斯柴爾德公司的資本在短短十年中從一千萬法郎增加到近五億法郎。除此以外，家族成員從來都有一個願望，就是與親戚多接近，並且在可能範圍內參與倫敦的事務，出席堂兄弟艾佛林在倫敦銀行的董事會，邀請艾佛林出席巴黎銀行

的董事會，並藉機相互吸取新的作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善意的交換自然而然在兩人之間建立起信任和友誼，遠非兩人從前的關係，最終允許大衛．羅斯柴爾德取代了原本的第二順位，從而被考慮作為羅斯柴爾德及子銀行的繼承人。

挑戰者弗雷德．文頓立刻關上了門，永遠不再回來。現在大衛掌控兩個支系，最後將兩家公司重新聯合起來，創造一家跨國公司，業務範圍擴大了十倍，從此有可能與拉紮德銀行，但也包括城市銀行、巴克萊銀行或滙豐等銀行業巨頭媲美。

這位銀行家的表現幾乎無懈可擊 他在自己的國家被徵用，甚至在一九八二年被除籍。從二〇〇四年起，他決定終止黃金定盤價。此決定可能會讓一些人感到遺憾，因為這一做法曾經進一步增強了家族在金融世界的影響力。

首先，同樣的問題：如何確定黃金定盤價，先是每天一次，後來改為每天兩次，這是怎麼來的？答案很簡單，就是普世的供需法則。如果需求大於供應，黃金的價格就會上升。如果買家比出售的黃金少，價格就會下降。這種遊戲就是這麼玩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放棄這種監測金價的慣例，除了戰爭期間，這種壟斷在八十五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受到質疑。不可否認，這個受到全世界尊重的傳統，對家族並無多大助益。採礦業者總是尋求黃金價格的穩定，過往他們曾委託給羅斯柴爾德家族處理，後來決定自行承擔價格波動的風險。他們緩和地削減在一九九九年讓銀行年享百分之八．八的利差，到二〇〇四年改成了百分之二．二。這對大衛．德．羅斯柴爾德來說難以承受，為此目的，他需要永久凍結一億英鎊，這個計算很容易，把這些自有資金的流動投資到其他地方，無論是借貸或再投資，都會產生更多的收益。但黃金不是一切。

我怎敢對一個銀行家說這些，我以為自己是誰？

雖然聲望確實是無價的，但這個習俗也是無價的。雖然羅斯柴爾德家族仍是世界上唯一聲譽遠播的銀行家。無論有無黃金，僅僅是這個名字就能繼續激勵幾代人。沒有一部電視或電影劇不談錢，或被迫提到錢。那麼，離開黃金市場會有什麼改變嗎？這可能是大衛．德．羅斯柴爾必須思考的。

84. 瑞士人之間的爭吵

在瑞士方面，堂兄大衛掌控法、英兩地家族事業的新主權並不能使班傑明．德．羅斯柴爾德的心情轉好。當然，表面上看來是平和的.....。

自從他奢侈的祖父被法國支系流放後，瑞士支系從未真正原諒過其法國祖先，不可避免地也波及後代。記得我們的政治家莫里斯，他在繼承了朱莉．羅斯柴爾德姑姑的遺產後，在戰爭期間一無所有，在紐約恢復了財務健康，最終取回他在歐洲的財富；再加上他在流亡期間在股票市場上賺到的錢，他將在家族中可能是最富有且令人羨慕的地位留給了她的兒子艾德蒙，他也有將已經壯大的帝國再次發揚光大的才華。

之後，艾德蒙的兒子班傑明繼承了他的衣鉢，又增加了瑞士家族的財富。他驕傲的獨撐大樑。在法國親戚財產被德國人徵用四十年後再度國有化的期間，他發憤圖強，力爭上游。

毫無疑問，在簽署一些吉祥的祝賀消息之後，班傑明很可能對堂兄興起的新霸權不看好，後者並沒有威脅到他的利益，但至少在競爭中重新嶄露頭角。我們在此談到的是一群億萬富翁間的自尊心（而且他們還是同一個家族的成員）。

因為班傑明也像英國支系一樣，被遠房親戚中最窮困潦倒但有外交官風度的大衛接近過幾次，都沒有成功。儘管多少年來有一些聯合投資，但天生的不信任，導致瑞士從未對與其他羅斯柴爾德家族可能的聯盟感到興趣，不管他們是誰。誠然，鑒於他的財富不斷增長，他們更不屑與他人合作。俗語說得好：「寧可小己一室，不要大他人一室。」對瑞士支系就變成了：「寧可大己一室。」

班傑明，娜汀和艾德蒙．羅斯柴爾德的唯一繼承人，在日內瓦和美

國加州馬里布（Malibu）學習電腦科學和通信後，本想留在美國製作電影。然而在一九八九年時，由於繼承了父親的多項事業，他不得不返回歐洲肩負重任。其實，公司需要監控和振興。葡萄酒、酒店、工業、陽獅廣告與傳播集團（Publicis）和多芬海報公司（Dauphin）的股份，但最重要的是金融。硬核心是投資銀行業務，最重要保留的是為富人及瑞士工業先鋒管理資產，這都需要他全力以赴。

一九九三年，一齣精選的戲隆重登場。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家咖啡館，通常是透過同事。阿麗亞娜·朗納（Ariane Langner），曾經是巴黎政經學院的學生，持有紐約的金融管理碩士學位。他先在法國興業銀行工作，後來轉到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工作，擔任金融市場的經紀人。二十九歲時，她進入艾德蒙·羅斯柴爾德的生活，從此再也沒有離開。諾埃米和愛麗絲從這個聯姻中誕生，後來又誕生了夏娃（Ève）和奧利維亞（Olivia.）。在此期間，她自然而然地給她先生提供幫助，加入公司，並負責金融、葡萄園等相關產品和基金會的工作。她熱情洋溢，性格豪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注意到這個集團固然很有氣勢，但過於沉醉在光輝之中，於是，她開始進行一番改革……。這對班傑明的事業相當有益，因為班傑明似乎越來越沒興趣做日常管理和監督帳戶的工作，更傾向於在個人層面上發揮自己。

因為與他的遠房表親愛德華不同，他把生命中許多時間都用來育種和賽馬，班傑明則熱衷於一號方程式賽車（F1），還有一些其他的愛好，誰能怪他呢？忠實於其姑婆朱莉，她的吉達娜一號（Gitana I）及二號蒸氣帆船曾經榮獲世界高速帆船冠軍。他用自己的錢和瑞士支系的錢建造最新的高速遊艇。他網羅了一組由最傑出的專業水手組成的團隊，掛上艾德蒙德·羅斯柴爾德金融公司的旗幟，親身參與或讓其船隊參加全球海洋的帆船大賽。

這些客戶熱愛滑行運動，他們是「無經濟困難的人」（Sans

Difficulté Financière)。考慮到媒體以非常正面和鏗鏘有聲的報導，以及至少有一小部分的資金花費在此一昂貴的嗜好上獲得免稅的待遇，甚至還獲得其粉絲的贊助。在任何情況下，激情是班傑明的唯一動力，無論這項活動有無實質利益，他都樂在其中。

記得，這就是富有的好處。大肆花費時完全不必計較支出，追求往往過於短暫的生活樂趣，但同時因幫助、參與這些依靠昂貴的休閒活動維生者，從而有益於社會大眾。最後補充一點，這些非常昂貴和技術先進的經驗是開創性的，並且往往會在日後更大規模的民主化，而普及社會公眾。因此，這些經驗有助於實現現代化，甚至是對社會的改善。

再回頭談談要退休的人，他決心為妻子放下大權。時機正好，阿麗亞娜正夢想要忙得喘不過氣來。培養對金融的真正熱情，不墨守成規，反傳統，她是個名副其實的工作狂，她將是第一位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女性總管，後來還說服了班傑明反擊其法國堂兄弟。

大衛和埃瑞克是否濫用了這個家族的名聲？事實上，激怒瑞士支系的是大衛正準備在國際上推出一個新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集團的品牌，按照他們的說法，這是場不公平的競爭。二〇一六年，瑞士公司的業務量幾乎達到一千五百億歐元，當然有充分理由表示不滿！在此之前，雙方已經發生了幾場小規模的衝突。班傑明在二〇〇一年威脅要將一家虛擬銀行E-Rothschild連線，此舉令法、英支系不滿。此一計畫遂胎死腹中。二〇一一年，大衛採取主動，推出rothschild.com，再次不顧家族不同實體間的區別。這一次，不高興的是瑞士方面。二〇一三年仍在繩索上的大衛公開對艾德蒙·羅斯柴爾德的股票波動表示驚訝。這當然會引起金融市場的警覺，因為金融市場一直在關注股票市場不穩定的警告信號。此一舉動，對阿麗亞娜和班傑明是一大打擊，二〇一五年初，他們找到一個新的理由和武器，立刻對他們的法、英親戚提起訴訟。

妒忌、羨慕、競爭加劇，當然還有野心作為驅動力。沒錯，這聽起來像一本在火車站買的小說。但是，最好的小說不都是以現實為模型嗎？這當然是諷刺！這些爭吵和富人之間的官司當然無助於改善家族形象。

這家族已經被人詬病，實在不需要再添笑話了。對此，阿麗亞娜肯定會透過她的律師，說可能會損害家族寶貴的聲譽，這可能會對未來造成損害，除非採取削弱措施。而且，你知道嗎？她說的可能有道理，但也可能沒有！無論如何，我從父親那裡學到了一個好的解決方法，與其打官司，不如做吃虧一點的和解。這正是這一場官司打下來的結果。幾個月後，就在事情變得更加荒唐之前，雙方相互謀和，最終達成一項協定，減少他們日後高昂的律師費。事情暫此告一段落。

85. 走鋼索的人

現在正是作者走到幕前之時。無論人們怎麼想，談論自己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選擇先欣賞或評論別人，然後再講回自己。同時希望這部史詩本身就足夠了，希望這個名字的力量，帶著無可比擬的光環，加上所有在我之前出現的傑出人物，會讓讀者忘了我。隱藏在眾多事件和幾個世紀與歐洲經濟及政治建設的背後，讓我能夠逃避你追究的目光。至少，這是我的計畫。但是，正如我們總是會說：「沒有什麼事情是按計畫進行的！」

本書部分是家族傳奇、部分是散文，遠不是一本歷史書。我的想法是最終滿足人們天生的好奇心，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喚起所有的主角，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家族如此龐大，我只能選擇的那些人；他們或者通過其英雄事蹟，或者通過純粹的個人魅力，令人稱羨，不一定是正面的，但值得我把他們挑出來。

那麼，在此眼光下，身為作者，我為什麼要談論自己呢？即使我的寫作功力平平，至少與那些從三歲起就被知識份子父母逼著每天晚間收看八點電視新聞前的人相比是如此。我的生活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恰恰相反，我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但請至少正面看待這樣的 myself。

我確實花了一生的時間去做事，只要有機會或情況讓我有這樣的欲望；然而一旦吸引力或欲望消失，我就無一例外地放棄，在所有領域都是如此。從一開始的娛樂和體育活動，到後來的商業活動，期間我還在研究方面也多少有些成就，到頭來也都放棄。這就是我的悲劇，沒有任何職業和活動、義務或激情可以讓我完成，除了駕駛執照。而且，在開始了飛行課程之後，我還是一有機會就逃脫；確實，空難的故事很多，讓我意識到，這個遊戲肯定不值得再試；而且，畢竟，一個人沒有義務

為了完整地到達九十歲高齡而知道如何飛行！自我出生以來都沒有改變過：我實際上只對學習感興趣。一旦我知道或自認搞懂了，我就會失去興趣，突然放棄，轉而去做別的事。我知道這個重大的缺陷，除非對沒有那麼幸運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極端的奢侈，就像一個重擔，註定要努力千百次才能承擔！

然而，如果你知道我是多麼羨慕那些在生活中熱情的只做好一件事的人。這本身就是烏托邦，因為根據柏拉圖和他的弟子叔本華（Schopenhauer）非常值得商榷的說法，正是因為缺乏才會產生欲望，從而產生幸福。

因此，失業者夢想著工作，有工作者則夢想著棄職休息，從來沒有人真的得到滿足。請相信我在相當早的時候，而且當然是在對哲學研究得很少的情況下就應用了這一理論，而且本能地把它變成了我自己的東西。從五歲起就試圖維持這種缺失，從而一有機會就給我的存在增添色彩。當時，我記得我有一種衝動，想加入少女芭蕾舞團，我是唯一的男孩，穿著芭蕾舞裙混在女孩中間！幾週後，我放棄了傳統舞蹈，嘗試柔道。之後是陶藝、空手道、騎馬、擊劍、西洋棋、拳擊、繪畫、鋼琴、攝影、滑雪、滑輪和滑冰、擊鼓、吉他、巴斯克回力球、網球、乒乓球、籃球，甚至還玩一點足球。總而言之，即使為了完成這些而逼迫自己。在放棄中固執己見是我的信條。

即使提到這手稿，我也曾差點未能見天日，因為我有時會將它擱置，甚至可以說是拋棄，然後重新拾起，主要是出於自尊心而非顧忌。然而，出版商的意願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本書不可能在不稍微提及我自己的情況下出版，只需稍微提及足以滿足讀者對作者的合理好奇心。好吧，我低頭了。但我有選擇嗎？

因為這個名字時被詛咒，時而卻又蒙福的男孩是誰，他敢在沒有授權或過濾的情況下描繪自己的家庭或其他的東西嗎？而且他是在族譜中的什麼位置？還是根本不存在？因為，如果人們談論到家父，幾個世紀

以來，富人的特權是好幾段的情感冒險，並有一個注定好的結果：因此，我必然不可避免地要談論那個定義我的污名化詞語，像一種不可觸及的東西，儘管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也可以使用它，但不敢出聲。一定要這麼輕蔑嗎？

所以我在這裡，試圖改善我的命運，尋找一個同義詞，用不算最壞的方式向你介紹我自己。是的，我只是眾多私生子中的一個；這是我唯一的辯護。因為我的父親總是樂觀，然後會與另一位女士生下一位小孩，也算是一件好事吧，她對我來說是半個妹妹。

在七個家庭的遊戲中，我們習慣詢問父親、女兒和所有其他人，但不包括混血兒或亂倫產下的孩子。你明白嗎？因為從法律的觀點來看，隨著幾個世紀的流逝，這些孩子越來越不可恥，但常常不受待見，他們的存在是「被迫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並非在期望中出生。父親和母親都不期待。但我的母親竭盡所能想要生下我。我相信是她太渴望了，以至於會不自覺地阻止我的到來，直到四十歲，她最終感到絕望，不再繼續努力，然後突然之間她的生活開始變得更明亮、更幸福。大自然母親決定是時候讓我來到世上了。

今天情況不同了，但不久前我們還不能離婚。幾個世紀以來，特別是在顯赫的家族中，人們調情，盡可能地在年輕時所娶的女子之外的女人懷抱中搞婚外情.....畢竟人們不是說人只能活一次嗎？

我那個溫柔有魅力的父親，在我出生時顯然表現得像一個完美的紳士，而他合法的妻子則假裝看不見以維持他的體面。我什麼都不缺，而在我母親明確的要求下，在最低調的情況下被撫養長大，這對大家來說都可以接受。

因此，我從小就被訓練要向外界隱瞞身世，我在特拉維夫高尚的地區長大，然後老是纏在母親的身邊在法國旅遊，最後搬到巴黎第十六

區，過著更適合學習的穩定生活。然而，我是一個可憐的小學生，老師總在成績單上寫著「再接再厲」，但是我的法文成績一直不錯，這點我很在意。

之後，我依次成為銀行一個讓人難忘的無能實習生；一個死氣沉沉的演員，雖然很有天賦，但記憶力差；有一搭沒一搭的音樂作曲家和耳朵脆弱的DJ，這些都是不能編造的；一個晚上在舞臺上，早上在帳目上的滑稽劇藝術總監；一個對主題比圖像更熱衷的攝影師，以及一個被職工掠奪的模特兒公司的老闆。實際上，這一切都違背了我父親的意願，他希望我一生都能在一、兩個專業領域開花結果，而不是多頭馬車，博而不精！

最後，我成為了一家廚藝受到讚譽的餐廳的老闆，差點就得到米其林一星。我是一位偏好無鹽食物的美食家，這常常讓我和廚師發生爭執，之前，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我成了一個非洲鑽石商人；我還是個環球旅行者，總是不安於室。

最終，我成為一個肯定不會超過寫第二本書的幻想作家，這可能相當適合我。你現在對我的瞭解多一點了。即便如此，你可以想像，我與亨利·羅斯柴爾德完全不同，他是人類的使徒，關心所有人的健康並致力於改善醫學，或是她的妻子馬蒂爾德，在戰場上奔波，在戰鬥中承擔所有風險以緩解傷患之痛，又或是艾德蒙·羅斯柴爾德，他相當謙虛，卻是以色列國創建的先驅。還有路易·馮·羅斯柴爾德，如此愛國，更關心他的職工而非自己的生存，她拒絕逃離納粹，甚至引起囚禁他之人之敬佩。一個無畏的潘諾尼卡，彷彿受到了恩惠的感動，在見到一個爵士樂手迷人的眼睛前，就離開了她的國家、她的男人、她的孩子和她的財富，去尋找他；最後，一個萊昂內爾，比自然更像英國人，在商業和政治上都很精明，但著重公平，不願意向那個太陽永不落的帝國的任性女王低頭；只提這些自我犧牲和誠實的幾個例子。

後記

團結、誠實、勤奮。

當我寫下這幾行字時，很明顯，在近三百年的動盪中，羅斯柴爾德家族還沒有終結新聞的報導。他們是二手商販起家、貨幣兌換商，然後是雜貨商、快遞員、食品進出口商、祕密特工、不動產的保證人、銀行家、外交官，最後是葡萄酒種植者，他們從未停止過適應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時代，無論是處於優勢地位還是被逐出，不便說被詛咒。現在更強大了，但代價是什麼呢？當然活躍在歐洲，但在美國也越來越發展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幾代人將延續這個家族、這個品牌、這個傳奇。

團結、誠實、勤奮：羅斯柴爾德的拉丁文格言揭示了祕密的關鍵。但不僅如此，自一七一〇年摩西·阿姆謝爾（Moses Amschel），我們的開山祖師，邁爾·阿姆謝爾（Mayer Amschel）的父親誕生以來，這個謙遜的猶太家族在隨後的一個世紀裡成為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其特點是積累了幾種品質。對於那些要問如何創造一個類似的冒險，甚至是一個王朝，讓他們在不過分的情況下，至少可以讓他們的繼承人持續過上舒適的生活，我想回答的是，這免不了要歸結於幾個因素。

我們身上都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些優點，但必須將它們全部整合在一起，像化學反應一樣，觸發導致創造這種成功的過程。大樂透就是最佳的象徵。眾所周知，三個中獎號碼只能贏得幾分錢。最理想的情況是全部打上勾。與普通人相比，他只有兩三招，這不難收集，手上要有六、七種資源才有機會真正提高家庭的地位。以下是這些著名的美德，累積在一起，應該能讓你開始增加財富，這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其成就過程中的精華所在：

時代條件：十八世紀；是現代和啟蒙運動結束之間的一個關鍵時期，也是人類最強大的變異將被釋放出來的當代；通過連續的經濟、工業甚至社會革命。請放心，這個時代還未結束。今天，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加上發展遠端商務的技術，實用或娛樂性的線上應用，以及其他許多越來越先進的發明，這些都可能導致新的財富或未來王朝的出現。

情境：機會、運氣、命運，不管你怎麼稱呼它；羅斯柴爾德家族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在那個時期被逼從商。當時迫害他們的基督徒只允許猶太人接觸金錢，禁止他們從事其他所謂的「高尚」職業；位於被戰爭和叛亂撕裂的歐洲的中心，所有這些都離貿易和商業的十字路口不遠。如果這些因素還不夠，他們還曾利用一個暴君倒臺的機會，在絕未背叛他的情況下，最終繼承他的財富。最後，在以世上最卑微的方式支援了大官之後，他們敢於撼動黃金和失去理性的國家。

常識：邁爾．阿姆謝爾從一開始就認定，當一個人弱小的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與有權勢的人來往，被他們接納、為他們服務，通過比其他具有同樣野心的競爭者更有效、更成功的方式，使他們更加富有。最後，在使自己成為那些輕視他、有時還誇大其詞的主人不可或缺者之後，忍受著不斷的羞辱而從不退縮，向窮人和其他人施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化干戈為玉帛，把敵人變成盟友。

一個願景：協助君主，比任何人都更快捷地運送傢俱、郵件和金錢，根據市場的需求，購買和出售任何手上的東西，說服當權者但從不威脅他們，這就是這個小家庭發財的方式，然後通過借貸給國家以保護其利潤，使其業務多樣化，隨著社會階層的擴大，適應每種情況，不斷演進，適應時代精神。

夠多的孩子：如果邁爾．阿姆謝爾成功地用他的妻子、五個男孩和五個女孩創造了一個帝國，試想，如果他還能用到其他十個應該繼承他而夭折的孩子，他會取得怎樣的成就。在《托拉》中寫道，每個家庭的新成員都會帶來好運。這一點在羅斯柴爾德家族中最为真實，他們藉著內部核心親密結合的力量躲過了背叛。從青春期的開始，孩子們都負責生意，他們尊重父親的命令，有利地取代一些員工，由於嫉妒或失望，不可避免地會在某個時候被誘惑背叛父親。在世界歷史上，也許甚至在你自己的家庭中，有多少雄心勃勃的計畫，本來都會成功，卻因為合作者的背信而失敗，像是將一個關鍵的組件毫無愧咎地扔棄，導致雇主拼湊的失敗。

為家庭犧牲自己：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賤民，邁爾．阿姆謝爾承擔所有的風險，以擺脫他的卑微處境。他像玩牌一樣把孩子們空降到遙遠的地方，但不拋棄他們，他從未停止過用他先天險惡的存在換取重新洗牌的卑微希望；而且他不得不虛張聲勢或敢於違抗禁令，這都無所謂。當然，這是一個危險的遊戲！但希望全家人都能過上充實而有意義的生活。最後，這種甜蜜的幻想是否值得拿健康甚至生存去冒險？

但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沒有它，其他一切都毫無用處。

一個無可指責的教育：你會注意到，從一開始，邁爾．阿姆謝爾的父親，就毫不猶豫地將與他分享成年人的事業考量，而絲毫不擔心他的年輕或他領悟的能力；有時甚至以一種相當有趣的方式，讓他參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當然是工作，但也包括與他人的關係，互助，政治，捐獻，最後，隔離以及特權。這將使他渴望尋求消除障礙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因為最終，對於那些有勇氣和野心反對制度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無論它多麼不公正。用辨別力來顛覆詛咒，甚至釀成

全民運動。這種心態在幼年時就被灌輸，與其說是天賦，不如說是後天學習來的，它使邁爾·阿姆謝爾在致力於工作的一生中，不僅創造了大量財富，還創造了崇高的道德，以及對他那個時代遺傳的苦難的補償和滿足。他對他的十個孩子也做了同樣的事，他們也明白教育他們的後代的重要性，這是確保家族在一個世紀接一個世紀繼續存在的唯一途徑。

這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祕密。

參考書目

- . *Archives de sociologie des religion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 Élizabéth Antébi, Edmond de Rothschild, *l'homme qui racheta la Terre sainte*, Éditions du Rocher, 2003.
- . Mélanie Aspey et Claude Collard (dir.), *Les Rothschild en France au xxe siècle*, Édition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12.
- . Jacques Attali, *Les juifs, le monde et l'argent*, Fayard, 2002.
- . Maurice Aycard, *Histoire du Crédit mobilier, 1852-1867*,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1867.
- . Jean Bouvier, *Le krach de l'Union Généra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0.
- . Jean Bouvier, *Les Rothschild*, Éditions Complexe, 1999.
- . Jean Bouvier, *Un siècle de banque française*, Hachette, 1973.
- . Hippolyte Castille, *Les frères Pereire*, E. Dentu, 1861.
- . Egon César Corti, *La Maison Rothschild*, Payot, 1929.
- . Amos Elon, *Le premier des Rothschild*, Calmann-Levy, 1997.
- . Guy Fargette, Émile et Isaac Pereire, *l'esprit d'entreprise au xixe siècle*, L'Harmattan, 2003.
- .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Penguin, 1999.
- . Ernest Feydeau, *Mémoires d'un coulissier*, Calmann-Lévy, 1882.

- . Nadège Forestier, Henri de Rothschild, un humanitaire avant l'heure, Le Cherche-Midi, 2018.
- . Kate Garton, *Miriam Rothschild, Lionel de Rothschild, Les Jardins Rothschild*, Éditions Abbeville, 1997.
- . Tristan Gaston-Breton, *La saga des Rothschild*, Tallandier, 2017.
- . Bertrand Gille, *La banque et le crédit en France de 1815-1848*,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9.
- . Bertrand Gille,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Librairie Droz, 1967.
- . Bertrand Gille, *Recherches sur la formation de la grande entreprise capitaliste (1815-1848)*, Éditions S.E.V.P.E.N., 1959.
- . Louis Girard, *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du Second Empire*, Armand Colin, 1952.
- . Herbert R. Lottman, *La dynastie Rothschild*, Le Seuil, 1995.
- . Anka Muhlstein, *James de Rothschild*, Gallimard, 1981.
- . Martine Orange, *Rothschild, une banque au pouvoir*, Albin Michel, 2012.
- . Harry W. Paul, *Henri de Rothschild (1872-1947), Medicine and Theater*, Routledge, 2011.
- . Alain Plessis, *La Banque de France et ses deux cents actionnaires sous le Second Empire*, Librairie Droz, 1982.
- . Alain Plessis, *La politique de la Banque de France de 1851 à 1870*, Librairie Droz, 1985.
- . Pauline Prevost-Marcilhacy (dir.), *Les Rothschild, une dynastie de mécènes en France*, Louvre/BNF/Somogy, 2016.

- . Marcus Eli Ravage,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Albin Michel, 1931.
- . John Reeves, *The Rothschilds, The Financial Rulers of Nations*,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1887.
- . Guy de Rothschild, *Les surprises de la fortune*, Michel Lafon, 2002.
- . Hannah Rothschild, *The Baroness*, A. Knopf, 2012.
- . Henri de Rothschild, *Un bibliophile d'autrefois, le baron James-Édouard de Rothschild (1844-1881)*, Librairie Droz, 1934.
- . Monique de Rothschild, *Si j'ai bonne mémoire...*, Éditions Monelle Hayot, 2001.
- . Nadine de Rothschild, *La baronne rentre à cinq heures*, JC Lattès, 1984.
- . Michel Stève, *Béatrice Éphrussi de Rothschild (1864-1934)*, Éditions Audacia, 2008.
- . Alexandre Vührer, *Histoire de la dette publique en France*, Berger Levrault & Cie, 1886.
- . Derek Wilson, *Les Rothschild*, Stock, 1989.
- . Christian Zerry, Grasse, *histoire d'un quartier : « Le Domaine Alice de Rothschild »*, Éditions du Campanile, 2014.459

第六帝國

操縱世界金融的神祕帝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傳奇

Le Secret des Rothschild

作者 / 小埃利·德·羅斯柴爾德 (Elie de Rothschild jr.)

譯者 / 吳大環、杜筑生

社長 / 陳純純

總編輯 / 鄭潔

主編 / 韋孟岑

特約編輯 / 謝昭儀

封面設計 / 陳姿妤

內文排版 / 陳姿妤

整合行銷經理 / 陳彥吟

業務負責人 / 何慶輝 (mail : pollyho@elitebook.tw)

出版發行 / 出色文化出版事業群

電話 / 02-8914-6405

傳真 / 02-2910-7127

劃撥帳號 / 50197591

劃撥戶名 / 好優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E — Mail / good@elitebook.tw

出色文化臉書 / <https://www.facebook.com/goodpublish>

地址 /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5號6樓

法律顧問 / 六合法律事務所 李佩昌律師

印製 / 造極彩色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書號 / Good Life 81

I S B N / 978-626-7298-29-9

初版一刷 / 2023年11月

定價 / 新台幣499元

Le Secret des Rothschild © 2022 Groupe Elidia Éditions du Rocher 28, rue Comte

Félix-Gastaldi – BP 521 – 98 015 Monaco

www.editionsdurocher.fr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3 by Good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非經授權同意不得轉載。

第六帝國

操縱世界金融的神祕帝國
羅斯柴爾德家族傳奇



ROTHSCHILD

被西方世界稱作「第六帝國」的地下金融王國到底有多強？

羅斯柴爾德家族近三百年歷史，於十九世紀稱霸整個歐洲金融界；後代事業進一步擴張，遍及金融、地產、礦業、能源、混合農業、釀酒和非盈利機構，型塑了現代金融社會的風貌。據聞，其全盛時期所掌控的財富甚至直逼全球總財富的一半！連《富比士》（*Forbes*）雜誌都坦承難以估計羅斯柴爾德的財富實力……

埃利·德·羅斯柴爾德——著
Elie de Rothschild jr.

臺灣師範大學法語中心兼任副教授 | 邱大環 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前大使 | 杜筑生 合譯